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九

啟

謝林侍郎薦舉啟

伏以月評甚下魏南州名士之稱露委忽騰辱  
西清近臣之薦竊以大賢之題品實為當世之  
觀瞻凡其汲引人物之間要必深為風俗之慮  
呂正獻

則歐陽子首薦其賢范太史

靜退自將故司馬公力揚其善于以抑置淳之  
習庶幾得真實之材比年以來斯道交喪舉孝  
廉而奪貴戚之命嗚請謁之交馳見相君而掃  
舍人之門曾奔趨之莫耻其或稍嚴於出處退  
然不急於知聞非以疎狂傲世而招尤則以詭  
激近名而獲訾人材圯陋士氣摧頽伊欲挽回  
流弊之源莫若深獎庶隅之操使之持身重於  
圭璧則其衛國隱若金湯諒非我公誰識此意  
伏念某自知甚審所挾大迂早歲科名似未忘  
於祿仕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肥願嘗安窮達  
之天其敢作清華之夢閉門讀書史方加涵養  
之功伍類奉君侯肯事嘖嘖之態縱舉世不知  
而何損惟鉅賢見遇以為榮撰露一字之褒奚

翅千金之重茲蓋恭遇某官孤忠自許直道不  
回栢臺彈奏之公若判白黑荷蒙論思之益如  
炳丹青厲紆丈二組以為州道奉天一書而薦  
士不緣造請首及羈單孔丞相怒人之知於今  
復見魏獻子唯善所在頌我何堪某敢不敬佩  
殊知誓堅素尚雖舉賢本於報國初非種姚李  
之私然盡節所以酬恩尚益勵松筠之操

除國正謝丞相啟

伏以燈火十年未窮古學絲綸一札遽列儒官  
恩大人微秩清責重竊以膠庠之地風化所關  
藝相肇基聿興文治高皇載造重煥舊規皆當  
干戈鞍馬之餘不廢禮樂詩書之教豈育材造  
士姑崇藩飾之空文蓋扶世導民中有維持之  
深意是以百司錯峙庶務至興獨惟學校之官  
不青薄書之事講磨道誼若亡歲月可見之功  
植立綱常寔為風俗無窮之計故凡列屬尤重  
掄材揆厥成規率束縉紳之清望取其卓行問  
招巖穴之逸民苟非其人曷稱茲選如某者自  
知甚審所挾大迂雖蚤從先生長者之游亦願  
識往行前言之略而檢身律已未敢亡魂於官

庭琢句雕章徒以自愁於肝腎所患脩名之不  
立初何榮望之敢萌矧方馳羽檄之書願焉用  
毛錐之子但期退屏侶江海之魚暇敢意超升  
儀園林之鴻鵠忽拜西垣之詔俾橫東序之經  
况夫官以正名職非他比豈第循故事預司翰  
墨之盟要日與諸生共由仁義之路俯漸不頽  
預恐難勝茲蓋恭遇某官懋遠圖博收羣策  
謂學沮且丕學軍旅雖平生無應務之才然用  
樂石兼用膏梁蓋治道有相資之具故於經武  
整戎之際不忘崇化厲賢之規肆及微蹤亦壘  
清列某敢不恪勤所職益勵厥修敷古訓於春  
誦夏弦之餘願殫樸學作人材於月書季攷之  
外冀答殊私芟芻自陳倦倦罔究

除校書謝丞相啓

上翰林主人之對緣貢芻芻言陪瀛洲學士之班  
陳慶華選拜恩寵甚拊已瞿然竊以聖朝重英  
俊之儲冊府萃圖書之富匪獨養其賢望蓋將  
充乃見聞使旁搜博覽優游文史之清履帶省  
黑觀磨龍器質之美願作人之有道殆與天而  
同功故泚我旣盛於一時而豐芻尚遺於數世

大者光明魁壘足以翼邦家小焉靖重端長可  
以善風俗深嗟流弊浸異前規育材之意眠以  
具文充職其間指為借選至有身亞儒館心別  
驚於高華名在書林手弗親於離校鄙習相仍  
而弗悟清涂公是以反輕力回此風政賴今日  
不有魁奇之彥孰堪采擇之公如某者冥頑不  
靈孤苦自奮蚤服師資之訓粗知問學之方連  
歲科名似未志於進取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  
肥偶點班行坐糜廩稍瞻宗殿學亡補斯文博  
士秦官何裨末議雖本為貧而漫仕未嘗枉道  
以求伸胡然誤恩陟定清貫念昔脫身於場屋  
益思銳意於簡編然家無鄴侯插架之藏徒日  
發童子下帷之憤今將倘伴東觀凌歷西崑閱  
河圖寶訓人間希有之珍窺金匱石室歷代不  
傳之秘刊訂譌謬咀含英華庶幾因文字以觀  
聖賢之用心夫豈假梯媒以為富貴之張本昔  
揚雄之五天祿蓋二三世而不徙官而韋述之  
在集賢亦四十年而后卒業故能發禪大典規  
耀方來此前修之所已行而小子之所願學迄  
戍微志有賴洪私茲蓋恭遇某官直道不回孤

忠自許舐排羣枉已去虞朝之四凶汲引衆髦  
常思孟氏之三樂至如不佞亦在數收且令身  
遠於鄙塵得以神交於篇牘期待過矣銘藏謂  
何其敢不淬磨新功尋繹舊業丹鉛事點勘可  
不殫是正之勞金石無縵磷尚克守初終之節  
過此以往不知所云

賀諫議啓

恭審帝眷上坡詔升左省侍講華光致禪聖學  
之緝熙拜疏廷英門罄忠規之剴切班聯益峻  
風采一新竊以國有直臣淮南之謀自宸朝無  
藪黨河北之盜易平葦邊虞雖警豕足憂而骨  
鯁之人爲可懼載仰仁皇之世方興西夏之師  
謀議前陳孰匪急禦戎之務聰明遠覽獨首增  
論事之官由其紀綱立而百度修所以根本疆  
而四夷服維今盛舉與昔匹休恭惟某官道出  
羲皇學根洙泗筆補造化豈東京才子之可倫  
策陳天人爲西都大廷之首冠朱絃比直王鑑  
俾清冊府衆年不改安恬之操諫垣暮歲獨高  
譽譔之風志存家國而不近名誠燭朝廷而亡  
遺慮屬方多事尤賴告猷拾禁闈之遺已無慚

於長孺補衮職之闕顧誰越於仲山眷倚不穆  
觀瞻增重方將紆長策以康國步矢良謬而沃  
帝心扶公道之脉於將微建太平之基於弗墜  
欽然衆望屬在我公要當遺萬世之安豈特徹  
四郊之警某方疲遠役側聽德音有詩臣七人  
喘爲明時而喜呼太平萬歲尙新盛事之觀亦  
蹈之私敷陳不足

回鄭狀元啓

恭審臚傳玉陛名冠璇魁自慶元羣策大廷孰  
若今日四門之闢雖長樂昔多首選未聞同時  
三浚之登鯁論獲伸鵠行相慶恭惟狀元簽判  
大著正學傳心本洙泗之舊妙齡發聞有揚晏  
之風造九重側席以恩賢乃千里彈冠而應詔  
歷陳偉論深究大原謂治亂安危之勢不常要  
致察於已回之始而便嬖昵近之私易惑當預  
防於未兆之先倦倦殫憂國之思鑿鑿盡造時  
之用昌言天下之事無諱有司親結人主之知  
褒爲舉首夫旣擅儒林之榮觀政須踵前輩之  
高風昔呂文穆之事熙陵若王所公之相仁廟  
科名岌業旣獨步於一時功業光明復可傳於

萬世伊誰儼羨允屬當仁身到黃扉自是榮涂  
 之素定名標青史要觀盛烈於無窮某學本空  
 疎識非超卓群多士而試以藝選論雖預於司  
 存取一人焉技其尤裁擇端由於上意猥先在  
 駕辱况長淺第深斷望之情莫既敷陳之素

回孫狀元啓

伏以璧水蜚英鳳高士望玉階上對果亞倫魁  
 新六館之榮觀壯七閩之盛事恭惟某官清標  
 絕俗勁氣橫秋學探精微期欲造聖人之與身  
 至窮約常懷憂天下之心筋躬允蹈於規繩抗  
 志弗渝於金石比承清問獨整舟衷深陳主德  
 隆替之由力辨國論是非之正雖明白峭直不  
 為媚俗之言而溫厚深醇自得告君之體衆共  
 稱其卓偉公特出於緒餘夫豈惟儒者之至榮  
 要必慕古人之盛節昔仁皇帝旁搜於多士若  
 韓魏公擢在於一人碩科第之相同不知其幾  
 而勲名之有爛獨到于今願恢他日之遠圖罔  
 俾前修之專美其濫陪較藝欽誦奏篇以直言  
 取人蓋當宁留心之方切得名士報國在有司  
 何力之足云猥先狂駕之臨申賁長淺之貺念

友直友諒既素辱於心期不以頌以規其敢忘  
 於古誼

回黃狀元啓

右科擢秀才已敵於萬人比闕傳臚名更聯於  
 三傑維今獨步繫昔恥聞恭惟狀元察推大著  
 負抱環奇見開彈洽曩談王帳擅胷中百萬之  
 甲兵今對丹墀富筆下三千之禮樂歷數方今  
 之急務有如素宦於清朝迺若大正朝綱廣開  
 言路蓋衆人之未及尤上聖之急聞峻擢鼎科  
 式符輿望矧鴈序同登於千佛而龍頭並出於  
 九仙夫既為儒者之至榮要必蹈古人之大節  
 昔趙康靖之盛德藹然一代之宗若陳忠肅之  
 高風凜乎百世之下俱錄此選稱到于今願恢  
 他日之遠圖罔俾前修之專美其濫陪較藝欽  
 誦奏篇以直言取人蓋當宁留心之方切得名  
 士報國在有司何力之足云猥先狂駕之臨申  
 賁長淺之貺第深榮感莫報珍投

賀平江李大諫除寶學啓

某恭審不敏褒詔峻陟隆名昔抗論諫垣綽有  
 古爭臣之烈今陞華奎閣亟聯真學士之班帝

思孤節之無朋人羨精忠之有報竊以當國論  
是非之未定見人材邪正之不同君子志在憂  
時豈憚盡言而觸禍小人心乎趨利第思阿意  
以微榮孰知天理之好還殆匪人情之可料導  
諛者未必獲福咎徒塞於兩儀守正者未必罹  
殃各自流於百世若昔可攻于今益明方孽臣  
盜據於朝權欲私室又顯於國柄罔知勝等運  
籌策於陞中輕出躁謀動干戈於邦內顧衆口  
同然而和附豈本心若是之顛冥祇緣富貴之  
念深皇卹生靈之禍慘惟公遠慮為上極陳雖  
懷魏證之忠戒征遼水竟坐沒生之直繼守淮  
陽越既漏師浸成設國假謀馬邑莫逆首事之  
誅鯨殪羽山旋正朋黨之典九曩出矢言之爭  
皆今蒙徽數之加睠一伎而一忠果孰得而孰  
失哉睹恩綸之布咸訪公道之亨恭惟某官素  
姿松筠為世菁蔡立朝二紀幾盡閱於嶮夷報  
國一心曾弗後於燥濕衆方駒促公獨鳳鳴惟  
知盡獻替於當時何意被寵榮於後日迨此忠  
謀之既驗稟乎節槩之愈光恩命仰臨輿情知  
勸某疎瞻殊渥深激懦衷喜聖朝有賞諫之風

不慚於古庶天下增敢言之氣其自于今

除隆興謝丞相啓

治郡無功遠蹟分於帥閫進班有命仍峻直於  
殿廡以儒紳被遇之榮繇公衆見知之素伏念  
其囊緣薄技獲玷周行職在禁嚴思事君之無  
隱官非諫爭乃論事以不休意雖本於納忠亦  
或鄰於出位明良在上獨知衛縮之亡它寵數  
相仍絕異賈生之不遇入則侍楓宸而參內命  
出則持湯節而守專城積有饒逾漫亡稱塞茲  
由平海改填洪都其地則三江五湖襟帶之區  
其位則方伯連率鈇鉞之寄在昔所重于今尤  
難吉水控峒有未馴之續俗當池溢浦有當既  
之要衝茲皆必至之憂宜謹將然之備而入情  
扭於僥幸軍政弛於因循尺籍伍符之師或供  
它伎百壘千屯之長類處凡材雖倖存督府之  
名未始修元戎之職盍疇暫括稍異事權訓卒  
治兵若曹王臯之在唐至繕城修備若李相綱  
之在中興豈惟固一道之杆防抑亦世兩淮之  
聲援退循鶩估曷稱使令恭惟某官論道廟堂  
折衝枕席威伸萬里外夷既憚於有人慮及四

方內地亦嚴於置帥孰云妙簡擬及迂儒其敢  
不志慕古人心存王室嗚驚佩王敢窮歌舞之  
娛運覽技博益勵恭勤之節齊生際遇云以  
來君子其持之力恭惟某官將以名流鑑于法  
從又當代宗工斯文元氣立朝蓋節肯靡憚於  
責難為困受人每務貴其  
既疾致茲姚東備及迂儒

賀福建揚帥啓

伏審敷求雅望開鎮全閩躋延閣之華荷美名  
而增重作大邦之翰諭至意而趣行先聲赫然  
有孚頤若恭惟某官超俗而運以獨志古而飾  
以今積水成淵而蛟龍生代著證譽之烈景星  
應時而鳳凰出世高歆向之為蚤連簡於象賢  
寔翬翔於駕序晉參戎監出守輔藩哦水晶宮  
之詩氣欲春於蒼雪調辭孤臺之句聲半落於  
崆峒俊中秘以通班付上游而作屏嶺海初開  
於按蘇省曹旋趣於揮闈方將收湖海汗漫之  
遊觀朝廷宏達之考屬茲閩寄久矣印刊依山  
阻海之間民生寔憂度田規賦之入儲峙幾何  
矧當補罅並漏之餘政藉息黜補劑之手豈特  
稱關西之美第傳後世之清又將登公權之朝  
以率天下之儉某修門言別短景如馳受慶新

托於履封承之偶依於珂里雖巧燕鴻之相避  
幸風馬牛之匪遙黨行李之往來尚迭為於北  
道必維棄之共敬故敢問於西曹願向惟勤別  
裁曷既

賀湖北游漕啓

伏審煥綸將漕疊組分符皂蓋乘邊久簡宸旒  
之騰皇華攬轡肆兼麾節之榮眷倚彌隆訓詞  
增寵恭惟某官識優致遠才茂剴煩傳西洛之  
正宗學問達承於先拓嗣南軒之鴻派見聞後  
接於難九粵題峴首之昇游割邊頭之竹風生  
畫戟天屹長城陳樽俎以折衝搃德裘而統魄  
馳金城而上方畧勛多戎索之恢坡銀臺而連  
奏書績茂藩方之刻亟膺異渥趣駕鞘車士知  
宿飽之有期人謂勝形之增重處客而賦鸚鵡  
未妨領畧於江山入對而隨孔鸞看即暮翔於  
軒陛某膠違羊度往藉歲年緣膺外閩之雄實  
接上游之勢羽毛自出額希及晉之餘膺齒相  
依更切全虞之望其為傾企曷既編攀  
回湖南陳運使啓  
切恩分閩將依滂節之華締好合符仍踵崇陰

之愛方消衣而祇命亟拜手以蜚牋恭惟某官  
鍾呂參蘇球琳比粹洽聞輝見窮探千古之博  
傑筆環辭疊中兩科之選顧力推其所學而自  
見於有行銅墨三年課登乎最強歌千室民誦  
于今不為有力者所移但欲此心之無愧登學  
館高華之地人知惟雅望是培當國家閒暇之  
時公獨以豫防為意每賜清閒之對輒陳正大  
之言竟辭郎宿之高去作使星之照曉行湖水  
四牡駢雲霧衡山六條井井以清規而肅吏  
以善教而懷民漢使所部十三州咸蒙惠澤湖  
南之地二千里如在春風屬師閫之方虛煩使  
華之義領閱時甫爾報政藹然王帳輜車雖並  
隆於委寄赤墀文石其所責者精忠會膺當宁  
之恩即有揚綸之召某自知甚審已試何裨方  
願遶山林之安詎復堪方面之寄若為稱職賴  
有依仁公爾忘私敢自覬刺史故人之念新惟  
求舊當一遵令尹忠告之規折仰方深敷陳用  
既

回建安洪守啓

恭審升直奎儲易臨藩服維重華聖人之潛邸

莫重此邦得淳熙台輔之聞孫來幸吾土教條  
未布民氣已蘇恭惟其官英英人品之奇亦奔  
家聲之美自忠宣之忠行乎蠻貊實超前代之  
張蘇而文惠之文端於朝廷復見先朝之坡穎  
惟其生長見聞之素是以踐駁聲實之都化盜  
賊而為良民偉哉章貢之績有文武而知大體  
見於番禺之時雖暫離蠅棘之讒旋復畀筦符  
之寵蓋已試之功難掩至公之論不磨頌聲既  
洽於宣城褒詔進臨於建水顧地望繁雄之雖  
舊而民生彫瘵之居多符檄星馳昔幾甚春陵  
之歎袴襦春煖今幸聞蜀郡之誼願推一念惻  
隱之仁散作千里和平之福芝峰峻峙與治績  
以俱高槐位深嚴踐世官而非遠某雖叨分閫  
尚冀望塵聞仁政而為滕國之氓豈非所願率  
子弟以服陽公之化其自于今依鄉良深敷陳  
周既

回朱撫屬啓

伏以分閫外之事權居慚錫命訪湖南之賓客  
茲幸得賢惟人材莫盛於衡湘而學術實宗於  
伊洛緬懷先正嘗鎮是邦凡厥士民均披詩書



之澤至今田里猶餘禮義之風願後學之無庸  
豈前規之能繼竭來上幙幸有聞孫發考亭雲  
谷之微言願安承教訪獄麓湘西之遺跡更共  
興懷

回知縣正啟

伏以陽浮葭琯祛九地之餘陰春滿花城藹萬  
家之和氣若時賢括宜擁棋祥恭惟某官以慈  
惠之心行寬平之政尺雪薦嘉平之瑞十載所  
無重輪熙元日之晴三登可卜皆循良之所召  
信褒表之有期某幸與耆倪共洵德澤愆郵未  
滌屬方杜泄柳之門衰病復加不獲造武城之  
室第深祈頌罔究數陳

謝宋宰館客見訪

伏以獨步膠庠夙仰東嘉之雋逸有來琴劍適  
為南浦之遊遊顧方儕農野之畸人其敢謁令  
君之重客廼塵謙牧府枉綬函以清文麗藻之  
瑰奇猥加獎飾雖脩竹疎花之片落亦誤品題  
正虞辜垢之汗人願荷英豪之知我姑憑尺素  
敬布寸忱

謝宋宰為壽

暮三百六旬之日已屬杪秋知四十九年之非  
又逢初度方劬勞之是感豈耆艾之敢期恭惟  
某官以武城單父之政聲義少陵謫仙之筆力  
倦效朽質賁以名章為詩其知道乎仰輔陳之  
甚偉學易無大過矣豈淺陋之能當銘激徒深  
誦言罔既

賀知縣正旦

伏以攸漢庭之正朔肇紀新元播偃室之弦歌  
一陶和氣惟時茂宰宜介壽祺恭惟某官慈祥  
出於胃襟惠愛流於政術拊揚不用曾無犴圜  
之淹花柳相望各安田里之樂屬履泰交之吉  
亟雁晉接之榮貌是羈孤正茲循省震風夏屋  
式賴悒悒之安春酒公堂莫伸頌禱之慶

回生日賀啟

日逾采菊之三寔維初度詩詠裝我之什慨矣  
未懷况方掩於柴荆乃俯勤於車騎錫之盛禮  
君子之酒且多肌以高文幼婦之詞絕妙顧惟  
衰陋難稱寵嘉年五十而知非况又逾伯玉之  
歲壽萬千而無害願迴頌嘗侯之賢

通史提舉啟

伏審端節起家輜軒入境周原六轡與春風蘇  
氣以偕米閩部百城若景星慶雲之爭覩先聲  
一播歡頌相聞恭惟某官豫章文梓之才彛博  
龍勺之器見聞所接皆故家衮繡之親傳道義  
相期有窮巷布韋之莫及四紀奉常之第三州  
刺史之符華途咸擬於立登雅操獨安於平進  
青原彭蠡善政有百年之思太白東湖勝賞窮  
四時之樂雖豹隱每期於深處然龍身寧可以  
久藏果膺北闕之制書米董南邦之使事方將  
洽氣別蠶激濁揚清厥聲山嶽之摧風采雲煙  
之爍冀州父老雖共僊於檐帷溫氏弟昆行送  
司於鈞軸某辱知最久聞命載欣所慚狂瞽之  
蹤自抵遺訶之域顧山林深屏豈無仰庇於萬  
間儻田里均安是亦蒙恩之一物

通宋宰啟

河陽之花滿縣將播仁風玉川之屋數間行依  
德宇載念論交之始可稽候訊之恭恭惟某官  
器識䟽通丰神凝粹淵源有自廣平之風烈未  
衰文獻相承元祐之家聲故在早登歸第茂堂  
芳猷寶鎮瑒圭無瑕可指黃鍾大呂隨叩輒鳴

更迂館殿之才來尹山川之縣百里而板牛刃  
未展宏摹一武而上烏臺定循近轍某猥漸迂  
繆方幸退藏徒與老農共負耒為氓之喜媿無  
宿學辱過門問字之勤傾鄉良深敷揚罔既

答蔡宰啟

班見大庭寵分壯邑得地百里雖聖賢亦願為  
之砥古諸侯蓋子男抑不過此厥任重矣非賢  
可乎恭惟某官詩禮得諸家庭父子自為師友  
關河既遠永嘉最號真傳乾淳以來文懿見稱  
巨擘以所講串形為設施不羞薄正之卑必求  
其當不難蜀道之遠亦勇于行乃今父母之邦  
得吾慈惠之長晉陽保障之政諒所究心武城  
絃歌之聲遂將盈耳敢曰嘗僚之故而懷私庇  
之心桃李紛敷但洽四封之化芝蘭憔悴亦陶  
一畝之春

答馬縣丞啟

誦濮川之諫書宿欽先烈題藍田之碑記茲遇  
後賢賁然來思喜可知也恭惟某官材資敏裕  
發行和平溯洙泗六經之傳諒深家學歷岷峨  
萬里之險洞知物情乃以借箸植畫之英來從

對竹嘍詩之逸遂令南浦之父老獲識東平之典刑掃地焚香雖方甘於隱逸過門問字或稍奉於從容

通王憲啓

恭審祇奉新綸重臨舊部昔顯庾政既嘗推先簡之堯仁今掖刑章又以廣好生之舜德碩奉使之名官雖異而為民之司命實同時維勝流迭任隆寄恭惟提刑寺簿正學源於諸老英辭妙於一時粵自布韋已深當世之慮甫登班列即求外補之行蓋志非為已而將以及人故仕弗以利而勇於行義昨從古枯來按全閩汰斥貪殘虛囁彫槁塞裳徑去父老惜其弗留持節復來溪山為之改觀然生殺懸於掌握而戚休係其笑顰何敢非刑式重呂疾之命得情勿喜願師曾子之言輒為一道之福星歸作八荒之霖雨其懃懃何取咎謹自貽方為世柳之閉門遠會儒文之按部雖立園深屏豈無仰庇於萬間儻田里均安是亦蒙私之一物

賀邑宰冬啓

氣浮綬管可窺天地之心事靜琴堂庸羨陰陽

之定恭惟其官允矣粹清之器鵠然寬厚之風和氣所薰歆豐年於周頌政條可紀課上考於唐銓順履復亨蚡膺晉接顧惟朽質密藉洪休屬方高泄柳之門弗果望王喬之履

回南劍州黃知府

伏以仰鑪城之節如見古人分劍水之符喜聞新命恭惟知府賢簿文章孝友本自家傳明允篤誠根於生稟繇佐邑而至於宰邑皆仁民而非以厲民故雖蛇豕之悍驕知以鸞鳳為美瑞孤壘兀方張之競猶中丞擊賊之時單騎蹈不測之危若汾陽見虜之日衆方貽愕公獨從容孝悌之捷甲兵昔聞其語忠信之行鑿猶今見其人繇半刺而專城示九重之隆委倚觀瓌壘入侍凝旒得一紙之書深佩相先之誼命千里之駕終躋願見之懷

通浦城陳宰

伏以七閩之衝舊為樂土千室之邑今得賢侯戾止有期歡焉眉壽恭惟其官清峻主峙令德蘭薰詩禮淵源自得鯉庭之傳授文章衣鉢尚餘鳳閣之風流比存試於材猷已浸隆於譽處

惟時南浦實契上游民寡少豐况屬年饑之後俗淳易動矧更鄰警之餘正賴撫摩俾臻綏靖會即騰於善最當亟上於清華某久困里居近叨祠稟以先翰林門墻之舊夙何殊知於新令尹政事之間或陪餘論預深欣忭未易究陳

賀程內翰年啓

某伏以地稱潛府最雄南服之山川天惠仁侯來布東皇之德澤和聲交播弗止自隸恭惟某官以道德人為文章政必先愛養肅然膏雨之蘇枯令肅貪殘迅若震霆之起蟄即宣化承流之施設見調元宰物之規撫願協泰交亟歸鼎輔坐使蒸菌之稿亦蒙次律之春某適以高門莫繇賀屢飲屠酹而醉已同農畝之人稱兕觥而躋莫上公堂之壽

復官謝丞相啓

伏以七年去國未渝丹筆之行一氣轉鈞盡復青氈之舊瘡敷有自銘刻何窮伏念某猥以迂愚蚤緣際遇演論載筆曾微潤色之長干節分麾度著循良之效頃餘次對性牧長沙當嗣聖之作與先群賢而收召入奉燕門之對曲借天

顏頽殫鯁謬之忠少禪時政徒效草茅之言事媿非俊傑之識時不知裁之亦已踈矣罪如韓愈盡貶潮陽之八千仁若夷吾僅奪駢邑之三

通福建招捕陳提刑

龍噴實主明發蓋後明

伏以投閒居里既幸為氓起廢作州又叨受察以三十載朋游之舊奉四十石條教之新有志可行為民而喜恭惟某官洪毅開濟磊落光明求之昔賢則孔明公瑾之匹揆諸近世則希文惟圭其人蓋文足以經邦而武足以戢難智略縱橫可當事變忠義感激能得士心以坤爻六二之直方美大有上九之信順故翦羣盜於披猖之日易若草菅而安遺民於震撥之餘措之在席遂載廣平之頌家立狄公之祠顧九重方切於思賢豈一道可私於飲惠子房次勝千里行據惟渥之籌召虎式辟四方即廣江漢之雅

其久茲專數復此承流故武重尋遠踏磨驢之迹舊封不改恍疑遺鶴之歸昔慚已試之無庸今獲重臨而有覲孺文之在其部敢自託於故人次公之守穎川當勉師於循吏勤拳之惓數

叙吳碑

通福建方提舉啓  
伏以奉祠居里獲依周隰之光懷綬起家更受漢條之察所遭幸矣何喜如之恭惟某官系傳嚴灑之芳氣稟淮山之勁擢辭其蔚有元英處士之風流持論不阿有孝肅名臣之節操項者擢司於麟邱人皆擬上於烏臺庶幾嗣前哲之直聲且將為公道之元氣屬閩部方罹於倏擾而天朝深軫於顧憂越由廣信之麾就付全閩之節威聲摧嶽見登車攬轡之初汗吏望風至投印解綬而去比聆餘論竊仰壯猶三邊經畧之事宜燭照龜卜一世人材之題品鏡別衡平行聽綸音即當枋任

回李漳州啓

名聯鴈塔矧同父母之邦恩錫苑符更鄰兄弟之國所遭幸矣何喜如之恭惟某官松勁玉剛

淵渟山峙源流甚遠風分仙李之根辭采獨高煥發儒林之藻匪但著文章之錄更兼長政事之科繇漢奉常二周太府倘少留於鵷序已徑上於雞翹惟幼學壯行之心本於及物故難進易退之節卓爾過人若時漳濱風稱道院民醇事簡本幾太古之風時異世殊浸改承平之觀分九重之憂顧息千里之呻吟側聞下車以來頌收莫枕之效儒者美俗固所宜然刺史為公行且見矣

回泉州教授啓

伏以泉山缺守猥及陳人類水有師夙稱名士所遭幸矣何嘉如之某曩自乘軺來叨分竹僅守孔門節愛之訓曾微漢吏牧養之材二十石之兮憂昔已慚於理效十六年而申命今復被於恩光當民生憔悴之餘與郡計殫殘之後刃恢恢而餘地猶費支吾技斷斷以亡他若何經理倘非賴僚友多聞之益未易副聖明使過之求伏惟某官直諒之資通明之識必有講畫以助設施杜擾人民正欲觀於為學文章政事勿自限於殊途

謝黃南劔樂語答

伏以申命泉山再續十六年之舊經行劔水適逢二千石之賢平時素切星鳳之瞻一見遽諧膠漆之好羅羞水館極既醉既飽之歡諭意冷工陳善頌善禱之語顧惟不敏豈所克堪

通福建王帥啓

恭審鋤之旄鉞寄以藩垣天子惠顧全閩肆輟西清近臣之貴元戎肇開幕府聿新南郊遠服之瞻麾幟精明鼓角歡亮恭惟某官清明莊栗傳大魁閑接河汾夫子之傳未殊源派考會稽先賢之傳可嗣風流蚤以材大夫而為真御史見生有志欲復井田之遺孟子陳言首明經界之略恩被璽書之一札澤派寶藝之萬年孔門惟有冉求可使治賦唐世獨稱行儉名日知人亦既兼擅其能謂當函付以政三山非他鎮比繫國重輕九重俾我公行問民痾瘼臨遣光華之特盛蓋尋常牧守之所無淑旂綬章式重韓侯之錫精金古器庸賁奇章之賢倚頌一日之寬條立召八州之和氣赤子潢池之盜方幸晏寧黃頭輯擢之師久稽整飭狐兔雖空於技

穴鯨鯢時掉於驚波要當無事之時豫戒不虞之備澄清一道皆猶枕席上之安張皇六師更賴惟懷中之畫某類然暮景來此舊邦屬政寄猛虎之餘有澤竭無魚之歎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自媿未能實告于府情信于州方將有待仰帥牙之倣建與兒齒以均歡公其肯效越人安視秦人之瘠我亦自同晉國願分楚國之波溪望良深名言不足

賀鄭丞相

御紫宸朝登黃閣老人主師宜為宰相用專傳道之功政事本實在中書九賴先王之學四門肅穆八表靖夷蓋聞國之將興皆好臣其受教時則有伊尹成湯所以格皇天吾不如子房高祖所以成帝業惟今爰立貽昔匹休恭惟某官河嶽英姿泗沂正派蚤事初九潛藏之始已兆半十遇合之期六鷺負圓嶠之山屹鷲瀟而不動五龍夾虞淵之日升層漢以大明偉運量宇宙之材參謀幕廊廟之寄密勿盡言而樂弗露從容應變而道不窮當雷霆以勢之餘有入地重開之象坐黼宸而親聽斷如古拓王用金甌

而覆姓名維予舊學夜刻博山之印朝宣文德  
之麻信宿未逾規撫立變進賢去佞幾如慶曆  
之頌詩別露濯汗快哉元祐之條貫和氣回而  
天為飛雪貪風息而人樂飲水間聞知蘇醒之  
期朝野起升平之望致君於堯舜之上鄭公固  
所優為行政若管晏之早子豈其或比盡行  
碩畫玉尉嚴贍其濫竊州符久陶化冶方登崇  
於百發首起權於十連但訴公道之伸敢於私  
已之遇雖莫陪東閣奇士少裨康濟之謀當故  
率南方諸侯恪奉作新之詔拳拳甚篤縷縷奚  
禪

除福帥謝丞相

公道天開造登庸於上相全閩地大俾承之於  
元戎責重負山懼深臨谷伏念某衡茅孤學以  
頡小材兩朝三紀之遭逢久塵華近一節四塵  
之歎歷游試劇煩秋毫未報於上恩霜髮已催  
於暮景重臨作屏甫幸及暮郡計殫於囊括席  
卷之餘若為支柱民力困於澤竭林焚之後曲  
費拊循項蒙祠牒之歲領粗給宗藩之月稟遂  
力竭於苛斂期少裕於嚴賦雖生意之浸還曾

初心之未究敢謂浮雲蔽日之久忽聞迅霆奮  
地之鳴霹枉杜眾正開內既新於黜陟長官平  
太守好外亦妙於選掄迺於斯時有此殊渥青  
衫幕府猶憶舊遊白面書生安知戎事顧屬部  
創夷之未復考比年倣擾之所繇政苟安和寧  
有駭輿之馬吏無侵枉誰為游益之魚雖幸勝  
之所傷多矣非疾疾已瘳之可賀而根元尚憊  
之宜憂身為列郡之準程大作斯民之保障職  
雖當勉力恐難勝茲蓋恭遇其官以厚重鎮國  
家以公忠安社稷力禪一聖英明之斷盡洗年  
會濁之風元凱舉而去凶人奚慚於古裴章相  
而無債帥其始自今興懷遐遠之邦欲均休息  
之澤而某以鄉閭為之世當子弟視其人素志  
苟行詎有禁闈淮陽之間遺風可仰願惟頽川  
渤海之師皎然丹衷如此白日

回楊知軍啟

伏以博采風謠喜有循良之守詢求名聞知為  
忠義之門悠哉長懷肅若興敬慨念炎運中微  
之際竊有裔夷南牧之師素賦稱臣者有之殺  
身成仁者寡矣緬懷風烈瞻若忠義正女不嫁

二夫若王蠲全齊之節狂賊當礮萬敵有政公擊此之心視身同一羽之輕使國增九鼎之重曩徇秣陵之使嘗謁睢陽之祠百世聞風莫不興起九原可作吾誰與歸共惟某官字本傳家政先澤物祥雲甘雨藹然氣象之可親烈日秋霜禦若聲猷之未遠有是心故有是政非此祖安得此孫辱顧郵亭獲觀世錄太尉逸事發揮何待於柳州甄逢得善期望但同於韓子

伐外舅制參謝丞相啓

索米仙臺甘老漁樵之杜況運制幙廼依衮繡之鄉漸收閒散之蹤可卜生成之意伏念某才疏且慙命薄而窮半生甘獲盈之微一第際龍飛之盛念聖門之任期於行義而君子之學貴在及人始尉桐川不憚捐身以驅猛獸迫官嚴邑罔辭斂怨以抑姦民然而患生於計慮之疎禍產於語言之易故慰藉之定雖以惠窮氓而有力者則九其非便郡政之禪志於報公上而當事者則竊其多言退補顛路之由來執匪憲冥之自取不致幸矣求免得乎仰賴清明之朝務崇寬大之論錯朱繡皂蓋摩容假守之行而

丹立赤城屢績真祠之奉方輸安於寓里遽放命於公朝石廩士望著一時起從湯度杜少陵詩高千古老作參謀顧某何人乃稱茲選茲蓋恭遇某官一德以輔聖明平心而運造化後闕

伐外舅謝丞相轉官啓

上印歸田已就休官之列賞功試邑處陞元士之班不自意於退閑尚微榮於採錄恩惟天造感極涕零某泰紹熙太學之諸生潤慶元奉常之一第自徒勞於州縣顧何有於智能妄學欲歌丁時凋瘵以官民之交病將華弊端若穀稌之不平孰為仁政新版籍於片紙不存之後復經界於歷年久廢之餘精神方耗於一身怨謗已騰於衆口逮小綴觚稜之蹟而滄分江海之壑除目雖頻駭機俱發青油談笑暫容覓句於杜陵烏府紀綱又俾掛冠於神武歸遊空谷細數流年朝拄笏以看山暮脫巾而漉酒款乃和漁翁之唱麥多聽桑婦之歌得與幸民共陶聖化俄墜濕鴉之字下流羅雀之庭謂二九年前首效均賦度田之役於十一人後可無賜褒增秩之恩遂令還之餘亦拜銜祖之寵立山施



重淵谷懼深恭惟某官躬不世出之資佐大有  
爲之治杜羣枉開衆正將馴致於太平慨長治  
建久安已坐銷於外侮惟公則無所不取惟大  
則自能有容必欲起斥遂以風四方詎肯守拘  
擊而廢一士某宦情已薄爵齒未盛托鏡頻者  
敢仍有功名之志踞較自請幸庶幾躡躑之翁  
或可以使過而使愚亦粗能效忠而效死收衆  
榆於短景儻容吹晚節之蕪出芝菌於枯株重  
有賴大鈞之賜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九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

文

泉州科舉諭士文

某治郡無堪已叨易地尚茲需代遂及見秋闈  
之盛舉顧念此邦英才輩出爲士者各知以禮  
自將向來旁郡間有以場屋喧嘩而坐黜罰者  
獨此邦素所未聞士習之美於斯可見今某區  
區猶欲少伸諭告者蓋以平時自愛之心推之  
以及士友惟幸聽之無忽蓋聞四民之中莫貴  
於士而士之所守莫先於禮是以聖經垂訓足  
容欲重手容欲恭進退步趨必中規矩非獨自  
貴其身使人知所敬亦以氣之與志相爲主實  
未有氣安靜而志不寧氣勞擾而志不動者也  
故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今天夫蹶者趨者  
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此乃治心之格言修身之  
至要學者平時間有講不及此涵養之功既無  
其素一旦就試遂以勇士赴敵場自比而不知  
戰鬪所持者勇力場屋所持者心思戰雖尚氣  
猶有再衰三竭之懼况於文章者精神之所發  
見者也和平其心清明其氣猶恐心手未能相

慮况於宣辯激驟奔走頓憾之餘精神氣血交  
擾於內非終日不能以定而欲下筆之際詞采  
煥然義理條達難矣尚憶某少時屢更較藝頗  
知深自愛惜每每緩步徐行於衆人之後既坐  
試席他人之芻蕘汗者未能遽定而我已安  
坐疑神運筆締思矣逸勞靜擾十倍不同故雖  
學力甚踈猶能連收科目其效往往由此今願  
七邑之士父兄友朋交相勸勉以靜重安徐爲  
先以宣呼躁擾爲戒則發之於文必將大有可  
觀者非特文字流傳四方學者皆以爲法而士  
風之美尤足以冠絕一時豈不偉哉至於試院  
之所措置無非深爲士友之地尚慮其間或不  
相察輒煽浮言亦願老成有識之士開曉鐫諭  
俾皆釋然無惑幸甚

### 勸學文

竊惟方今學術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  
蓋前則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於舂陵以其心  
悟獨得之學著爲通書太極圖昭示來世上承  
孔孟之統下啓河洛之傳中則有胡文定公以  
所聞於程氏者設教衡嶽之下其所爲舂秋傳

專以息邪說距波行扶皇極正人心爲本自熙  
寧後此學廢絕公書一出大義復明其子致堂  
五峰二先生又以得於家庭者進則施諸用退  
則淑其徒所著論語詳說讀史知言等書自有  
益於後學近則有南軒先生張宣公寓于茲土  
晦菴先生朱文公又嘗臨鎮焉二先生之學源  
流實出於一而其所以發明究極者又皆集諸  
老之大成理義之秘至是無復餘蘊此邦之士  
登門墻承警效者甚衆故人材輩出有非它郡  
國所可及今二先生雖遠所著之書具有皆學  
者所當加意而南軒之論孟說晦菴之大學中  
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則於學者爲尤切譬之  
寂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頗聞邇來士子  
急於場屋科舉之業性性視爲迂緩置不復觀  
殊不知二先生之書旁貫君善博綜世務猶高  
山巨海瑰材秘寶隨取隨足得其大者固可以  
窮天地萬物之理知治已治人之方至於文章  
之妙渾然天成亦非近世作者所能彷彿蓋其  
本深末茂有不期然而然者學者誠能誦而習  
之則於義理之精微既有所得發之於文亦必

意趣深長議論精確以之應舉直餘事爾若徒  
覬求虛淺之文掇拾陳腐之語見聞既陋器識  
可知雖使幸而獲選其不能大有所立必矣今  
秋試之期尚遠羣君暇日正當培養義理之源  
務求有用之實自今以始學校庠塾之士宜先  
刻意於二先生之書俟其決治貫通然後博求  
周程以來諸所論著次第熟後而溫公之通鑑  
與文公之綱目又當參考而並觀焉職教導者  
以時叩擊驗其進否上中二句當課之日則於  
所習之書隨為問目俾之接引諸儒之說而以  
己意推明之末旬則仍以特文為課如此則本  
末兼舉器業日克上足以造績先賢之正脉次  
足以為當世之實用異時英髦接武迨迹于前  
聞人豈不盛哉顧念迂踈監塵師師之任新美  
士習蓋其責也輒不自揆敢述其所聞惟同志  
相與勉之

譚州諭同官啓目

某猥以庸虛謬當闕寄朝夕怵惕思所以仰答  
朝廷之恩俯慰士民之望惟賴官僚叶心同力  
庶克有濟區區輒有所懷敢以布于左右蓋聞

爲政之本風化是先譚之爲俗素以淳古稱比  
者經其田里見其民朴且愿猶有近古氣象則  
知昔人所稱良不爲過今欲因其本俗迪之於  
善已爲文諭告俾興孝悌之行而厚宗族鄰里  
之恩不幸有過許之自新而毋徂於故習若夫  
推此意而達之民則令佐之責也繼今邑民以  
事至官者願不憚其煩而諄曉之感之以至誠  
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興起者若民間有孝  
行純至友愛著聞與夫協和親族調濟鄉閭爲  
衆所推者請采訪其實以上于州當與優加褒  
勸其詳見於荀文至於聽訟之際尤當以正名分厚風  
俗爲主昔密學陳公襄爲仙居宰教民以父義  
毋慈兄友弟恭而人化服焉古今之民同一天  
性豈有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惟母以薄待  
其民民將不忍以薄自待矣此某之所望於同  
僚者也然而正己之道未至愛人之意不孚則  
雖有教告而民未必從故某願與同僚各以四  
事自勉而爲民去其十害何謂四事曰律已以  
廉凡名大夫者爲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計  
廉便爲大惡不廉之吏如棠不察雖有天地生  
能自賊故此以撫民以仁爲政者當體天地生  
爲四事之首

修則非仁也有一善存心以公  
 之志疾非仁也有一善存心以公  
 理位不可得也當世以勤是也  
 理古之聖賢勤九日男不食坐以待  
 解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  
 論酒賭實則謂之風而不可成何謂  
 以多死民之所以受害也  
 害曰斷獄不公豈可者氏之六命  
 聽訟不審  
 蓋者反實矣其可苛矣  
 淹延囚繫  
 因之可度日如修酷用刑  
 刑者不費已而用  
 其可憐久乎  
 體刑也益若或以開用刑  
 用刑者好以善  
 與所以代天討罪豈官吏  
 巡行以若乎不可不  
 招引告訐  
 有債者至於破家其可  
 此也  
 勾引乃破俗亂化之原  
 有受入實對次與出  
 非法不可為也重疊催稅  
 稅出於田一歲一再  
 有稅而不納此民戶之  
 也納而後免不納則  
 是雖之罪也今之再定  
 有官呈此乃免不納  
 醫妻賣子者有姓由不  
 科罰取財  
 法科者皆民之深害也  
 縱吏下  
 鄉也弓手士民吏如死  
 此物則價同市令司  
 出所行戶首每官州縣  
 有二三或不如實至  
 之區區其於四事敢不加勉  
 同僚之賢固有不能

埃丁寧而素知自勉者矣然亦豈無當勉而未  
 能者乎傳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又曰誰謂德  
 難屬其廢而賢不肖之分在乎勉與不勉而已  
 異時舉刺之行當以是為準至若十害有無所  
 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救焚不竣終日母  
 粗於因循之習毋牽於利害之私或事關州郡  
 當見告而商權焉必期於去民之瘼而後已此  
 又某之所望於同僚者也抑又有欲言者夫州  
 之與縣本同一家長吏僚屬亦均一體若長吏  
 偃然自尊不以情通于下僚屬遞欲首默不以  
 情達乎上則上下痞塞是非莫聞政疵民隱何  
 從而理乎昔諸葛武侯開府作牧首以集眾思  
 廣忠益為先某之視侯無能為役歟虛心無我  
 樂於聞善蓋平日之素志自今一道之利病某  
 之所當知者願以告焉某之所為有不合於理  
 有不便於俗者亦願以告焉告而違當敢不敬  
 從如其未然不暇及復則湖湘九郡之民庶乎  
 蒙賜而某也亦庶乎其寡過矣敢以誠告尚其  
 亮之幸甚

潭州諭俗文

太守叨蒙上恩擢守湘土深惟朝廷委寄之重非特責以有司常務而已布宣德化導迪人心實守臣之事顧此邦風俗初未詳知今以天性人倫之大者與夫遷善改過之方首為爾民告名之曰諭俗三事今具于后

一古者教民必以孝悌為本其制刑亦以不孝不悌為先蓋人之為人異乎禽獸者以其有父子之恩長幼之義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繼之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言父母之恩與天同大為人子者雖竭其力未足以報也今乃有親在而別籍異財親老而供養多闕親疾而救療弗力親沒而安厝弗時不思此身從何而有罔極之報當如是乎至於兄弟夫倫古人謂之手足言其本同一體也今乃有以養苦細故而致爭錐刀小利而興訟長不郵幼卑或陵奪同氣之親何忍為此潭湘舊俗素稱醇厚如前數者未必有之太守此來欲以義理訓民未免預陳勸戒已行下州城及十二縣自今民間有孝行純至友愛者

聞者來訪得實具申本州當與優加旌賞以為風俗之勸或其間有昧於禮法之人為不孝不悌之行鄉里父老其以太守之言曲加誨諭令其悛改昔後漢陳元為母所訟亭長仇香親到其家教以人倫大義遂為孝子北史清河之民有兄弟爭財者郡守蘇瓊告以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宅遂感悟息訟同居如初况此邦之人本來易化以理開曉必無不從若上違太守之訓言下拒父老之忠告則是敗常亂俗之民王法所加將有不容已者一陷刑戮終身不齒雖悔何及爾民其思之母勿

一古人於宗族之恩百世不絕蓋服屬雖遠本同祖宗血脉相通豈容間隔至於鄰里鄉黨雖比宗族為疎然其有無相資緩急相倚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情義所關亦為甚重今人於此二者往往視為輕小有忿爭輒相陵犯詞愬一起便為敵讎有一于斯皆非美事昔江州陳氏累世同居聚族至七百餘口前代常加旌表至今稱為

義門近者吉州孫進士以惠施一鄉諸司  
列奏蒙恩特免文解士夫以為美談江湖  
之閒境土相接豈有江西之人能為義舉  
而此獨不能今請逐處老成賢德之士交  
相勸率崇宗族之愛厚鄰里之歡時節往  
來恩義淡洽小小乖忤務相涵容不必輕  
啓訟端以致結成怨隙若能和協親族賙  
濟里閭為衆論所推亦當特加褒異如其  
不辨教訓妄起訟爭懲一戒百所不容已  
爾民其勉之母忽

一官之與民誼同一家休戚利害合相體恤  
為有司者不當以非法擾民為百姓者亦  
不當非理擾官太守平時以愛人利物為  
心不啻飢渴視事之始切切講求已轉牒  
州縣官各以四事自勉而為民除其十害  
何謂四事律已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  
恤事以勤是也何謂十害斷獄不公聽訟  
不審淹延囚繫慘酷用刑之濫追呼招引  
告訐重疊催稅科罰取財縱吏下鄉低價  
買物是也十者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

當如拯溺揀焚不俟終日務令田野安帖  
愁歎不生或民間有公共利病太守所未  
及知許明白具狀前來陳述但不許匿名  
實封許人私過言而有理即當詳酌以次  
施行爾民亦宜體太守此心更相勸戒非  
法之事勿妄作如豪強冤橫吞謀貪濁賣  
放計屬公事取賄開賭坊賭博居停盜  
欺屠宰耕牛沽賣私酒與販禁物如此之  
類皆係非法無理之訟勿妄為行告訐毀  
詞類  
夾帶虛實如此或日前所為未免害義若  
能幡然悔悟去惡從善如湯沃雪舊迹都  
消人誰無過改之為貴周處三害終為名  
賢父老其以此意為鄉閭子弟反復解說  
必君教之不陵則國家有法官司有刑太  
守雖欲從寬不可得爾民其幸聽之母忽  
右諭俗三事開具在前太守之於爾民猶父兄  
之於子弟為父兄者只欲子弟之無過為太守  
者亦只欲爾民之無犯故於到任之初以誠心  
實意諄諄告諭其不識文義者鄉曲善士當以  
俗說為衆開陳使之通曉庶幾人人循理家家  
畏法田里無追呼之跡公庭無鞭扑之聲民情

熙然化為樂眾豈不美哉故今榜示各宜知悉  
勸孝義廩文

太守到任以來無一念不在斯民近因禱雨思  
所以為邦人久遠之計在城則置惠民倉儲米  
數萬石歲歲出糶在諸縣則廣置社倉儲穀數  
萬石歲歲出貸其為慮悉矣又念社倉貸穀止  
及末等有田之人而細民無田者不得預也復  
請于常平司以今歲義米附納社倉為賑糶之  
倘然義米有限而貧民至多豈能均及於是又  
以居鄉之日所為義廩規約以勸有力之家蓋  
欲公私出力共濟斯民使無餓莩流離之害夫  
人之貧富雖有不同推其由來均是天地之子  
先賢有言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悼獨鰥寡皆吾  
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我之與彼本同一氣  
我幸而富彼不幸而貧正當以我之有餘而濟  
彼之不足自古及今能以惠卹為念者其子孫  
必賢其門戶必興蓋困窮之民人雖忽之天地  
之心則未嘗不憫之也我能惠卹困窮則是合  
天地之心合天地之心則必獲天地之佑此以  
理言者也若以利害計之無饑民則無盜賊無

盜賊則鄉井安是又富家之利也况義廩云者  
非捐所有以與之特出所有以糶之而已於富  
家初無損而於貧民實有益且每歲勸分出於  
官司豈能無擾今舉行義廩使上中之戶自相  
推排隨力出倘官司不計產強敷之也自置糶  
場自收糶錢官司不遣吏監臨之也價直高下  
視時稍損官司不抑令痛減也况常歲艱食悉  
仰勸分今州郡既立社倉又糶義米則與爾富  
民分任其責者為不少矣其可不體官司美意  
相率而樂從哉今去秋成不遠已委諸縣官各  
行勸諭期以十月終逐都結成規約申聞于縣  
縣以聞于州其能率先為倡者當加褒賞或謂  
潭人未易告諭諸縣勸糶自有成式何以義廩  
為哉為是說者是以薄待吾民也十二邑之廣  
豈無好義樂善之君子且兩歲勸分亦有欣然  
出粟為數頗多如長沙之賈德泰蘭湘陰之鄧  
居中毛以大彼邑之武當世劉陽之龍世求李  
天覺羅廷圭安化之劉孝錫陳洪範李曉張奉  
世湘鄉之馮楷醴陵之曹應龍周霖丁大讓湘  
潭之羅邦臣楊仁老向堯俞者州郡或借補官

資或持立坊名或量與免役以旌異之矣又安知無聞風欣慕者必若諭之而不從則勸糶舊例蓋有不得而發者特不若人自為之則義風興行羣情感悅其氣象為不同爾譬之役法然為義役則有輯睦之風行差役則有爭競之訟義屬猶義役也勸分猶差役也二者利害至為明白爾民其詳之

諭賊文為招司作

天地之間至貴者人人之有主當愛此身微罪薄刑尚不可犯何況甘心為叛為亂天之愛民如愛子然汝乃殺之豈不過天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莫恃汝強敢與天鬪白頭之賊自古所無力能拔山終亦誅鋤只觀近年湖海羅李自謂豪雄人莫能與比橫行數縣十萬其徒一朝被擒如戮大猪妻兒併命財產掃地不知區區成得何事汝曹者此賊豈可為何如及早悔罪來歸聖上至仁憐汝愚昧已降黃榜赦汝之罪但能改過盡洗舊愆父母可保妻帑可全而况朝廷務守恩信官資賞格斷不汝吝既免刑禍又得顯榮何苦執迷不自求生昔年戚方官至大

尉見今下整亦作遙刺江西都鈐友睦姓胡連年進擢恩獎特殊若此數人初亦失脚一旦翻然盡改前錯名稱義士身被異恩富貴光華福及子孫汝欲效之其力甚易殺賊來降便是知義作賊為逆殺賊為忠反掌之間禍福不同不能殺賊但只歸順恩賞亦加豈不安穩白水之馮黃龍之丁纜能回心便得寵名錦袍金環見者欣慕何以得之改過之故聖恩如天何負汝曹汝若違之禍豈可逃汝曹本心亦識利害故今諄諄汝訓汝誨王師既集天討將行莫恃汝力敢當雷霆谷爾父老為我開諭速汝死門入此生路故茲曉諭各宜知悉

浦城諭保甲文

古者於鄉田同井之義甚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今之里社亦古之遺意然今人少知此義鄰里相親性性皆如路人近因官司舉行保甲其甚以為喜蓋不惟可備不虞之患亦欲因此與里社相親漸還古意以諸隅區處未定故未能行近者官司又再催促而各隅之人返生疑惑者思其別有差使故也其嘗聞今



君與丞公之議矣大抵保甲之行止是隄防小竊與遺漏而已一家有盜不能自獲也鄰里畢至則其獲必矣一家有火不能自滅也鄰里畢至則其滅必矣若夫打禦外盜近則有尉寨之兵與招募之兵遠則有朝廷之大兵不以責之保甲也一家一名特其大綱耳貧士之無僕者單丁之老弱者不強之使出也五日一點欲見其大數耳雖有拽隊巡警之說未必常行也此皆縣官本意而外人未盡知故有疑論不知此法之行實以卹民而非擾民特疑之者過耳某卜居于此倏已六年閩邑之人皆吾鄰里鄉黨也思一聚會而未能今因此通會吾同邑之人而力有所不及將以此月中旬與同社百家修祀于本坊之社牲牢酒醴皆一力自備退而分胙則百家之人皆預不以士農工商為間庶合古人崇重鄉社之意其坐次則別有區處是日當為陳說鄰里鄉黨相親和睦之義及官司所必團結保甲本意庶幾衆心曉然無復疑惑今先浼隅官總首遍行告報仍為此文揭之門首庶鄰里通知焉

再守泉州勸諭文

太守將至郡人歡迎自漸薄德莫副民望視事之始合有教條不憚諄諄為爾開說凡為人子孝敬是先其次友愛協和兄弟人非父母豈有此身父母生兒多少艱辛妊娠將免九死一生乳哺三年飲母膏血携持保抱日望長成如惜金珠如護性命慈烏反哺猶知報恩人而不孝烏雀不若兄弟之愛同氣連枝古來取喻名為手足人無兄弟如無四肢痛痒相關實同一體長當撫幼弟當敬兄或值急難尤須救助其次族屬雖有親疎論其源流皆是骨肉譬如大木枝葉分披本同一根氣脉未遠豈宜相視便若路人其次鄉鄰情義亦重患難相扶疾病相救恩義往來亦不可闕以上四事人道大端凡爾良民首當加勉家家孝友人雍和息事省爭安分循理得已且已莫妄興詞一到訟庭終身仇敵更相報復無有休期壞產破家多由於此語言喧競或不能無鄰里之間急宜勸止莫令交手致有鬪傷彼中汝拳汝受官棒本因小忿近結深讎何似始初便從忍耐觸來莫競心下

清涼市井經營雖圖利息亦須賭是莫太虧聯  
秤斗稱量各務公當大小出天理不容濕米  
水肉太爲人害放債收息量取爲宜分數太多  
貧者受苦舉債營運如約早還莫待到官然後  
償納飲酒無節少不生災賭博不戒多至爲盜  
游手浮浪久必困窮勤謹服業終是得力太守  
今此爲民復采有大不平常爲伸雪有大不便  
當爲蠲除事若細微不必相撓於爾無益於我  
徒勞違法犯刑最不可作舊來有過各許自新  
教而不從刑斯無赦有過能改即是善良孝艾  
老成宜推此意誨爾子弟及其鄉人有違此言  
衆共誚責凡此忪怛欲曉編民讀書爲儒師慕  
聖哲自知義理不待鄙言所望以身率先閭里  
一方一所有一仁賢以善教人人必感動去薄  
從厚弭災召和其始自今永爲樂國

### 泉州勸孝文

當職昨以三事諭民首及孝悌數月以來累據  
諸廟申到如黃章取肝以救母劉祥取肝以救  
父近又有承信郎周宗強者其母安人陳氏得  
疾幾危宗強割股救療母遂平復雖非聖經所

尚然其孝心誠切實有可嘉今忽括百姓具捨  
同妻何林懇其子吳良聰不孝番三番問具言  
其詳當職忝爲郡守不能以禮義訓人致使民  
間有此悖逆日夕慙懼無地自容周承信除依  
條支賞外特請赴州置酒三行以示賓禮之意  
用旗幟鼓樂鞍馬織扇送歸其家吳良聰罪該  
極刑姑與從輕杖脊二十兒髮拘役一年仍就  
市引斷使人知孝於其親者有司所深敬不孝  
其親者王法所必懲義此邦之人本來易化只  
緣官司不加訓勵故有無知而輕犯者今爲爾  
民略陳大義昔者聖人作孝經一書教人以事  
親之道其紀孝行章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  
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  
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孝之始終無  
出於此所謂居則致其敬者言子之事親常須  
恭敬不得慢易蓋父母者子之天地也爲人而  
慢天地必有雷霆之誅爲子而慢父母必有幽  
明之譴昔太守侍郎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  
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即是  
奉佛若不能奉親雖焚香百拜佛亦不佑此理

明甚幸無疑焉所謂養則致其樂者言子之養親當有以順適其意使之喜樂也大凡高年之人心常歡悅則疾病必少中懷戚戚則易損天年昔老萊子雙親年高常着絳衣爲兒童戲正以此也今貧下之民固無美衣珍膳以奉其親但能隨力所有盡其誠心父母未食子不先嘗父母尚寒子不獨煖父母有怒和顏開解父母有命竭力奉承則尊者之心自然快樂閨門之內盎然如春矣所謂病則致其憂者言父母有疾當極其憂慮也昔人有母病三年夜不解帶者親年既高不能無疾人子當躬自侍奉藥必先嘗若有名醫不惜涕泣懇告以求治療之法不必別肝剝股然後爲孝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或不幸因而致疾未免反貽親憂若貧乏至甚無力請醫許詣州自陳當爲遣醫診視藥粥之資與役官給至於喪祭二事皆當以盡誠爲主不暇一一開陳獨有兩說願因而勸戒竊聞民間不幸有喪富者則侈費而傷於禮貧者則火化而害於恩夫送終之禮稱家有無昔人所謂必誠必信者惟棺槨衣衾至爲要切其它繁

文外飾皆不必爲至如佛家追薦之說固茫昧難知然昔賢有言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惡人入苟明此理則諸奉僧左廣修齋供其爲無益灼然可知又聞鄉俗相承親賓送葬或至刲宰羊豕酬管林蕪富慙而樂尤爲非禮至於貧窶之家委之火化積習歲久視以爲常曾不思古者宵旰惡逆之人乃有焚骨揚灰之戮今親肉未寒爲人子者何忍付之烈焰使爲灰燼乎言之猶可痛心况復忍爲其事自今而後富者則願其削世俗不正之禮省虛華無益之費審欲爲親祈福豈若捐金穀以濟饑貧有若施藥施棺無非美事儻能行此福報自臻何必索之渺茫妄希因果貧者則願其勿以火化爲便苟稍可越辦何惜辦尋丈之地以葬其親必不獲已即仰陳乞於官地安厝但深掘坑坎築土實封亦勝於焚苑之慘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天下萬善孝爲之本若能勤行孝道非惟鄉人重之官司敬之天地鬼神亦將佑之如其悖逆不孝非惟鄉人賤之官司治之天地鬼神亦將殛之此州素稱佛國好善者

多今請鄉黨鄰里之間更相勸勉其有不識文  
義者老成賢德之士當與解說使之通曉庶幾  
人人興起家家慕勵漸還淳古之俗顧不美歟

諭州縣官僚

某昨者以帥長沙嘗以四事諭勉同僚曰律已  
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蒞事以勤而其區區  
寔身率之以是二年之間為彈人與利除患者  
粗有可紀今者蒙恩起廢再撫是邦竊伏惟念  
所以答上恩而慰民望者亦無出前之四事而  
已故願與同僚勉之蓋泉之為州蠻舶萃焉犀  
珠寶貨見者興羨而豪民鉅室有所訟愬志在  
求勝不吝揮金苟非好修自愛之士未有不為  
所汙染者不思廉者士之美節行若士之醜行  
士而不廉猶女之不潔不潔之女雖功容絕人  
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哉昔人  
有懷四知之畏而却暮夜之金者蓋隱微之際  
最為顯著聖賢之教謹獨是先故願同僚力循  
冰蘖之規各勵主雪之操使士民是敬稱為廉  
吏可珍可貴孰有踰此其所當勉者一也先儒  
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且以薄尉言之薄勤於勾稽使人無重疊追催  
之害尉勤於警捕使人無穿窬攻劫之擾則其  
所濟亦豈少哉等而上之其位愈高繁民之休  
戚者愈大發一殘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禍發  
一掇刻心斯民立被誅剝之殃蓋亦反已而思  
之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慄然為之痛楚刑  
威之慘百倍於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  
前坑阱在後號呼求救唯恐不免獄行之苦何  
異於此其可使無辜者坐之乎已欲安居則不  
當擾民之居已欲豐財則不當賸民之財故曰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在聖門名之曰恕強勉  
而行可以至仁矧當斯民憔悴之時撫摩愛育  
尤不可緩故願同僚各以哀矜惻怛為心而以  
殘忍掇克為戒則此邦之人其有虞乎此所當  
勉者二也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輕重有法不可  
以已私而拂公理亦不可執公法以徇人情諸  
葛公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此有位  
之士所當視以為法也然人之情每以私勝公  
者蓋殉貨賄則不能公任喜怒則不能公堂親  
昵畏豪強顧禍福計利害則皆不能公殊不思

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輕重之不可踰者國法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逆天理矣。以輕為重以重為輕則違乎國法矣。居官臨民而逆天理違國法於心安乎。雷震鬼神之誅金科玉

條之禁其可忽乎。故願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用於私情不撓於私請。庶幾枉直適宜而無冤抑不平之歎。此所當勉者三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則為民者不可以不勤。業精于勤荒于嬉則為士者不可以不勤。况為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脂膏一或不勤則職業墮弛豈不上孤朝寄而下負民望乎。今之居官者或以酣詠遨放為高以勤強敏恪為俗此前世衰弊之風也。盛明之時豈宜有此陶威公。有言大禹聖者猶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故賓佐有以蒲博廢事則取而投之於江。今願同僚共體此意。職思其憂非休惰毋聚飲非節序毋出游朝夕孳孳惟民事是力庶幾政平訟理田里得安其生。此所當勉者四也。某雖不敏請以身先毫髮少逾望加規警前此官僚之間或於四者未能無愧願自今始洗心自新在昔

聖賢許人改過故曰改而止。儻猶玩視而不改焉誠恐物議沸騰在某亦不容以苟止也。泄事之初敢以誠告幸垂察焉。

福州諭俗文

當司以安撫一道為職。兵甲盜賊乃其專掌。然必吏良而後民安。民安而後盜息。盜息而後兵偃。四者相關。皆當致察。乃紹定六年十一月恭奉詔書略曰。比年以來。民窮盜起。皆激於姦貪之吏。大哉王言。可謂明見萬里之外。又自聖上親政之後。登進賢俊。屏斥險佞。懲治賊吏。禁止苟直。諸路監司太守。皆以端方廉潔者為之。每一詔令之下。無非為民當司奉行。其敢不恪自到福州。一意講求。賦輸太重者。首議蠲減。科項病民者。以次革除。禁公人下鄉之擾。除保司代納之害。戒諭十二縣官。屬毋濫刑。毋橫斂。毋徇私。毋驕。毋通關節。毋任胥吏相與。精白一心。無負明詔。丁監之意。今以申飭十二縣者。行下諸州各察其屬。務去前六者之弊。使斯民各安於田里。爾民幸遇清平之政。宜知愛身。毋過務本。著業。毋喜鬪。毋健訟。聖經有言。一朝之忿。亡

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

言人一時念然不能思  
及父母乃惑又曰訟終凶言讞訟者又曰好

勇聞恨以危父母此三者爾民所當戒也聖經

又言用天之道春勤於耕夏勤於耘  
秋勤於收冬勤於藏因地之利

高田宜粟低田宜稻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謹身是不  
宜木之類是也

髮費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髮一  
皮膚皆是父母遺體不敢毀傷

此二者爾民所當勉也當職以本路之人為本路之帥其視八

州皆如鄉黨其待百姓一如子弟官吏貪殘者

當為爾懲之豪強侵暴者當為爾戢之盜賊剽

竊為汝之害當為剪除之爾既安其生宜思自

保父母之身勿犯有司之法此術到日所在者

老仁賢宜為開說使之通曉宜為勸勉使之興

起自今以往家家禮義人人忠孝變七閩之俗

為鄉黨之鄉非惟當職所望於爾民是亦朝廷

所望於帥臣也其敬聽之母忽

福州勸農文

仲春望日太守出郊勸農起見父老而告之曰

福之為州土狹人稠稠密歲雖大熟食且不足

田或兩收號再有秋其實甚薄不如一獲凡為

農人豈可不勤勤且多曠惰復何望勤於耕奮

土熟如酥勤於耘籽草根盡死勤修溝塍蓄水

必盈勤於糞壤苗稼倍長勤而不慵是為良農

良農雖苦可養父母父母怡妻子熙熙勤之

為功到此方知為農而惰不免飢餓一時嬉遊

終歲之憂我勸爾農惟勤一字若其害農則有

四事一曰耽酒二曰賭錢三曰喜爭四曰好開

四者有一妨時廢日四者都有即是游手游手

之民必困以貧何如勤力家道豐殖更能為人

孝順二親內敬尊長外和鄉鄰勤力之餘勤行

善事天必佑之何福不至不善之人是為逆天

天必罰之悔何及焉我生田間熟知田事深念

爾農年苦不易方圖多端恤汝使安凡今所言

盡見肺腑咨汝父老為我開諭與民善心還俗

淳古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泉州勸農文

仲春勸農耕郡國有常制越後近世來往往具

文視前驅擁旌旆後隊繁鼓吹官民情不孚感

動何由致勸諭雖有文古語雖奇字田夫莫能

讀况乃識其意我來分州待德薄徒自愧唯存

愛物心端可質上帝苛燒必蠲除疆瘦必紳治  
常愛堯舜仁一夫或不被今當東作初豈曰修  
故事父老尔來前聽我傾肺肺嗟我頗海邦半

是燒墮地三時勞耕耘收獲尚無幾四体或不  
勤將何活老稚煩年早且潦生理殊匪易去秋  
幸中熟我喜幾不寐乃者驚蓋前甘澤屢雨沛  
靈声應期發人謂豐稔瑞爾宜乘此時汲操

耒耜五穀隨其宜勿惜多種時陂塘謹修築損  
作灌漑倘先民嘗有言惟勤則不匱必須竭人  
力乃可盡地利旋者翠浪翻忽作黃雲委家家  
飽香粳在在拾滯穗雞豚享親賓酒醴供祭祀

此時三農家快樂誰與比功效在目前筋力非  
徒費父老記我言歸語爾子弟及爾鄉黨問各  
各脩禮義事親與敬長必也孝且悌恩愛萬宗

族歡好洽鄰里全此乃為人否則大豕類弟一  
勿好飲好飲多招累顛冥觸罪咎太半緣酣醉  
二則勿好博好博為身累但觀盜竊徒多起樗

蒲戲三則勿好鬪避順人所責忘身及其親每  
每因忿恚何如忍須臾事過心如水四則勿好  
訟終凶聖所戒小則糜費財大則遭縲繫何如

退跬步終身免顛躓我昔初下車諄諄嘗揭示  
今復重丁寧爾民宜切記諭農因諭俗子心真  
篤至不言而化行有愧古循吏

勸農文

嘉定己卯二月之望郡守真某以勸農至東郊  
召父老而告之曰嗟我農人既艱且勤衝寒曉  
耕觸熱晝耘我生田間習知稼穡身居黃堂心  
在阡陌十日不雨則憂旱乾五日之雨又虞水  
患朝夕惶惶眉鬢弗舒一夫傷嗟如痛在膚幸  
天憫民歲以上熟有禾有麥有菽有粳斯  
粒斗惟百錢民食既飽我顏乃歡時不可常天  
不可恃必殫人為以近厥施爾耒爾耜必舉以  
時爾陂爾渠必勤以治惟根是培惟莠是拔母  
情毋偷毋戚毋裂麥有二事為農之殃疆暴侵  
陵姦欺奪攘我既戒之俾無爾苦爾其安居服  
爾由畝亦有四事為農之寇曰飲曰博曰訟曰  
鬪我嘗諄諄戒爾勿為宜置坐右求為爾規善  
不可違惡不可長天理昭然其應如響我愛泉  
人人亦愛予今將去矣有懷畢據父老來前勸  
汝杯酒子禮雖微而情則厚歸語子弟毋忘予

言來歲相與遜乎山川

隆興勸農文

太守被命來守此土兩月于茲矣閭閻之利病田里之疾苦朝夕訪問不敢一日忘今者春行視農獲與爾父老周旋于郊外政竭誠意與父老言夫勸農故事也然知勸農而不知去其害農者則亦文具而已矣蓋不特之科數害農也無故之追擾害農也夏秋租稅已納重催害農也近者約束十條亦既禁止丁寧之矣目今以往賊盜之殃汝吾為汝除之豪猾之侵汝吾為汝戢之一害尚存太守斷不敢自安使爾農有愁歎之苦汝農亦宜盡力以務本謹身以節用與其怠惰而飢寒何如勤苦而溫飽與其奢侈而困窮何如儉約而豐足有子弟當教之以孝義有婦女當課之以蠶織兄弟宗族恩義至重不可以小利致爭鄰里鄉黨緩急相須不可以小忿興訟喜爭鬪者殺身之本樂詞訟者破家之基賭博乃偷盜之媒耽酒是喪生之漸凡此數事為害至深有一于此必致禍敗父老其以此意遍諭使更相勸勉庶田畝闢百穀豐家給

人足風俗近厚則爾農之利也亦太守之願也

勸農文

嗟爾湘人為生甚勤土瘠而境俗窳直貧太守之來兢兢朝夕惠利為心可貸天日兩賜少愆終夕弗怡是禱是求猶已渴飢發憤稍騰當食變慶唯恐斯民弗飽饘粥去臘之雪元日之情豐年可占予心載欣爾於斯時宜悉乃力于耒于耜于溝于洫良農雖苦可冀有秋情農雖逸荒其田疇孰飽孰飢孰失孰得我勸爾民寧苦毋逸右勸福生於儉禍生於奢影響相隨毫釐弗差惟樸惟素富足之具惟侈惟憐困窮之漸廣用多求心勞且憂暴求省用其樂休休以約失之其亦辭矣我勸爾民寧儉毋侈右勸父慈子孝和氣滿堂雍雍愉愉為家之祥子悖其親父虐其子傷恩敗教皆由茲始有媪曰陳百歲康強若兒若女鶴髮成行問其所致曰慈曰孝夫豈偶然天道之報陳氏長少顯明鄉人今近八十婦其母慈子孝所以天賜之高壽我勸爾民是則是做右勸貧富相資今古同之富而無貧誰耕誰藝負而無富誰依誰怙田連阡陌禾滿園倉宜念細民



朝無夕糧厚積深藏乘時邀價然怨是叢天豈

汝赦厚德長者幽明所扶一子克家萬金弗如

為富不仁鬼神所職累世之儲蕩於一旦我勸

爾民宜以為鑒右勸天地之性最貴者人况為

父子所主者恩骨肉相殘世之大惡云何閭閻

有子不育負而為之已謂至愚言亦效尤情尤

可誅人之有生衣食素定何必過憂乃絕其命

子多而賢家道愈隆若其不肖一子覆宗虎狼

雖暴弗食厥子人為物靈胡忍為此戕賊天性

泯絕民彝各汝邦人其戒于茲右勸健訟求勝

鮮不招敗帶刀自防適以生害我嘗諄諄爾若

不聞由我德薄敢咎爾民歲終而讎所以逐厲

未聞成群爭耀凶器凡曰有神正直而聰非道

求福豈神所容巫覡與妖本以自利爾顧惑之

可謂不智禁汝鑿藥以戒爾軀誘汝祭賽以空

爾廬甚至來牲以人為膏陷汝于刑殞身廢族

允此數者苗害之甚矣汝邦人其重戒之右勸

息爭勿信師巫詐惑我示爾民休戚由已期汝聽從何惜

詞費父老來前勸汝一觴歸語于家以及其鄉

守既愛民民盡自愛返朴還淳遷善遠罪家給

人足接見古風豈予實能父老之功

再守泉州勸農文

太守前任三年而去已卯勸農文有曰來歲相

望觀乎山川蓋瞻瞻農民而不忍去之十四年

蒙恩復來又因勸農得舉盃酒以飲父老喜當

如何爾民之喜當亦如太守之喜也太守此來

精神氣力不及前時惟有其心愛民不減前時

今所望於父老者勸化鄉閭後生子第各為善

人各修本業而已孝經庶人章曰用天之道因

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此經

乃至聖文宣王所作大聖語言應不誤人春宜

深耕夏宜數耘禾稻成熟宜早收飲豆麥黍粟

麻羊菜蔬各宜及時用功布種破墾溝港澗蓄

水利各宜及時用功浚治此便是用天之道高

田種早低田種晚燥處宜麥濕處宜禾田硬宜

豆山畝宜粟隨地所宜無不栽種此便是因地

之利既能如此又須謹身節用念我此身父母

所生宜自愛惜莫作罪過莫犯刑責得忍且忍

莫要鬪毆得休且休莫生詞訟入孝出悌上和

下睦此便是謹身財物難得常須愛惜食足充

口不傾貪味衣足蔽體不傾奢華莫喜飲酒飲  
多失事莫喜賭博好賭壞人莫習魔教莫信邪  
師莫貪浪遊莫看百戲凡人皆因妄費無節生  
出事端既不妄費即不妄求自然安穩無諸災  
難便是節用謹身則不憂惱父母節用則能供  
給父母能此二者即是謂孝故曰以養父母此  
庶人之孝也父母雖亡保守遺禮勤修祭祀亦  
與孝養一同孝經此章凡二十一字今錄小本  
煩爾父老散與鄉民勸其朝朝誦念字字奉行  
如此則在鄉為良民在家為孝子明不犯王法  
幽不遭天刑比之游惰廢業自取飢寒放蕩不  
謹自招危辱者相去遠矣爾民既喜太守之復  
來則當信從太守之教令其敬聽之母忽

辭

百丈山靈澤殿迎送詞

仙居兮岩堯絳闕兮丹霄覺為雉兮霞悅頰人  
世兮謹置念我民兮良苦逢真仙兮下顧早太  
甚兮欲無年仙不來兮其誰翹鶴駕兮躑躅飛  
龍兮翩翩紛千示兮走百鬼風脩脩兮靈壙風  
脩脩兮陰威靈壙填兮雨後隨不崇朝兮澤萬

里仙澹焉兮何營為挽轡軒兮小駐曰吾仙兮  
民之母百丈之山兮龍湫之淵仙宮于茲兮不  
知其幾年仙母我厭兮欲我去民思報恩兮或  
輦而材或畚而土飾新官兮巖之隈儼侍衛兮  
繪雲雷輪棕魚兮脯彛筍箕仙靈兮長裘回別  
館兮何許有鬪峰兮有白馬朝嬉遊兮百駕夕  
容與兮大姥仙之樂兮未央顧我民兮毋或忘  
錫吾年兮大有俗欣欣兮樂康

西山先生具文忠公文集卷之四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一

神道碑

劉文簡公神道碑

上更化改元之九季二月工部尚書劉公薨詔以光祿大夫告其第十四年六月有司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正真無邪曰簡請謚公曰文簡詔從之其孤虛以前尚書郎三山陳公孔碩之狀來謁銘德秀授公游有年凡其修身立已正君端朝之本末實具知之顧常竊論公平生大節雖未易以一善名然翹其學問之源流與夫見諸謀謨事業則惟正之一言足以蔽之蓋公皇考銀青府君蚤受學於弇山劉先生藉谿胡先生盡得理義精微之蘊公幼在家庭耳濡目染少長府君授以河南程氏書曰觀此可以爲學矣晦菴先生朱文公以道德爲學者師公出入其門切磨講貫者數十年暇他授游之士爲最久而所造爲特深則其學固已粹然一出於王矣公之天資厚重而不浮純一而弗雜又嘗用工於致知力行之地故其言必正言行必正行確然自守以終其身晚登朝廷致位侍從雖

未及盡行其志而奮忠陳謀啓微慮遠汲汲於扶持天下之正論而詭隨迎合以售其私者一亡有焉故德秀以爲正之一言足以繫公之平生者詎不信夫今明詔用有司之議以正直無邪謚公其可謂不虛美矣蓋正者直之所自出直者正之所自形二字之褒傳信百世奚復以銘爲哉虛曰古者有誅有銘銘不可以誅廢也君其勿詞迺即陳公之狀剝取其要而書之公諱倫字晦伯蓋漢之胄出有諱醜者遭五季之亂自光州固始遷爲遂爲建陽后山人十世至銀青府君以繁舉恩入官終於朝奉大夫致仕公其長子也以乾道八年進士主紹興府山陰簿再調饒州錄事參軍於郡政裨贊最力同僚有忌公者械公之吏以求其私卒毫髮無所得後其人以他故抵罪遭按問悍賊失措公攝其官反營護之使免人謂公爲長者調運城令邑居臨汀窮僻處民力困而上供煩公首損令添給與凡例所當取者歲爲錢幾千緡擗節他費尤多錄是得以稍蠲民間無名之歛汀人至今德之新其縣之學而敦諸生以入德之方士爲

俞然知鄉改宣教郎知福州閩縣事情靜平易  
有古循吏風邑有洲田因潮耗息有寓公素實  
欲奪數十下戶田公援前帥奏請折其妄民得  
安業帥守諸臺聯章論薦狹滿至都時朝多君  
子皆知公欲留之且諸臺之薦固嘗有旨陞擢  
矣公自謂與丞相趙公有連當避乞通判潭州  
以歸上新受內禪公寓書丞相曰前日之事如  
病寒熱一旦解散即無所苦至於蠱毒中人初  
不自覺觸物而發必死矣孔子曰抑亦先覺者  
是賢乎蓋指韓侂胄也其後迄如公言丁外難  
服除主管都大坑冶司文字知德慶府至郡葺  
學官鍊軍實蟹戶舟船有禁為亟除之且罷兩  
邑科敷之不正者受代入對言前者北伐之役  
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議可無  
虞乎願益恐懼修政以強國本開言路以廣忠  
益聞公道以進人才飭邊備以防虜詐時執政  
議欲留公宰臣陳自強曰斯人閩縣之政吾知  
之然真是偽學侂胄誅自強遂以公提舉廣  
東常平茶監事既至首覈諸郡儲備之實復白  
于朝欲令守臣歲以新陳相易常存其半以備

緩急監司積弊久逾亭戶緡錢十萬漕司五萬  
公痛加裁約以身先之未幾悉償前所負十五  
萬者奏請廣南諸州凡夏秋之賦即郡以輸者  
雖外縣官奉廩亦當從州給又言仕乎南者多  
自為裨販奪州縣征商之利請凡仕廣而商者  
轉販所經許州郡沒入其貨嘉定二年召入對  
曰人君代天理物聖人憲天聰明故典禮討命  
皆歸之天示不以私意參焉所以不言而信不  
怒而成天下定于苟有私意形於朝廷則朝  
廷各有心形於天下則天下各有心矣人各有  
心以事其上亦曰殆哉此古聖人所懼而不敢  
肆也方今承凋弊之餘履艱難之運天下之勢  
不可謂安所恃者人心天下之心固未易一所  
恃者公道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  
可安也公道廢則人心自貳朝廷自輕雖安易  
危也願陛下主此公道不用一毫私心不聽左  
右私言大臣奉行公道進一人退一人皆采天  
下公議而無作好惡至於一號一令莫不皆然  
陛下主張公道而大臣有不欽承則天下之惡  
皆歸之矣大臣奉行公道而小臣猶不精白亦

明時所不容也如是則言而民信動而民從盜賊不作水旱飢饉之憂可消矣時江湖寇方警公言弭盜之策當精擇帥臣而重其責俾視守臣之不勝任者易之非其才者汰之許以辟置選補使帥臣重千一路耳目不蔽竄尤具知必能潛消隱伏剪除萌孽不至上煩宵旰除吏部郎中時詔中外各陳錢幣利害特命公與劉彌正詳擇其當以聞既共條五說上之而公之意以為然非又計獨上言救天下極弊不可守天下常規凡內庭冗費願委信臣特加裁削為外庭倡外庭冗費責之大臣更加裁削為天下倡取裁削之數專置一司隨月椿收然後詔天下監司郡邑各具常費若交承迎送增俸俸給賓客饋遺之屬委漕臣裁損椿管專為收楮之用行之三年必有成效後因祭對又取淳熙故事以進其略謂孝宗於楮幣流通之時尚出內帑金銀收之為今日計亦不過漸收之而已若歲收三百萬十年亦三十萬時朝廷以楮幣日輕為憂獻議者爭以新奇自售公之持論獨如此識者以為不可易轉對言陛下即位

之初首重講讀十有六年未嘗厭倦不知聖躬內省亦有日新之益乎觀理道亦有日新之效乎卿臣兩對清光陛下臨朝淵嘿法天無言今蒙收召復望清光而淵默無言猶昔陛下臨朝不與羣臣言退而與言者何人邪臣願開張聖聽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既又言廟堂之上每一官闕躊躇四顧有乏才之歎其患在於取人之道未廣用人之意未洪願詔大臣體蕩蕩平平之義惟賢是任惟能是使去好惡之私絕黨偏之蔽則野無遺賢而庶績熙矣勾外除提點浙西刑獄大暑隆寒巡按靡倦歲薦唯才是予至所舉劾雖權要弗避也

有殺人而匿賚執家者吏不敢捕公移文以索曰不出當聞諸朝於是罪人斯得其行部不以吏卒自隨吏受民錢五百亦付獄治罪嚴陵有重囚久不決公啓其故乃本司吏肯受賂俾緩其事公立黥之夏出獄囚往來臺治下家以小喪聞不一入視聞者歎曰真監司矣杭嚴水災朝廷獨閣桐廬稅而建德淳安富陽未被恩卹

公力言之且乞量蠲夏賦又論平江和耀之擾常州詳縣科買馬草之弊旬蠲除之召為國子司業始見諸生首誨以立身行己為先母顯意程試汲汲利祿進對言治道原於士風士風本於學術古者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今樂官之任也周衰孔子取先王之六經大法與其徒誦而傳之雜見於六經自漢以來雖曰崇儒然漢儒之陋訓詁益詳而義理益晦故韓愈原道曰軻之死不得其傳謂其精微之旨不傳也藝祖皇帝於干戈甫定之餘召處士王昭素講易禁中象聖相承以為先務治教休明儒宗開出然後六經遺旨孔孟微言復明於千載之後天下學者誦而習之以論語孟子為門大學中庸為準故其事父則孝事君則忠世之所謂道學者也慶元以來權佞當國惡人議已指道為偽屏其人禁其書十餘年間學者無所依向義利不明趨向汙下人欲橫流廉耻日墜望其既仕之後職業修名節立不可得也乞降明詔慶元以來名以偽學而禁其書指揮更不施行息邪說正人心使學知本原士風歸厚實宗社之福又言

舍法兼取行藝今但放其藝而略其行致學者自放於規繩之外故侍講朱熹守南康日於白鹿洞書院揭示學規皆聖賢教人大旨學者立身之要謹錄以進請放下兩學為諸生齋規與舊學規並行齋規示以進修之方學規正其不修之罪後之時有司檢會慶元章奏將議施行而執政有任言責時亦嘗論列者事雖寢而太學諸生稍務以道義相勉而知窮理居敬之說初公在廣東嘗當書今丞相史公言昔先正魏王再相日語呂即中石編修曰某老矣勉強再來蓋事有未竟者第一欲起朱元晦次薦引諸賢令二公先以書抵朱文公道此意未幾除文公守南康後又盡薦諸賢今文公性矣然其所著書天下誦之願丞相更承先志言於上取其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蓋公在山陰時聞其說於沈公煥如此後在成均遂以數書錄於胄監俾學者誦習焉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克接伴金國賀正使歸對言維東地博而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者多其民習於戰鬪

而安集者少誠委州縣招誘散亡立頃畝之限而授之田濬溝洫以備水因可防戎馬驅突之患給田器貸種糧為室廬復相保聚什伍而教之此管仲內政宇文泰府兵遺法也又條李必復府兵張全義在河南事上之進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數月兼權兵部侍郎改刑部進對言陛下臨朝淵默無言必謂大臣進呈不待咨度羣臣獻言當經中書然講讀之際則又不同當欵接以求多聞問辨以求當理今經筵所見無異臨朝講讀進退姑備故事雖聖性自得默而識之然臣願益廣聖心少加咨訪孝宗每對羣臣多所訪問講讀之臣多得聖語間因內宿賜以面對此陛下家法也權刑部侍郎兼祭酒時朝廷用人多以才選公言臯陶九德乃知人之法而不及才蓋才即德也魯史克所謂八才即臯陶所謂德者後世離德而言才以才取人故名奉法者或至於殘民善理才者不免於聚斂能治獄者不免於深文古今治少亂多皆用才之弊也兼太子左諭德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上疏曰舜九官濟濟和之至也然孔子曰

君子和而不同晏嬰曰和與同異蓋和者可否相濟同者隨聲是非近歲士大夫隨聲是非之患多可否相濟之義少其平居苟且依違患失則其言事必無犯顏逆耳之忠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操願詔大臣實忠讜以作士氣戒諛佞以肅其僚宗社幸其特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衆輒指以為異故公言及之十月雷公請遴選監司以察貪吏求民瘼又言虜運已衰我之邊鄙宜過屠著三盜賊乘間姦雄崛起外夷猖獗是也備之之策惟在得人既選必邊守臣佐之者亦不可不擇臣謂文臣如職曹官武臣如兵馬都監之屬宜許守臣營其不足仗者易之帥臣制司寄任尤重參佐謀議或非其材亦許辟改庶謀慮有人足支緩急又乞申徹諸帥各舉將才帥守監司亦得論薦其說甚備既又取歐陽修軍中求將之法上之又言中原雲擾使命不通或敗兵奔突或流民來附皆不容亡倘若民兵措置有法則邊境守禦自安蓋必邊之民習不畏虜少少結約皆足自固臣昨接伴虜使至盱眙見龜山二三百家獨不經兵火

問其父老自言長於劫擄虜兵畏之因思彼財  
二三百家協力已足自固况衆於龜山又有官  
兵爲之援乎願下邊郡條其事宜以聞又取歐  
陽修論西北虜事以獻曰契丹爲元昊所敗人  
皆以二虜擊兵爲喜修獨憂其爲將來之患蓋  
爲國者習安則人材難見有事則將帥自出變  
驕心爲憤志化惰卒爲精兵則二虜交兵乃虜  
之利非我之福也今夷虜相攻戰爭方始拿兵  
不解強者爲雄鄰有強國非我憂乎華亂未定  
盜賊將起姦雄乘之我能獨安乎戰敗之兵衝  
突而南兩淮單弱何以待之中原遺民流徙而  
南拒之不忍容之又難可無慮乎然則固藩籬  
選諸將擇元帥今日尤不可緩同知七年貢舉  
始公以文弊爲請朝廷旣施行之至是多得老  
成重厚之士物議稱允集英策士公授淳熙故  
事請今後省或館學取進士所陳切於利害者  
類聚以聞俾人知陛下不以空言取士時虜酋  
以弑殖變師乘之燕城彼圍又我之使人留境  
上不得報中原遺民日相帥南向公言高宗當  
夷虜方盛之時勉從和議後虜敗盟欲增築邊

城竟牽和議而止今虜運旣衰信使不通七八  
十年來僅得此機會臣謂凡今極邊州郡之未  
城者當城之至於邊邑之可控扼應援者亦宜  
以時修築又言臣所謂未城之郡盱眙是也或  
曰盱眙不必城有急以天長六合爲固甯爾是  
棄淮也又濠梁安豐雖頗有城然可以禦盜而  
不可禦敵謂宜增築且創置樓櫓大略如楚州  
然後守徇可固旣又取姚襄歸晉侯景附梁事  
以進其略謂金虜危亡爭立或以款塞爲名或  
遣使索幣皆當有以應之或其勢旣分各來索  
幣亦當思所以答或邊塵有警將孰可用財孰  
可取城孰可守守孰可固凡此皆當豫圖毋謂  
虜方多事我得以自安也未幾虜果移文對境  
邀我正旦生辰使者公言東晉至陳三百年間  
雖經略區區僅全吳楚然未嘗求和於北皆足  
自立今地兼吳蜀當虜滅亡之時正我立國之  
日竭民膏血以奉垂亾之虜固不可彼方據吾  
故都尚遣使以賀可乎願移屯以壯邊勢且責  
帥守豫爲之防使疆場有備彼欲以虛言恐喝  
不可得也特中原早饑遺民歸附日衆邊臣處



置失宜公言紹興間偽豫遣兵犯漣水韓世忠  
迎擊殲之得脫者什一二高宗諭曰淮北之民  
皆吾赤子可令埋瘞御史周秘請還虜俘復諭  
曰朕痛念西北人民進為主帥所戮退爲劉麟  
所殘不幸至此所獲餘虜當給錢米遣之高宗  
兼受南北之民如此烏乎仁哉則彼之飢荒流  
離而無告者固宜一視而同仁也願詔邊臣以  
祖妣幸祐陸遜爲法使仁聲仁聞播於華夷民  
心旣歸恢復在其中矣除刑部侍郎進言河北  
方張之虜山東崛起之盜乘女真衰微各謀吞  
併我若復通女真輸之歲幣旣失大國之體復  
被取侮之端彼二寇將曰女真將亡我猶事以  
幣帛設若先以媾書因而求饗邀我金幣何以  
待之况河朔創殘河南飢饉彼知淮甸豐稔江  
浙殷富垂涎妄動其將若何爲今之計必得聲  
實兼全使莫敢侮予而後可所謂實者建制司  
於淮上移兵屯於要地是也所謂聲者罷通賀  
女真之使是也或謂遣使子幣可使爲吾扞禦  
此乃迎合之論彼方奔竄不暇何扞禦之足言  
或謂使華不遣恐鼓其端此亦未之恩耳彼其

肘腋之盜尚不敢圖其敢復爲我敵乎使吾固  
守之計不足以扞殘虜異時方張之敵崛起之  
盜何以禦之今縱不能如晉人焚幣斬使亦可  
諉以道路未通幽都未返遷延其詞以答之况  
我已嘗遣使而彼不受又嘗遣使而彼不來足  
以有辭矣遷延年歲我於其間亟修固守之實  
則非惟示威於女真又可以伐二寇之謀尋又  
上疏其略以爲今虜酋奔竄河北山東盜賊縱  
橫韃人夏人攻擊未已使遂滅亡則中原雲擾  
菴雄乘之必若符堅之時萬一稍能自立則狼  
子野心必未可保將若逆亮之時皆可深慮願  
深味孔子遠慮之言力行仲舒強勉之說與大  
臣圖之又言臣前建議置制司於兩淮之中移  
屯兵於要害之地近聞使虜而歸者亦獻此策  
臣敢復詳言之蓋今擇守繕城募兵選將雖皆  
備邊良畫然窮邊之守責其特久全賴應接置  
制司於兩淮之中所以爲邊城之援也議者必  
曰兩淮重鎮各有帥臣復建一司責任不專臣  
謂合肥雖淮西重鎮然地在極邊可以自守而  
不能援他郡雖揚州淮東重鎮然地在江北可

蔽南徐而不能援邊陲無援而責以死守此巡遠之所以敗也議者謂金陵已建制司江北不可復建臣謂金陵所以制沿江兩淮所以制沿淮責各有歸則緩急可恃且兩淮之地歷陽居中內被采石外接淮堦若顧建一司惟此地爲宜使兼轄則兩漕可省併領和州則兵民可一置營柵立倉儲徙沿江諸軍三萬人以隸之無事則按閱如都統之法有事則調發以援邊城之急兩淮利害一切使之商榷廢置朝廷委任而責成之可無北顧憂矣時江上諸將多以微文細過坐黜雖嘗有功邊鄙者或不免吏議公取曾鞏政論言藝祖置將皆富之以財其說曰待武吏與待文吏不同文吏取以廉耻責以廉耻武吏取以材能責以材能文吏任州縣以節用愛人爲先武吏任將帥以饋賞得士爲先我藝祖任將之道可以爲法將帥在邊欲其間謀精明士卒用命非財不可顧可使之畜於財乎臣願一以太祖爲法四月早有詔求言公上疏曰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陛下更化之初嘗下求言之詔而深慮遠謀忠言鯁論未嘗施

行所行者目前之細故近歲以來星變日蝕冬靄皆可畏之變也今農事方竣旱旣太甚天變見於上人情動於下雖因繇臣之請降詔求言臣不知陛下誠意在於聞闕失而正厥事乎抑用人言以應故事乎若徇人言應故事則天固不可欺也不正厥事人可欺乎天下之事當與天下共之不可以一人私之事之是非至於義理而止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至公無我躬攬中外書疏付之給舍俾條上所當行者講究而施行之則人心悅而天意解矣已而不雨至于八月公言禮記率不順成天子素服素車食無樂又曰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謂宜下詔罷今年瑞慶節錫宴示懼災憂民之意且以爲謝絕虜使之名事雖不行時論避之權工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初公既與官僚即旬免祭酒請專意輔導嘗取文公所釋論孟等書以獻曰此講學之要也苟明乎此則他可迎刃而解矣公於講說不爲文采至其切於修身正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必反復開陳之嘗進哲宗避蟻故事曰避蟻官中事也而外庭無不知詩

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聖人修德不以隱顯二  
其心後世人君謂宮庭燕私之間舉動不謹人  
不得見言語不擇人不得聞而不知無隱不彰  
載之信史者雖床第之言無不書也故中庸曰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謹其獨講易天行健  
章則曰天之所以健者其體陽其德剛也君子  
觀其象則當自強不息然一屈於物欲則不能  
剛故孔子曰積也欲焉得剛蓋剛能進德慾能  
奪德二者相為消長而况富有四海聲色貨利  
易動其心便僻側媚求中其慾一屈於慾則私  
意橫生理為慾奪又焉得剛所貴於自強不息  
者蓋有一息間斷則物慾乘隙而投之雖有志  
氣不能自為主宰安能法天之健乎講孟子養  
心章則曰心者神明之舍所以酬酢庶事經緯  
萬方者也常操而存之然後定而能應易曰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操而存之何  
所用其力哉去其為心害者而已雖物慾為害  
之時亦豈無仁義之心特牽於慾而不自覺故  
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多欲則欲為主寡欲則心  
為主然人有形色即有欲非可絕也口之於味

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  
無非欲也惟君子之欲有則而不過則心常為  
之主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焉也至仁宗  
講損卦懲忿窒慾則曰人之接物易以忿害物  
人之處身易以慾害身七情之中其難制者忿  
慾為甚人能於忿慾之時稍息其怒而觀理之  
是非則不至於害物矣人能於嗜慾動時靜而  
止之思害身之可畏則不至於害身矣仁宗曰  
人之情慾皆出於陰陽而損之在人是正得損  
之道也至講詩終篇則又進說曰詩三百篇周  
南后妃之德先王修身正家之效也召南夫人  
之德諸侯修身正家之效也先王之身修故后  
妃化之而無險詖私謁之心諸侯之身脩故夫  
人化之而能循法度推之國而國治推之天下  
而天下平下逮國風之變在衛則綠衣燕燕之  
詩作邶風谷風之刺興至於牆茨采中之醜則  
其亂也未嘗不起於閨門杜蒨間詩所以首二  
南者豈非求諸已而後求諸人治其內而後治  
其外哉故周之興也以大妣其衰也以豔專讀  
詩者可以鑑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此又讀詩之要也先正其心而無邪思則以之讀詩古人是非得失了然目前知所以為法戒矣公每講讀至經史所陳声色嗜慾之戒輒懇切再三及是數陳尤力嗚呼倘天假之年使終任輔翊之責其所以成就儲德者顧可量也哉公既遷官庶不復與講東宮特請于上俾公仍兼講公以年過七十疊請謝不獲自是章九二十上而拜不允之詔七至引趙抃留歐陽修等事以諭公比疾又懇祈卒不獲命公雖疾猶勉勉輔導不怠故疾間復作遂不起享年七十有三積階大中大夫爵建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以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贈賻如式公為人簡質端重而天性孝友尤篤少習家訓長得明師又及見四方前修鉅儒如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皆與往復講論其學以不欺為主其接物夷易溫然可親然欲干以私者皆莫敢出口與人言心平氣和語簡而當聽者心服稱人之善無溢美其惡惡亦無深疾每病學者空談無實嘗為天台學四先生祠記曰學者當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若趨其名以為

高入耳而出乎口皆四先生之真人也蓋其平生所素戒在此故時方欲慕道學公欲然無所喜及以偽學而禁公亦泰然無所懼居家儉約雖已貴如初仕每曰先人家法不敢過也仲氏炳擢成成第與公接武登朝叔季子姪相繼收儒科或黜貢于鄉建人語家學之盛必曰劉氏云公賙內外屬人之貧終始不少倦幼而孤者男則教之學女則擇所歸歲饑輒發粟平價以濟鄉里其接引後進所以勸諭開譬暑備至當官取子一介不妄安於義命未嘗輕求人知為政以風化為重尤惡異教害俗在番陽日泉使閩遺骸不捨議欲葬之水火公言人死魂升魄降形氣各反其初西方法非是使死者有知禍亦酷矣每夜欽衽默坐虛心省愆常曰不於定靜時體管則應事接物或至有差嘗取節孝徐先生帖教子弟其言曰日入之後至於夜中事物俱靜志氣俱定是君子思慮經綸之時晝之所行夜之所思也其事君以不欺為忠至為侍從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為賢樂善不進不止然其人皆莫之知平生論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

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若千卷雲莊外  
藁若干卷藏于家夫人李氏武節郎晉明之女  
奉議郎宗思之妹先公八季卒贈碩人子屋今  
為奉議郎知建康府江寧縣事女三人陳擇磨  
樞表宜中其壻也孫男一人欽宣義郎監福州  
嶺口監倉孫女一人適太學生江淵先六年卒  
曾孫男一人尚幼其孤以十年十月庚戌塋公  
於邵武軍邵武縣仁澤鄉桂林之原銘曰

聖學子失傳 天啟濩落 有開斯人

如寐之覺 吾道之南 世有宗工

集厥大成 則惟文公 公生同時

而又同里 少登師門 以迄莫齒

孰疑弗剖 孰蔽弗祛 晝講夜思

歲充月餘 登而施之 或言或事

惟正是繇 母或有二 曰此文公

實以教子 厥臨孔威 其忍畔諸

遂登禁途 家傳儲極 惟一其心

以輔以翼 直辭婉賦 杜漸防微

思公之忠 可為涕洟 蠶絲孽首

逃奔如鼠 扭于厓橋 摘索我路

衆謂可與 公曰不然 願輟金繒

移以實邊 新狄鴟張 羣雄蠡起

擾擾中原 如鳥斯沸 衆謂無虞

公獨深憂 願飭邊臣 固圉是謀

必重制垣 必徒兵戍 必絕虜交

聲實廼副 公沒幾時 羽檄四馳

疇昔之言 宜猶著龜 天子念公

嘉名是錫 其義維何 曰正曰直

文公之門 今存者誰 不負所學

如公其幾 瞻彼桂林 有苑其麓

我銘匪誣 千載可復

故資政殿學士李公神道碑

嘉定四年有詔前參知政事李公某復中大夫

提舉洞霄宮公頌首上書祈寤恩命某月某日

詔曰朕惟公論所在未有久而不明人林實難

不忍使之終棄蓋以裕陵之待蘇軾者待公也

又曰處羣小橫流之中而有陰扶善類之意當

大權倒植之際而有密制元惡之謀况其端返

於屢庭嘗欲挽回於弁屨謂世雖固所當復而

邊事豈可遽興至今斯言猶在朕聽迫奮投龜

之决迄成解瑟之功稽其忠勤厥有本末是又發公之心迹以示人也公讀詔感泣不復敢辭蓋嘉禾開禧間韓侂胄又顯國三邊守將日以虜庭多故聞專諛者因休侂胄治兵圖恢復侂胄然之自是薦紳大夫士之嗜進者與久廢而思用者爭抵掌言兵事矣安豐亭言北境飢民流徙在唐鄧穎蔡壽毫間者數十萬人淮西帥以聞上命兩省侍從臺諫雜議公時為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獨謂間者使人之歸雖言虜亂形已見而法制猶行國中不應遽至是且彼方與鞏交兵疆壯者既悉驅以北安知非故捐老弱以嘗我受之則耗資糧困根本不受則使中原遺黎有讎我心或謂吾方有事中原因其來收卹之其名豈不甚美願吾之力有限而彼之來無窮門庭一開後將有不勝悔者是謂以空名受實患為今計獨有遣重師簡良將增屯廬楚間屹如臣防列據要害使兵威震疊敵人望而畏之設流徙果有來歸則諭之曰吾非志爾民者柰兩國和好何或分集而來不可遏則諭之曰大兵不知將疑汝為寇而加膠焉吾不能汝

披彼亦豈不知避乃徵其境守者告以民饑當血邊事貴靜之意理直詞順屢必婉服未幾以公為賀金國生辰使時虜方移文吾三省樞密院問公邊增戍等事公曰侂胄謂慶曆中契丹以本朝益戍守浚塘泊為問當時答之之語雖務委曲涵容然亦未嘗以其言遽自撤戍也今我增戍淮甸蓋防彼境流民事發有因非出無故且彼已置元帥於歸德治行省於汴都簽兵刷馬絲然並舉在我豈容無備今答之之辭宜曰增戍之事本朝豈有他心大國自為過計今欲撤去夫豈其難第須元帥行省悉命收還剋日同時彼此俱罷庶幾兩無疑阻用固歡盟至於規恢自是素計惟當觀釁而動出於萬全要必濟之功無輕發之悔既次鎮江聞有朱裕者謀襲連水不克公以書白侂胄請誅之以做來者以楚州申言之謂此不懲必啟邊釁且絕江以來具見防秋函葦狀山陽乃昔人家計處而單乏尤甚今輕啟敵疑萬一乘吾之虛猝然豕突何以應之將度准又以告朝廷不得已如公言虜遣其臣喬宇遂公並繼行道中宇言和議

不可輕變公曰本朝家法一本仁厚於民命尤所重惜其肯輕用兵乎惟北朝勿聽間謀之言自今各崇信義則浮論自息既至燕虜遣其臣李着館公署謂其主即位以來專行仁政未嘗妄戮一人公亦具道本朝之所以得天下與上之所以守天下者曰今聞大金皇帝之德如此兩國之民幸甚著以增屯戍納叛亡為問公曰日者兩境姦民互為出沒本朝皇帝以邊臣之失職也既繼降之又頒黃榜以約敷之且戮生事之人于境上北朝視此可以泮然無疑矣彼姦人撰造語言何所不至疑之一字讒間之媒疑心一生姦邪將乘之而入非兩國之利也公與虜言皆披露肝膽而陰有以服其心故虜君臣稱南人之忠信者必曰李公云公之來端虜疑頓釋召其臣之宣撫河南者還而罷簽刷女馬當是時邊患幾息然仇冑意銳甚鄧友龍輩日從吏不休公深憂之見上具言臣踐虜庭見其民心日益渙散若朝廷以去歲舉兵出其不意雖犁庭掃穴事亦非難而邊頭小人初無遠慮輕出鈔掠以警虜之我謀既洩彼遂生心非

虜無可圖之慮乃吾未得制虜之術也臣謂今日進取之機當重發而必成毋輕出而苟沮漢高帝燒絕棧道人謂無復東意一旦席卷三秦遂開帝業越懷會稽之耻三欲出師范蠡以為未可洎時既至蠡以為請卒禽勁吳何則慮之精而發之果也惟陛下焦勞憤懣以感天人之心策勵振作以鼓忠義之氣內之圖回審固靡毫髮之或遺外之彌縫周密形迹而莫見毋急近功輕撓成筭大數既得機會可乘然後歛逝電發掃清河洛退見仇冑亦狼狽言之會虜使來賀正旦朝見失儀喜事者因以激怒朝廷而陳景俊使北還贊舉兵甚力於是荆淮宣諭之使出公勸參政鉞公象祖力過其議錢公得罪貶公以邊事將作請令近臣條畫利害詔如其請公謂先發制人雖貴神速兵應者勝亦存謹重向使邊鄙小人不妄動驚敵而我先發可以成功今虜在在宿師人人建畫開河除道治舟積糧王師一日首塗彼豈不知動息設或堅壁清野據險設伏以俟待勞此聖慮所宜深軫也及論蜀襄陽形勢甚悉而深以腹心為憂終

欲待其先發然後應。侂冑意不悅。幾逐公。四川荆淮各置宣撫使而兵出矣。公顧力不能遏。則請追貶秦檜以作士心。王師所至。奔潰公。為五公。宥可付重寄。遂以代友龍。又請追回諸道兵。專意守備。以彊弩扼清河。舟師拒海口。而命諸將審間謀。速片候以防賊之遽。至運兩淮。金帛分貯姑蘇。金陵。募舟師閩廣以護江。面田琳軍雖潰。然冑矢石投重圍。戰甚苦。宜撫慰之。郭倬李汝翼縛邊將田俊邁。昇虜人。宜置詔獄。鞫其罪。事多施行。一日。仇胄留公屏左右。曰。蘇師且負恩。象巖將逐之。公以謂如何。公慮其意未決也。則極言師且怙勢。招權其門。如市使。明公負謗天下。敢怒而不敢言。若止奪節奉祠。未足以當其罰。且斷蛇弗殊。事愈可憂。侂冑問何以處之。公曰。非寘籍不足以謝國人。弭謗論侂冑喜。以草奏屬公。明日師且貶。且沒入其家。貨海內稱快。公又歷言邊事。欲繕光遠等。馭守備。閱戰繼罷。耀夫諭散卒之復收者。令以忠義報國錄。韓世忠揚存中破敵事。戒勵諸將。回海道之師。使駐料角。以精兵數千人。循江上下。用備不虞。

時邊兵新蚬大敵。且奄至。上下皇駭。莫知所為。公晨夕殫慮。所以區畫者。有方。上遂命公與政。郭倬具獄。來上。將議薄責之。公言。仁祖時黃德和特以不敵。劉平石元孫又詛平降賊。至坐腰斬。倬汝翼之梟浮於德和。其可輕貸。乃卒論如法。虜既犯。准公請發楛積緡。斂百餘萬。遣使犒師。以作其氣。謀報虜。墉挾田俊邁在宿州。公請遣俊邁子允修赴宣司。為異時通信。張本及為。丘公宜督規軍馬。皆從之。居無何。虜遣韓元靚來。丘公以書來告。謂虜勢尚強。在我且當遵養。彼既先發。其端豈容不領。其意欲遣人護之。以歸將必大得要領。公深然之。和議之端。實肇於此。既而丘公以書幣自通于虜。帥虜帥復書。專以首謀指侂冑。而虜和六合。皆告捷。侂冑遂不復以和為意。公憂且憤。因記張忠獻公符離師潰後有論和事。既及與虜帥書。命吏錄之。示侂冑。且曰。張公平生以討賊復讎為己任。洎隆興初事。勢未舉。亦權宜就和。苟利社稷。固難執一。惟公以魏公之心。為心。庶于戈早戢。南北再安。公既親草虜帥書。將自督府以遣。而侂冑後中。



變改命知院張巖督視而召立公以歸言者復  
 論立致書議和為辱國語併及公蓋立之建實  
 公所薦方韓元靚來立以書白侂胄謂和議可  
 成然與虜往來文書當暫去平章銜庶幾虜必  
 聽侂胄大怒謂其挫撼朝廷立之迹既危而公  
 亦數求去時蜀被攻急宣撫使程松與其副吳  
 曦不成公自請出任西事侂胄既許之又迫眾  
 言而止未幾吳曦以蜀叛公謂惟和議亟成則  
 西事不勞而定又擬進旨揮付安丙等使圖之  
 居亡何丙果殺曦擢丙以端明帥西路兼宣撫  
 副使下詔慰安全蜀赦興州軍民與興元金州  
 兩軍之脅從者遣官告吳璘願以其忠勞特存  
 其後命役臣宣諭且勞其師下制總司條寬恤  
 蜀民事士大夫不幸誣誤者釋其罪其耻從偽  
 命而去者許還故官凡皆公所建白也王喜李  
 好義賞未破公屢言之喜遂除節度使曦之叛  
 也割階成和鳳遺虜曦誅而四郡未復朝廷以  
 為憂公言蜀天險兵又素精嫻者曦與虜通故  
 為敗撓今元惡授首將士人人用命四郡不患  
 不復未幾如公言公乞顯降德音慰安勞來而

亟選守令以拊之在廷蜀士少公為揚子謨等  
 十三人皆一時選張巖來器其力公復引立公  
 任江淮事不從而以殿帥趙淳制置兩淮令諸  
 將皆稟節度公言淳與田畢故等夷今使受節  
 制必不服又不授先是曦既誅具得通虜本末  
 歲月在交舟前公請下詔暴其狀以示兵端非  
 專自我出庶速其和上命公擬進詞旨痛切讀  
 者感奮然侂胄怙權遂非日益甚公雖觝曲調  
 護迄不能回天下大勢浸以岌岌公忠憤填膺  
 思為國家剪除禍本會今丞相史魯公密奉宸  
 斷往來締議公深贊其決遂託天討公既兼行  
 二府事方建白正儲闈召故老開言路盡下情  
 凡大命令多公所自草庶幾滌除批政疏論治  
 原而言者以傳會詆公斥使居外矣論者雖共  
 惜之然惟惺事秘公之謀議始末四方有未之  
 知者及辛未詔書出然後公之心迹昭然暴白  
 而天下至今稱為名臣公字季章胄之丹徒人  
 曾祖夙贈太子太保妣郭氏齊陽郡夫人祖中  
 故左朝奉大夫知仙井監贈太子太傅妣史氏  
 東萊郡夫人考壽故敷文閣學士修國史贈端

明致學士太師益國公謚文簡妣楊氏益國夫人公以父任授承務郎監鳳州比較務主管刑工部架閣通判永康軍文簡公薨終喪仍通判永康以尊江縣竹估錢最重力請于諸司以開得旨均之諸邑以詞賦冠類省明年賜第于庭除將作監簿丞相留衛公以恬靜不競為命召試館職對策九五千言自人主至大臣臺諫以及權倖後官皆深議無隱除正字以益國夫人喪去服除召赴闕扈建康奉壽壽驛上皇帝書曰天下不幸陛下新罹大憂向者定省之禮有愆群臣辯爭甚切臣獨謂養明豈不知此所以然者心懷疑疾有以亂之也昔英宗亦以疾事太皇小有不至諫官奏疏東朝謂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其後英宗清明既復母子之愛歡然如初今天降劊于我家聖心未及改為而壽皇奄忽不待側聞閔凶之初尚以疑疾不及視斂陛下試思此身乃壽皇遺體此位乃壽皇付託追報之義所當如何而五十年父子之至恩數千載綱常之大義特以一疑字壞之惟因此大憂醒然覺悟追執喪紀內盡哀敬如

此則雖不正於始猶可正於終毋倫尚存未至全泯再除正字時上已御極公對謂壽皇在殯太上以疾未能執喪陛下樞前即位素幄御朝寔伐聖父行禮惟厥初觀聽所屬宜以追慕為先引見群臣及發殯施令詞氣之間皆當寓國家艱危不得已為宗廟社稷勉膺付託深致慘戚之意而內庭燕處起居膳服之節悉從貶降務使情文相稱以盡孝思又謂天位至重守之至艱後世辟王或汰然以位為樂此昏明治亂之所由以分也陛下聖敬日躋臣謂宜正固君德先誠其意自古人主或徒善口耳而心未必治或暫能戒懼而又必怠荒故可象之儀止見於當宁之嚴而輕佻之度或發於官壺之遽此由意之未誠無正固之德故也臣願稽古問學必明於道德之歸克已治心必根於惻隱之實坐朝入官無莊肆之具自家形國循先後之宜使表裏無貳始終無間如此則天質日茂聖功純熟形於運用隨寓皆應侍講朱公喜以內批出守公言陛下始初臨御召嘉勸講聞者無不興起蓋以烹海內鴻碩學術醇正足以輔導聖

質開廣德心向者或疑其過於恭勁必將以難行之事強人主而喜自入朝溫恭守道愛君憂國造次弗忘間有論奏詞氣忠懇不失臣子之禮今在朝甫四旬得望清光密輸忠款未數數也而命忽中發不由中書何陛下始者召之之勤而今者去之之亟也祖宗立國全在紀綱維持命令必由三省墨敕專行乃是紊亂之事陛下始初清明豈得效尤側僻盡棄家法班對謂陛下起潛邸履尊極雖祖后神謀與中外推戴之力然原其所自實由太上與子之志素定於清衷竊聞先有宸翰降付中書其語有云歷事歲久亦欲退閑太皇因之亟決大計觀此則內禪本末蓋出於壽康而成於慈福臣伏見高宗皇帝常宣示上皇親書八字內有便可即真等語宰臣李綱奏曰此乃陛下受命道君宜藏之宗廟以示萬世臣愚以為太向上向愆和豫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事有不幸人子至痛致陛下即位當當洵洵之時深恐天下後世所傳異詞或不知太上之實有疾與陛下所以勉承大寶本由親意萬一流言訛舛有失事實始非所以宜

昭至心篤厚人紀也今幸有當時神筆具存謂宜特賜宣取如李綱言藏之宗廟以示萬世從之除著作佐郎兼權刑部郎官請外知闕州以早請于制置使得米五千石賑飢民始制司置廣惠倉于諸州而利路獨無有公謂本道蓬閣等處皆山田磽瘠民生最艱請於三路置倉為儉歲備制司役之得錢引萬五千糴米三千七百餘碩至今賴焉知漢州提點夔路刑獄召對除祕書少監權中書舍人以家諱改直舍人除遷宗正少卿仍直院都城災有司方窮治火所自起逮捕騷然公白侂胄曰天聖明道中王清昭應宮及禁中火皆置獄窮治諫官御史言此實天災若反以罪人恐重貽譴怒又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獨宜修德應之仁宗惻然並薄其罪今當眚以為法上以災變令百官條闕失公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君父之際臣子初起有彼此厚薄之間哉特臣下以好惡之私互相傾迫理或至於過中事或病於極意此漢唐以來禍階覆轍所以相尋而押至也臣竊見二十年間士大夫各懷異趣議

論紛紜是非不公彼此過當譬如人家子弟自  
爲爭鬪父母亦隨以不寧而家事之當業者顧  
弗暇恤豈理也哉比者甄叙人物不問舊新中  
外職司惟賢是用德意平洽羣情歡豫宗社之  
福也臣聞天下大器有同一舟舟平則安舟偏  
則危元祐紹興之間姑置勿論止以仁廟時賈  
昌朝范仲淹兩黨言之其間固多君子惟其一  
存偏陂遂至黑白不分賴神文至仁如天輔以  
韓琦之忠品節扶持融攝和會兩黨之隙帖然  
自消故天下之才不卒至於毀傷破壞而皆爲  
國家用陛下大度明恕同符先朝朝廷大臣追  
蹤前烈皇極之建與天爲謀日者起從臣於久  
廢恩遇甚渥以是知前日人才之放弃豈陛下  
本心哉然十年之間壯者老老者病收之桑榆  
固已晚矣臣願益堅此意以凝治功均脉舊新  
之人才深鑿黨偏之害國使羣下私意左右奸  
言不得以奪之則天下幸甚自慶元黨論起至  
是始寢平故公力陳以堅上意權兵部侍郎俄  
改權禮侍兼內制同知開禧九年貢舉時皇嗣  
未立公首白發其端是歲五月立惠國公爲皇

子兼樞密副都承旨十月使北還明年五月權  
禮部尚書八月參知政事明年十一月侂冑誅  
兼同知樞密院事丐罷除職畀郡以殿中侍御  
史奏降二秩居撫州嘉定二年令自便越三年  
復元秩奉洞霄祠八年以御史秦削三秩仍罷  
祠越四載乃復明年屬大入梁洋公乞下詔撫  
將士曲赦以邊民又言鳳州推官姚辛罵虜不  
屈死沔州通判李耆壽耻行賊手嬰家自沈于  
河宜見褒錄東西兩路兵失亡過半宜選募軍  
中子弟及死事孤以補之上倚公爲重除端明  
殿學士知遂寧府未至而潰兵張福等入益昌  
戕王人略閬果蹂蓬溪徑抵府下公前已稱  
詔遣人持檄諭福等果數百言福等讀之泣下  
曰李公正人我亦知之即約日解甲以降會官  
軍至挑賊賊忿盡燔官寺邑屋至府治則曰李  
公且來居此吾不忍毀公復馳書大將張威使  
卷甲以西且諭成都諸司調嘉定黎雅寨丁牌  
手來會戰賊時退據若山意叵測公與東川侍  
郎辜敷以逆順禍福譬之賊遂疑未決間張威  
以大兵至夜遣人叩府門求藥物曰賊壘堅不

可破將選死士梯而登以火攻之公曰審爾必  
多殺士卒曷若斷賊汲路與餉道使不得食即  
成禽矣以長圍法馳投之賊遂平賊始投誓自  
言我本自飛鳥走成都李參政誤我然公本志  
實欲不煩兵而下非休之也公始至戮惡少年  
之爲賊鄉導者數人有進士王洋女爲賊所得  
洋往救死之女亦不承自投于池水賊傷其腦  
不死公賞以冠被又奏封孺人贈洋通直郎民  
居未完復貸緡錢使築之日發藏粟以飼餓者  
繕城郭閱禁旅百廢具興明年引疾求奉祠報  
可去之日送者傾城邑父老至泣車下以明堂  
恩封通義郡侯十五年六月薨于家年六十有  
四始屬疾即親草遺表援張方平奏仁宗語陛  
下猶天地父母豈與犬豕豺狼較勝負今臣剝  
聞虜用事臣俟姓者嘗引王猛符融言告其主  
曰國家本戎狄江東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  
使其果有此言亦望略示善意使疆場少安民  
得休息除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致仕訃聞輟  
視朝一日贈金紫光祿大夫十七年三月某日  
塋于丹發龍鶴石巨原夫人張氏紘封通義郡

先公若干年薨子銓某官鑄某官鑄其官女達  
某官虞香孫寅老惟眉山自蘇氏父子以文章  
冠寓內而穎濱遂踐政席爲元祐名輔臣甫若  
千年而文簡公出以海舍山負之學松勁王剛  
之節標式當代公之兄弟皆世其學文采議論  
震耀一時公亦與聞國政人謂有光蘇氏然穎  
濱之執政也朝廷清明衆正在列志同而道協  
故其用力也易雖時論中變身弗見容而大節  
瞭然士無異議公之進也不幸當姦臣竊柄檢  
夫士人參錯要塗陰拱旁伺前後竟故其用  
力也難方事之般客有諷公曰嘻是吾心也然  
國病矣我去誰適謀此彼首惡明王子師温太  
真何人哉公念回幹事機非人莫可二三年間  
孜孜汲引布列中外殆不可勝數其夫者則主  
立公宗使顯聞拔鉞公象祖復與政後卒獲其  
助又惟姦臣死黨師且最其魁桀不去之則事  
不可圖故乘機排擊廢遺餘力方是時猶啜冰  
凍雪天地慘烈而潛噓微陽默舉生意萬壽乎  
其難迹不晦則身危幾不密則事敗故公之低  
眉抑首若無所違拂者是乃深爲宗社計也持

此濟事而欲人人察其肺腑顧不愈難乎此公與頴濱之所以異也雖然公之行事本末亦可攷已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公清修峻潔雖在廊廟而風致超遠如山澤間人憂時憫世鬱然見於眉宇平居鞠躬履地退然若不勝衣至義所當為歟厲迅發雖育莫奪也除姦之日再拜辭家廟而出曰不幸則以死繼之平生嗜學如飢渴羣經百氏搜討弗遺於本朝故實尤所綜練國有疑議旁披廣引如指諸掌其為文本於至理而達之實用淳樸侷麗之作未嘗輒措一詞少而好詩晚謫臨川箋王文公詩為五十卷至懷清臺明妃曲等篇則顯謙之不置也其所自作知詩者謂不減文公有雁湖集一百卷內外制二十卷臨汝開書百五十卷援毫八十卷洎塵錄三卷中興戰功三卷初趙忠定鎮蜀輯國朝奏議為若干卷公與討論晚又編中興奏議若干卷經筵奏下本州錄以進御蓋深

銘識為請義不得辭銘曰  
 君子之道 或出或處 夫豈一端  
 惟義是主 雖不亂羣 乃否之亨  
 邀或可為 亦與時行 哀哉斯人  
 如隨蕭炭 不有君子 孰任其患  
 納溝之責 豈不在子 褰裳濡足  
 其得已諸 郿塢未夷 允若耽位  
 蕪湖未討 嶠若求媚 方其濡忍  
 賢哲猶疑 及其夫呖 世俗亦知  
 吁嗟孽臣 以國為戲 黨論未銷  
 更稔兵議 縹馬高逝 茲惟厥時  
 李公之智 胡寧昧斯 有最有孤  
 閃朕清晝 儀儀鳳麟 可與並圉  
 始議北伐 既弗苟隨 迨使而歸  
 又厭厥疑 維道之常 弗合則去  
 宜去而留 公獨晏慕 國既病矣  
 子去何之 及今有為 猶可扶持  
 鞠躬盡力 成敗孰計 惟一廼心  
 庶克有濟 拔其角牙 俾日以孤  
 窒其耳目 俾日以愚 而我之交

氣類環合

剖如迅霆

震此枯朽

皇綱之整

公嗣其成

和議之獲

公啓其明

億萬維生

再安衽席

身雖株根

曾豈是感

揆諸三賢

事或不同

濡跡救時

則同一忠

我銘斯石

一語敢謬

欲知公心

天子有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二

墓表

建昌太守詹侯墓表

故建昌太守嚴陵詹侯將葬蕭陽陳師後為之  
 銘既葬其孤某復請平表其墓予曰銘墓非古  
 也銘而又表之益非古也然古之欲銘先人功  
 德者有鼎彝焉今亡矣人子思顯其親將焉託  
 耶然則雖銘其墓可也銘而又表之於義何君  
 予故曰益非古也且侯之墓師後寔銘之以銘  
 者之賢則知得銘者之賢亡疑也予之欲顯其  
 親可亡憾也而奚以表為雖然予之於侯有所  
 深敬焉又有所深惜焉侯之免倖而選于銓也  
 銓吏曰是當復為縣夫倖而縣世之所未嘗有  
 吏直邀吾賂焉爾侯獨曰縣可為也賂不可為  
 也卒請宣之南陵以去既至塵民如在劍時歲  
 方饑振而卹之尤力也夫自高而卑逸而勞世  
 俗之所甚耻而不樂焉者也以其所甚耻故求  
 所以免其耻者無不至也以其所不樂故凡可  
 以遂其樂者無不為也士之所以失其常心者  
 其不由此歟今以侯之事觀之非所謂卓然異

於世俗者乎蓋不耻人之耻而惟賂吏之耻者知義也不避人之所不樂而惟及物之樂者好仁也義與仁天下之正理而侯皆有志焉顧卒不得少究其緼以死此余之所以敬之而又惜之也侯之可書衆矣予獨表其一節者以世俗之所難而銘之所未及也銘而表之雖有異乎古然書其銘之所未及以勸為善者是亦古之遺意也於是乎書寶慶三年十二月甲子建安真某述

宋故新州使君正節李侯墓表

嘉定十四年女真謀寇邊遣報至新斬守李公戒將吏僚屬豫修戰守備二月甲子虜絕淮而南陷六開圍黃州蹂斬水縣公命出兵迎敵遇于橫槎橋破之居數日虜擁衆臨沙河經營欲渡又破之明日虜兵大至決隍水焚戰樓皆為我師拒遏以退又明日移兵要衝為必渡計我師直前奮擊殺其渠帥一人餘烏獸散虜雖屢挫然自是謀益巧攻益力未幾遂傳附城下圍之數重虜燔吾所立柵我師爭之殺將卒數十人李所佩印三月丙戌朔虜攻西門射郤之有

據胡床督衆者斃以一矢虜造望樓以窺我我為疑兵以視之既又使人持書來脅略吾守者公命戮之而還其書越二日虜以攻具進我亦設械禦之長斧巨石當者糜碎煙燄所及傷為飛埃夜則壯士擣其營每輒克獲吾數日虜攻北門銳甚我師絕而下勦其人毀其梯衝既又迭攻吾四墻皆敗走前後踰再旬卒不能得志於我會黃州失守後鳴其醜類以來我之將士軍民殊死闔亡一毫退沮意虜技窮垂道矣不幸援師遷延莫至我之將復導賊以登辛丑城陷公與其子士允猶率衆力戰不克死之嗚呼公藐然一儒生爾使其雍容朝著論說古今不過以德人莊士目之一旦憑危喋嬰敵鋒奇變捷出若老於戰陳者履路既窮竟以身殉其堂堂大節視晉之卜侍中唐之張睢陽無不及焉議者徒知公倉猝所立之絕人而不知其積之有素也開禧中某與公為僚于閩帥幙府居相鄰游相樂也公嘗慨然見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特患立志非堅爾某敬佩其言一日有詔書廟堂以察捐自誓者公毅



然正色曰士大夫此身獨當為君父死爾可輕以許人乎此公伏節死義之心已定於平昔講學之素矣及是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亦又何求獨欠一死爾寇至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吁公之素心堅定如此其視事窮執迫不得已而死者可同日語乎昔者子路問成人孔子既以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告之矣至其門人子張又以見危致命見得思義與祭思敬喪思哀並言之聖賢平日講論必先以危難自處他皆言思而此獨不言思者豈非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乎此公所以自斷而弗疑也公之學主於力行而充以極養平居接物容色粹穆飲人以和見者意消至其論是非辨邪正則啞焉不可回奪某父從公游胡之熟矣嘗竊以謂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者公實有焉使其見用於朝居扶顛持危之地則若汲長孺之不可招麾蕭望之之折而不撓皆公所優為惜也巨木百圍不得以棟樑九廟暴風疾雨仆之於窮山荒谷之中自公而言固得其所以死而為世道人材計

者可勝痛哉世皆言公守斬以行賦有蔽遮舒巢之功其獨謂公之一死足以激昂天下臣子之心使知幸生不足榮而義死不足畏帥是以往人人皆金城也保全二郡直其細爾還觀一時邊鄙之臣蓋有惜死而赴者矣鼠雀偷生迄亦不免含規入地猶有餘辜公雖歿而義烈昭然與天地日月相為亡極是豈不深可貴耶始公之議城守也通判州事秦侯鉅教授阮君希甫實與公協同一心其參與籌畫則軍事判官趙汝標知蘄春縣林祭主簿審時鳳其分任守禦則統領孫中江士旺監轄嚴剛中是數人者職守不同人品亦異然皆生盡力死盡節無一首鼠自全者事方急時或說審君出城以追難審曰平時辱太守深知賊至之日握手丁寧勉以忠義今可負之邪觀審君此言則公之以誠與義感人使至死不忍背者其必有道矣公既闔門蹈難凡之子士宏適來省覲亦與焉某時憂居故山有以其事告者悲慟久之顧謂家人曰天必不絕忠臣之後已乃聞其長子士昭以先返舍獲全噫天道之可憑若是哉初公為憲

民倉屬其書其事於石變亂之餘公私廬舍俱蕩滅而此倉巋然獨存遺民來歸賴以有濟公雖死其惠猶足以救饑殍活生靈可不謂仁矣乎世降俗靡士大夫以全身保家為賢聞公之死相與訾議者不可稱數賴天子仁聖愍書恤典所以褒揚者甚寵然後人知忠義之獲報而公之道始大光明于時故龍圖閣學士四明袁公既銘其藏士昭復謁其墓其墓其惟袁公之賢其言足以信萬世不待表而見也獨念平生與公交喻金石其可默亡一辭輒叙所聞與誌銘所未及者以俟後之君子嗚呼公今已矣士大夫聞風興起豈必危難而後見哉立朝事主以盡忠竭節自期涖官臨人去苟且自營之念則是亦公之心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高山則仰之光明正大之行則必行之非可以徒仰而已也有志之士其亦勉諸

九峯先生蔡君墓表

君名沉字仲默姓蔡氏西山先生子也先生嘗特召堅辭不起世謂之聘君云聘君以師事朱文公而文公顧曰李通吾老友也九性與天道

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李通焉異篇與傳微辭突義多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李錄者蓋引以自匹也當是時西山之名聞天下君之昆弟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文公游文公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未及為環牋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聘君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沉也君既受父師之託廩廩焉常若有負蓋沈潛及復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攷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群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為四十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

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悔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君於二書闡幽發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慶元初偽學之論興文公以黨魁絀聘君亦遠謫春陵君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麓最楚粵窮僻處山川風物悲涼慘愴居者率不能堪君父子相對獨以理義自怡說浩然無湘壘之思楚囚之位也聘君不幸沒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殯不忍累其先也時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聘君嘗著律呂書演八陣圖皆為文公所嘆重然學者鮮聞其微間以叩君毫析縷解使人洒然亡疑至象緯運行陰陽嚮背歷歷如指諸掌其志以經世綜物自任而道與時遠遂指山林為歸宿卜居九峯遂與重掩雖當世名邛物色求訪將以用君不胥就

也其文長於論辨詩早慕太白晚入陶常社中至其吟詠性情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某之生也後不及拜聘君床下而喜觀其書嘉定中始見君后山未幾過予洪都之郡齋留止數月暇則相從質問得所未悟後三年將之潭詣君以別戶庭絮幽竹樹茂美如適君平子陵之居伯季聯席衣冠偉然若圖續中見古人物會李敬子公晦蔡元思繼至引觴命酌各論迭發雜以辨爭竟日散去未知別離之可重也比年退處念一相從於蘆峰幔亭間迄不可得而坐中客如君與公晦父皆不復存然後知一日之會為千載之訣其亦可悲也夫君之沒實紹定三年五月壬辰年六十有四是月甲寅塋九峯之東原始君之名若字文公寔命之欲其潛心體道默而成之也及君長子生公復命之曰模欲其循法履度動輒道合也公之屬君父子者如此君既克佩師訓模亦進未易量次子抗以明經擢進士第餘亦嗜學有立蔡氏自牧堂老人以道術名西山振大之君與二昆又相與闡明之然皆堙淪弗

耦或以為蔡氏恨予曰是不足恨也魯之曾氏自蒞以後未嘗仕而聖師與其志道統得其傳至西猶羞比管仲是其所得多矣漢陳仲弓子孫繼隆貴然公慙鄉鄉慙長位高而名益下君子病之若君之家學淵源河洛羽翼晉鄒繇祖暨孫先後一轍言學之有本者必推焉此其可貴豈區區人爵比乎君之言行予友黃君自然狀之模復謂予表其墓予不得辭也故為叙其梗槩俾刻之石後之君子其尚有考於斯

### 墓誌銘

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寶文閣待制李公既歿其孤洪宗為書赴其于西山精舍且請銘某曰僕非能銘者也矧方儼然在衰經中敢辭洪宗書拜至接昔人故事以請甚力某滋不敢當顧念昔者假守溫陵時公與故寶謨閣直學士楊公炳今顯謨閣直學士傅公伯成以法從者德居里社年皆垂八十矣泉人號三大老歲時燕集龐眉有華髮奕奕相照若圖畫中人某以後進從之游蓋相予歡甚洛陽之別意各黯然視公色尤若眷眷者自江西

來歸公數以書問生死今纔幾時而遽不起乎則為潛焉出涕而公之言行事蹟傳公實狀之其雖不能銘然賴傳公之文足以傳信行遠用不復固辭蓋公生中原名族能以文學政事世其家而清白廉介之節終其身不少變世之稱公者以是而已至於立朝正色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則世或未之知也開禧初元公自湖北召對首論建事立政必廣詢博採以盡下情因言朝廷政令之更變者數事且曰此特其小者爾有大此者苟不謀於衆而遽欲革焉人言未同人心未一殆恐發之易而收之艱時韓侂胄用事久欲弄兵倖勝以固其權人情洶懼鄧友龍輩以從史傳會摺要路異論者輒斥惟陞近臣禁不敢發一語公新從遠方來顧抗論如此識者韙其忠迨進貳版曹又以居獻納之地有大利害輒盡言於朝亡所避既兵敗于外鄧友龍以首事生釁蘇師且以謀將納賄皆坐逐公以為猶在善地未足塞責核書侂胄之數奏顯正其罪且謂聖上寬仁若未忍即加誅戮亦宜更議遠竄以解天下之憤時侂胄雖勉繼二人以

宦謗而意常茫之不哀故士大夫以公言為難  
權臣雖不憚然憚公之辭直弗敢怒也更化後  
迄如公言嗚呼公其可謂剛正為實之士矣予  
故表而出之以示當世云公諱訖字誠之系出  
唐郇王禧由郇王十一世至漢宰相濤任本朝  
為兵部尚書又四世至駕部郎中贈太子少傅  
諱景山子六人曰昭玘元祐間為起居舍人其  
季曰瑒則公之曾祖公也世居濟之鉅野建炎  
中文肅公避地于泉因家焉今為晉江人國朝  
以文治天下方全盛時名臣輩出率由文學選  
元祐內相眉山蘇公為天下宗師中丞高郵孫  
公亦時偉人右史游蘇公之門而悟作文之法  
於孫公淵源所漸至文肅公宣和間顯內外制  
文名盛天下建炎中興雖由忠力位執政一時  
大詔令尚出其手故李氏號文章家公逮事文  
肅公然尚幼於諸從兄弟年相若者已獨嶄然  
見頭角太中公既以疾不仕望其子甚切公蚤  
慧知奉承太中意日勤於佔畢年寢長益務傳  
覽書史采摭前文人所造語及奇字險韻備作  
文之料具日既既不休其為文下筆輒千言賦

詩它入方儲思已成篇矣年十三用文肅公休  
致恩補承務郎既冠潭州南嶽廟會朝廷始  
嚴銓試法中之調興化軍仙遊丞年雖少已有  
能聲諸臺多諉以事主管南外睦宗院時有以  
南外宗嚮酒之弊聞于朝更選任前度友郎趙  
公不敵為宗正革去倍飲積蠹宗室女有年長  
未嫁者悉擇所配令有所歸公多所建白史文  
惠當軸陳正獻梁文靖咸以書薦公可用將以  
二令處公公以親養不樂遠去求通判漳州以  
歸漳舊號閩中道院為倖者又多以迫為嫌事  
非部使者所誘漫不可否公悉心以佐其長鉅  
細無所隱時劇寇沈師既平而它盜相挺於鄰  
壤公被帥檄為防備郡以無警帥忠定趙公以  
其事聞且乞用公知汀州事雖不果行而當路  
由是益知公才遂權知黃州孝廟臨御父益厲  
精邊郡尤不輕畀宰相初以公姓名聞上問如  
何人宰相以有吏能對可之公既對首論邊郡  
數易之弊乞倣漢制令郡守兼領武事遵祖宗  
久任邊將之法上意甚悅將赴郡趙公時再帥  
閩謂公曰黃邊江貢舶至困於重征而舟無所

泊多以風濤壞益求所以為泊舟之所公至首  
訪利病會歲織遂以官錢募飢民開內澳六百  
丈民不告病而商客以濟治以是聞部使者交  
薦任滿奏事乞於冬水落時凡沿江沙淺處增  
置守備光宗開納詢問甚悉公奏對亦詳遂至  
移刺王音諭鄉退條具以聞公復條上聞者謂  
將用矣會宰相留公丐罷待命于郊公對雖稱  
旨無將順上意者以公知潭州未上丁太中公  
憂服闋知袁州為政如在黃時江西號稂莠之  
鄉然民無貯蓄一遇儉歲常平所儲既歿又必  
關白使者待其符下每患不及事公樽用度凡  
厨傳苞苴等事一切不為既有餘則儲米幾二  
萬斛名之曰州濟倉春夏糴貴則發以難秋冬  
收成復積之如常平法朝廷知公治行用為夔  
路提點刑獄未幾除轉運判官蜀四路惟夔最  
崎嶇山峽間民貧窶然水耕火耨官苟無擾亦  
歷歷足公約束郡縣省追胥理冤狂禁苛暴一  
切以靜治人用率服漕置司夔子屬郡有鵝筴  
之利歲計取足羨錢猶多吏或不良以羨為市  
公悉以代上供之虛橋補綱運之隱沒幾二十

萬緡移荆湖北路兵興將啓調度多屬之王人  
而外計寔任轉輸之責公選用屬吏鈎考稽隱  
計事無乏會攝總餼前使者盜用庫錢二萬緡  
充饋賂至以買妾將為欺隱於官文書未及而  
死吏皆懼累公以其死也不欲暴其事密聞於  
當路以其緡為應副其喪事而已人以公為長  
者召對除吏部郎遷大理少卿尋遷鄉會詔獄  
辭所連有當權及時宰所仇者欲因中傷之公  
無所觀望案上復却弗顧也卒獲其平在廷尉  
三年每獄上雖以情法酌其輕重為當必白于  
廟堂曰有司但知守法朝廷當從寬典若有司  
欲執法是恩歸於已而怨歸於上朝廷欲盡法  
而行則又人無所措手足矣其言委曲而不激  
故多施行寺修斷例久而未就公乞命編修  
官且立程限又以例四萬餘凡然無統難於編  
閱若徒流罪誤有出入有司處斷雖或過差未  
至相遠至于當死而生生而死其相去殊絕請  
以大辟案分為十其七編麗死比而獲生者以  
示好生之仁其三編附生比而論死者以存止  
殺之意前此未有以為言公白發之號稱職未

幾權戶部侍郎方時多事調度百出公盡心於其職部舊有總轄司以鈎攷五子司錢物出入之數知其虛實後廢公請復置之吏率惡其害已郎官有不快意者中於言事官遂以論罷朝廷知其誣不半歲授祠祿再閱月起帥廣西時江西賊李元勳未平連湖廣數路皆警公分遣狂戍措置寨柵諭集士丁據守險要盜不能犯其治郡一以寬厚廉靖為本而積年逋寇設為方畧督責悉擒連歲大稔邊徼無事除集英殿修撰陞陞寶謨閣待制且因任焉公力求出外遂以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建俗剽悍輕於殺人有闖者公責旁人諭解其爭且明長少上下之分俾知有禮方猪券稱提之令下部使者奉行過當或計物力料買或責充券之家自約以若干錢或欲盡官帑所蓄兌於民以昂其賈公以民既備受其害官亦忤空虛多尼不即行或緩諸朝謂公害搆提之政然閩中自更幣後為政者爭事苛急而告訐之俗興編民貿易小不如法輒坐黥隸沒入由是畏猪如毒虺得之者惟恐推去不速也自公下車行其所無事然後

人視猪為可用無復前時疑畏之患要為有功於稱提者而朝廷未之知也因公丐罷命進職三等奉萬壽祠以歸既退居于家始買地臨河更宅劣可居築樓橐偏扁其下曰臞菴對河為圓手植花竹日徜徉其間性不飲客至賦詩奕棊而已祠秩滿告老上命復昇祠者再嘉定十三年十月八日甲子以疾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七積階太中大夫職寶文閣待制爵隴西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致仕進通議大夫遺奏聞贈宣奉大夫曾祖瑒故朝請大夫贈少師妣仲氏贈鎮國夫人孔氏贈鄆國夫人祖那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累贈太師益文肅妣任氏贈魯國夫人考劄承議郎累贈太中大夫妣陳氏贈頤人公聚陳氏再曾氏並贈頤人子二人長慶宗迪功郎早世次洪宗承務郎前監福州嶺口倉文五人進士謝汝嘉承奉郎知湖州歸安縣丞梁從迪功郎前監台州黃巖德湯曾子厚迪功郎福州左司理參軍傅齊進士諸葛珍其曾也孫男三人龔迪功郎新興化軍莆田縣主簿集孫壽孫尚幼洪宗以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壬

申奉公樞歸于西安縣上塘村之源廷治命也  
有文集七十卷續通鑑長編分類三十八卷談  
叢七卷藏于家初公以家世文儒少年勵志欲  
由科第進諸兄弟方以文爭勝不相下伯父萬  
如先生續獨愛公授以手所校西漢書曰此予  
平日所用心子姪非好學不以畀也公朝夕讀  
益從師友學為舉子文三預薦薦為榜首再  
試禮部不第遂棄去不復為而專以它著撰及  
吏能取知諸公其學問雖不顯名一家獨謂二  
程先生發明聖道之傳蓋漢以來儒者所不及  
寔生於黃遂於黃立祠且求朱文公先生之文  
以記之推原本始以示學者楚鄉居官不為詭  
激而可以惠利者無不為其大者固已大書深  
刻其小者若潭之建菴宇給闢田以便往來黃  
之創甃屋居戍兵以省料擾義之寬過稅優行  
商以免寇害在夔在柱建營叢冢以堇流尸築  
銓館以待寒士架輿梁以利病涉積羨錢以振  
無告治道路以便行旅蠲通稅以寬民力不可  
殫書性疏通易直所至不求官更短長部使者  
有所施為可行則行不可行亦以書順導之使

知悟賢者多樂從之執已見者間以取怒守黃  
日轉運使者嚴為錢之禁公謂私錢與官錢雖  
用已久一旦驟嚴禁公私折閱多人情不安在  
邊郡為非使憎怒以公為縱盜鑄公恬不卹已  
而漕竟以此罷廣西地曠且遠吏欺奉法揚公  
方時將漕性廉介不可干以私而嫉惡太過發  
摘多官吏重足而立公以臭味之同相予厚然  
意以為治道去泰甚遐方僻壤士大夫一遭按  
治至有全家流落不能歸者亦當時有緩舍由  
是未嘗以小過按吏也至建寧卒以與使者議  
不合而去蓋其志在於惠養小民全安下吏而  
已利害則不問焉初文肅公薨未謚淳熙中近  
臣言及此由劉事孝宗嘉嘆特令定謚事下奏  
常奉常來謚法應事有功定謚文敏公謂建炎  
叱折兇渠褒詔具在叶謀復辟忠烈曉然豈曰  
應事既登朝請改之遂更用奉常考功之議易  
敏以肅又以文肅公遺孳及未流布懼歲月逾  
遠步於散逸錢木于黃朱文公實為之序墓隄  
之碑未立謁于周益公公既銘之而復親為之  
書文肅公雖寓于泉以其左僻有意從旣之居



公買田築室于豫章俾次子居之命其堂曰成志而身歸溫陵奉墳墓九子孫所以顯揚先烈而繼其志者靡不竭盡其力可謂能孝矣家居守儉約不以一事紊官府任子恩既官其子及長孫遂於諸秩中擇好學而文者亢宗奏之然後官其外孫曾荷孫文肅公居泉僅有埭田歲租千斛五房共之至公悉推所當有以予貧者宗族及外姻之昏嫁死喪多隨力調助之所以奉養前伯如也年踰六十即製衣衾棺斂之具前五年卜吉壤營壽域命之曰樂丘時造焉秋九月屬疾乙卯晨起曳杖消搖于門見者謂其良已後九日子姪輩環侍命坐語如平時諸姪退甫及門已溘然而逝聞者傷惜之惟李氏矣樂靜先生以昌言直道入元祐黨籍厥后代有顯人至公上承累世緒業遂歷清貫為天子侍從之臣斯亦榮矣然使公平生所立或必自泯於先訓雖襲紫傳龜顯融赫奕以之荷俗可也豈昔人所謂不朽者哉教衰俗圯士大夫出身名聞妄自菲薄以誇辱其先者為不少矣故某於公重有感也若是予焉得不銘銘曰

維古之人	世德是賢	爰暨未流
以祿相修	抑抑李公	奮于名家
一篋物終	如玉不瑕	昔在滄洲
清醴亮直	亦有雲龕	毅然心色
元祐大論	建炎志勳	奕葉相望
郁乎清芬	公曰艱哉	曷繼前列
喰菊約蘭	激芳濯索	退然其容
山澤之臞	義激于中	可敵萬夫
噫嗟柄臣	盜弄戈甲	公獨從容
過其牙蘄	惟慨首鬣	惟冀鬻官
可使斯人	善地是安	言雖莫售
聞者增氣	大化既更	迄如公議
逆逆龍鱗	櫻之匪難	料虎之頭
厥維孔艱	人謂公祭	簪筆持橐
孰知公心	優絲一壑	容膝之隘
視猶廣居	梅竹之東	所矚者書
蕩節魚符	漢淮嶺蜀	有田一壘
泰然自足	世教日淪	夷祖昭孫
誰知李公	不辱其門	樂哉斯丘
公斯自卜	銘以昭之	過者必肅

宋文林郎誌銘

慶元二年五月某日金華宋君以文林郎廣南西路鹽事司生管官終于蕪州官舍是歲十一月某日歸窆于隆興府新建縣龍子岡後三十有三年君之子自適介章泉趙公昌父有謁于建人真某曰先君子之葬也黨論方譁先友大愚呂公子約書來告母遽銘自適不敢違歲月蹙馳丘中之木蔭數畝矣而墓道至今無文可刻懼終泯焉亡以詔采者敢請銘某曰僕之生也後不及撰杖履後先大夫游且樸學無詞華懼不足以有發敢辭自適贏粮遊旅凡三月華請弗予置且出其書數通其一曰宋某字茂叔生於紹興壬申年十二三已卓然自立為鄉里先進所知後呂伯共學其論通鑑貫穿不窮伯共大奇之紹熙改元第進士主筠州高安簿豫章帥王謙仲丘宗鄉左延之皆待以上客宗鄉使虜以為書狀官歸循後事郎掾融州秩滿辟廣西鹽事主管官漕張君量胡元之又待以上客蓋其氣象和平議論堅正明敏足以快事庶勤足以勵俗不幸年四十餘卒官平時於經史

皆究極本原尤工詩篇與寄殊高遠嘗次陸務觀韻曰欲求平易多成拙稍改新奇却未工得句直須參造化此身何必計窮通曾次所蘊可見矣視其名若氏則故相益國周公也其友王山徐斯速南城包頭道又或傳其事或為詞以哀之而徐之言曰茂叔之材內介而外通平居一語不輒發及其慷慨論天下事是非可否無所回隱雖平主故人執政柄在頤室一事不可君意必騰書責之弗置也至於通練世故熟識閭里情偽吏治得失則錐世之以吏能者稱者無以過焉茂叔其可謂有周天下之材矣謀讀已矍然曰益公之言金石也雖微徐君之傳人其有不信者乎夫傳猶贅也銘之滋贅也雖然自適之志屢矣不可以虛辱則考其世系曰曾祖裕贈奉直大夫祖有朝奉郎知郴州其歿也東萊呂成公志其墓考沈學篤行高鄉人尊之曰厲齋先生君之母在郴州獲異夢焉既生有異質甫年六七歲見經子輒成誦若夙昔郴州倅長沙君年十四五南軒張宣公一見許其資可以任道既又執經東萊之門方是特四方雋

茂聚于麗澤者數十百人君未至一旦頽然出  
其列成公寢疾獨以任重道遠屬君又大愚云  
其掾融州守貳不相能事積弛官奉共食至成  
經年弗予君曰守此戶曹責也則為分畫措置  
九廩奉先兵後官兵先外塞官先下僚而后以  
次徧及燕餽它費則以幣餘當之郡仰鹽利以  
給歲入比大虧君為爬梳剔治未幾復其舊先  
是郡官秩滿多不能歸君請次第償其逋奉且  
帥同僚助以私錢不半歲得替官亡留者一日  
郡卒謀倡亂其伎群詬曰白戶曹來吾筆妻子  
始亡饑凍者若等忍負之乎治獄細大必躬戒  
更胥毋得輒拷問因能書者聽自書不能者許  
以吏代而面覈之片辭不同輒坐書者以故人  
得輸其情雖重辟未嘗施一棰也田主剋其佃  
不輸租君命兩造至庭詰之顧其貌頗相若密  
使人盡取主家文書來驗之則庶弟也命還本  
生而均其產以潛徽行視諸州獨雷守陳亮弼  
有治郡材已乃聞其削秩以免蓋帥司水軍戍  
于雷主兵官以等夷視守守顛奉承之陳至積  
繼其體主兵官察讒于帥劾之君為雪其誣且

曰兵廩於雷而不受節制非便也帥不獲已騰  
君書于朝以誤奏自劾讒者坐削官而令雷州  
節制水軍如君議帥故嘗薦君以是寔不說陰  
使人物色其過始君以檄出州縣禮饋如使者  
君一切拒弗內且責其文書傳吏牘人始疑其  
矯及是亡秋毫可指適庶聲益暴著疑者始大  
服及為主管官故時月俸絀錢幾四百君按凜  
令讒受九十千而已釐政垢弊久討尋其故大  
要命脈在鹽亭戶還其未給本錢而寬其逋於  
官者月再更鹽利亦頓復萬安黎寇作使者以  
屬君方盛暑調兵食勞憊不逞息疾其猶自力  
治文書卻藥弗御掩關掃地以待終時母夫人  
王氏留桂府君涕泣思念不少置垂死猶問得  
無有從夫人所來者乎蓋自適叙君之事如此  
而其遺文有曰人心至靈萬善畢具人之所以  
異於聖賢者罪在自棄而不知求爾求之如何  
博學而審問明辨而謹思窮理以致其知力行  
以踐其實自卑而高積小而大顛沛造次而無  
自畫之間則幾矣若夫溺心於簡易之說謂道  
可以悟入聖賢可以立致戒多學之累而廢見

聞之益守見性之說而忘存養之功雖有得焉  
烏知其非臆度料想之私乎而其自贊則曰忠  
信進德之基孝弟為仁之本行貴日益文貴日  
損聖賢之言雖不吾欺吾必求其真知念慮之  
過雖不吾罪吾必求其亡愧嗚呼觀乎此則君  
之所以為學與其為人可知矣若是其可不銘  
君娶向氏生子六曰自適自道自達自迪自迷  
自遜皆能世其學自達易名恭登嘉定辛未第  
嘗官國子學通判楚州今降授宣教郎女五歸  
曹惟寅趙與迨沈際早夫者二人孫男十有一  
自君葬于洪諸孤不忍去因定居新建陽易俗  
坊云銘曰

世之誦君曰材與文顧是二者孰其本根蓋  
循循乎下學上達而稟稟乎不睹不聞履進  
修之實地戒超悟之空言斯其所以異於今  
人之學而不序其師之門者歟

湯武康墓誌銘

予年二十六始識井伯於都城方是時井伯以  
詩文稱諸公閒雅麗秀技有古作者風致後十  
餘年濫官于朝又得其所為通變十二策者讀

之論說娓娓援古質今奮然有為國建策圖父  
安之志於是撫卷三嘆曰此賈誼長太息書也  
恨時無知君者亦自咎前日知之未至也又五  
六年再見于延平旋過予西山精舍相與論味  
泗伊洛之源流與朱陸氏之所以同異者旁友  
方外之學融會貫通卓然自有見處殆非前日  
井伯矣越二年起帥湘中求士之可與借者莫  
吾井伯若也九再聘始來來則朝夕與處坦乎  
其恬夷窈乎其靜深望而識其為知道者氣象  
則又為之驚嘆曰井伯別我幾時而優養至是  
耶蓋前後二十寒暑而五見君見輒有異井其  
信道篤進德勇其能日充日益如足乎予嘗病  
世之學者誦聖賢遺言而未嘗反躬以驗其  
實故雖見聞知識若日進而不可與同視其人  
氣質之偏心術之蔽或終其身而亡改焉則亦  
何貴於學耶若吾井伯蓋用心於內而求踐其  
實者也故其積中形外有不可檢使天假之年  
卒至於德盛仁熟之地則其所立詎可量也哉  
此吾於井伯之恨所以齋咨涕洟而悼斯文之  
不幸也君名于字井伯姓湯氏既之安仁人曾

祖考其祖考其考其自號臨齋學所為序其遺文者也湯為安仁望族用儒科顯者相踵自君之大父諸父蘊德種學益林以閑而肯不耦君少從鄉先生肄業已知講求先朝名卿言行而慨慕其為人再舉進士慶元二年中其科調黃州黃陂尉益務函欽經術朝莫諷山房中家人少覲其面臨齋於古學無不通君為舉子時罕以語之至是始盡發其蘊大要談義理不駭於虛無高遠而必反求之身心考事實不泥於成敗得失而必鉤索其隱微論文章不溺於華靡新奇而必先乎正大要其歸以切實用關世教為主君於是盡得家學之傳依居臨齋莫服除調主婺州金華縣簿辟江州都統司機宜文字又丁母董氏憂服除調武昌軍節度推官遂教授南劔嘉興二郡學政通直郎知湖州武康縣未上卒年五十有五寶慶二年四月十四日也君自為書生慨然有志於及物其在武昌友心懷畫酌情引義參以法音凡所剖決人無異辭嘗以漕撥問事信陽信陽守方營郡治民病于役相率詣君自言君即道中移書諭守飭曲

幾千言守感君誠意立為罷役鄂有椿管錢十萬緡以備水旱經所因他事為詞盡取之守不敢爭君獨以書白總領趙侯彥橈語甚切曰毋使鄂之吏民謂取椿管錢失旱澇備自公始及為校官日與諸生講論道義晨入直舍至晝漏盡乃歸間造諸齋從容叩勉以進業雖吏胥市人子有可教者亦收實費舍中為親授經史其所成就居多蓋君德宇粹然從遊之士望其眉睫已有所興起不待繩以規矩而後聽且服也棲遲選調幾三十年守道固窮未嘗有不樂意同僚信之願因君以求郡薦皆為盡力會嘗略有知君者連上劾積遂以改官君固未始汲汲也家故清貧閨門數百指悉仰食於君既食菜羹同堂一飽而歡意常周浹遜次約居勤五六載飲水着書陶然自樂雖妻子衣百結不以介其心自奉儉樸舉酒觴客惟一古甕醃燕居緇裘布裳驟見者不知其已仕也晚年憂患日侵尤人所難處而君以理開釋脫然亡固滯意嗚呼欲知吾升伯者仕觀其自場窮觀其自守斯得之矣自其少時博參聖賢言論以為指歸

精思力攻不進不已既又聞瞿曇氏之學以了悟為聞亦從而究其說父之訢然若有得也聞嘗語予曰儒佛之道雖殊要皆以求本心為主倘能悟所謂活法者則雖混融為一可也予雖未悉其指然視君所養虛閑怡悅有超然自得之趣則其所造詣誠有未易窺者至於孝友之至情愛君憂國之大義悃誠至到一念弗渝自兒童時篤志色養侍親疾數月不解衣居喪哀毀尤劇諱日必前期齋戒終其身孺慕弗衰官遊四方每晨興姓鄉遙想先世丘墓所在各再拜以展辰敬方喪父時三第四婿皆少君一力撫視以養以教俾至于有成諸第連歲收科各以學行聞女兄弟中類能著書史闢壺則皆君發之也開禧中權臣將開兵學君為書萬餘言伏尤範門以獻不報明年師出不利人服君先見而更化後卒未有為君言者君謂吾不幸獲知言之名敢因以為利哉雖沈伏下僚每聞時事有不滿人意者當世善類有不獲其所者輒為竟日弗怡觀君於倫理恩義之間周盡如此是其性於天成於學有以過人者又非方外之

說所能與也君在嘉禾辰為邦人所敬愛寓公之賢有俞公建者尤為金石交君既通朝籍往謁焉疾遽作遂沒于俞氏之館特屬縶神朱清明如常時六月五日第巾護其柩以歸自棺及斂費多出俞氏明年三月己未村葬于貴溪龍回考君此域之北娶姜氏二子潛年一十六卒消生有異質自幼出語驚人年十四以戴氏記舉于鄉甫冠亦卒今奉君之喪者孫震孫而已悲夫二女適張翕許咸次孫復尚幼君初號隨適居士晚更號存齋其為文章數腴醇正充工古律詩論事有根據切物情說經多先儒所未發有集二十卷伴宮講義二卷史漢雜考二卷記聞十卷猪幣罪言一卷與所謂通變策者藏于家雖然君之所以不朽者非在是也銘曰心休兮理融舞雲兮春風全吾真兮自樂等夢幼兮窮通際盡兮潭清天空兮月明悵舊遊之莫續寫予恨於斯銘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之四十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三

墓誌銘

劉閣學墓誌銘

孝宗皇帝踐天位二十有八載寤寐食息不忘  
 求賢當是時魁壘奇傑之士布在朝廷既足以  
 棟明堂梁清廟而深培厚養彬彬相續又足以  
 為數世百年之儲故雖光廟饗國日淺委政廟  
 堂而羣賢挾維迄以無事今皇帝初嗣服耆俊  
 畢集有慶曆元祐之風歷數其人無一非乾淳  
 間舊物者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  
 謀以燕翼子蘇文忠軾亦云仁宗在位四十二  
 年睦而種之有得皆賢蓋周之武王與我仁宗  
 孝宗皆以儲蓄人材為保固基業之本是以國  
 家賴其利天下誦其功若故華文閣學士通奉  
 大夫致仕陽安侯劉公其孝宗所擢以遺後人  
 者歟公以乾道五年對策廷中天子親擢為第  
 四其後以簽書樞密院事趙公推薦召寘班列  
 明年再對便殿議論偉然有契聖心謂輔臣曰  
 先祖人材端重全類揚輔蓋自是以人主為知  
 已今皇帝毓德潛藩方議擇傅孝宗首命輔而

目公繼之屬任之意蓋有在矣既而諫官闕將  
 用公為右正言不幸適以憂去終淳熙世雖弗  
 果再用然留遺兩朝出入中外清芬矯節考德  
 頤聞寔然為當世名臣雖鄙夫罷董亦知有所  
 謂劉左史也嗚呼此豈一日之積哉公名光祖  
 字德脩其先潤州句容人鄴為唐宰相一子從  
 僖宗狩蜀為雙流令生三子仲子誨為平泉令  
 今劉氏居簡者皆祖平泉侍御史贈正議大夫  
 諱孝孫者公之高王父也朝奉郎通判漢州諱  
 漢者大王父也諱松材者王父也父諱寔宣義  
 郎贈銀青光祿大夫母賈氏贈和政郡夫人公  
 幼出為外大父左中奉大夫賈公暉之孫後官  
 于朝乃乞歸姓以賈公致仕恩補登仕郎主內  
 江簿居和政喪哀毀蓋禮鄉黨儀之服除調什  
 邠尉遂登進士第時孝宗銳意於治發策數十  
 條公對大畧以為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  
 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冑間御繆  
 馬一旦有警豈將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  
 自將危道也臣恐介冑越馬之事適以貽笑點  
 膚而不足示武於敵人授劔南東川節度推官

群儻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一以大相用人為法且曰人臣獻言不可不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進則是即日誤國其一不思振左苟且偷安則是久遠誤國孝宗然之除大學正輪對舉司馬公光奏疏八事以獻未幾召試除正字兼具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面對取太相太宗治要彙為平節名曰兩朝聖範上之公在王邸嘗撰前代宗室賢否徽惡隨事開陳以為鑒戒至是孝宗益知其賢命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上時為明州觀察使英國公年十有四矣公白東宮此又一重國本也時光宗在宮中無它嗜好暇則親為國公講說上亦孜孜嚮學雖日具不倦公請論孟史記之外益以本朝典故庶知祖宗家法迨上加元服既為頌以獻又乞當講之日從容數刻乃罷公謂經史可以知義理慶興亡凡涉名數者亦不可畧請以國朝儀制官名之屬彙次成書講畢開說又謂國公年寔長正謹習之時願因宮僚勸講俾侍坐隅必有裨益光宗皆然之蓋是時孝宗臨御久明於羣臣邪正所以傳聖子

神孫者皆天下第一流而公在英邸三年所以講明誘掖者甚至其後諸賢相踵輔導聖德日益顯融然其體端正用力蚤則公之功為多以誦書終篇進秩時銀青年七十公以馳恩請後之選秘書郎諫議大夫張公大經乞增置諫員且薦公代已命下而銀青歿服除知果州趙忠定公帥蜀請公參謀議以自助時同懷皆一時選相與上下議論知無不言羈制諸蠻犴耳安伏其他建明甚衆成都之政遂為天下最俄以忠定薦召至則光宗踐祚矣進對謂陛下承堯舜之統當以堯舜之道為師任大禹之責當以益臯雉之言為法又言陛下新服厥命必先明君人之大體達天下之大勢深國家之大慮又謂自古禍亂之萌有四疆臣擅兵外戚預政中常侍用事朋黨交爭是也宗社之本有一謹避左右嚴立師傳是也願陛下留神於其大者勿以小事常度因循歲月又論蜀鹽酒增科之害大臣是其議遂詔四川合發湖廣錢物百三十萬存留三年對減民賦除軍器少監面對言四川鹽酒之額近蒙蠲減此皆壽皇聖帝躬行



節儉不妄賜予內藏封樁皆有餘積故陛下初政得捐賦以予民竊聞壽皇退御重華殿損方甚壽成皇后亦極省約願陛下仰濼兩宮內庭用度損之又損虜使來賀重明節詔公接送伴時有獻議改築楚州城者光宗命公因行視之公還具言不可由是賦工之省者過半兼權侍左郎官又兼禮部遂除殿中侍御史時臺臣以失職被絀光宗方嚴其選諭宰相留正曰卿監郎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得非欲用劉某乎其人剛正有守願出聖斷光宗曰然久在朕心矣公既就職光宗面諭曰以卿剛介不回故付以言責是時道學朋黨之論浸興九媚疾善類者槩加以此名前後絀逐相繼公極言其弊曰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本疎庸陛下過聽使待罪言責九賞刑僭濫號令乖違民病未瘳官箴不戒皆可因人而舉劾隨事以奏陳既顯然而易知曾未足以深慮若夫是非方蔽而邪得以害正清議方晦而私得以勝公

往鑒昭然危機所伏方今之憂孰大於此明是非以別邪正立公論以抑私情方今之事孰先於此臣觀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為近古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為道以正心誠意為學其交際也以同學為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為黨而實非黨窮達知其有命進退知其有義是以進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其戚窮而在下則以探性命之奧為數名享至道之味為鐘鼎而在上以責難為尊主忠諫為愛君本朝盛時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蓋其學術議論皆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當斯時也道臻皇極而治保太和至于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弃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太分事故反復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嗟乎尚復何言也臣從遠方來誤玷班列去來之間今已一紀見聞所慮悉可指陳臣始至時雖間有議賊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每恐一旦之交攻速臣

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力去朋黨因去朋黨  
乃罪忠諫嗟乎至於以忠諫為罪則其去紹聖  
幾何臣竊為人言豈可因疾其學而併弃其言  
得無甚也陛下至聖至明初無彼此而衆論既  
已交與聖意豈無所惑臣本蜀人為學自有源  
本介在朝序與人亦無親疎但以終歲之私憂  
首為明主而別白九今道學伊洛為宗然非程  
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記載大學之教明德為  
先其間舉詩人之言於是有道學之目曰如切  
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然則臣所謂以  
居仁由義為道正心誠意為學者又在於切磋  
而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  
誠偽得之深者固合於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  
者又可不切磋而琢磨之使益深而遽自矜以  
召禍則無乃亦非歟行之誠者斯為君子矣行  
之偽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固其師友之所不  
予也而又何為乎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  
之論往往偽者色愧淺者心服又安敢既棄輕  
而痛疾之也何況其間率多善士善士所至人  
必喜稱因其喜稱又以為黨若俱擯絕安得更

有好人必斥九才充塞朝路陛下履位之初端  
拱而怡九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  
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遂者紛紛中間好人  
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失日之清明  
所以至斯良皆有故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視  
太高而責人太苛自視太高則實將有所不副  
責人大苛則衆將忿且怨或者又唱為薦士之  
舉區別而封域之九有所取豈無所遺九有所  
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於  
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議論先喧於羣口用否豈  
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而費後日之實禍  
彼既得志又不我容况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  
未有充實德養之素彼加詆誚以修往怨必致  
過甚而快私情往往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  
至於索身以退亦曰憤對而欲激怒於至尊  
必加之以訐訛事勢至此循嘿乃直循嘿成風  
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  
伐幾聖心豁然未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  
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  
熄道學之幾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

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報復為禍無窮臣實未知枕駕之所章既下士大夫傳誦有至流涕者戶部尚書葉翥太府卿兼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公皆劾去之既又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為至計良由前輩長老零落殆盡今之負物望協公論者不聚於朝廷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搜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糾固亦未至曠官臣於去年蓋嘗面奏今日之患在於不務封殖人材臺諫但有推殘廟堂初無長養臣今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為能而頓忘前意先是公以戎監對力陳人材衰少之弊及是復覲覲言之大臣以公奏進呈而無所議公對又為上言人才者國家之基本之則養之有則用之廢廢之所以盛者豈一日之積乎惟其非一

日之積是以非一日之用蓋公素志常欲聚忠賢於朝以壯根本而時論多相遠者故諫復不置如此又論前諫議大夫陳賈今右正言黃楡皆得罪清議為聖世罪人詔賈予祠楡補外已而宋之端召張徹提點坑冶公復言其不可二人遂改命會去端除帶御器械諫官三論奏不從孫端轉行觀察使給事中封還詔旨復命書讀公極論之不報又言陛下既重於改命給諫亦不復申執臣恐攀附使令之輩自以人主恩我外廷其如何隄防自此蕩矣光宗命大臣論公不為止遂奪言職改太府少卿公求去不已遂以直秘閣漕潼川路中書舍人羅公黜拜疏乞留秘書監揚公萬里與館學之士亦上書力請不報公至部首戒屬州削互餽省虐吏誅民瘼講寬郵叙資二州守暴鬪亡善狀公亟奏黜而薦游仲鴻李勵于朝詔報施行如章仲鴻等亦以次召用除江西提點刑獄改知夔州居數月召先是翊善黃公裳論王府僚友因及公翼日光宗諭大臣令召劉大臣擬除侍從光宗又曰待劉來及公辭召命則有尼之者詔復予監

司矣公次公安聞孝宗疾瘳湯篤而車駕省謁不以時則致書于左相留公知樞密院趙公勉以三事其一宜與羣賢開心一力損文而務實若上未過宮宰相以下皆不可歸安于私第其二謂林陳二寺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謀其間宜用韓魏公去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謗其三謂今國家阽危為大臣者不當徒憂悶自沮或為明哲保身之計所當收總兵柄密布腹心使緩急有可倚仗繼聞孝宗崩又詒書趙公勉以安國家定社稷之事趙公迄定大策如公言上受禪六日即以為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曰陛下新服厥命人皆望謹始於庶政臣獨願謹始於五事讀至思箴上曰要當從原頌用功公對曰微臣千百言不如陛下原頭一語陛下誠致力於此則貌言視聽俱治矣又論人王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奢政令易怠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闇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闇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思與不思故也六難者常生於六易又言

陛下以隆慈之命踐祚於素慙蓋有甚不得已者宜躬自取損盡禮於上皇使聖意懽然知釋位之樂然後足以昭陛下之大孝上悚然嘉納除起居舍人時樞密羅公點禮部尚書黃公裳相繼淪喪上痛惜之而思黃公尤深公言思其人未若思其言思其言未若思其所以言臣每聞裳疾裳之憂未嘗不在國也以為政令無細大皆當出於中書陛下但審其可否而行之人主操柄無要於此時知閣門事韓侂胄出禁中浸盜權為威福故公首及之既又以冬雷滂雨命近臣指陳闕失公言號令不常羣陰用事災異所為作也大臣進退太輕臺諫用舍無定非號令不常之大者乎進退大臣用舍臺諫事從中出非羣陰用事之大者乎然所以致號令不常者絲羣陰用事故也而陛下猶為之隱諱以為大權當自己出威柄不可下移然則小人之意將以陰制相臣而動搖之也陛下所宜蚤悟毋使大臣懷疑畏之心大臣懷疑畏之心則四體不展羣議易搖朝綱日隳政令錯出而國不可為矣今陛下有獨斷之意乃是小人陰竊主

柄之謀而陛下未之思也俄兼侍講遷起居郎時應詔言事者甚衆命公擇其善者條奏之公以所論多同懼上意易厭則以告于上曰夫雷同者乃古今同然之理天下同然之心願陛下取其有益而母病其同察其效忠而母嫌其直及議孝宗擴宮殿相顧未發公意獨與侍講朱公熹同遂奉會稽之陵土薄水淺恐貽方來悔乞議改卜又請遵紹興淳熙故事命有司集議上皇太后尊號俟阜陵并祔行之又謂自今壽康宮之事陛下宜一一深留聖心必須過自貶損以厚其親先其親而後其身然後足以慰群情而召和氣未幾朱公以中旨與祠公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證仁宗之於唐介皆慙怒即悔喜明光聖之道為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物膺大寶招來耆儒此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乃助陛下者也既而朱公除職與郡公又極言卒不聽車駕還南內公言陛下憂畏之心當如初踐大位時始終惟一則不得已之意始暴白於天下先是吏部侍郎彭公龜年與公素善每相接必

慨然竊歎上新郎位豈宜使外戚闈門用事欲深論之小人覘知其意使出護使客又斥朱公以孤其黨彭公使還密語公曰不枝禍根無以為國公曰公爭不勝必去朱公既去公又去國空無人亦非所以為國彭公憮然曰吾志决矣既見上果力言侂冑已陰為計遂擢彭公于外未幾熹亦去善士繼坐絀群小益以得志御史遂併劾公吏部侍郎孫公逢吉面詰言者曰君任私意害忠良如此不畏天乎趙丞相遣金以贖公辭焉且曰為我謝相君宜深念國事毋恤行人除湖南運判不就主管成都玉局觀無何而丞相罷政矣侂冑既擅朝權羣小爭先附和逐諸賢為姦偽禁錮之公偶記涪陵縣學記盛傳天下又明年許自便主管玉局觀知眉州復直秘閣利路運判時侂冑特啓兵端公以不習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管中佑觀開禧三年春吳曦挾虜以叛公諭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馳告帥守監司之素所知者仗大義率諸道運衡以抗賊俄聞職誅則以書勉宣撫使楊公輔講行營田九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餉

軍費發名節褒死事以激忠義之心除潼川路提刑權瀘州是年十一月侂冑誅盡起天下名士而公與焉嘉定二年二月至都門會襄陽關守言者請擇有德望者鎮臨之乃除公右文殿脩撰以行至鎮適大旱蝗禱于社即雨蝗亦死凡流民之欲復業者貸其資潰兵散卒許自陳除其梟使還隸軍伍於是盜賊衰熄奸猾多濫公覈其虛實合為威勝軍三十人擇將佐肆習之經理營田繕治城壘邊備乃益完備虜謀遷于汴矣奏謂遠料敵情不憂其強盛而反慮其衰弱萬一中原亦子相携而來郤之不忍納之無策豪傑崛起欲與我為連何以應之虜果徒都卑詞求助之則招敵不助則失利於彼取償於我凡此皆當有以待之必先事而謀則事至無患進集英殿修撰明年除寶謨閣待制知遂寧府未行改荆襄制置使江陵城久圯請于朝一新之復上中海以限戎馬下海非敵衝則以為陂田七千頃收其租實邊有警發甯水為海詔從之諸軍部分不一公請浚忠勇親效兩軍於神勁合三千人顯聽帥臣節制取馬於川

秦買馬於荆門軍政遂以修立而民兵之在湖北曰義勇畿西曰保捷合九八萬人公命諸州以農隙教閱一月而請繕于朝贖給之公以疆事可虞請令內而三衙外而戎師各條上方畧以觀其能否併飭諸邊師臣為先事備明年復條上邊備之當急者請命荆鄂兩軍各湜五千人兩軍故有管田宜委漕臣覈實措置及令諸郡括曠土為官田以助增募費唐登流民聲言歸我公乞較利害輕重先為區處朝論察公有拊納意遂因其請除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因其民俗治以無事八年四月上以閱兩求言公奏陛下知所以獲諂之由乎女真迺吾不共戴天之讐天亡此虜送死汴都陛下為天之子不思所以圖之天與不取是謂棄天未有棄天而天不我怒者也青鞞蘭會求通弗納陛下為中國衣冠之主人歸我而我絕之是謂棄人未有棄人而人不我怨者也且列聖在天之靈豈不眷其故都二帝蒙塵之耻豈不懷其衰憤今虜舍其巢穴汙我汴都尚復與之通使使吾臣子拜虜於昔日朝會之廷可乎又請改正憲皇

后忌辰後之在僮二年六告老進顯謨閣直學士提舉王隆萬壽宮潼人繪像牛頭山命之曰全德堂翊之守果州遷眉州皆奉公以行眉蓋公舊治翊之作會老堂招蜀耆英徵洛社故事時人欽慕焉改提學崇福宮景獻太子薨公奏舉漢迎立代王曾孫及太宗與寇准議立真宗事謂聖主賢臣嚴重國本如此今陛下未有諸子可擇然親王近屬中宜無兼德端亮親師好學可主大器者乎又言宣司根括之害甚悉謂當嚴無名之取以收民心散已蓄夏財以結軍心且詔書安公丙語尤切丙雖不樂然趣迫之令自是為少紓云明年復上章告老時皇嗣猶未立也公謂當今秀王之子孫則孝宗之天屬莊文惠憲王則光宗之天倫 陛下於其子孫擇長且賢者而立之孰不以為當乎若過於謹重而不快或生覲心則四海疑貳失望非國之福是冬翊之移守綿州竑之知龍安縣相距不百里公往來二子間意甚洽俄以疾薨于竑之官舍享年八十有一寔嘉定十五年五月某日贈光祿大夫夫人謝氏贈碩人李氏封碩人四

子端之靖之皆第進士端之終宣毅郎知蒲江縣靖之出為伯父後終承議郎軍器監兼樞密院檢詳翊之今朝請郎竑之今宣議郎七女已嫁而卒者二人華陽縣主簿李南進士謝汝能其婿也餘蚤夭孫男四人仲言不及仕仲房今脩職郎嘉定府司戶叅軍仲襄當以致仕恩入官仲文將仕郎孫女四人曾孫男女三人初公以孤生起西蜀朝廷之士共知其賢而四方或未之知也及居言責正色直辭推去擊彊不少顧避於是海內想聞其風曰此鐵面御史矣至潤四時之氣雖備而生物之意尤多蓋公天資渾然充養有素故聞之者謂其風節之可畏即之者樂其道義之可親蓋信乎其為全德矣少從族父兄東溪先生伯熊學已志乎古人之大方及長博參諸老而融會其異同旁綜百家而蒐攬其精粹嘗謂蘇程二氏之學其源則一而用之不同皆有得於經術者也又道學之論方詳人謂公師友眉山非為伊洛地者公獨反復艱叩為上言之蓋將協和朝廷調一議論培宗

社之脉厚薦紳之風推公此心使當元祐時必能銷洛蜀之爭使獲用於慶元必無黨論排軋之禍故具著本文以視後世其亦公之志也歎公於文章不事雕績而渾厚正大之氣實似其為人詩尤清婉南軒先生張公栻一見所賦大奇之有後溪集百餘卷在襄有峴山集澆曰鶴林集果曰金泉集眉曰眉山集合若干卷諸經講義若干卷公在房謫居無事取東溪所傳易續之蓋東溪傳止睽公續之始寒嘆曰睽離也蹇難也非數也耶閒與諸子講論輯為一編曰山堂疑問手抄通鑑評之士大夫相勞苦則答曰予平生於處事則踈處禍福則勇每見東坡胷中未嘗依倚一物心竊慕之自謂平日於父君師事之如一故其歷事三朝始以忠直卒以忠直入臺之初即慨然自許曰惟初念純直可以對上帝事君父是以遇事無難易不苟止而妄隨趙忠定嘗稱其諫激烈以蘇文忠懇惻似范大史人謂忠定為知言然以直道自持與世多忤故在臺端財六十九日而罷同記注九十有三旬而罷公方安然不為變也及大鼈之年

身在闕庭萬里之外國有大利害猶驛奏盡言其乞建皇嗣尤懇篤深至毗君實景仁尤有光焉蓋二公言之於居位之時而公言之於退休之日所處不同而其心一也公於東溪執弟子禮終其身存也買宅以居歿也為之製服始自賈歸劉既立嗣宗為之後凡所以經紀其家者雖老而不衰嗣宗死撫其子培之猶己子也眎族端黨友戚欣如已責其居房歲適大侵為糜粥以食餓者所活不勝計張福叛聲言引兵破簡趣成都公出家資助軍餉移書大將趣其師簡賴以全兩駕使輅六任守救其為政純用詩書不雜他術所至脩學校葺社稷以為常在眉封張文紀李令伯之墓新孟捨遺之祠為老泉先生請蓋在襄脩孔明故廬表辛杜遺蹟凡可以興化正俗者無不為至蠲租挈球饑歲建長利弭鉅患殆不可稱數建昌陳君剛嘗紀其蹟謂未嘗用不測之賞正容以悟之而自知所趨未嘗用已甚之罰修令以示之而自知所避器人以其所長而僚屬得職察人以其所安而鰥寡致情溫陵儲君用亦為某言惟有德者能以



寬服民劉公有焉然其帥荆之日盜起合榕則捕而侵之不少貸昔公之辭澧川也某適視草校趙清獻以比公今觀公行事非所謂學道清心遇物而應者耶好樂人材獎拔善類西州名彥鮮不出公門東南之士賴公通顯者亦衆學者稱公不以爵氏而曰後溪先生云某自兒時

即願為公用後與靖之同年又仕同朝居同巷至相好也故於公道德風節知之尤詳今朔之等將以癸未三月辛酉葬公于清溪之良山使來屬其誌其墓曰是先公之志也顧今海內名能文詞者不知其幾某何人斯而敢銘公書來萬里義不得辭謹纂次其事如右而繫以詩曰君臣之誼首乎三綱維忠與直臣節之常維節之常而罕自竭義以利踰志以氣奪有常劉公金石厥心弗貳弗疑上帝實臨蚤遇阜陵驟言弗既殘更三朝終始一致事君如父憂國如私朝夕皇皇忘其渴飢誰歟不仁目士以黨孔黨

雖雖單以一網謂忠曰訕斥正為邪往轍既願弗懲柰何鳳閣鸞臺宴司出令曾是僕臣可窩斯妨辨姦於早揀揭於微臣身可竄臣守弗移

晚卧坤維繫念三室臣髮雖華臣心逾赤魏宗拓寄在元良可使前星及闕其光國本未安臣死相憾百世相望維司馬范忠不忘君直不徇時允蹈其常匪羸靡窮阜陵知公以遺後聖道弗盡行則有義命惟其大節焯若日星揚芬亡窮不在斯銘

宋通直范君墓誌銘

始余為延平從事聞郡城之東鑿壑之上有賢寓士焉曰拙逸范君其學邃於易其文長於歌詩其為人意度嫺雅而介直以和其仕勇於及民而奮於管已君時官湘中余弗獲後之游獨得其所為開禧太平諱諫者讀之為之慨然太息以悲當是時權臣驟開兵端三邊大震獲而根本內廢識者廩焉有朝夕憂大官貴人沉酣寵利曾亡出一言以拯時病者君青衫老州縣迺獨隱憂憤嘆若已任其戚休顧位下官薄不得薦所聞于朝則放古者風人託物之誼為之詩以諷其詞明白痛切一倡而三歎焉某在位者聞而悟悟而改也未幾權臣誅天子躬親聽斷更大政令十數條往往與君言相合而君久

矣勸游已無意於仕矣嗚呼惜哉君名機字純之其先幽州人後徙毗建又徙延平曾大父某其官贈某官大父某其官贈某官父某其官贈某官君乾道初以父任為建寧府甌寧主簿歷撫池二州司法參軍福州懷安丞知秀州崇德縣岳陽軍節度推官知潭州寧鄉縣湖廣總領所幹辦公事嘉定八年以通直郎致仕此其歷官之次第也在池州時江左大旱蝗流民極貧相屬郡諉君行賑卹事君為擇僧廬閒曠者分處之其第給錢粟皆有濼竟事民得無轉徙清壑以死咸德君君益未嘗自尸其功也崇德今畿內縣使客經行亡虛日故例訟者有鬻紙錢里正有展限錢以供厨傳若他冗費君曰賤窮民以賀虛譽善弗忍為悉罷之有盜牛殺人而逸者尉逮其鄰抑使誣伏君察其妄釋之移尉使求真盜尉大詬怒至白部使者以縱盜詆君居亡何盜獲于他邑果前殺人而亡命者及為寧鄉適大兵屯漢上軍用百需率分配諸邑期會迫處甚君調度有方畧卒不使毫髮病民是冬虜犯襄陽圍安陸聲搖湖湘間父老舉建炎

故事請徙邑大瀉以避君曰制勳當以靜處安能遽及吾國今倉皇委去是自擾也卒不為動宣撫使撥君無懷府有謂君盍公此自脫者君曰吾寧橫身以庇民不忍擇利以便已明年春虜游騎薄江陵潭帥恐亟下屬邑調民為棄城拒守計君謂此極以速亂乃為書具陳其必不可之狀帥悟而止虜亦自解去既而饑疫並作死者相枕籍君憊心疲精瘁其齒骸之暴露者為粥以飼其飢且羸者收育孩揮之無所歸者所活幾不勝計此又其居官行事之可紀者也然君之於仕期亡負職守而已前後所值大吏亡慮數千人其不知君者未嘗自貶以求其知知君矣未嘗尋其知而求進也其在建事梁文靖公在三山事趙忠定公公名知人恠許可皆器重君稱道其美弗置及二公當國君以調選至都城率後吏部銓注闕而去丞相之門亡一迹焉非知命其能之乎其令畿邑有中貴人銜命過者致餽于君甚設或謂盍厚報以結其歡君曰若主齋環是無義命卒却其餽弗報又非知命者不能也世道日圯士大夫以苟得為

賢權門勢涂有一罅可乘雖乞墻由竇不復顧人嗤笑觀君所守獨卓卓如此可不謂賢矣乎君既致其事而歸自謂超然釋去柴柵遂益肆其力於詩清新雅澹妙達理趣有月華集及其集若干卷藏于家蓋君之山也受詩律於從祖父隱翁名崇官後山谷黃太史游得其指授者也自金然公權儒科五子繼之里人目其居為六桂至君之先大夫與其二昆復繼之蓋一門三世而以名第進者九人焉衣冠之盛近世未有君亦四上禮部雖卒不耦而力學工文蔚有光烈士論題之晚即六桂舊堂稍加完葺聚書課子日吟哦其中山容溪光炤映几席其跡世人所謂寵辱忻戚泊如也歸休五年無一日之疾歲在己卯年八十一以壽考終時二月六日夫人柯氏有懿德茂行先君四年歿葬于劍浦縣板橋岡之原贈孺人生二男曰溫蚤卒曰荀龍以文行著于鄉嘗舉進士未第也三女婿迪功郎趙善還黃裳夏隆孫男四人女一人荀龍既以其年某月某日合葬君子柯夫人之墓而以建安江君疇之狀來謁銘予蓋聞君之風而

興敬者也生雖不吾識死樂為之銘銘曰巧勞拙逸先覺實云胡世之人巧者紛紛問奚以然曰不知命令實在天而以力競營營曷哇君子所憐寧拙於人以全其天君所自名允矣亡媿我銘其 藏式示來裔

祝刪定墓誌銘

乾道某年某月以真州教授祝環為勅令刪定官初金虜既畔盟孝宗皇帝銳意共討故相張忠獻公出護諸將戰小不利在廷臣群起訐之上意亦疑侍御史王公十朋力爭不能得改吏部侍郎不拜出守饒州明年又移守夔州士論喧然謂王公當世正人朝廷宜以自近奈何擯之遠方祝公時為天府掾則具以所聞告于殿中侍御史童服右司諫陳叔達且曰二公居天子耳目地嘿嘿一語如天下清議何董怒謂公陰黨張王奏乞重加貶絀有旨勔停然公與二公初未嘗一覩面也既廢五年泃然亡仕進意會陳申公相始復公故秩分教儀真居亡何真雅公相又擢實勅局人謂公久扼甫伸當深懲前事務晦嘿為自全計時樞密副都承旨張

說簽書本院事朝論彙起皆歸責於虞公又具以所聞告且深陳前代戚里用事之禍虞公慨然有悔色語漫傳說大忿恨丞相亦疑公責已取直名對客及之公不自安求補外弗許再乞祠又不許乞致仕又弗許遂請急省親疾于三衢說曰機擬公坐褫兩官勒停居數年說果敗奪節度使竄流以死上益知公命主營建昌軍仙都觀明年趙衛公相首白公事上前又命起家為二千石烏犀若公者其可謂信道篤而用志勇者與士方平居抗論孰不慕正直而耻佞諛一日身獲得喪之衝遂巡顧望夫其素守者有矣或雖毘勉一鳴坐斥以去迨其復用則低回低嘿自同寒蟬者有矣公以區區一府僚引大義以責宰相忤寵臣賦追梳削奪之禍如亡有非其取舍定於中而寵辱遺乎外其能殆道弗悔如是耶雖然使公過非其可則忠而獲狂名直而取訐禍其能自明者鮮矣况求其能自伸者乎而前後兩貶官不旋踵輒復收用迅霆激電曾未終尉屢雲瑞日已即盜然此孝宗皇帝之心所以與天同其大也故曰論次公事

竊有感於乾道淳熙之盛云公字汝昭自晉九江太守巡封國信安由充徙食遂為西安人七世祖烏家于郡南二十里沙安村曾祖某以文名成均不幸早世祖某少孤自立急誦樂施為鄉黨所稱以孝義勤儉戒諸子曰守此四行可以立身矣父某性友悌篤於義方贈通議大夫公其長子也幼警悟不羣少長肆力于學登紹興甲戌進士第調新建尉籍籍有能聲捕盜如律當更選辭不就再調臨安府錄事參軍有劉捨兒者聚群惡少日酣飲為狂不遜語邏者以聞下府屬吏法當悉坐誅公謂以醉飽語言殺人非盛世事請坐其首餘以註誤決遣府尹懼不敢從公徑以白御史晁公武晁是之亟以公語告上詔止僇其首一人餘皆從公請既坐前事斥人有勉之進者公曰仕止久速命也吾復奚求耶城南廣利僧舍脩篁老木間誅茅結屋日繡書其中時晦菴南軒東萊三先生倡道東南公書問還往亡虛月所講切皆學問大原與經世切務既起為初局官旋特命改秩入謂公且用矣尋復坐張說斥故事刪定官起廢為貳

不為守公之復起也上特命知信陽軍信陽並  
 邊孤壘地大牙入虜境中興後稍租絮予民賴  
 以蘇息至是版曹欲起輸公不族對先馳書廟  
 堂爭其不可及造闕屢詣東閣門輒引卻改添  
 差湖北安撫司參議官秩滿丐閒上獨識其姓  
 名曰是久棄者朕念之宜與近次郡遂知吉州  
 諫官陳賈以舊事誅公改荆門軍辭主管仙都  
 觀知汀州汀俗素悍悍有官黃三者屢殺人不  
 就執至是贅聚幾千人公曰玩寇弗誅何以為  
 郡然官軍素脆更不足賴則易使豪民諭圖之  
 有楊彬者願自效因授以計畫俄生獲官黃三  
 公聞于朝請誅之以警後而命楊彬以官帥怒  
 不先白已誣公不受令且害彬功朝廷知汀事  
 本未察帥誣竟官彬承節郎公賴以免盜既平  
 悉蠲下三等逋賦出所積代其輪除潼川府路  
 提點刑獄公事入對言以正心術為脩身之本  
 別賢佞為立國之本遂貪贖為愛民之本上嘉  
 納至鄂以疾請祠改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祐  
 觀明年起公提舉江東常平未拜疾浸棘命諸  
 子前訓以居官當先廉退處家務崇儉約紹興

辛亥三月朔終于家年五十有九積官朝散郎  
 公為人堅正有大節遇事敢言與人交落落不  
 苟合以故知公者少甥疾者多賴遭值聖明屢  
 貽輒奮晚年付以蜀節蓋將駸駸用而疾乘  
 之命也夫公之學以中庸大學為宗以灑洛諸  
 先生之言為法居官王雪自持終其身寄家浮  
 屠氏囊褚蕭然唯圖書充物而已娶趙氏贈安  
 人繼毛氏封安人三子某今為某官慶澤慶疏  
 四女某官折思齊某官魏泌又某人其婿也孫  
 某某其年某月葬公于耿山之原某自兒時熟  
 公名寶慶初元孝穎來主浦城簿始得公弟吏  
 部郎所為行述讀之吏部諱禹圭亦端直士其  
 言可信不誣孝穎屬三志其墓辭弗獲廼為之  
 銘曰

巖巖祝公允毅且仁直道而行孰識其真獨  
 知公者以為當今之古人有崇茲山寔維其  
 墓清風如存過者必下

提舉吏部趙公墓誌銘

公名崇度字雍節丞相忠定公子也年十六謁  
 文公朱先生於老亭先生器之授以大學一編

曰讀是則知脩已治人之方矣其後忠定以讒去相位歸卧里門又授之以通鑑曰古今興壞存亡之故盡在此書攷其孰復之方是時公之齒少甚天材逸發不可羈讀書過目輒成誦落筆媿媿驚人遇事剴然鋒穎捷出文公迪之以經欲其知道以立本也忠定博之以史欲其知變以致用也公衣被父師之教數少洎長不離典訓中極而飲之日有所滋擇而化之月有所研移故氣雖勁發之公不發之私也材雖銳用之厚不用之薄也卒其所就足稱道者是豈非學之力與然則世之言學不勝質者其又果然與公初授承務郎監中嶽廟忠定薦衡陽公泣血痛憤如不欲生終喪堅苦自守文公先生歿伯氏往哭之公疾不能偕獨為詩以餞辭氣激烈弗少顧嘉泰初忠定稍還故秩先交多貽書勉之仕始謁選得食書復州判官歲久早有老矣欲自焚以致兩公白守謂狂恠惑衆不可從開禧邊警動竟陵居兵衝公列三事以告其論虜所侵入與我之所以制虜者後多不能易倅差通判信州會天子誅權臣羣儉以次絀恩書

卹典繼下公與伯氏巖請先直誣枉改誇史不當徒被龍光伯氏以聞果得請都有獄久不决公一訊得其情人大懼服知桂陽軍陞辭請募散卒補虛籍以銷盜賊之黨賦比來人田以減州郡之蠹會郴寇暴作桂陽其唇齒地公疾驅至官民有冤許自直不以次第拘公謂郴桂諸峒雖名徭人實與省民錯處特賦性悍颯在位者無以化服其心故易以亂奏請命郡教授選士之有學行者二人以孝經論孟授峒子弟每三歲上其能通習者郡以禮延召旌異之如此三十年諸峒皆將化為衣冠之俗誰肯自棄於賤俗多不舉子公放忠定行於閩者因其俗損益之命舉子條約復豐積倉舊備為石萬民賴其利至今先是公以本郡歲貢銀二千兩三歲大禮亦如之公私困竭不能輸奏損四之一不報至是入對申言之又請罷湖南義丁禁立私社以杜姦民鳩聚之漸知邵武軍屬縣有以大囚上者訊之則瘖不能言公命縣簿鞫果得寃狀有吳元者毆人致斃前守以具獄奏得死報公取舊牘審閱迺本緣醉飽忿爭非謀與故比

則以諭于刑獄使者使者為諭于朝得減論提舉福建市舶兼泉州先是浮海之商以死易貨至則使者郡太守而下惟所欲刮取之命曰和買實不給一錢蠟珠象齒通犀翠羽沈膠薰陸諸珍惟物大半落官吏手媚權近飾妻妾賂以為常而賈胡之街冤茹苦撫膺啜泣者弗恤也及是公以選來余亦代公守郡相與剗磔前弊罷犯買鑄重征期季至者再倍二年而三倍矣故事歲以土物遺諸公貴人下洎三省六曹吏皆厭飽滿公曰吾不能賸民脂膏以市寵悉罷弗遣知邵州馭諸蠻寬猛有則不肯用狙譎小數卒以帖服知西外宗正事公謂治親如治家不可一繩以凜其有不率者姑惟教之跌蕩者責以誦書必精習乃已繇是知自重少犯法知吉州入奏留為右曹郎中都官例不何問事吏以成牘進輒跋筆為書公曰即若是安用我輩必窮折本末剖決之奮筆如風觀者皆駭服遷吏部郎主尚書東銓進對力言賊吏之害以為財者民之心奪其財則心傷心傷則怨結怨結則

思亂方其黷貨之始為害若未遽形又其積貪之餘貽患遂致莫救惟明詔申諭內自朝廷之上暨于百司度府苟首賂遺一務屏絕以清其源外而監司郡守必擇風節必任蕙平俾相糾察以澄其流如是則上有節儉正直之風下無剝蝕苛切之政上下之交征既息田野之生理自蕃民力裕而邦本固矣又言州縣以臯周民而沒入之其害至慘願一切禁戒若法當籍者自銖兩已上悉輸刑獄司以上于安邊所使為長吏者知貪黷無益而用法自平始忠定在淳熙間嘗輯國朝諸臣奏議為書以進孝宗嘉歎謂可與通鑑並行至是公言於上以為奏議一書上自君道以達庶事內自宮禁以及邊防微而性命道極著而禮樂刑政粲然靡不備具願詔經筵官於進講之際讀一二篇或萬幾餘暇特垂乙覽上曰朕常日自觀公喜且賀銓曹積蠹久公一裁以法有嘗令鄉邑坐贓濫斥者適請選公疏其宿負力沮之前從臣李沐乞奉補公謂沐在慶元為首斲之人而優老延賞與名侍從不異非朝廷甄別淑慝意則具白寢其命

自以與世寡諧不當久在銓錄地援親懃力請得提舉湖南常平尋改江西會鄰寇數犯盱撫公力疾之部請濟師且遣人持幣往諭賊既而王師次第集群盜亦輸欵請降而公疾不可支矣既乞祠又請休致時洪人告飢甚猶自力以出振業之始至幸陪載空公命發郡吏移隣粟選官屬乏材者溢其事雖憊卧一榻死區畫不少休家人有諫止者公曰吾豈以一身易萬人之命哉未幾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又以朝散大夫致仕疾再作紹定三年七月十有七日終于家年五十有六公雖生長相門家世本儒生守禮法又嘗親近有道故能擺落豪習昂居自勵如王璽不忍秋毫點汚自篤行公以純孝聞忠定帥循唯謹公生四歲母秦國夫人徐氏沒已孺慕如成人及遭忠定戚飲食居處一如忠定居喪時聞者嗟美忠定嘗書公廉勤恕四說遺所親公在邵為堂扁以四說書其後曰公則無偏見廉則無利心勤則無遺事恕則無過舉吏道盡於此矣宦游所至有先世遺蹟必表章之於上饒新一杯亭之祠於三山復翠窠舊亭

于西湖上皆忠定棠陰所在也平生尊慕心學在昭武則建瀛溪河南橫渠晦菴五先生祠在邵陽則別像灑溪於堂而從其不可竝祠者顧自以名在屬籍惓惓兵國不少忘聞朝廷有善政佳事輒歡快弗自勝否亦矍矍終日尤惡邪諂士言之即怒目切齒而賢者善類則欽避之不衰自以為文率根本義理其詩於選體尤得趣參政溫陵曾公嘗叙其文謂無一點膏粱氣所與齊偕若章泉趙昌甫北山陳膚仲皆當世名流有磬湖集十卷左氏常談史髓節齋聞記等藏于家夫人盧氏先公二十二年卒贈宜人子必悌先公六月卒必悌迪功郎新江州德化縣主簿必性女必姜歸承奉郎真志道孫良淳世系見于忠定碑者今不著始公愛冕山之勝葺亭榭斲卉木將退而休焉弗果至是卜葬于山之麓卒之明年正月二十有二日也銘曰

昔在先朝文正范氏有子四人而各得公之一體堂堂忠定子多而賢若勁氣與直節公宴似乎其先然而無不至剛峭不至刻問矣以然曰學之力遺要有堂龐公是



師容爾後人勿替引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四

墓誌銘

顯謨閣待制致仕贈宣奉大夫陳公墓誌

銘

開禧改元之初年韓侂胄將廢兵端則欲用其親吏蘇師旦者為節度使密諭詞臣使草制時中書舍人陳公峴直學士院語人曰節鉞以待時臣之功高者師旦何人可辱斯授必以此見命吾有去而已未幾中貴人有以特旨躡遷遥郡者公復論之中貴人者侂胄之所主也御史探權臣意遂假駁死獄事劾公以免方是時侂胄權震中外鼻息所嚮誰敢違者而公秉持直道不少顧卒以去國士論高之或問公與熙寧三舍人之事孰難曰李定之除公朝顯行之令也師旦之命權臣密諭之指也方熙寧初王安石雖用事然詔令猶付之有司故三舍人得以職爭之其為力也易至侂胄有所欲為則陰使人諭以意指一有違忤則假它罪逐之不使得以守職言事去也故在公拒之為難公字熹南世家溫之平陽後徙于郡城曾大考懿通直

即致仕大考捕事高宗為禮部侍郎終秘閣脩撰再世皆贈銀青光祿大夫考汝賢朝請大夫知達州贈通奉大夫公以大考遺澤補官調邵武南尉獲殭盜如格不受賞再調潮州判官劇寇沈師蹂州境覆官軍乘勝抵城下公方行俸事佐其長隼民兵布旗幟日夜徵發其嚴賊知有備引去公又伏兵津渡伺其宵濟蹙擊之禽賊將及其徒數十人戮于市帥憲以白于朝幹辦京西安撫司公事淳熙十四年以博學宏詞科賜第丞相主公准奏事孝宗謂曰陳某之文甚右夜直官對上語亦然用舉者改秩為浙東安撫司幹官帥王公希呂奏減和買四萬餘匹其議自公發丁內外艱除喪權太社令太學博士召誠學士院公對策言帝王號今不可輕出儻不經三省施行從中徑下外示獨斷內啓悻門禍患怙伏於中而不自知時佐胃已居中用事假御筆以竊朝權故公論及之除秘書省正字進對言陛下降詔求言三時于茲未聞以忠謹被勸賞頌有獲罪而編竄者中外駭愕以言為諱將恐上下相蒙非國之福兼國史院編脩

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秘書郎後省封還除書指公為故相趙公黨黜知全州至則增學廩給官書延見諸生勉以問學樽節浮費糴米三千斛立倉為儉歲備蠲民逋租九二萬餘緡郡城故榷酤為民患公聽十里外釀酒入城收其稅民便之在郡二年由野闕道路脩城堞壯又捐河渡之入跨江為橋以免病滋湘人目曰陳公橋最聞以祕郎召遷駕部員外郎改禮部尋陞郎中兼史職嘉泰四年遷祕書少監都城災詔百官條時政闕失公言節欲濫予職名黜授名器大藝怙倖益致貪墨肆行生民日困而大吏賦狀暴白僅從罷免中外之臣佞諛成風雖居可言之地且蓄縮不敢盡皆非盛世事明年進祕書監兼學士院權直未幾以掖垣兼內制坐前事絀明年提舉太平興國宮又明年授集英殿修撰知廣州公之治廣郡所以治全者推而大之新甕舍浚泮水奏增流寓解額以收粟士蠲八縣送州錢六萬餘緡禁其預借以病民重脩延恩館處士族之落南者增置義家給貧民之無所葬者時峒寇嘯聚為江湖間患公命

繕城峻隍築應壘城作敵樓置經略司敢勇軍以壯帥府之勢諭連部諸州為戰守備分遣將卒控搃噲要寇聞風不敢犯上嘉之命特制寶謨閣再任寇漫平公請納祿久之進顯謨閣待制知泉州未上以兵部侍郎兼直院召公方艱辭嘉定五年正月辛酉以疾卒于家年六十有八積階大中大夫爵永嘉伯進通議大夫守元職致仕遺奏聞贈宣奉大夫是年十月辛酉葬護國寺甸洋山妣碩人許氏之墓左公性孝友而仁仲弟蚤夭教其子任之以官待姻族盡恩意不可抗以私與人交若簡澹久而益親酬應事物從容有常德未嘗見疾聲遽色為學未懈博通群書而涵泳義理歸之於約其文典雅有青趣有東齋集三十卷公前後論事必審酌利害期於可行嘗言解額不均士不安鄉舉數冒日衆宜會諸郡終場人數各以二百解一大辟之獄奏裁多濫而讞報煩雍不若令悉申提刑司詳覆實有疑慮可憫乃以上聞東南將兵機冗不可用當分諫御前諸軍稟給簡閱一如大軍法論者多是之而未果行其在清湘觸虛市

之征在番禺省八稅場皆奏白于朝請准之它郡其建明太抵類此顧在公特為細事至其立朝出處之節則自官中秘至為近臣皆坐件權臣以絀其在詞掖不能一月也故公亂小司馬之命上賜詔嘉其能安義命於權門翕赫之日至以儀鳳之翔砥柱之立比公嗚呼欲觀公之大節者其改諸此而已矣然公沉嘿嗜厚不自表倣故世之深知者鮮獨賴明詔發揚遂得以昭示來世夫人林氏朝奉郎知建昌軍忠誠之女封碩人子男三長昕迪功郎臨安府鹽官縣主簿李暎通仕郎皆先公卒仲助今通直郎知建寧府浦城縣女二長適符事郎潭州善化丞劉方慶次未行皆早卒孫均宣毅郎前知婺州東陽縣

德秀之試詞學科

也賴公品題俾玷首選因獲出入公門今老矣懼無以報塞而昉以銘墓為請諒不得亂銘曰

士貴實踐

不貴空言

言之孔易

守之維艱

平居化化

真若有立

得喪林之

鮮不雙亟

方其無事

論說瀾翻 有事而言 若鍵若銜

展也陳公 沉潛靜默 見義必為

孔武且力 大姦盜穢 寵其僮奴

寄以腹心 若馮子都 奕奕節旄

將舉以界 在廷殫阿 孰敢訾議

公曰此官 寔獎勲勞 彼何人斯

異數是饗 豈以綸言 而歸隸早

吾腕可斷 制不可草 瑣瑣貂璫

恬寵驥遷 抗章還之 連觸執權

紫薇玉堂 密勿清切 浩然而歸

如疑斯脫 鳳翔千仞 砥植中流

知臣者君 褒詔優優 番禺之政

如古良牧 式遏寇攘 以奠南服

天子曰嘉 函其來思 簪筆代言

匪鄉孰宜 驛騎方馳 文星遽隕

天實奪之 莫究其溫 有立崇崇

閱此德人 勒銘山阿 千載不泯

趙華文墓誌銘

維宋中興四葉有杜稷臣曰丞相忠定趙公以純誠大義榦棟我國家勲庸魏我如周旦奭天

監精忠俾其肖嗣寔多且賢用克紹先烈故朝

議大夫直華文閣致仕諱崇憲字彥常者其長

子也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忠定為某

官恃立殿上降再拜以謝上顧近臣曰汝愚年

今幾已有子如此越三年復以進士對策擢甲

科上謂執政曰此汝愚子豈即前科取應第一

人者耶蓋忠定以懿屬冠大庭國朝以來未之

有至公又能力學取高第孝宗皇帝喜見玉色

嘉獎再三自是名聞日彰徹雖勤勞中外位弗

大顯然考其始終所植立則庶乎其有忠定之

風矣公初仕為保義郎監饒州贍軍酒庫換從

事即撫州軍事推官忠定帥蜀辭書寫機宜文

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監西京中嶽廟方

紹熙甲寅王室多故忠定公寔長西府察贊慈

極援立聖明不崇朝宗社再安未幾侂冑竊大

權羣險朋翼遷忠定于零陵未至而薨海內憤

鬱公闔門自處莖苑守丘壠居數年詔復忠定

故官職先友多詒書勸公出者於是改奉議郎

知南昌縣事嘉定更化除籍田令制曰爾先人

有功王室中更讒毀思其功而錄其子國之典

也公拜命感泣顧忠定之寃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勵廉耻本意則拜疏力辭俄改監行在都進奏院後引陳瓘論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付三省集廷紳公共參覈若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所論即近日恩典皆為冒濫先臣復官賜謚旨揮與臣除命俱合追寃如廷臣公論見得委是誣議即乞特頒詔旨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謫謗既辨則先臣之忠節自明而憲慈烈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官考合衆論改正誣史垂萬世之公特命詞臣撰述豐碑親灑宸翰錫以碑額用表先臣之墓又乞正趙師召安貢封章之罪究蔡璉與大臣為仇之姦毀龔頤心續稽古錄之妄有旨兩省史官考訂以聞已而吏部尚書兼修國史樓鑰等請施行如章詔曰可後以誣史未正復進言其畧謂前日史官徒以權臣風旨刊舊史焚元藁略無留難今日史官雖以詔旨再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敢於為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勇於為善耶聞者愧之其後玉牒日曆所卒以重修能飛事

實進呈因公請也是年冬贈忠定太師封沂國公而除公丞或監明年丞太府二年除秘書郎辭弗許四年遷著作佐郎充省試參詳官兼權考功郎官請外知江州六年提舉江西常平兼權隆興府及帥漕司事除轉運判官仍兼帥事七年以兵部郎中召尋改司封皆固辭遂直秘閣知靜江府廣西經畧安撫明年直寶謨閣主管亳州明道官初忠定公既以文學致大名而其平生盛節標表一世者蓋進則盡言於朝而天下稱其忠退則推上之恩以及人而天下誦其仁出入三朝直道自持未嘗以貶以求合而天下服其正此三者忠定之所以為忠定者也而公皆有志焉其在朝時嘗因閔雨求言公上封事大畧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損廢之士死者未盡省錄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忠亡隱有所規益者宜惟噴激弗加蓋亦罕見施用論安取容無所建明者宜惟默罰弗及或乃遂階通顯至若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

思職盡規以宜雖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  
文效儉餘黨窺伺之萌皆報報為上言之後因班  
對又深陳紀綱法令玩弛之弊雖其齒朝之日  
淺而位不得以言然苟可以效其忠者無不盡  
也其令南昌奉行荒政所活甚衆江人歲苦和  
糴公之為守也疏于朝永蠲之且轉糴旁郡殺  
別廩以儲為儉咸備至于今願焉瑞昌民有茶  
引錢新舊案積為者十七萬有奇皆不能償  
死則以責其子若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視舊債  
幾倍徒公嘆曰負茶之民愈困矣亟為白之朝  
乞許以新券一償舊券二有旨從之蓋受賜者  
千餘家縣刻石以紀其事忠定之漕江西也嘗  
有御札令察州郡之受輸苟取者忠定推行惟  
謹及公繼掌漕事即募淳熙詔旨下諸州令上  
體阜陵德意而先行於豫章以倡帥之減斛面  
之贏輕折納之價許民自執槩量輸者常私其  
餘以出豫章為江西都會四方賓旅之有事於  
其土者不絕不幸疾病則惻然無所歸忠定之  
為漕也捐私錢百餘萬創養濟院俾病有得藥  
與食以無轉死甯整歲久浸移為它用公至討

尋脩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之多寡為賞罰  
棄兒於道者亦收鞠之四邑社倉久弊訪其利  
病而更張之田里始被實惠桂之屬邑十地肥  
硠畧等而陽朔修仁荔蒲之賦獨倍焉自張宣  
公奏減之餘人猶以為病公請再加蠲減詔聽  
損有差三縣民立祠以頌公德至於以節用之  
贏代編吐逋賦在隆興為緒歲二萬餘靜江亦  
萬餘苟可以厚其民者無不至也為館職時同  
列有欲以要路相汲引者公巽謝不敢常退而  
喟然曰是豈知我者耶戚里有願納交者數遣  
人遊說弗答會祠事職掌相比又欲親公公肅  
然自將不喻階而揖也後寅緣求見終弗內時  
其亡而謝之始有旨擢丞寺監公白宰相願處  
其寂下者在朝垂三載而請郡以十數嘗曰欲  
去者如撼兒齒久當自脫矣後以名曹召公語  
人曰朝家委使雖遐陬僻壤不敢辭唯真之朝  
行則非所安耳在桂期年若不及滿歲則改爲幾年旬聞尤  
力卒奉明道祠以歸觀公之才非不足以用世  
而其志又非忘世者願於名位爵秩若將浼焉  
豈以素履難堅完榮塗多曠汨寧舍彼以取此

耶然則士之控搏寵利若不可一日使去已者其砥公何如也公之學得於家庭而成於師友以不欺為立心之本思過為進德之方其所居常揭以自警自公之大父慶國公至誠力踐以篤行稱至忠定公服行尤謹閨門之內敬順休洽士大夫之言家法者宗焉公天性篤孝其居忠定喪月餘始食食小祥始如果實終喪不飲酒食肉比御猶弗入者久之內行飭備宗族視以為渠法其在郡國以勸學毓材為首務於九江則新灑溪祠又為書堂以處學者求周氏後之幼慧者三人廩而教之豫章東湖近歲助立書院公至增葺其未備又為選堂長益置員置書史豐廩給如所以經紀灑溪者所至講求公私利疚沒沒如理家事在九江脩陂塘以廣既灌九數千所城堞樓觀皆繕治一新始至桂林屬瓊宇非人激黎峒之變公劾去之改辟能者代其任羣蠻相率聽命邊徼用寧有籬篲峒者仍歲寇缺為暴蓋首民何嚮父子陰誘導之公捐金繒付小校使紮以來賓之法因嚴民戕交通之禁使邊民相什伍寇至則鳴鼓召衆先後

掩擊俘獲者賞不至者有懲先是部內郡邑有警輒移統府兵戍之在宜州者百人古縣半之公謂根本單虛非所以窒姦萌殪於其地各置兵如戍兵之數而斂戍者以歸邕為邊州重害地自狄武襄平儂賊所以設扞防者甚至歲久漫弛而溪峒日彊公朝夕以為憂亟條上其議若調守辟屬益兵完城等數事朝廷頗采其言然未及盡用也峒酋何元龍死公命以其地分給子弟與它族之無繼者馬政積壞羣其穴根剔治之歲省緡錢數萬而所得又皆良駟馬士丁役使亡藝一切禁戒以絕公所蒞率簡燕游削問遺未嘗自顧其私故斂帑及民而蓄積以裕其見於試用者如此倘天假之年而盡其用所立可勝計耶公之卒實嘉定十二年五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母徐氏封孺人贈齊國夫人初娶周氏蚤卒贈宜人繼室劉氏樞密忠肅公之女忠肅公之薨也屬朱文公為擇所歸既而以歸公賢明正淑先公十九年卒贈宜人七子長必頽早腫世科嘗宰建之崇安有異政今為某官次某官皆以敘四女長適某官皆以敘某年某月

某日必愿等奉公合葬于雕窰二夫人之兆先期來告曰先君與公昔同三館既有連且相好也敢援是以銘文為請予方執喪未暇也自是四五年間必願之請祭至念昔與公從容著庭間又當世事公毅然之色偉然之論有槩乎余衷者由今思之僅若信宿而公之墓木鬱乎其成陰矣嗚乎哀哉廬山李公燾寔狀公行其言可信不誣今劉其要著于篇世系源流已見於忠定之誌者不復載其銘曰

弗競而翹

獨勇於止

其位雖殫

所立則偉

烏乎賢哉

真忠定之子

葉安仁墓誌銘

昔余為泉山守同僚之賢有數人焉昭武李公晦建安葉子是其尤也公晦學邃而氣平本經術明世用事之大者余必咨而後行子是堅疆有特操介直弗顧私遇事亡難意處劇亡勸容允它人之所不能為與所不敢為者必以屬之二君勁易不同而同歸于是予既深賴其助二君亦相得甚歡然余於子是獨憂其太剛不可

以耦俗故嘗為詩以贈欲其歛鋒鏘收光芒而進其德於中和之地君既去泉而蹇于仕越若干年廼得知饒之安仁則其為政一出於寬平藹然有儒者氣象居常語人曰先義而後利此先教而後刑此吾所聞於真公者也吾其敢違耶觀君於予言不忘如此其志于善可知矣於為政後先知所決擇如此其進德之勇又可知矣夫自昔以人材為難予於一州得尤賢者二人其喜幸曷望之何如也然不數年而公晦歿又數年而子是歿予是之仲子蓋督于李氏者也前為婦翁求銘而未及作今又為其父求銘焉嗚呼予其可辭耶子是名昶世為建望族曾王父某王父某父某朝散大夫知某州贈中大夫母張氏繼鄭氏吳氏張氏皆贈令人君節出也自兒時氣槩超邁見者異之以父任調邵州新化簿遭母喪服闋從江淮宣司辟以論軍事不合去尉贛之寧都有劇賊數十人深入廣右為覬已乃易服遁歸君庶知其根冗一日盡縛之法當得改秩賞君曰此吾職也何賞為則以白于府于臺示願賞刑獄使者王侯踰默嘉之上其事于朝詔



特改承事郎丞泉之惠安會子守郡引之以自  
助明年海盜壬人犯州境殺避卒勢張甚子合  
官民共捕逐之顧督捕者難其人君奮身請行  
時劉夫人方薨則弗顧也居數日禽其酋餘鳥  
驚獸散君猶督舟師邊出境乃還至家而幼子  
夫矣子列上其功不報以宣義郎知贛縣即使  
者迎拒君不許土郡守柴公中行猶曲留之至  
為辨數于朝然無及也既至安仁一以平時所  
得於師友者施之政其視鴈鷺行常忘色如鐵  
不以假借至進士民語之則如家人婦子相爾  
汝俾得盡所欲言慮民之淹于訟也日惟退食  
少休兩造至庭一見即決亡所宿淹者更以故  
不得邀賅請雖負者亦心服無對辭色有田訟  
更數令不得辨枉直君一見詰問具得其情不  
浹旬以決縣人駭嘆稱為神明有重囚繫獄獄  
根連十餘家淹延且半歲君始至知為黥疔罔  
利計疏其事臺府盡釋之皆歡呼騰踊以去賦  
歛務在寬民非甚稽考才督責前令自課以數  
萬計郡弗察顧迫君以償君曰吾亡它繆巧其  
能者窒決漏節浮冗而已姑盡吾所能以應否

則去之符核雖曰急每反復狼扣真寬其期以  
紓民必得請乃已當俗雜吳楚之舊春夏復作  
率惟巫是聽雖骨肉絕不相往來君為文鐫曉  
選醫往眠隨其證以療或扶病來告則親問而  
藥之貧不能自給者則以錢若粟所全活甚衆  
其大者如是至若蠲里正之擾嚴科糴之害與  
九剔吏蠹蘇民癯者不可殫書然君猶以為未  
足方將躬杜倉建義庠置安樂院使商荒有備  
善良有教罷癘殘疾者有歸條畫直定而君病  
矣既棘猶諄諄若夢中語曰某事畢矣某事未  
也蓋勤民不忘以至于死云時寶慶三年某月  
某日也寓士湯君仲能往哭其喪見邑之人多  
痛悼至流涕云者又聞其家緡錢不滿數十棺  
衾久而始具歸行田壟間雖莽犢牧夫亦戚嗟  
如出一口歷叙其事以謂近於古之所謂循吏  
者仲能名巾信義士其言確訥不誣故予劄而  
著之然不能盡紀也世遠道散為政者獨徇其  
人鬼魅其俗以為非嚴法峻刑不能服而朝夕  
所治者敲朴以聚財而已其聞義利先後之說  
鮮不姍笑以為闊迂而君用之於治邑不期年

間其效章灼若是然則謂古道不可行於今斯  
民不可以理義化其又果然歟仲能又言君壯  
歲遊文公朱先生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  
為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賓客  
言者皆可以語妻子吁君之所為挺然自立者  
其不以有本故歟君生於乾道戊子享年五十  
九積階承議郎賜五品服妣鄭氏繼劉氏共部  
郎中炳之女又繼亦其李皆封孺人子果采稟  
梁女適進士翁德廣采鄉貢進士郎前所謂壻  
李氏者使公晦問學得其指歸方進而未已也  
諸子以三年某月日葬君城南鐵獅峰下銘曰

匪利之征 而義之答 匪躬之憂

而民之寧 嗟君此心 可質幽明

我為斯銘 百世是徵

譙殿撰墓誌銘

故右文殿修撰譙公諱令憲字景源端良平實  
之君子也嘉定初為寮于宗正寺見其后安第  
競靜嘿少言而於進退去就間堅決亡疑貳心  
竊敬之及使江東公又適司臬事時歲大旱蝗  
予與提舉常平李公道傳方豫圖所以為荒政

備者而朝廷下公建請數事大抵皆不謀而合  
三人者相與戮力推行聖天子德意而公講畫  
尤精密竟事民得無流亡頓皓以死蓋公力為  
多後數年來漕吾閩所以愛其人者如江東之  
人閩嘗饑且疫其拯之之力又如林江東之饑  
也不幸勤瘁致疾歿于建之漕臺予往哭之其  
孤習拜且泣以乞銘為言既又狀其行來請彌  
力予其可辭謹按譙氏故蜀人唐末有徙于青  
之益都者遂為望族公之曾大父某贈太師崇  
公妣率氏魯國夫人大父某贈太師鄭公妣郭  
氏楚國夫人崇公以上猶青人也鄭公遭靖康  
之難間關南渡康有定止至公皇考某以靖共  
格實事光宗皇帝于春宮紹熙中為利州觀察  
使知閣門事始錫第行都贈太師魏公妣杜氏  
亦贈魏國夫人魏公三子伯曰今雍檢校少保  
保成軍節度使公其季也始魏公官于莆一時  
儒先多在魏公編登其門公年甚少已知尊前  
輩慕正學而杜夫人以經史課督率至夜分以  
故器業風成甫冠入大學遂登淳熙十一年第  
孝宗覽公所對策問誰氏子大臣以魏公對上

喜曰熙載可謂有子矣魏公時在班列亟拜舞謝庭下薦紳榮之調仙遊尉妻獲盜如律當賞訖不自言再調淮東安撫司屬官歲大饑帥諉公行賑卹事賴以全活者甚衆用薦者改秩知錢塘縣未上罹魏公戚終喪知衡山縣始至顧風俗悍甚學政壞士不知鄉方則為闢縣庠益其廩嚴課試之凜使相懋以學兩造在廷率脫曲錫曉其以骨肉訟者為陳至恩大誼且引咎自克責聞者多釋然謝過以去慶元五年入主管官告院遷司農講諸王宮教授垂益王府教授公言中興雖翔學宮然無齊舍以居無廩給以養課試之法不立行藝之習亡聞非所以隆宗支厚化本先朝廷臣有請倣郡學置生員及職事者有請擇閒曠地建學宮而給田充餼者乞令宗正司折衷以聞時雖未及用其後嘉定中別置宗學如公言遷太府丞知江州郡境產占穀而總領所以搜為賦人病之公請隨所宜輸納以便民又論茶引錢之害甚悉江民多貧少根著值水旱則捐貲產轉徙它郡有耕其棄田者有司又繩以盜種法由是告訟紛然

公請弛其禁惟責以輸租爭者遂息居養院久圮公命徙置城此一新之發婦孤兒別為屋以處括絕產置慨舍斂其租入以給之寒而薪死而瘞皆定條畫為久遠計故其法迄今不廢開禧初召對論差役等六弊請去之以蘇民除都官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論謫降之官遇赦許所屬申明移放奏請來上朝廷下之憲部率阻抑不行至有數更甯省弗獲自便者願下本部自今奏行赦令務從寬厚以稱國家矜恤之意兼侍左郎官遷檢詳樞密院諸房文字奏乞命沿江諸軍修戰艦肆舟師以壯大江形勢遷右司郎官時陳自強尸宰枋事多謗成胥吏棣屬具員而已公循守理法不少倚違其間一日有公事令吏諭旨求撥筆公不可尋除軍器監名遷實和之也久之除大理少卿韓侂胄誅天子更新政令公言為政不難惟至公無私然後可以服天下欲明賞罰當自公卿大夫始欲守法度當自朝廷始欲惜名器當自近臣始欲節浮費當自內庭始欲抑僥倖當自左右近習始屬詔中外臣工言事公又歷陳十弊

大畧欲絕內降勸廉耻黜冒濫損泛恩裁宮掖  
亡益之費省近習戚屬之錫予其言確切達大  
体多見施行時方論權臣伎黨軍多下廷尉治  
公持議平更數獄無一橫及者嘉定元年遷宗  
正少卿兼史職初仇冑顯朝權自謂上之立有  
定策功史官爭承迎書初元事皆失實公前因  
對請刊正誣史及是又言王牒紀大政而內禪  
一節顯歸功權臣非所以視萬世臣謹條其誤  
妄隨事辨正目曰甲寅王牒辨誣願下本所命  
官攷詳釐正之特又議函仇冑首以遺虜人  
公言姦臣誤國自我誅之於虜何與今衆賢益  
用綱紀日張措置得宜彼自心服若不顧事體  
是非但務姑息以悅其意則彼將謂我為無人  
萬一復有難後之請何以待之願令職事官雜  
議及訪問制閫大臣不報以直顯謨閣知婺州  
值早禱而兩差後又弊為正詭隱明板籍定其  
所當先後者人以不爭提點浙東刑獄奏請立  
居養安濟法以活惻娶又言茶鹽法至嚴而行  
之未嘗不濟以實今州縣間行法多刻已失國  
家本意願詔有司申嚴之兼提舉常平越之蕭

山諸暨上虞皆大水公親循行田野見老穉相  
扶攜丐于路者以萬計顧常平見儲亡幾唯朝  
廷椿管和糴米萬石在公謂民病已亟不當拘  
常文峻報可廼先便宜發廩平諸邑以糴又出  
義倉錢五千緡以予貧民然後白于朝請專輒  
舉未幾易糴為濟且轉勞郡義倉米萬七千石  
以賑之其蠲閭賦免多不俟請輒行版曹雖鑄  
結弗顧也進直寶文閣江東運副辭弗就得奉  
至局祠八年提點江東刑獄時建康諸郡不雨  
自三月至于六月田高下皆失種繼以蝗孽遠  
近蕭然粟直驟踴公慮荒政之行州縣徒具文  
少實請以附近郡分委漕憲常平司督察之詔  
從其請公領饒信南康三郡自是申請無虛月  
大者如發藏粟悉遺糴弛貧民連賦報皆施行  
如章時朝廷捐錢粟博牒以給本道者凡六七  
十萬公以所得下三郡析民戶為五等其能自  
食者糶之孤獨癯老廢疾者計口以給其諭富  
民出粟必溫詞厚禮樂應命者饋遺發獻之甚  
吝者揭其名通衢曰不義戶毋得與善良盜番  
陽人蔡允成家非甚裕能出慮慮以惠其鄉公

請官之以示風勸繼悉條畫蓋不可勝紀是歲江左之民獲全者數百萬聖朝之澤與天無極矣兼權都大鑄錢司兼統州明年進龍圖閣因任循行至信上有重囚當論者十二人公察其情可省悉以次未減時方小旱因決而兩信人相謂曰此提刑兩也初開禧中有旨令江西轉運司括在官若廢絕寺觀田賜興國軍之瑞慶官官吏急於奉承往往妄奪民產自洪之分武寧與興國之通山失業者亡慮數百家爭鬪雖然至有殺人縱火者守令諸司多請復以還民而道流鬻兒弟已朝廷為下鄰路屬爭快公真論本官甚奪為非是且曰今既還民矣復奪以予之是啓無窮之爭也始道流有所挾而至意公必稟聽公笑曰吾所知者理爾去就利害奚其卹尋三上歸田請陞祕閣脩撰奉明道祠十四年起為福建運判始至獨屬州增鹽等錢為緡者十四萬一千有奇俄兼建寧府時三山延平諸郡饑餒並作公賑卹備至閩人咏歌之及民病少紓公已屬疾矣嘗謂一日在告則一日曠官既練猶自力治事遺訓子孫以仁恕為

心力行好事勿為刻薄壞吾家法卒之久實員十五年十月八日年六十有八詔今職名致仕官至中大夫封益都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十七年某月某日薨于餘杭縣金車山之原葬人陳氏附陳氏先公歿十八年矣一子習嘗以春秋薦潛舉今為文林郎新處州慶元丞二女迪功郎李仁用王仍其婿也孫菱將仕郎公事親孝君喪執禮無違與少保公處莊老怡怡猶一日平生刻厲清白豪髮不可汙冲澹寡欲自奉如山林處士性不嗜殺嘗欲刊石以戒後人曰戕一物命非吾子孫每謂士大夫持論當近厚為政當及物以位為樂不足言矣故歷官所至以寬惠得民九江彭蠡之人思公尤刊平居不事小察而虛心鑑物情偽莫能逃饒大家汪氏子遭屠裂以死莫知主名有親屬來懇于庭公熟視之曰此即殺人者也寘之獄果引服吏民駭嘆稱為神明於書無不覽觀雖釋老方外之學亦研究歸趣有遺文五十卷藏于家公之行事可紀者尚多顧非大體所繫予嘗以出處本末求之知公之為君子是則宜銘銘曰

辭穹椽腹人所競趨有徑可由其孰舍諸  
公在慶元而不溷慶元之黨在開禧而不  
染開禧之汙獨循循乎平進之軌不汲汲  
乎交驚之除去簪纓之幾何復自詭於麾  
符其奉已也冰寒而雪凜其澤物也春暄  
而兩儒卒稅駕於九卿而白首乎輶車故  
蔽之曰此端良平實之君子後世當有以  
知吾之非謬

趙邵武墓誌銘

慶曆中富文忠公條上河北十三策宗室子補  
外官其一也時雖未及用迨神宗皇帝稽古制  
法卒如公言自是二百載間英材出於帝胄者  
彬彬中外至不可勝數庶放邵武太守趙侯時  
通者亦其人也侯字宜伯系出秦魏王曾王父  
公著內殿崇班王父彥顏秉義郎贈朝請大夫  
考僚夫朝請郎知廣安軍贈正奉大夫妣碩人  
江氏侯自少篤志問學淳熙辛丑以取應授承  
節郎添差筠州上高酒稅再添差監江州贍軍  
庫潭州南嶽廟黃州酒蘄州稅遂登慶元丙辰  
進士改承事郎知臨安府餘抗丞禪贊縣政聲

肇有聲稱知南康軍之建昌縣建昌為江左最  
劇邑賦繁訟夥裁處有法民以便安尤屬意教  
養事增學廡廣弟子員比門橋路此惡為攻石  
贅治以便行者斬傾蓋亭以映大賓客邑人紀  
之部使合薦于朝中都貴人亦有出力推執者  
侯不樂猛進願取鄂州分司糧料院以歸至官  
邊事方急朝廷出重臣宣威調度甚夥公從容  
舉職不少闕而持以才諍為吳公獵薛公叔似  
所知嘉定物通判臨安府時楮弊價日損朝家  
方嚴稱提之令府尹徐公邦憲欲下都城之直  
使與外適均以絕姦民之牟利者侯爭曰內之  
獨重不猶愈於中外俱輕乎今必若是則民間  
竊窺其上以為不自貴重其削當日甚未幾果  
如侯言後尹趙公師異加嚴洩錢之禁有犯者  
悉錮之外寒侯又謂民愚無知情可憫手既二  
百餘輩丐原之且謂城外細民販鬻魚蝦菜果  
諸物不過營求合邏卒利其獲亡多寡輒指  
為出境錢既沒入又治臯而責之賞非所以矜  
困窮并其它苛擾之狀一為尹精言之請加禁  
止民類以少寬侯又謂杭瀕海斥園地百姓藉

鹽以自沽今犯至錄兩輒拘摩之非是請釋其  
 情之最輕者於是獲免者數十人後尹至挾才  
 多媚忌以候遇事執議不為屈風言者詆誣之  
 侯坦然無減嗟意既歸築室廬阜之陽時花執  
 木以賦詠自娛久之得主管台州崇道觀通判  
 撫州守去官候攝其事公幣物錄毫無妄取旁  
 郡交覬遺輒以承攝謝卻之知邵武軍凡兩陞  
 對所論皆當世民憂至郡首為文諭俗戒以毋  
 縱酒毋尚氣毋挾兵刃又令民五家一甲甲內  
 有欲殺人不覺察既投人不亟捕者皆坐之於  
 是以刃相戕者為少戢下車財三月小大之政  
 次第舉行慮民之餌偽劑也為置局以惠之慮  
 貧乏者之難於稱貸也為立庫以濟之學廩不  
 足則議買田以助其給兵弗閑於藝則時按閱  
 厚賞激以示之勸於是軍民胥便而侯以疾告  
 矣十四年七月二十有一日終於郡之正寢年  
 六十一官朝散大夫娶寶謨閭侍制李公景和  
 之女封宜人子若采某官女若善適某官曾誦  
 箴若柔先卒侯天資孝友每以祿養不及母為  
 終天悲歲時展省坐撤裝回弗忍去正奉公歿

所當得貨產皆捐以予諸弟雖遺澤亦義遂亡  
 靳容居官廉白自好婿李氏時得舊田二頃其  
 後歷官以卒無大增益云予少出入李公之門  
 知侯本末甚悉若采以是年閏十二月甲申葬  
 侯于星水縣長文鄉而使來謁銘銘曰

士莫病於無仁心尤莫病於無仁術懿哉  
 趙侯報歎平實天府片言而解繫者百數  
 樵川三月而懷恩者千室情眉壽之弗遐  
 曾未究其什一黎仙之陽廢壤惟吉我為

斯銘昭揭白日

徐濟叔墓誌銘

寶慶二年六月朔子故人徐君濟叔以公江制  
 置司機宜文字卒于官君諱叔川世為西安人  
 贈光祿大夫潛勇大考也傲猷閣直學士贈少  
 師嘉大考也提舉湖南常平贈金紫光祿大夫  
 忠考也妣曰楊氏通義郡夫人自少師暨君第  
 大常者三世矣慶元紀元龍集執徐君策名之  
 歲也嚴州建德簿沁州銅陵丞又丞常德之龍  
 陽知泉州晉江縣事主管東嶽廟江西安撫司  
 機宜文字辟公江制置司機宜文字者君仕之

所歷也階止朝散郎壽六十嗚呼是可哀也君始娶建安侍郎袁公樞文繼王氏皆封安人子卿貴先卒卿月將以三年某月甲子葬君而西山真某為之銘銘曰

維徐之先寔出栢賢抑抑偃王服仁行義大末之里其廟渠渠主之子孫亦盛于繼肇肇臣師沈雄而毅抗節昕庭校虜奮氣肆其嗣人克世厥家維濟叔若易直以蘇為簿若承敏以就事振饑于池孔德且惠維南有邦壤鉅物殷宰字匪良俗頌以呻予奉摩符君縮銅墨戮力一心卹彼蕞阮邑有訟獄君理其平里有孝弟君揚其馨蠢茲群兇來自荒沓露毒風腥跳梁莫制瑣瑣蝦蛭敢為鯢鯨是剪是夷海波以澄予寔何能賴衆籌畫糾合兵民君與有力既事之平恩弭後虞君靡憚勞躬走海隅寶蓋之山法石之浦巖巖新營痕厥號虎君於是邑勤于百為民既小瘳而疾棄之得請奉祠于東嶽岱守後留之以訖三載委綬而歸嘯咏家山有林者梅婆娑其間

婉婉懷謀于洪于鄂閫制兵籌是度是度  
廼侍糗糧廼肆師徒云胡弗淑奄忽以徂  
囊無留錢楮弗再襲襄柳之行人為掩泣  
龍立之原寔曰西金珠石纒辭用詔來今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之四十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墓誌銘

少保成國趙正惠公墓誌銘

嘉定五年九月戊寅日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致仕趙公薨有司以遺奏聞上震悼不  
 御朝二日詔贈少保追封成國公太常考功行  
 謚曰正惠某嘗執筆太史獲觀先朝故事益我  
 祖宗以來優禮近屬凡隱卒崇終之典庶庶姓  
 皆有加然考其所以易名者則與外朝公卿異  
 非恭榮康僖則脩簡靖裕而已豈皇族不皆任  
 以事其賢不暴於衆人耳目邪抑雖多賢而其  
 德與才卓然可與元老鉅臣參時錯立者亦不  
 多有也故皇族之謚忠則僅有正則絕無近時  
 丞相忠定公益得於僅有而少保正惠公則得  
 於絕無者也亦可謂哀榮之尤者矣忠定公嘗  
 秉大政決大策功名之盛霆震電耀而正惠公  
 陳力于外曾未及正廟堂運樞極不獲畫策先於  
 天下然士大夫以其存否為世重輕者蓋五嶽  
 四鎮初不見其有運動之迹於天地間大施行  
 大變化若不相涉而屏蔽風氣吐內雲霧蓋亦

天地之所倚以立者要不可徒論其跡也然則  
 正惠公之薨而聞之者莫不出涕以悲其有以  
 我公以淳熙丁未進士調福州司戶參軍用薦  
 者陞從政郎監行在草料場江南東路轉運司  
 幹辦公事又用薦者改宣敷郎通判太平州知  
 饒州直秘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事進直學士  
 閣提點本路刑獄公事未上改轉運判官以官  
 糴如旨陞一秩仍減磨勘攝安撫使尋除秘閣  
 修撰正為安撫使兼漕事進龍圖閣待制知平  
 江府以治行進煥章閣直學士居有頃以顯謨  
 閣直學士知太平州以疾丐祠官除端明殿學  
 士提舉隆興府王隆萬壽宮告老拜昭信軍節  
 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公性簡重不妄言笑  
 自少勇于學以遠大自期初為戶掾即采古歷  
 代與先朝名公之有惠愛及民者輯為編書置  
 左右朝夕觀焉以自程府帥趙忠定公每委以  
 事度可必盡力度不可必盡言忠定公薦其才  
 後帥林公柝疆毅難犯獨為公降色辭其後提  
 點刑獄辛公弃疾攝帥事厲威嚴輕以文灑纒  
 下官吏惴栗唯恐奉教條不逮得諠公終始据

正不為威候官石門鄉田賦視它鄉特重公會郡計之贏足以當其入乃白帥奏輕之使與它鄉等其為幹官前後事兩使者一以盡誠不阿為舉職使者每欲以親民薦公公輒推與同官之賢者皆徧及乃受薦改秩佐郡郡守雅知公一郡事悉參決守不自行一事後太守至曹未相悉頗疑侵守權取郡事九公所參決者跡之縱中經衡中綿無一繆戾可指乃自咎知公晚牢城營有逃者本疆盜也捕得守銳欲斬之公亟白守於法疆盜特貸命而後逃亡七日不獲者斬今雖疆盜非特貸命與法不相應守無以奪逃者得不死其知饒州州民多喜訟公一見即察其情偽先諭以理後裁以法勝者悅負者愧喜訟之俗為少衰饒為州歲入田租十二萬皆輸大農謂之上供而官安米月為七千石皆取給其入之贏其後郡計日蹙民輸官租度反上供即疆民輸錢及兵馬不繼乃糴旁郡軍人鶴伺水涯吏乘為姦米多濕蒸公皆正之俾不復輸錢而官兵之需取之境內益有餘而積者數萬石它歲饑用以振民全活甚衆諸邑積逋

一切蠲之責可輸者邑皆競輸不敢後去之日百姓縫紵為旗以送者數十里不絕肖象于三賢堂祠焉江西饑公為常平使者是時權臣動兵悉以常平粟餉軍在在皆空困公丐錢于朝為糴本而預度州縣積貯與民之不能自食者若干官糴米以給會新城亡賴民謬曰貸糴持挺橫甚者白晝發倉亡所忌公行部且檄州縣速振贍之母啓盜端然後檄巡尉捕首惡正其臬部內帖息為轉運判官以所部十一州公量不同大抵侈入而儉出乃取文思斛下諸州禁毋得增損出內以平朝廷歲糴江西米百萬糴時官靳其價而科抑大家使先輸米乃受直于官公先予錢後取米民以不擾帥江西會黑風峒羅世傳寇欽榔衡間而峒近吉之龍泉榔衡湖南部內州而吉江西州也先是湖南曰必討補江西曰必誘降賊陽為聽命而首鼠顧望持兩端公至則乞與湖南犄角致討峒中糧素乏並峒之民陰以米資寇故賊得盛疆山谷間公下令有以米予賊者以軍法從事賊之食始乞降明年夏青草峒寇作亟遣兵平之至秋李元

曠寇柳陳廷佐寇南安而黑風賊陰相連為梗  
兩路兵寡弱數合戰數不利公紿疏求濟師詔  
遣池州副都統許俊提兵趨龍泉公勸其持重  
養威勿爭鋒會湖南使人來議夾攻柳吏何光  
世能道賊恃險連衡狀且謂可以計破難以力  
碎公曰即如汝所言當先誘羅世傳李元礪自  
贖元礪獲則世傳孤亦可縛也二寇得陳廷佐  
在吾目中矣汝能往說世傳使自歸否光世曰  
能即以光世送許俊乃以緡錢二萬犒其軍越  
二日詔公移守輔郡公抗疏乞留討賊不許而  
是冬峒寇次第平悉如公言其在平江覈財用  
出入而削九浮費亡藝者郡多雜文吏公至未  
及歲苗蠲屢勸官寺以清其為太平州則賸折  
帛價使輕獨推酌額使少曰吾知其厲民久矣  
公在平江已病至是病益侵索章正閱天子猶  
惜公去得請未行遂薨于州以七年五月壬申  
葬于平江府吳縣穹窿山之原享年五十有八  
公諱希偉字叔和藝祖皇帝元子燕王德昭八  
世孫也曾祖子堅故左班殿直贈太子少保曾  
祖妣周氏贈求國夫人祖伯仁故武翼郎贈太

子少傳祖妣周氏贈榮國夫人繼張氏贈申國  
夫人考師虔故保義郎紿贈太子少師妣林氏  
紿贈昌國夫人少師四子公其仲也配洪氏惠  
國夫人子男三人與哲承務郎紿善建康軍節  
度判官聽公事登辛未進士第與勳真息並國  
子監進士女三人未行公慈愛寬紀出於天性  
自少傳以來樂善好義至公而彌篤忘所欲為  
不問力之不足力所可為不計家之不足也任  
料場時門官物故貧且無子公為率同官辦後  
事遣以歸得節過家悉奉餘以振親舊凡內外  
族端昏嫁之不及時者每任為己責其負不能  
自存或喪不能舉佐之不遺餘力蓋皆發於惻  
隱之心而非有所為而為之也居官廉介自持  
惜官物如己物自奉儉質裘不易至十餘年  
食不兼饌內無聲色不喜珍玩自小官以至通  
顯如一日不知而見之者以為寒士也喜讀上  
蔡謝公論語說有會心處故於處已接物優游  
和平而不犯燕居家庭未嘗厲色辭而桀度藝  
藝兄弟間交愛備至擇士之賢者與子弟處讀  
書為文躬自督課以故諸子皆新然自立遂世

其科公與人交誠以尽每自謂見人為善雖疎亦親如察其非正雖鄰弗覩所至究心民事日常五鼓興冠服拜家廟即出視事終日不倦嘗言韓忠獻動業若位可謂盛矣猶躬簿書之勞以為俸人萬錢不敢自服吾復何德遽求安佚或兩賜少愆即容色愀然飲膳為減江西旱公儻千麻姑山焚香既退盛服假寐若見雲氣蜿蜒如龍自神所而并遂大雨人謂精誠所召云政事本於明恕而不為姑息體國憂民一心拳拳勤勞盡瘁以至成疾其在當塗病中猶躬行勸課綜理細務秋大閱自力而起曰國之重事不可不親也捐館前三日尚淡筆書判病函卻藥不肯服曰吾蒙上恩至此年將六表死復何憾無一語及其私將薨之夕有大星隕于郡西十里外嗚呼跡公行事所謂正且惠者非邪始公在閩受知於忠近公忠定既以謫死讒波滔天士大夫能詆忠近為不忠者踵相聳進用一時知名士坐黨論斥遂亡虛日九權臣意指所鄉誰敢違者公獨薦慮定之子今江西漕憲憲曰此賢相子也舉天下之禍福不足以動其中

而易其所守非正能如是乎昔周有公旦公奭以同姓之親股肱王室後世所仰慕者莫先焉維忠定公戮力國事庶幾率正惠平生每以剛哲自勵而用不克究中道以歿君子惜之然其仁足以庇民生忠足以利社稷遺愛餘烈久而見思雖周人之捨其棠曾不是過故公之告老論言褒錫稱其有召公分陝之風焉維聖天子知公之深生則寄以藩維沒則寵以節惠揚休千載為宋名臣宜有聲詩銘著盛德其孤以命某不得辭銘曰

天右我宋 子孫千億 有技其群  
 如旦如奭 忠定之忠 正惠之正  
 它人所難 矧曰同姓 三百年間  
 維二宗臣 曰正曰忠 餘莫與倫  
 抑抑成公 天賦全德 如王之溫  
 如弦之直 望其容貌 山澤之懼  
 觀其被服 環堵之儒 孰知其力  
 可與任重 見義直前 育育非勇  
 天子曰嘻 此予宗英 玉節菴持  
 四方是營 番川之陽 大江之滸

穆然祥風

膏以時雨

有衛于峻

既暴且狂

公如不聞

徐死其元

堂堂三吳

地大物衆

坐鎮如山

聲氣弗動

天子曰噫

母父煩公

往往姑孰

其寧厥躬

公拜稽首

官有常職

奉日万錢

臣敢弗力

民雖有廖

公則已卒

維其真心

之死靡悔

大星西流

當宁震驚

愍冊誅章

極其哀榮

謂仁必壽

胡止六喪

百世之名

則如曠日

穹隆之栢

為今其棠

勿謂勿摧

正惠所藏

國子監主簿李公墓誌銘

上更化改元之八年春徂夏不雨詔中外薦紳

言天下事國子錄三山李公讀詔慨然即日條

六事以獻其一謂臣觀今日之忠大抵忠厚變

於刻深老成奪於新銳公言辭於偏是遠謀阻

於近功循習成風恬不自覺追勸編寶先朝所

以處巨姦今州縣吏小有誑誤輒杖重典故候

宿將宜勤守禦不無尺寸功一旦以財物失陷

與峻罰知之者以為當罪不知者以為寡首賴

下寬大書條除苛習母以小故博重比母以一

背弃前功其二謂織錢輕而兩淮之貧民怨鹽

法變而江湖之富民怨新楮之令嚴而天下之

民胥怨又言安邊一司提領非人為民鉅害賴

損其願削厚歛之無名者還簿錄之非辜者其

三謂胡上賜園所以優戚里之恩而用功大繁

開地太廣中宮知民疾苦本以節儉輔聖德陰

節懿親制節謹度人所共知不當以是累其美

其四謂宣政間道數興行至有號為交真者當

時以為金戎損夏之兆比年此風復熾災菴有

徒出入邃嚴恬弗呵禁甚者凌轢官府開節通

行黃冠之後陰怙其勢豪奪民田官吏相視雖

號為有風力者亦闌筆而莫敢狀願以宣政為

鑒嚴左道之禁杜私謁之門則宮闈肅官府正

矣其五謂苞苴之行賂昔雖曰小異然將佐陞

差以締結游揚而得守拔論薦以夤緣挾持而

取是示賄尔又天府幣藏大半耗於供饗諸軍

亦然是以州郡不免侵漁主將易至倍寇龍剝

之慘怨心咨生焉願詔大臣戒敕中外勸清白之

標杜賄賂之源庶幾寬民力弭兵怨其六謂讒說巧言虛庸不免特貴吾無可乘之間爾禍漢者江充禍唐者李輔國然使武帝明皇本無隙可投彼亦何所肆其巧哉願銷讒言固邦本實宗社無疆之休時上封事者以千百數其言懇激切至為中外傳誦者財十餘人而公與焉未幾奏事致中又言宮僚之謹東所以輔成儲德今主鬯元良令聞日新僚屬勸講義理日益然端人正士進見之時寡而便嬖替御親昵之時多市井富民稍有寅緣皆得竄名補授且彼非素知書者而使日嬾左右臣未見其益又言太尉古三公官間者貴戚未聞有橫草勞輒實右階極品非所以勵有功者又謂宦寺與政事內帑付私人非我朝今典聞者壯之公名冲字衛卿世儒家自其諸父廷仲先生某與其子北海先生某皆以經行為學者師公少從父兄間磨礪確灌漫謫負日宏晚試南宮有司得其所賦驚喜以為有制誥體擢真上所知公者謂其詞際絕人而已平居接物和氣藎藎與人語若不出諸口見者又不過以樂易君子目之迨其奉明

詔對清光論奏偉然雖宿以剛鯁名者有弗逮然後知公之所蘊蓋有未易准者公慶元五年進士為汀州司巨參軍浙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辟准東幕府今四川制置使侍郎崔公與之薦于朝故端明殿學士李公大性又以公應詔大臣得其蓋遂干議嘉之遂權錄國子越二年始遷本監簿曰外未獲而公病矣以其年某月某日終于臨安年六十有八公之先自固始入閩為候官人曾祖某祖其某官父某贈某官娶張氏封某實高縣某人之女有賢行後公二年卒以某月某日合葬于某山其原二子曰遇國子生曰某登其年第今為南雄州教授皆雋異不羣人謂公為有後云銘曰

嘿于庭譁于朋夫誰弗能平居訥然有疏萬言維公之賢晚官于朝僅再遷獨抱姪歸其全勒銘斯丘億載傳

監車輅院詹君景憲誌銘

慶元五年先皇帝始臨軒策天下士吾建之權第者十有四人焉崇安詹君景憲其一也景憲於時年甫三十餘儀觀偉然器質分重人謂且

將遠到者既而得清江戶曹掾以歸明年與予會富沙富沙之別射十四五年而一時同登之士或在或亡人事之變有不可勝窮者景憲亦以計聞矣嗚呼惜哉景憲雖不幸不究其志以終有子樞能世其學自予執親喪請徐兩山之麓及是再至三至焉其講明踐履必欲以聖賢為指歸非它學者比也予方悼景憲之無年而幸其有子樞又以銘墓為請予尚奚辭景憲名端姓詹氏其先有自固始入閩者至武夷之下居焉遂為崇安人曾大父城大父恪贈承事郎父冲通直郎致仕賜緋魚袋世以德誼著于其鄉景憲少時奮然以學自力既壯從文公朱先生游得脩己治人之大致故其仕也孜孜所職唯恐後焉眠早掾飢尤極勞瘁江右俗囂於訟案牘在官有數十年不決者景憲閱皆得其情凡所予奪人無異論部使者知其材檄致幕府於是環十一州之民求質控有司者必請以屬君曰寧為戶曹非不願它官直也秩滿用薦者循儒林郎授國子監書庫官書庫列屬成均舊為儲材地蓋朝廷有知景憲者將以是用君

而親歿矣服除差監軍輅院猶前志也未上而景憲終焉嗚呼以景憲之材且賢使之得志以有行澤之加於物也必矣而官不出七階年止五十八其不謂之命邪景憲常以博學宏詞談于春官既中選而以黷黜遂去不復為獨取河洛數君子與文公之書以授樞曰此為學之本也吾不能教汝汝其從有道者切磋講究以卒成吾志樞拜受命不敢忘遂以其學講於節齋蔡氏昆弟蔡氏蓋文公之高第弟子也景憲初葬於天然山寶慶元年十二月壬寅改窆于周溪之原景憲為人溫良沈愛其於鄉鄰之誼尤致其篤歲小不登輒出藏粟下其估以惠困窮它有緩急盡力赴之如已忻感故里聞之人稱思至今然在景憲特為細事獨其教子不汲汲於世俗之所驚而以明善誠身為歸此在今人罕有及之者然則余之銘景憲者豈以其私也哉銘曰

科級為重軒裳為寵此今學者所共道德為腴仁義為車此今學者所迂嗟吾景憲與俗殊嗜取其所迂以迪厥子古學弗講

紛紛為人揭銘斯丘維以昭君子之心

林夫人墓誌銘

雅州太守陳公雄之夫人林氏諱登吾長溪儒  
家女父簡能工辭章不幸隱約死歸陳氏又儒  
家也兩家世相承以詩書為家禮義為替裕  
夫人習而安焉自其幼考妣歿少長喟然曰吾  
不及事吾父母矣有王母在吾其可不以事父  
母者事之乎既嫁舅姑亦先歿則又喟然曰吾  
不及生事吾舅姑矣春秋蘋蘩之薦其可不躬  
致其素乎於是兩氏之族屬莫不以孝稱夫人  
雅州季父死諸孤惻然有淪落憂夫人收其子  
敬之若己子嫁其女使得所從嫺舊急難至脫  
笄解髻亡恠色雅州令萬載時有同僚甫至而  
喪明里之誅負者靡莖僚之妻莫知所處問獨  
涕泣為夫人言夫人曰吾夫視若夫昆弟也吾  
視若姊妹也孰有姊妹之急而勿恤乎執吾雖  
貧有嫁時之裝在吾其為若償之卒捐其貲弗  
靳嗚呼世之士以學自名平居論說辨利義具  
若析毫芒至其處辭受臨取予所較僅一絲粟  
低徊顧眄有莫能自決者蓋意為主而志不立

故義弗勝而利行焉心術之微匪剛與明未易  
自克而夫人能之其可不謂賢乎雅州歿門戶  
衰夫人亡隕獲意嘗顧二子曰汝家自先世來  
無以賞稱者然錄唐迄今數百年詩書之澤不  
斬而父玉璽自將所以為後人計者其薄然百  
善生於儉約眾慝源於奢放而父之道汝政不  
薄也夫人之識及此非賢而能之乎予觀二南  
之後世學士大夫所難詩人羨之無後辭也秦漢  
以下教弛俗衰幽閨一女子稍能自整飭彤史  
輒夸而傳之况如夫人者豈易得耶予素厚其  
子無競故聞夫人事甚悉無競與弟無斁皆夫  
人出力學能文辭而無斁先夫人二十日卒女  
一適某官趙某無競居喪甚貧貧親故贖賵一  
不受曰夫人遺訓也夫人用其夫妾得初封卒  
時年七十有五歸葬于亥正月某日也其葬以  
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蒼山嶺峴兮清流鬱鬱歸後夫君兮萬世  
之安

宋故鄉貢進士黃君墓誌銘



始予考大比試于三山得閩邑人黃神王文卷於繁百人中獨平澹有理趣曰是必佳士既訖事人為予言此城東黃氏子其家以長者名數世矣明年予入連帥懷府仲玉升堂拜予親自是日與之游見其厓詹瞭然襟抱豁然聞人善不翅如在已親若故有寔參者賙之無不至鄰里有疾苟力所可拯雖貧賤困篤必以身親之與人謀忠而盡於是知君不惟文藝奇觀而行誼之美蓋稱其為長者家也又明年予遂登朝閩之士病於計偕之負挾也九能操觚吮墨者鮮不奔走求牒於四方予官中都八年力能為君營一試而君俛首鄉貢寧數不利未嘗肯予謁又以知君於得喪澹然有君子之風也君自少銳于學晚益喟然以未聞道為憂日以論孟自課既又博觀先賢遺言左右探索竟有所得輒欣然忘食至宋文公端莊存養之說嘿契于心大書座隅以自警勉齋黃公幹文公之高第弟子也君驟從之游請所未悟黃公亟稱之謂其可與適道者又益知君不以行義自多而用力於學必求詣其極而後止也未幾得疾坐嘉

定十二年七月甲寅終于家年僅五十有一方屬纊時命取新衣易之家人環侍君正襟肅容呼其子曰養吾疾者莫若子婦人退又曰我死謹毋用浮圖法不然是使我不得正其終也嗚呼非賢而能之乎或曰以君之材而不仕以死為可悼也予曰仲玉之所憾豈此耶古之君子俛焉孳孳而後已豈為利祿計哉曾子曰而今而後予知免夫子張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夫全而歸之乃可言免無愧而死乃可言終士之終身問學求如是而已曾子躬三省於前而悟一貫於後蓋信乎其免矣子張之仁有所未足其於終也果能無憾乎然則以仲玉之賢而死於布衣仲玉不恨也進道方勤而命弗淑君子蓋深惜之君名振龍仲玉字也其先自固始入閩五世祖庸輕財樂施長者之稱自是始曾大父其大父其父其父其父雖潛閔不耀克以厚德世其家妣潘氏有賢行子二人曰朴大學生曰格業進士是年某月日葬君子橫嶼之原予知仲玉者故為之銘曰

昔未識子 子文我評 及既識子

我懷子傾 今者奈何 子藏後銘

執筆慨然 我涕子零 嗚呼傷哉

朝請郎通判平江府事包君墓誌銘

君名履常字適可姓包氏孝肅公七世孫也孝肅世家合肥曾孫莘徙來嘉之雁池是為君四世祖祖汝嘉又徙樂清之柳市其居城之西洋則自君始孝肅以清節直道為昭陵名臣後稍不振至君少入太學登淳熙八年進士乙科人謂且大包氏矣平生力學有得於矩之一言故其教授盱江脉士之無所乎館也則自闢講堂既又闢諸齋塲廡生徒至五六十人其在豫童亦然概書閣又圮白于郡一新之隣壤之士亦相與負笈從君游弟子自盜幾數百其罕吉之吉水脉民之病在於土瘠賦重則為均稅之弗均者而更新其版籍使吏書上所容歲艱食為請粟于常平使者振糶之又請于州蠲其賦民分負不能輸者約縣計代其輸時稱提指幣之令下郡欲因以為功奉行亟疾甚它縣惕息應令亡敢後君於其間獨務為安靖以便民郡文書朝夕下君弗為動嘗府有移書鑄請者君報

之曰其書生知奉法循理而已寧忤上官以護去不敢苟隨也未幾守以煩擾罷人始服君精識賦粟故即縣以輸會安撫使領州下令俾改輸于郡民病之君力爭至數四事為之止縣有五都各結義丁自衛時黑風群盜方熾郡將提兵致討檄縣發義丁為犄角助君曰義丁為鄉井設耳驅之以嬰劇盜猶羊禦狼也則移書具言所以不可之狀檄再下君執如初事亦為中止縣之俗素徂于訟少不得志則徧走諸臺或請懲其尤者君曰吾之於事求其是而已縣而是臺猶縣也非是可使民有冤乎由是邑人察君之心卒亦無反訟者昔子貢問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不以所患者加人而以所欲者及人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絜者何以此度彼之謂也大學之義不明汲汲自謀者知有我而已己之室雖利民之虛弗問也秦已之欲雖股民之虛弗恤也以君之學其能卓然有見如此使得位焉而盡行所志則功利之及物其可勝既邪君之始仕得寧海尉後嘗分教金陵皆以內鷄不及上

晚得倅吳門又不幸未至而沒其將段也猶以  
學之所得者為棧子言之俾勿忘其亦可哀也  
己君生於紹興甲戌八月二十八日其終也寔  
嘉定丁丑五月二十四日明年七月八日寔于  
瑞安縣崇泰鄉漁簾之輿夫人高氏宣仁后疾  
也三子志密以君致仕恩今為棧事郎建陽縣  
尉志行志修三女承奉郎薛師憲棧政郎互吉  
老其婿也季未行君既葬若干年而志密始以  
盤洲叟徐君寓所狀事實來謁銘予雖未悉君  
為人而惟盤洲之言可徵故予之銘而弗辭其  
世系見於水心葉公所為考君之誌者今不載  
銘曰

若留之俗狹其施膏諸躬後之詒

通判廣州吳君墓誌銘

君名懿德字夏卿予之母黨也嘉定中教授古  
英州州闕守連帥楊公長孺命公攝焉予自泉  
山遺之書勉以四事曰清心潔已奉法愛民君  
不以為迂既力行之又播之歌詩揚公與部使  
者以下屬和者甚衆大抵謂君能不負予言後  
十餘載君知玉山縣去予居財數舍洽聲日聞

不幸甫滿歲以讒去宮未幾得邑廣之新會曼  
不幸甫滿歲遇疾以終孤友直奉極來歸過予  
里吊哭外問在南時行事頗未交直泣曰有尚  
書崔公所述在出以示予其畧曰君之來古岡  
也縣無三官又弊端如毛民狃于訟吏贖于貨  
賄且頻海盜多弗可制君自力不辟寒暑事亡  
細鉅必親九隄行賤理當否往時新令至墜戶  
有給由錢受訴牒有醋息錢君一切罷去凡仕  
族之流寓與俾獨顛連而亡告者粟其食春賦  
貧人錢粟夏則和藥施之雖溝澮亦時濟治其  
誠於為民皆此類君素守廉介歷官三十稔求  
田間舍不少槩諸心忍死一貧雖啼號弗之恤  
將沒前二日書之冊曰平生薄宦耳受陳飢一  
介弗取一毫不欺此其絕筆也君始至桐晉刺  
史吳公于縣之東將以勸來者君既歿邑人謂  
其清白可尚遂配祠焉此皆崔公所叙云爾自  
古者銘鼎彝之制變而為碑碣諱狀縣一命以上  
苟絲粟可記必託之文以傳其弊也有葩華而  
亡根實惟有德君子其言如金石然後可信弗  
誣君崔公者非所謂有德者邪予嘗評當世廉

節士以崔楊二公為稱首君之攝守也楊公許之其宰邑也崔公又許之是豈苟然者邪士生死窮達有定命雖不幸不遇以死而幸獲知於當世之賢一賢者之譽與百庸人之毀其鑿厚為如何聞賢於一時而昭白於後世其重輕為如何嗚呼君其亡憾也已君世家處之慶元曾祖某祖其父其承務郎君嘉泰二年進士主汀州蓮城簿復州錄事參軍遂分教于英輟尚書左銓歷二邑辟通判廣州而君不及拜矣年六十二以紹定元年十月日卒官止奉議郎娶某氏先君若干年卒子友直交恭友諒皆能世其學三年八月壬午葬君竹林山之原銘曰

越嶺喪清粵濁世之常貪泉一酌方千載猶香君胡為考獨循食萬鐘可有考此不易得後有考方眠斯石

仙都大夫李君墓誌銘

始予在三山聞同年李肖望友人黃仲玉皆號為長者家仲玉居城東其五世祖以寬皇樂施予得是名閭里間肖望之先亦然二家故姻戚也李氏世為儒至肖望始起蒿萊列紳笏視秩

尚書郎以終仲玉雖老于布衣有子曰朴遂由膠庠冠天下士天之報施善人亦不誣已仲王之歿也予銘之越十餘年而肖望緩季氏又以為請賦其狀則仲玉子廷魁之所為也予之善肖望如善仲玉銘其可辭肖望名起謂其先唐刺史頰貴愛在建既歿民奉嘗之後其胄裔派居于福為某縣人有諱堯者始以長者稱堯生寔寔生邦直邦直生賜賜生鈞九五世矣而長者之稱如一於是肖望生焉考君嘗自言吾家世種德會當有興者故以起巖名其長子次郎肖望也肖望幼苦學夜不解帶旦不類水者數年十一能屬文逾冠入太學未幾擢慶元五年第後六載伯氏亦繼登焉迨肖望陞朝考君象贈朝散大夫母王氏封宜人肖望之仕也歷禮州戶曹教授辰州安豐令就知縣事其為人沈靖端肅平居不苟發一言至分義所當為無劇易必盡力迺止辰故夜郎國士弗媚文藝傳士舍距學遠師弟子不相親肖望斥校士所得舍俸餘更初之始朝夕與士接安豐地極邊時兵革甫息四野多遺骸肖望行營高燥地使瘞之

招輯流民來歸者日相踵茅欄竹屋易以瓦木地主力不給者官與為之聽民輸饒直以居繇是井邑寢還其舊歲當郊奉常符下共鹿腊肖望念民罷未盡紓則以詩諷于朝之知己者事得寢縣故無城軍興時守寓治焉畚土為郭草創甚然卒賴以完至是復賴肖望請自力興築兵民之邸事者粟食有差冬而作泊春而息農無違時役不告病越三年城成部使者帥守繼以聞詔改宣教郎仍領邑先時戍卒散處編氓間人病其擾至是助為新營軍民不相雜咸便安之會朝命糴粟實邊肖望深懲科配諸弊行以不擾未幾邊儲告實益出公錢市其贏像為振卹備明年大旱蝗為糴粟之所十有二以便民又貸買人金使四出招糴訖事得無殍死自旁郡流離來者亦賴以全會新太守至入吏言常賦外徵求甚急肖望力爭數四佛守意遂勾崇道祠官以歸浮寄僧監朝饋莫窮澹如此後數歲築屋城東時時召親友藥觴賦詠或道古今談性命以為樂改奉仙都祠紹定三年閏二月始屬疾顧家人曰死生夜旦爾何但為以

正大忠孝四言勸其子俾有立三月甲午正襟危坐而逝年五十九官朝奉大夫肖望性至孝始居考君喪年尚少毀瘠幾骨立及母夫人終垂老矣悲慕不減少時人以為難管校士靖州靖守方湮民為兵雖仕族不免肖望為歌詩以颯守魂而止將終前一日聞鄰境民成於盜屍流蔽江為書白府帥向掩藏之其辭酸楚甚不果上嗚呼肖望之所存如此其不謂之長者邪迹其家世以種德澤物為心顧所施不出州里至肖望推達之補宏矣而功利又不過一縣君子惜之然士之奮窮約躋貴盛者不少波沅滔滔易以溺人私欲弘而德義少往往反媿其先是軒冕之華不若布席之陋肖望之仕雖不大烜赫於時然終其身不失長者家澤是可書也已妣某氏封宜人子文叔將仕郎方叔受遺澤肖望平生孟暑讓有易說中庸大學要語春秋集解諷諭詩時政書與雜論著合百餘卷藏於家方疾棘時文叔自都還未至婦某氏乃股肉粥而進人謂肖望之道行於家雖女子亦知孝云銘曰

越城東南山陽山勿蒼水悠長仙都君此其  
藏世長者名芬鄉嗟後人無感忘

夫人蔡氏墓誌銘

夫人蔡氏故朝請大夫直敷文閣淮南轉運副  
使劉公諱彥融之婦奉直大夫知吉州諱萬樞  
之配今朝散郎知邵武軍兼福建路招捕使司  
參議官遂之母蔡封太令人年七十嘉定十六  
年十二月壬午歿于當塗縣舍明年二月壬申  
合葬于金壇縣西五十里白水塘吉州使君之  
兆遂等屬余銘其墓時方竣罪湘閩弗克為旣  
而歸卧故山衰病連歲又未克為紹定三年遂  
守樵川明年以擅誅劇賊自劾于朝凶嚴去則  
以書來諭曰遂之母奔諸孤九年矣而墓道至  
今亡辭以刻今將歸觀松楸苟不得銘何以慰  
吾母於地下敢拜手請于於是瞿然曰此某之  
臯也退而閱其事狀則丹陽劉公宰所卷以劉  
公天下士也其於夫人言行反復咏嘆以為世  
所甚難者豈考也哉蓋夫人莆田忠惠家女曾  
大考曰袁宣德即於忠惠為第大考曰觀承務  
郎當崇觀間父子相戒以勿仕士高仰之考曰

擢朝奉大夫知梅州始自莆徙蘇常之境以居  
紹興中佐使者行經界法人賴其利至今夫人  
性篤孝六歲居梅州喪摧毀如成人事母沈夫  
人動靜必偕及歸夫家時舅姑皆先歿歲時薦  
饗事細大必親遇諸日必戚以是終其身平居  
無戲言情色坐不傾倚行不踐闕自奉菲甚服  
飾少珍異輒積而藏之至常所服御雖故弊弗  
之弃曰死必以附我使君好仁而篤於義凡內  
外親之孤且窮者收卹之其可教者館師以授  
之業文不能適人者予之資令無失時夫人奉  
承惟謹數文之伯父禮部公有女老而嫠使君  
迎寘之家夫人以婦禮事之迄其終不懈使君  
之元配曰范氏夫人實為繼室而拊其二子若  
已生女長無以嫁夫人傾奩以嫁若是者益不  
可殫書使君有友曰趙君善擇清介亮直夫人  
常以過從疏數驗使君之德進否每二君相與  
飲密夫人喜見顏色曰庶乎其納夫子於善而  
敝其失也不則愀然以為憂諸子幼時夫人夜  
課誦讀苟未精熟夫人亦不寢所取師交必四  
方文學行誼士膳飲皆親胙具遂年十四與江

東薦書夫人無喜色既而言者繆於風聞夫人亦不愠後二子踵世科人皆艷之言者亦媿嘆夫人曰未也決科士之常繼是正應學耳嘗語諸子仕以廉為本廉以儉為基及諸子志尚日高文字日工又戒之曰母近名母弊精神於蹇淺又曰閱人多矣昔富貴者今安在顧自立何如耳遂始佐江淮閫畫夫人曰兵政國安危汝其勉諸後與江東張儼夫人又曰荒政民死生汝不可以忽遂之宰當塗也值夫人生旦自守以下咸致貨會大水夫人蹙然曰天變如此汝有社有民母以吾故樂飲當塗之政如古循吏人謂母訓實然此不惟今女子所難雖古賢婦猶難之也遂方妊母時乳盪眠之曰女也吾有術可轉女為男夫人恚曰男女定分豈智巧可移斯言何為至於我亟白使君斥之而夫人竟生男里人有假神祠以賈利者相扇湯為土木偶未閱月凡用器悉備它所興造費以千萬計將卜日迎真梵宮儀衛率敝生者遂以姦訛亂俗亟為書白府縣禁止之羣小私竊聚謀意夫人可憾以福禍至有欲潛伏後園為幻恠者夫

人曰神果聰明正直豈加禍非辜未然是淫昏之鬼爾不斥矣為遂以是勇性弗顧卒斧其像火其器榜答其人而土木竟不能神嗚呼學至於知天命與鬼神之情狀極矣夫人以男女為定分不肯試乳媪之術以僥倖萬一非知天命者能之乎謂正直之神不妄加禍於人而淫昏之鬼不足事非知鬼神之情狀者能之乎世衰教熄雖號為薦紳儒者往往弱心於詭幻冀福於冥漠以故異端熾而正學廢舉世依俛焉莫之適歸夫人生長閨闈未嘗從師友講問學而見理明信道篤迺如此使為男子任當世事則所謂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其必優為之此不惟古賢婦所難雖士君子猶難之也易以坤為妻道人知一於柔順而已先儒發之曰非健無以配乾也故古之賢婦雖以婉孌淑惠為本至其所立有烈丈夫不能為者非剛與明其孰能之若夫人者非所謂剛且明者邪夫人六子曰適早逝曰逢故栗水主簿二人皆能出次即遂曰遜今為某官曰近曰選皆世其學女四人某官某官某官其婿也一出為某氏女孫六人子

與朝散君嘗僚金陵見其識高志遠有綜理事物之材而學則未已也及來樵陽當寇亂方殷環數百里莽為蛇豕之藪人所憚行君獨匹馬西馳布宣天子德意收拾其人於流徙蕩析中近能立官府保生聚又以便宜揃除鉅盜去東南數十年禍本夫人於是乎有子矣是則宜銘銘曰

柔順以立本剛明以致用然後為婦德之全懿哉夫人其識卓然故誘之以所欲不能惑脅之以所畏不能遷人皆曰難我則易旃彼淵可田彼陵可川我為斯銘百世弗諱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墓誌銘

朝奉大夫賜紫金魚袋致仕滕公墓誌銘  
乾道淳熙間子朱子倡道南方海內學士至者雲集新安滕公德粹時甚少與弟德章奉其尊君之命以書自通而謁教焉子朱子復之曰夫學者患不知其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裴回岐路而不知所從入今是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氏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耳復何疑而問於僕邪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未能脫然於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焉並進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有茫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如是終篇而更受業焉漸涵之久心定理明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教尤以是為先足下不以愚言為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後數年子朱子自寓里來歸始以弟子禮



見於是得大學中庸章句而熟復焉既而往仕四明又教之以親仁擇善為講學脩身之助且曰楊敬仲呂子約沈叔晦袁和叔此四人者皆子所宜游從者也居數年子朱子於潭溪之上留止四旬問辨彌篤蓋公於師友淵源所漸如此故終身踐行不離名教之域至其用之而弗究則君子以為有命焉公名璘德粹字也世家徽之婺源考諱洙贈中奉大夫其德善族未見於子朱子之銘公少篤學誦書至丁夜弗倦洙舉于鄉入太學淳熙八年中南宮第四人對策又中乙科以恩陞首甲調鄞縣尉教授鄂州居中奉及母令人胡氏憂外除調四川制置司幹官用舉主更選知紹興府嵒縣簽書慶元府節度判官主管官告院奉仙都祠通判隆興府浙東福建帥司參議官尋得請致仕公蚤覩有道明於義利取舍之分自其初第當得教官願俯就一尉人謂塗轍差失公獨以近次便養為喜雖蕪楚塵埃間弗卹也余丞相將以掌故處公議未決時韓侂胄陰操國柄或勸公一見宜可得公曰彼以偽學誣一世儒宗以邪黨錮天下

善士恨位卑不能為萬言書疏其罪願可謁之以干進乎卒請入蜀及自蜀還有欲引之班列者君終不為侂胄誠復固辭故事禮部殿廡有一在高選解後作縣既作縣解不為職事官公獨從吏部選取郡從事以去其後倅二大府矣不求為州而求佐帥幕其在三山也帥雅知公將奏倅因任公曰吾年至宜去可復懸斗粟賂俗子讒至其涖官行事則又有足稱者為尉時嘗奉檄覈富室之訟賂遺交至卒不能毫髮汗有彊盜剽海濱寤院下其名倅迹捕公既獲其六矣或謂賞格不滿一盃益諸公輦感曰陷人大僇而以微賞安乎至獲造偽券者應格當賞亦不請也在制府以誠實不欺事其長議多見從後帥嚴且急公與同僚約每白事逢帥之怒則姑欵退以待威少霽復白事多施行在剡適歲饑民告病甚常平使者發粟振廩之公極意奉行多所全活使者薦于朝有曰慈祥之政惠及田里廉潔之操推重縉紳邑人以為實錄及參議閩中有以利啖守帥而更鬻舊法者亭戶舟人皆失業怨聲嘈嘈公白帥弗盡從後帥

至復力言卒還其舊乃已公既從子朱子得為學大方異時至東嘉又從故中書舍人陳公傳良問左氏要義陳公告語甚悉大畧謂左氏本依經為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岨皆所以解駁經誼非自為書且告以六經之義兢兢業業為本公佩服焉其他與當世知名士更切磨不勝紀自少嗜學老而弗衰在蜀得官書數千卷載與俱歸益求平生所未見即溪東為堂貯之命曰博雅燕居無事蚤莫繙閱閒及浮屠老子釋官小說惟意所適竹間為亭扁以清心風日恬暢輒挾冊相狎其間自謂如魚縱壑鳥脫籠樂不勝既年八十以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考終于家實紹定二年六月丁巳其所為文曰溪齋類藁若干卷夫人程氏有淑行先卒贈宜人子某夔漕貢士早世某某今某官某業進士女適進士吳去志孫二人某某某女二人公篤厚廉直自其所性與德章同遊師門既先後收科則以世業盡遜二季之末仕者居鄉不以利自營不以私事撓公府在官時袁州郡所饒別貯之及歸里悉班諸親故之貧者一簪弗以自晉族端

有喪勸其早治葬毋溺陰陽家說不能舉者助其貲垂沒教諸子守至正以奉天道其可謂儆焉學季斃而後已者矣自淳熙後義理之學日明然士多假竊形似鞞弄筆舌間非身踐也公初為論語說于朱子善之因謂為學以變化氣質為功而不在於多立說公為懼然自是不敢輕論著終其身嗚呼觀于朱子之所以教與滕公之所以學則士之有志於道者當知用力之地矣公之葬以六月庚申里曰瑞亭地曰井塢後五載子始為之銘

銘曰

維古之學

必責躬履

世習浸訛

廼事口耳

辨河說鈴

紛焉四起

回眦其人

則或可耻

猗歟滕公

克佩師指

不諱於言

而勉諸已

我銘其藏

以詔學子

南昌丞李君墓誌銘

予同年閩帥李公之子伯曰仁深李曰仁屋皆孝敬祥順為其家鳳麟仕雖未幾而有志澤物親仁鄉善汲汲若饑渴然其材日茂猶于雲梯

霓之幹挺拔未已見者莫不咨歎曰李公仁者宜有子如是也紹定三年季沒常閭間計至饒伯傷痛甚亦遇疾以終聞者莫不駭歎曰李公賢者天胡厄之若是邪始公赴鎮二子以仕不獲從至是復不得與親訣公悲之深而悼之苦也既而彊自釋曰吾上有君與親下有兵若民一身而數責幸焉豈私哀吾子時邪且吾聞之人生一世間若游雲旅太空爾脩短不同同歸於盡惟有德者為不泯吾兒年弗克壽雖未及以成德名然事吾謹事吾親尤謹推之以事長亦然其泯官臨人亦莫不然是不謂之好德邪吾與其為士益之悲也曷若求世之能言者志之以昭吾兒於不泯也於是季之銘以屬丹陽劉公宰而命某使銘其伯焉吁公之見可謂達矣顧劉公其人某則非也將何以慰公志而洩其悲雖然吾同年之子也詎不可辭考其伏畧曰君字聲伯世為饒之德興人曾大父舜安迪幼即致仕大父勃贈中散大夫大母王氏今年幾九十封太碩人父駿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知福州兼帥事母張氏先君千年卒贈令人君性

仁且篤自能勝衣朝夕侍重親側油油翼翼未嘗有懈容門內事亡細鉅必盡其心曰此吾職也公開館延賢賓客族姻狎至歲時往來問遺率以諉君君承上接下輕重疏數雖毫銖弗差而尤以賙窮振乏自力嘉定中用寶璽恩補將仕郎調興國軍通山簿尉當上不忍去公勉之乃行郡守晉攝事力以親命辭縣僻在萬山中民居若晨星官宇尤圯弊百爾器用皆缺君處之坦然與客談笑輒竟夕故時米斗不百錢至是幾數倍君奉有餘粟下其估以予民且呼市儈可任者貸本錢使糴旁近郡至者日相踵人賴以弗饑弓兵素不練君曰尉以弭盜為職雖亡盜備可弛乎迺日角以戰技庸錢之贏故例給它用君悉儲以待賞間出私帑繼之集士之賢者于學與談義理訪闕失贊長官厚其稟稍益市書礪石以傳永久去之日父老遮晉係道拜調隆興府南昌丞未上而疾鄉先達候之正衣冠肅之入賓退而君逝矣時七月甲辰也官山文林郎年四十有五魏湯氏湘鄉丞暮之女生一子椿卿將仕郎君為人開豁無城府登侍

公具得為政本末及在官蓋萃職業期弗辱其親縣之九宮山有女冠憑恩倖驕恣甚方大興土木役以氣轡齊民州縣吏惕息不敢問顧利其賄逢迎之君一拒絕弗與通訟至連問理可否卒退聽莫敢干嗚呼觀此一節君之仁且勇可知蓋嘗摘詩丞民之義扁其室曰則齋以朝夕而思焉廬山胡君沐文公朱先生之高第弟子而父之友也君師尊之學問源流盖有自矣既歿胡君實伏其行所謂信而有徵者某年某月某日塋于某山某原銘曰

維民之生

有物有則

是曰天命

人所同得

曰則伊何

理之當然

毫釐有差

是悖乎天

懿哉聲伯

兢兢一心

揭于燕居

有赫其臨

為子而子

為吏而吏

維則是循

罔敢失墜

身雖有殞

其心炯焉

年雖罔壽

實歸其全

死生之常

允若夜旦

嚴嚴高堂

亦可無憾

湖南運判劉公墓誌銘

嘉定初詔以敷文閣待制致仕信安劉公頴為

尚書刑部侍郎時天子新更大化凡當世名儒者碩繼踵集闕進天下望洽如元祐獨公堅臥不起抱全節以終士高仰之累贈少師龍泉葉公適志其墓公名強學字行父實少師冢子龜非時王父正議授以左氏班史諸書朝夕誦不去口後侍少師官長沙時張宣公尚士岳麓之教大興公往就學日與賢雋游處有彪君德美者嘗受學五峯先生為公言前輩師友淵源甚悉及補國子生又盡從四方知名士觀摩麗習聞見益洽屢上春官弗第以奏補調主清相簿帥王公簡檄致帙府事輒咨扣辟京西安撫司準備差遣楊尚書輔為帥尤器異之改宣教郎知饒之安仁縣會邊兵失律虜騎蹂江淮間郡邑夷配以應期會吏並緣為姦公獨從容辨治若無事日歲早苗留刻意荒政凡所以振拯者百方竟事民得亡流殍學政久弛公聞進士湯師中名聘使領袖一學月旦會講率諸生以聽繇是士知勸慕中第者相屬湯君後亦策名太常樂道不仕終其身論者偉公得人如子游之於武城也先是學不養士而歸其廩於郡公

請復焉閒則會出內裁冗濫比三歲所餘滋多  
乃舉以市田四百畝名貢士莊士之上南宮太  
學者賴以續食又以餘力繕官寺葺學宮治津  
梁而作放生亭于江之瀕山川之觀豁然更新  
矣居三年間歲大豐田里清晏飛蝗過境不入  
人謂美政所召云居慶國夫人楊氏憂外除辟  
戶部提領酒庫所主管文字勾祠便養得主管  
仙都觀明年少師薨外除通判臨江軍始罷權  
酷令民自釀輸息錢犯茶者寬其罰擢知南安  
軍俗故獷鷲中更陳廷佐等亂魁桀者往往得  
官姦吐艷其利是歲春南康飢復醵眾為慶公  
至首諭大姓出粟振贍之蠲屬邑賦租以萬數  
然後修其幸亂始旤者威行惠浹遂以無事公  
謂周子二程子昔嘗講道斯土乃即學東偏買  
地建祠率掾屬諸生薦獻如禮且刊近思錄俾  
郡之士識為學大方又以貢闈隘且弊徙而大  
之規摹為江嶺間最提點廣東刑獄有郡守居  
臺下政苛甚亟劾去之摧鋒卒忒淮甸歸道中  
輒削敝公命尸數輩以徇士始識軍律改轉運  
判官廣之屬縣曰懷集地與烏蠻接帥府督賦

急公移文貴請俾體名縣本意毋釀怨生事五  
平故多盜公立捕格授巡徽官盜用衰止連職  
涅為郡城外有楞伽山貞女峽嘉泰中峽之東  
崖震陷江流壅底舟弗通行郡為荒瘠法曹李  
華有巧思且自詭頭導公知其可用命董殿事  
斤錢緡六千資之不數月石之為水患者盡平  
連人饒石頌公德帥憲倉俱缺公兼縮數印剗  
快沛然有餘力歲瘡且破公分醫予藥垂死者  
多賴以全士大夫沒南中皆賻卹使歸無寄殯  
嶺外者提點湖南刑獄湘民喜聞輕死以故重  
辟多吏常飭法出之殺人者例不死公曰此東  
坡所謂外邀雪寃之賞內希陰德之報者豈辟  
以止辟之意哉諸郡以具獄上惟過誤可憫若  
訊鞫有疑者乃使奏讞餘悉論如律然必召掾  
史議反復數四無纖芥疑乃決故人自以不究  
按部所過平獄犴省牒訴警吏問俗冒隆暑絳  
潭郡歷全水驅馳二千里乃歸人謂前所未有  
質與民鄰其姓者推刃同氣匿屍草野中耕者  
四人見之以告鄰鄰執而訟之官官加考掠民  
不勝痛自誣服獄上公疑之命官閱實果得其

情四人者破械而出扣頭譁天曰生我者搜刑也公晨出昧事首閱州縣申牘或謂非所急公曰吾欲知部內水旱盜賊刑獄爾不然吏將蒙蔽我清湘縣申粟家峒為鄰峒所屠邑人大震恐公曰此峒民自相讐殺爾置勿問已果帖然新化奉家峒其酋曰奉夢賢世與省民王布有怨會布以事來衡陽夢賢嫉其徒殺之道旁已遁去公命巡尉諭以禍福許束身自歸未幾夢賢領其徒四人請辜連下公命鞠治寘殺人者于理迺白之朝謂夢賢世長僅峒今又挺身詣官四人已抵罪足償死者寃之貫夢賢一死繫鑿隄心人謂公是舉不失刑又不失恩於感懷銘峒為得武岡卒蔣宗等倡亂某與公叶謀屬權軍事葉莫使圖之未幾梟三人首以告一路弭服改轉運判官以勤民致疾嘉定十七年四月七日卒官年七十有一累階朝奉大夫夫人李氏封安人柔明靚莊有婦道執公喪越暮亦不起子常道某官常德某官常先某官文適某官趙與勳進士潘自慧侍郎王滿與勳故正惠公希擇子公在安仁正惠實為守嘉其政為

之朝且請昏焉孫伯方將仕郎仲方季方汝方一尚幼公夷澹雅靖自少師薨即息意榮宦買園築屋扁曰退庵蓋將老而休焉常誦孟子求在我之言以之名齋當官而行無所回撓與人言傾盡肺腑不為留藏四方書疏率手筆酬答字畫妍勁可觀性嗜學官事暇未嘗食頃去書尤喜賓接士尊酒流行娓娓皆文字語某之煥畢于潭也適公未使間相過劇譚公為道疇昔所聞於父師者窮日夜弗厭而闕其施置大抵有所宗本非若世之任情帥意者寬近緩嚴近刻也蓋嘗以吏師目公及墓常道等請有紀焉輒次其事如左而系以銘其世譜見於少師誌者今不著墓在常山縣若干里長庚之原以李夫人祔實寶慶某年某月日銘曰

嗚呼少師事茶巖而交納湖茶巖不可見矣得見少師猶可考中興人物之宏撫少師又不可見矣有子如公尚廢幾識典刑之遺餘昔話雜按今銘馬鬣追懷曩游一飯三咽

秘書少監直學士院徐公墓誌銘

公諱鳳字子儀姓徐氏嘉定十二年先皇帝命給筆札于玉堂之廬時山東諸豪新有功未見跋扈狀公言蓄毒所以攻疾而施之常服則元氣必傷虎不縱之山林而養之家遊久將噬人矣諸葛亮曰民困兵疲事不得息則住與行勞費等爾今忠義之徒官供家請誠不可已盍亦鼓舞散動之俾常以逐北為利而不復懷巢商之安則責望於我者輕矣否則亟行賈誼衆建諸侯之策為置部落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黨與敵則無邪心他所箴砭時病甚衆公之為人凱樂和易蘭郁而玉溫見者知其將以文字瑞朝廷也及是對出媿媿萬言其論山東事尤中的然後知其有識治材非顯瑀縷組織為文人而已後六七年李全執制置使殺之又五年稱兵反死揚州公之言遂無不驗而公之身已不見矣烏虜借執徐在浦城為著姓曾祖某祖某父某贈宣義郎母李氏封太宜人公生四歲知讀書七歲能屬文十四五閱古今書畧徧十九舉于鄉明年中進士第主漳浦簿未上服所生父奉議郎陳公駿心喪祖母何夫人年

餘八十請監南嶽廟以養何夫人卒承重服服除教授温州溫多士為東南最而好訾議難帖服公年甫三十餘渾然端且重善開迪不嚴而威名卿大夫爭遣子弟從之游至它郡縣士亦輻湊更三太守皆敬公慈湖楊公簡謂可與語道秩滿得國子監書庫官始公試博學宏辭垂中矣以一字疑而黜及是再試又以一事疑而黜朝論雜然稱識知真舉曾公後龍帥其僚薦于朝謂公詞精記博非作者不能及且聞其始第再旬間局以便親養鄉黨稱孝焉文學行義於是兩至宜被褒擢或籍記中書備異時翰墨選明年除吏部架閣又明年除太學錄浮尤虜騎退或謂其國有內緣直力弗支公因對言善為國者不以敵至而懼敵去而喜大羊之性情偽難測途巡而示弱安知非見羸以誘我恭順而請和安知非遷延以致我又論諸軍占破剋除之弊甚悉俄遷武學博士召試除正字未幾兼翰林權直遷校書郎又為郎祕書內直如故自嘉定初用 阜陵故事以館職兼北門至是九三人矣而公於辭命最為得體上將親策士

召使視草禁中諭之曰鄉訓辭溫厚宜居代言之任公頓首謝無何以疾請主管華州雲臺觀居數月起知荆門軍未對留為宗正丞兼司封郎官俄兼學士院權直遷將作少監權直院先時乘輿出入他官攝內命者不在屬軍豹尾間至是有旨令扈從遂為故事兼尚右郎官玉牒所檢討以父名辭改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又遷秘書少監以疾請外直顯謨閣知贛州疾革請致歿事直寶文閣進一秩未拜以十七年夏五月二十有一日終於家年四十有八官朝散大夫有內制十卷十箴一卷文集一十卷浦城自國初楊文公首君翰苑以文童妙天下然同時進者不少獨公嶷然山峙自人主猶敬憚之世之稱公不以其文而以其節公之十箴上自人主以及宮掖下洎公卿大夫規切畧編殆有志踵武前脩者顧天不假年中道以歿可勝歎哉夫人張氏封宜人後八年卒子莘老提事郎平江府長洲縣主簿華老國子進士夢發鄉貢進士女嫁儒林郎邵武軍泰寧縣丞廬壯父公之墓在慕太里他師原寶慶二年十一月

丙辰其壙日迨夫人歿舉以附焉端平元年冬十二月余始為之銘銘曰

璫瑣質兮溫良富追琢兮辭章指懿厥兮  
迅步發大冊兮輝煌嗟文星兮蚤墜奄莫  
留兮明時之瑞黯茲土兮埋光尚精熒兮  
寶氣

知慶元縣承議張公墓誌銘

昔者誅泗之教亦多術矣然綜其要歸不過曰學以成性行以成已施之於政則以成物而已然豈有二致哉修乎內所以應乎外也裕諸已所以推於人也故自河南以來數君子語知必及行論理必及事明其本之同欲學者之交勉也若故慶元大夫承議張公者其庶幾用力於此乎公名彥清字叔澄其先自金陵徙建為浦城人曾大考慶禹即余所傳草堂翁也大考孝廉考宋興贈承事郎妣徐氏贈孺人公少孤力學以辭藝四舉于鄉中紹熙元年進士第主光澤簿教授全州丞吉之安福用薦者改秩知慶州慶元縣以疾請主管台州崇道觀年六十四卒于家公生紹興之季而長於乾道淳熙之間



方是時子朱子渴道東南海內學士至者雲集  
公數往從之得其大指及仕光澤又與隱君子  
李公呂游質疑辨惑造詣日深李公號澹軒子  
朱子之交也公之學淵源蓋如此故見理明而  
自信篤終其身弗畔焉見於制行則以孝交忠  
信為本根潔廉勁挺為質幹親喪致悵養之弗  
逮也不茹甘服美者終其身女兄未嫁捐所有  
資之一簪不自留少從鄉先生徐君翺學徐喜  
公開敏欲以子妻之未及而死公與薦富室有  
將女之者公曰吾受徐公深知其忍負之邪仕  
雖父家亡旬月儲歲莫負且迫里人有欲餉之  
者公曰得錢固所欲然非吾本心卒不受嘗被  
檄試士三山時偽學之論方譁同列以是發策  
士子希主司意爭詆訾先儒公獨取持議不阿  
者與其選時提刑兼帥事亦附黨論者顧謂公  
有守歎重之陳丞相自強嘗校文于建公其所  
取士也及為僚昭武老矣無刮目者公獨事之  
唯謹陳去而驟貴銳欲鈎致公公弗屑陳語人  
曰張叔澄太彊項不可收拾親故或以尤公及  
陳敗始歎服其施之政則自始仕以勤民為心

歲大饑郡屬公行振卹事措畫有方人賴以全  
活安福有廣陂溉田數萬頃中廢壞豪右私其  
利公請于郡而復焉扶杖殫屨往來泥濘中居  
半歲陂成田以常稔會峒蠻竊發燬禾新蹂龍  
泉距縣不百里公佐其長聚兵以防蠻調知有  
備引去俄傳寇且至同僚有懷印欲遁者公曰  
寇來否未可知吾曹一擢足亂先作矣有與乘  
炬徧諭居人俾勿動而傳者果妄郡檄公行賑  
求新既至見饑民疊疊請加振卹未報而命公  
督其租公歎曰此豈催科時邪則以諭于州于  
提點刑獄得勿督漕司歲糶諸郡公謂兵事未  
息白使者請罷之民通酒息錢以數十萬械繫  
至死不能償又白弛其負皆見聽公之為人懇  
惻明辨故志常伸於上而惠得及於下使推而  
大之其澤物可稱數乎汀有疑獄屢成而屢變  
公被臬司命鞠之未至一舍所微服徒行訪田  
野間身得其囚負冤狀至獄破械將釋之吏爭  
持不可公弗聽巡尉及初鞠官俱得失入罰則  
以希賞詆公公曰吾欲雪無辜爾賞非吾志也  
未幾真殺人者獲于他邑公亦絕口弗自言其

後臨川有獄久不決前鞠者既得其情囚繫甚  
使者臨問則窒耳以紙陽若不聞者數問則指  
其耳使者疑且怒以覆訊諉公移書郡僕俾諭  
意苟活囚將薦之公平心淑問以如前鞠報囚  
竟伏其辜公之治獄於宜生者生之雖官吏交  
怵弗為動也宜死者寘之死雖臨之以部刺史  
之威誘之以薦舉之利弗顧也使進而司天下  
之平其肯訖法以殉人阿意以買寵乎晚宰慶  
元甫至而目肯作然兩造在連猶誦之至前兒  
女語之人人得吐情實吏束手不能銖髮欺去  
之日送者至泣車下嗚呼賤公之行與政若此  
其不自學出歟然則世之以知行為異路理事  
為殊方者其又可信歟惜也蓄之多而用之弗  
遐故其事業僅爾然嘗考聖門之學以反諸身  
為本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  
為可知也若公者能自立而有可知矣至其位  
之卑而知者少此則聖賢所不能必况於公乎  
由是言之公其可以亡憾公配徐氏封安人子  
芸堅皆世其學女嫁進士余雅仁孫三人公之  
沒實嘉定十一年正月九日以十四年十二月

塋于縣北十里致孝嶺先塋之側予之生後公  
二十有一年家知獎辱開教極不淺猶記公未  
病時飲酣激烈或歌草堂翁嚴隱之詞以自侑  
聞者為踈踴起立蓋一世豪士也退考其平生  
踐履不失尺寸是則宜銘銘曰

志之穹氣之雄歛而歸之法度中不數卑  
不憂貧中心耿耿常在民若有為卒莫伸  
吁可悲託斯文

### 通判和州葉氏墓誌銘

公姓葉氏諱文炳字晦叔世家河南後有以客  
省使刺泉州者過浦城觀山川秀異因居焉曾  
大父仲通大父顯仁當范汝為倣擾募鄉丁保  
里社人高其義父憂齡贈宣義郎公少刻意問  
學再舉于鄉登淳熙甲辰第調晉江簿遲次家  
居數致書請益於文公朱先生及至官文公自  
潭浦還以居官臨民之法告語甚悉顏公師魯  
為守事多軌之決汀漳境上豪民相為敵雖帥  
趙忠定公選官撫諭投皆憚行公獨毅然請往  
既至折之以理諸豪弭伏遂以無事嘗攝獄官  
有商胡坐重辟寘錄納賂以求免又攝舶屬有

海商坐罪亦以白金因公里人以求贖公一拒絕且斥里人不復通泉多公卿貴人州縣例承迎不敢忤公遇事問理如何不以執故有所遷就會詔內外使臣舉可為職事官者顏公以徐誼陳傅良等應詔而公與焉秩滿調劍浦令改閩縣丞未上服母孺人鄭氏喪哀毀如禮服闋調筠州錄參獄舍故獄隘遇暑溽囚多廢公白郡一新之由是無病死者堂言獄事至重當顧理是非不敢以上官喜怒為輕重前後兩太守寬嚴不同公砥其所偏攸助之郡政賴以平允漳浦吏謀奪民楊氏家貲械置獄累歲帝決公一閱得其情坐吏以罪而還其貲楊氏宗子有橫取僧財俾殞非命者憑藉巨援析苟免公毅然力爭卒正其罪郡失公用器下掌吏于獄推鞠吏覘守意欲鍛成之公以迹狀未明請緩其事久之盜者得守愧謝邊事作調兵于州營卒憚行頗洵洵公諭之曰國家養養汝曹久宜奮前戮力國有厚賞何聞為今當白州優爾賞給遂聽命無敢譁改秩知仙遊縣初至決彙年帶訟於旬月間既又括廢寺田增廩以養士像故

相葉正簡公于學與蔡忠惠並相富室有據官地及寺田築堤植榕立屋于上妨民水利者累政不能奪公以聞于部使者窮治之撤堤伐木以復灌漑為農人利至今民有陳姓者與錫匠飲博致爭匠醉夜歸踏死于道縣檄官驗其屍皆謂陳實歐之死公疑之研問數四得其情請覈官覆驗果因跌以死差役久為平民害公勸立義役均產通差有爭手連者一裁以法故例將迎工役責之僧刹公在官秋毫無所專配其際已愛民切終一意不易與同官語每曰貪汙自多欲尚後始小官俸廩幾何百爾皆欲如意不受賂安從得清心寡欲正本澄源乃吾儒功用秩滿造朝會有旨許曾作縣人言事公條人才臧否戰艦姦弊楮券便宜三事以獻通判和州將之官宣義公卒居喪之明年亦以疾終寔嘉定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七官至奉議郎賜緋魚袋娶張氏封孺人子男三惟寅惟清惟允孫男六回孫桂孫榮孫蕭孫頴孫粹孫皆待補太學生孫女三長適中大夫致仕楊公圭之孫繼祖次適漕貢進士趙崇樞次未行子

之生後公二十有九年嘉泰甲子同試士三山相與厚甚每心敬其為人及公歿惟寅請銘時方之官泉南未及作後十有六年公始塋于登雲里下沙驛之側惟寅又請銘適予再守泉行有日念今不作無時作矣乃系其事而銘之

銘曰

斷七乎其誠且直也廩廩乎其廉且白也退嘿以自將樸乎其不外飾也仕雖不逢

有可尚之德也後將考公眠此石也

朝散大夫知常德府鮑公墓誌銘

予開禧中自延平從事入連帥幙府時鮑公粹然寔掌機宜文字雖言論多與物忤實質直無他腸當官不畏彊禦而未嘗為鷙害之事予常憂其勁苦不可與世耦既而去為兩州終以落浦坐紕歿于家後二十有七年公之子友龍來浦城相與話疇昔回念在三山時公之爭議上官前棘棘不阿與呵斥姦黠吏奮髯裂背氣象猶凜乎其自也吁氣稟之性或柔或剛世無孔子退由進求之教士各以其天資從事類不能無所偏然剛者終為近仁而闔然媚世者卿

原之行也友龍以銘請予不得辭公字醇父其先自開封徙越又徙括為龍泉人曾大考安德大考貽周俱以行稱于鄉考謙贈朝議大夫妣王氏贈宜人朝議嘗一與計偕即不事選舉退而自修于家里有訟爭縣大夫屬以平決鄉民有過不畏有司之法而畏其一言公少敏悟刻意經學踰冠入太學淳熙辛丑第進士調徽州司戶參軍先是歲受租吏因緣為欺多過取民困甚相與愬于州守以委公遂頓革前弊常平使者命覈一道儲積虛實公驅馳幾半歲盡得其利病以聞事多施行再調汀之上杭今邑多彊劫盜公察其故率大家為囊橐每捕獲必窮竟根穴所在痛懲之盜為衰息士風故陋甚公得三山老儒俾職教導士始知所以學邑有旱溢公禱于定光佛祠輒應它日詣州州久旱父老白守請公以禱雨立至州人歡呼稱為上杭兩州有疑獄久不決臬使辛公弃疾語其屬曰自入境惟聞上杭令解事蓋以委諸公一閱具得其情因以不寃橫死用舉者改宣教郎知嵯縣服朝議府君喪弗果上服除知建平縣屬歲

餓疲精振邠邑人德之而同僚有私請不遂者  
 毀公于使者坐劾以免父老避爵係道後知吉  
 之萬安始至為文戒吏民以遷善遠罪上下相  
 安牒訴日稀因圖數空田里間無吏一迹吉之  
 士風為江西冠獨萬安數十年無登科者公篤  
 意教養士之能為文者必加優獎由是競勸于  
 學比再歲第奉常入太學者始相踵繡衣行部  
 郡縣望風震竦供張爭務華侈公獨戒吏眠舊  
 比毋輒加使者始不能無忤終以此知公及來  
 閩中九屬郡利若害與軍情民德之實吏欺謾  
 誕周狀必具以白帥何觀文澹薦之朝謂公於  
 剔蠹去弊功為多知融州融介居群蠻中時北  
 邊繹騷盜寇乘間竊發距城數十里有罹其剽  
 焚者公嚴立賞格督兵以捕而遁逃竄遂莫得  
 要領徐察之乃其酋陰餌郡胥伺州家意嚮為  
 出沒公發其姦鋤治之寇亦隨弭諸使者舉公  
 治行為西廣最入對極言攝郡之弊上嘉納焉  
 擢知常德府湖陰俗尚妖祠用人於淫昏之鬼  
 毀跡詭秘不可詰公閱他訟見民有橫死者疑  
 為祭鬼即命審覈伏其辜焚祠毀像由是訖息

公之在官重湖鏡清商舟安行進訟弗留吏饗  
 掃迹諸使者狀公治行朝廷將就昇以節而兩  
 臺吏憚公威嚴協力排詆竟以効免浩然東歸  
 岸巾扶杖放情山水間與樵牧相爾汝十年三  
 續冲祐祠以某年月日卒年七十有三官朝散  
 大夫娶張氏先公二十四年歿贈宜人子應龍  
 先公卒友龍今後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從龍登  
 龍皆進士煜出繼長女適朝散郎通判鎮江軍  
 府事果正已先卒次適成忠郎監徽州績溪縣  
 酒稅何處介以適進士徐安禮孫男七人女十  
 一人公性任真無矯飾交朋有過必直辭規切  
 之是非可否惟義所在貴勢不能奪為公家惜  
 財曰此吾民膏血吾不忍妄用卒之年十月五  
 日塋于福山在某鄉某里

銘曰  
 有苑兮佳城偃月象兮福其名公之居兮  
 永寧以燕以麻兮後人其興

宋集英殿修撰王公墓誌銘  
 昔先皇帝初踐阼不自神聖虛懷任人韓侂胄  
 以戚畹出入禁中倚御筆從兩諫官達已者將

陰竊國柄集英殿修撰王公時為學官深憂之  
會有詔求直言亟上封事獲呂公著張舜民李  
光九三出臺而前列交章申救乞去力言紀綱  
所係憂在社稷以冀上意寤感實紹熙甲寅冬  
也侂胄自是專輒蘇師且復以人奴儉黠之尤  
狼媚取旄鉞益張皇之而韓之門薰灼矣群私  
人一律附和獨公在外不馳書侂胄居中則名  
不上師且實謁侃然無所回撓及丙寅開邊公  
以郎面對首陳用兵之禍有三可慮乞宣諭大  
臣不宜輕舉又以不集議書詆侂胄遂撥怒群  
小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榘上駮草姚愈前論公  
廷對扶植道學語及附趙汝愚為學官與袁燾  
孫元卿以道學溺士心坐之資淺斥矣明年兵  
敗獄起殛師且竄鄧友龍侂胄又伏誅朝廷恩  
公言驛召入對首論人主之權莫大於自用而  
亦莫難於自用所謂難於自用者以左右前後  
浸潤膚受之不可隄防而非以外朝獻替雖駁  
論奏之且為侵奪也小人見人主聽納之專綱  
維節奏未易撓紊則亦不敢萌干請之私矣天  
子儻然終不肖自用史彌遠遂以一相顯國會

不兩詔百官指陳闕失公手疏歷論時政推本  
洪範備常勸君之證數羅日愿糾合為慶謂下  
人謀上虜修好增弊而猶缺望謂夷狄亂華內  
批數出謂左右干政諫官無故出省謂小人間  
君子皆謂之僭一僭也已足以致天變而况兼  
有之哉宰相職在變理陰陽而不兩久於漢法  
當策免乞令彌遠終喪釋公正無私者置左右  
引王呂蔡秦履轍為戒東官得副本觀之且咋  
古危公公自不以為忤後張允濟以閤門宣贊  
舍人兼權臨安府鈐轄公謂此細事也而用權  
臣例破祖宗制不可封還詞頭先是丞相語公  
此中官意公不顧丞相復詰公公正色曰宰相  
而違官禁意嚮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  
掃地矣數日徙起居舍人自是外補訖不復還  
國某嘗讀公甲寅封事及所手示已已奏彙陳  
然太息曰漢汲長孺本朝王元之其人也自公  
之言不行於慶元初故侂胄誤國而天下一壞  
矣嘉定後不用公言彌遠得以行其私二十六  
年之間斷國家元氣殆盡士大夫無復知愧耻  
而全人希少至于今民悍兵恣盜賊作而戎狄

侵侮天下幾於再壞端平更化明天子方聚一  
世之才併力作新之而如人沉痾之疾未可以  
一朝起也嗚呼公之言於是大驗矣公諱介字  
元石世家於吳後徙婺之金華曾祖矩祖敏泰  
州助教考嵩鄉通直郎贈朝奉大夫妣杜氏贈  
太恭人公以紹熙庚戌龍飛進士第三人及第  
積階自承事郎以恩需磨勘七轉至朝奉大夫  
歷任僉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入為國子錄太學  
博士引親嫌通判紹興府知邵武軍罷奉祠知  
廟德軍丁大夫公憂服除知饒州未上再入為  
祕書郎度支郎官罷再奉祠江淮荆浙福建廣  
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召除侍左郎官兼右  
司兼太子舍人兵部郎官兼權禮部郎官國子  
司業兼太子侍講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  
國子祭酒充金國賀生辰接送伴使祕書監兼  
太子右諭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起居舍  
人除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集英殿修撰知襄  
陽府京西安撫改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以疾  
奉祠遂致仕公之外賦政也以化俗興民憂貧  
安富為先務於刑惟恐傷人於訟先教化而後

爭奪於賦役度不可蠲者期會於民行之備水  
旱荒饑甚具雖有不為蓄持大體不來顯顯名  
故在廣德民得為良民士得為良士大夫公嫉  
閹郡為禱祠曰無使我慈父去去而人懷之其  
治嘉興也如治廣德為慶元又推而大之減耗  
剩折價分三等汰橫江宿皂屯駐兩指揮罷生  
酒局戢豪家據海岸漁鹽之利至今為便其在  
朝廷每有大議論大更革大廢黜大災異推事  
建言無顧忌心在宵監惡士急急聲利嚴規矩  
出入日進諸生堂上質問或造諸齋扣擊其進  
否士夙不變蜀孫望之載父母萬里來受業公  
廩而教之果擢上第徐邦憲周端朝公所技取  
皆為聞人在青閨專意輔導講說琅琅皇太子  
聽不為疲內春坊一日督官媒氏擇配公聞之  
白廟堂請選之故家以正厥始嘗聞宴張燈火  
上書切諫欲約宮僚分日宿直正救之又嘗為  
接伴使回奏兩國通名而本朝不通諱乞釐正  
以全典禮所見淮饑民鬪盜因一一白之曰不  
可使吾君不聞也其任封駁持法度抑汙吏聞  
人戚邸恩倖不卹怨又言二史不立前殺非是

某嘗聞光廟違豫久不覲重華容都人洵洵公自雲川走書諷趙公汝愚宗臣也宜率百官守和寧門以俟六飛之動明年奉學官上疏言壽康年七十親挈神器而授之陛下孝養可久闕乎內涉宮壺旁斥黃門且言脫壽康縛壽因此不安一負此名萬善莫贖蕭牆敵國有一不執扶我而來何以自解未幾重華天崩力請視敵以為自有天地未有無主之喪者激切痛德人哀其言之忠又聞晉正罷相之日傅伯成既遷之時正邪特未定公奮然兩言於上曰進退大臣不可無辭以示天下深折陰邪窺覲之萌已而追數姚兪沈繼祖黨姦罪狀惜四給事一諫大夫以言事皆去薦詹阜民李燾劉宰俱可以錄用人又稱公於賢不肖甚列白也此公之事某所見聞而縉紳間以為難能者使公仕得其時不并與權姦接迹將盡發所學以著之用有益於國豈淺淺哉可歎也已蓋公性孝忠始受學於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再娶鄭夫人其考知樞密院益國公僑實塔端明致學士汪公應辰又探兩文人問學源委其本末統紀繩繩

如一貫始對大廷危言正論卑冕錯公孫洪不道而蹇蹇然有劉蕡風烈光宗覽而親擢之其間極論自古朋黨之禍引漢南北部唐牛李以擬今事勢又言人主而不尊道學士大夫而不明道學天下為諱則何以立國厥後見之言論政理皆由此其出也公事親孝大夫公嚴常遂其志杜夫人早歿公不得就養祿入輒對之流涕片房闈所有嫁二妹田廬悉遜之弟初得任子恩又官之周族黨弱因不計有無嘗欲效范文正公為義莊而未能交朋急援之不待告所交皆吉士端人凡所汲引人不知其所自日所行事夜則筆之於書曰將以檢身也故行誼終始無玷公生於紹興戊寅正月以嘉定癸酉八月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六初娶于氏知潭州湘鄉縣諱汝功女也追贈恭人繼鄭氏今封令人子男一人堃以公遺澤補將仕郎第庚辰進士今為朝散郎知邵武軍孫一人同祖公歿之明年葬邑之赤松鄉寶石山又十三年林憲公平生所為詩文奏議外制等二十五卷春秋臆說十卷通鑑解標自魏文侯至西漢末十五卷



皆發明成公標題本意為渾尺集蓋公嘗自號渾尺居士取后山詩雖有寸寸清不如一尺渾意也又撮其大方為家傳傳成來西山謁某銘其墓某嘗侍公同朝甚喜厚公之知知公之詳楚又役余學謂余言取信來世余又何辭辭之屬時多端乃手題家傳而先歸之後九年某入翰林為學士始克為之銘然每嘆公由大蓬而少宗正自西掖而右柱史其難進易退如此欲為公與秘書監柴公中行併請于朝乞行節惠之典狀成且上憲若公者允謂世之正人國之名卿矣銘曰

彼婉孌章 迫怵患害 我石不轉

惟義所在 彼酣恭徒 爵祿染濡

我金不鏽 惟道與俱 權門熏灼

砥礪鋒鏑 孤忠對越 違邱覆邪

孰持牢柄 利誘裝正 危言弗避

謂有義命 直大而方 庶幾見剛

不容何病 安於淮陽 玉雪其躬

無玷始終 並游地下 東萊成公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七

行狀

顯謨閣學士致仕贈龍圖閣學士開府表

公行狀

本貫慶元府鄞縣

曾祖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

妣石氏封恭人

祖悃贈朝奉郎

妣林氏贈安人

父文贈通議大夫

妣戴氏贈淑人

公諱燾字和叔姓袁氏其先出有虞為姓春秋時陳大夫濤塗始見于經兩漢之世最稱賢者曰博士固司徒安晉宋迄唐人物相望至我朝而四明袁氏浸顯其譜錄可考者府君謚生本州助教志志生贈太中大夫斐斐生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祿大夫敷傳極群書登嘉祐弟嘗通判杭州蘇文忠公為守譚論賡酬相得勸甚公之高大父也袁氏世學源流于此倉部登元祐弟嘗守時蔡氏顯國其黨曹宗者橫于

一州倉部以法誅之入對徽皇以清心省事安  
不志危為獻至朝奉通議皆以篤厚醇實稱  
于鄉戴徽人亦博覽圖史如古烈女生四子公  
其仲也公端粹專靜得之於天生數月乳媪真  
槃水其前既視終晷夜臥常醒然達旦五六歲  
讀書數過輒成誦少長請東漢黨錮傳附編太  
息以名節自期乾道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為  
學錄公望其德容晬盜肅然起敬亟親炙之而  
同里之賢如沈公煥揚公簡舒公麟亦皆聚于  
學朝夕以道義相切磨器業日益文大平居莊  
敬自將為同舍所嚴憚暨升前廊範物以躬處  
事有法士益推服淳熙辛丑第進士孝宗在御  
又責治切有勸公對策宜謂大體已正當堅忍  
以俟其成公不謂然直以意對具言大體未正  
與所當更張者以是僅得丙科而言堅忍者竟  
為舉首公以舍選當得教官丞相史忠定公勉  
以姑為一尉遂注江陰是歲忠定薦士十有五  
人公在選中有旨審察公曰始仕而召可乎遲  
次累年授生徒以供菽水江陰故兩尉弓兵合  
二百人後獨置一尉弓兵亦多虛額公至盡補

之葺亭教射躬自按閱其勇銳善緝盜者遇之  
加優盜輒立獲初弓兵散處閭巷至是始為營  
紀律肅整如軍伍尉舍旁有黃田港民居素稠  
密公以保伍法部分之因寓火政浙西大饑提  
舉常平羅公黜妙選僚吏分任振卹事而就江  
陰屬公公謂經理田野之政自一保始每保  
畫一圖九田疇山水道路橋梁寺觀之屬靡不  
登載而以民居分布其間某治某業丁口老幼  
九幾悉附見之合諸保為一都之圖合諸都為  
一鄉之圖又合諸鄉為一縣之圖可以正疆界  
可以稽戶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姦偷凡按征  
發爭訟追胥之事披圖一見可決在田野為保  
社在軍旅為伍法韓信多多益辦用是故也公  
首以此為荒政之要由是民被實惠而欺偽者  
無所容訖事羅公薦于朝有旨陸擢既又循兩  
資終更入都周丞相謂當處公班列少頃三月  
其可公曰遲遲以待內除非吾志也且親老得  
便養足矣即就汾海制屬以歸紹熙初衆正在  
廷而公連遭內外艱未及用寧宗嗣位始以太  
學正召然侍講朱公及諸名儒已次第去國矣

未幾趙丞相罷公知必不為時所容然猶晨入學延見生徒商確理道或謂諸生多上書議斥時事不當誘進公不為變迄以此論罷自是偽學之禁興而正人無容足之地矣公貧甚退處忝然久之得浙東帥屬再為福建常平屬官嘗言職分無大小皆當自竭非求人知滯訟如山窮日夜繡閱凡所予奪無再懇者改秩通判贛州未上會開禧邊事作兩淮大震擾公謂海道通山東宜謹備而內地盜賊尤不可不務防趙尚書善堅帥汾海請公攝參議官後帥傅公伯成因之公為言備禦大畧及團結鄉兵事宜傅公壹以相屬公周厓屬邑所至按閱井井有倫嘉定初元天子既誅權臣盡起當世鴻碩召公為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權考功郎遷丞奉常時諸賢雖收召而鯁直者罕見親二年春因對言曰陛下履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于朝人情翕然以為太平可致而欲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因對顯言其姦陛下疎然開納然龜年繼以罪去而權臣根據自若群邪和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興師幾

危社稷嚮君陛下篤信龜年折於萌蘖之初豈至是哉正人端士今不為之惟陛下所用耳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往者龜年所進合於道之言也今日復有指陳闕失盡心無隱者即龜年之言也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即二帝三王敬賢納諫之心也常有此心急聞剴切之言崇獎朴直之士若龜年之效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後喪龜年繼進何憂天下之不治哉是歲都民艱食公又言古者制國用量入為出今當饑饉艱危之時惟有裁節冗費自乘輿服御至百司庶府無所不節以為施惠之具或可以濟又論軍兵虛籍宜用孝宗獎邵宏淵故事九軍帥有能以姦蠹來上者褒寵之不然而損絀之軍費省則民食寬矣因言用度當節或恐有傷國體然民者邦之本以邦本之故少虧國體未害也上皆嘉納之而公請外甚力知江州屬歲不登公請于朝貸椿管錢九萬緡為糴本告糴旁郡計口以糴循環相因市直頓平郡仰征稅以給公謂薄征

所以來商張益損稅額擇僚吏以董之舳艫相銜無苛取無滯留至者大悅又謂周官弊餘居九賦之末亦是用一端也於是室濫漏稽餘羨用類無乏郡治有亭廂以節愛九秩奉粟之正者皆不取簡燕游削交餽至事關風教惠養則及以爲之大學官創福田院居丹歲畧計經用之餘緡錢猶二十七萬郡當大江之衝而城堞不治因請悉舉爲版築費報可朝廷患堵多錢少令沿江八郡通用鐵錢勅榜下九江公曰此令出銅錢將益閉藏姑緩揭榜何力言之俄聞金陵以鐵錢二當銅錢一咸謂不便而朝廷亦弗果行人暇公之先見公每謂牧守兼兵民之寄訓習師旅所不可後神世衛教射法可行始至大閱以銀爲的中者給之竟日無一焉乃合卒伍時按試第其能以賞自是中者如擲破的常數十峒寇鴟張上命副都統劉元鼎提兵討捕公問何以平賊元鼎銳欲殄滅而實無必勝策公告之曰諸崗崖峇峻險若輕入其阻未易得志不如以重兵壓之勿與爭鋒而待其弊元鼎從公言按兵南安不與賊角來則禦之而

賊果降提舉江西常平權隆興府事會朝廷新易楮幣分遣中都官出使諸道察不如詔者帥守奉承過當稍損厥直者即寘于辟公知上意本以球弊而非欲毒民因王君棊銜命至爲請言之後兩月至臨川則聞官吏競爲發適黥流之罪日報公歎曰吾可不爲明主一言乎即上章具論官吏以刻核之心行苛暴之政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邦本廢削深爲國家憂願詔監司郡守奉行寬大俄以都官即召時更化六年而類網未舉宿弊猶在上方恭己仰成公言古者大有爲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曰此心之精神而已心之精神洞徹無間九州四海靡所不燭故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帝光天之下二帝之精神也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德日新宣重光三王之精神也二帝三王終日乾乾自強不息故能全此精神照臨天下至于今仰之陛下雖有仁心仁聞而大有爲之效未著願毋以寬裕溫柔自安必以發強剛毅相濟朝夕警策不敢荒寧以磨勵其精神監觀古昔延訪英髦以發揮其精神日進而不

止常明而不昏則流行發見莫非精神矣昔我  
藝祖當寓縣分裂之際整頓乾坤如再開闢詩  
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新者精神之謂也願陛  
下以藝祖為法則我宋之維新亦當常如創業  
之初又言帝王不可不勤於訪問上首肯再三  
且言問則明遷司封郎官因對言曰臣昨勸陛  
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退與朝士言  
莫不稱歎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黜黜猶昔  
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  
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情  
然不辨或以為人主一言之失史官書之天下  
議之問而不當不如勿問臣謂不然自古帝王  
之言豈能無失惟得賢臣開陳正救歸於至善  
而已豈可畏人之譏議而終於不問哉兼國史  
編修實錄檢討官明年春遷國子司業又明年  
春遷秘書少監兼司業及秋進祭酒冬除秘書  
監仍兼祭酒公謂邇年士氣不振皆由本心無  
所興起而尸教養者有權阻無開導以故日就  
頹靡每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之學常病  
世之學者徒知嚴先儒緒言通遺經訓釋而未

能自得於心不足以為學吾心即道不假外求  
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竦然有得士氣日以  
激昂上焉者可與語斯道之本原次亦不失為  
謹敕士至國有大議叩閣投匭爭獻所聞始無  
負於天子之教育矣禁中銀器失上不忍坐主  
者命以錫易之公言陛下聖德如此而治效未  
著以臣管見或者君人之大節猶有可議者欤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語曰大哉堯之為君  
是故君子大之為貴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  
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惟陛下恢洪志  
氣毋自菲薄以成大功時韃虜甚強金勢日蹙  
我朝屢遣使不得通公言戰守無二道威聲雄  
畧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謝安相晉未嘗輕  
用兵也秦師垂至桓冲以根本為憂遣兵入衛  
安部之曰朝廷勉分以定甲兵無闕味已定無  
闕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願陛下  
亟圖之九年春正月兼崇政殿說書因對條陳  
四事其一曰在易之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  
息宜健而弱非天德也故君德弱則不進紀綱  
弱則不張法度弱則不修號令弱則不行治內

而弱則中國不尊治外而弱則夷狄不懼女真將亡無愚智皆知之陛下愛惜生靈遵養時晦似未失也而揣摩迎合之徒遂欲苟於無事有言不可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爾加以是名時所甚諱則不敢復言而不知我能自奮則不戰而屈人兵我不自強而示人以弱則適以召女安能息兵韃靼夏人自昔雄盛新興諸彘兵力亦強皆知中國之弱日夜垂涎伺隙而作竊恐兵端浸啓而禍患未易平也陛下可不依天行健磨厲精神破庸人之論以強中國之勢其二謂賞刑二柄不原乎天則朝綱弛而國勢陵頽大明公道以救其弊其三謂旱蝗相仍民大飢困而長民之吏慮蠲放太多罕以實告故飢民不可勝計而惠施不能徧及晉之李雄李特初起不過流民寢盛乃依據蜀監親往事可為寒心我朝內帑之儲本為凶荒備所宜止絕它費專以振飢為急其四謂廣謀役衆則合天心今侍從之臣所以資獻納之益也日近清光而不聞有所咨訪通達一司所以達庶僚之言也虛名僅存而不聞有所規箴則是朝廷之舉事實

未嘗與天下共之也自今事關利病皆當廣咨博訪是為至公是為天心行此四者易於轉圜而臣猶慮未能盡行者諂諛之風未息而蒙蔽之患方深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而孟軻亦曰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得乎崇觀政宣之際此徒寔繁所以靖康之禍至大至酷今日所當深戒又言向者文具甚強中國不逮所以受禍今之韃靼猶女真初興時上曰亦聞韃靼強盛公遂言今日未皇他務且須咨訪臣下但能行此一事其效立見陛下即位之初群臣多聞王音自為韓侂胄所誤惟恐有錯所以咨訪甚少上曰錯不妨乎對曰古人稱獻可替否若皆無錯則惟有獻可無否之可替矣上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專賴臣下正救十一月權禮部侍郎陞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進侍講猶兼祭酒公謂人臣以經誼輔導人主非徒誦說而已因講詩二南於先王正始之本后妃輔佐之道所以自身而家自家而天下者既敷演厥旨深寓規儆之意至列國變風有關於君德治道者亦委曲開陳託其義以諷十年夏四月霖雨不已

公言善為天下者當使陽制陰不當使陰干陽  
今淫雨為災兼旬未止此陰盛陽微之證也一  
二年來正論漸微正塗漸梗賢者潔身而去諂  
諛緘默以順為正者尚多有之豈天意哉蠢尔  
殘虜敢犯王畧皆由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  
陛下必欲國勢恢張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肖  
詭隨公論之所屬而沈伏於下僚棲遲於遠外  
者拔舉而尊禮之則精神立變誰敢侮之虜失  
燕徙居于汴來索歲幣未予輒舉兵寇邊或欲  
以攢年歲幣輸之公謂果出此不可以為國矣  
請對具言所以不可與狀又謂用兵一事雖治  
世不能免以言兵為諱以安君為樂變生不虞  
無以禦之為計疎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附  
者甚衆皆拒絕之有至於殺戮多者流民之怨  
深入骨髓安知虜不能激怒之使讎我乎自古  
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擾吾邊疆而吾舉兵  
北向欲恃其虛必解而去從而躡之腹背受敵  
此制勝之奇策也不知出此而戰於境內兵氣  
不揚矣又安能決勝乎上曰開禧我先用兵彼  
直而我曲今日虜人叛盟我直而彼曲公對曰

今日之事要在陛下剛明果斷振作士氣上然  
之公復言歲幣不可與上曰却可以此賞有功  
七月請對論今之刑政未明者四事國不自重  
以人而重忠良布列重於九鼎姦諛並進輕於  
鳴毛今自更化以來非才不用而國勢浸弱戎  
心遂啓者則以所用之才非真才目似奮發而  
實怯懦也似多能而實寡陋也不皇皇於仁義  
而汲汲於榮祿也已不自重又豈能為國重乎  
國人不服又豈能服夷狄乎今之儒帥固有德  
望巋然舉世推重者分間瀘南未為不用而地  
非切要不足以觀其施設今之忠賢亦有慷慨  
論事名聞夷狄者宜還天朝增重國勢而遠守  
支郡未究所長舍莫邪而用鉞刀弃周鼎而寶  
康瓠是非顛倒何以立國今日民困甚矣重以  
貪吏政以賄盛監司牧守更相餽遺習以成風  
於是昔之優裕者今凋弊矣昔之靡樂者今愁  
歎矣行都之建垂九十年生齒雖蕃衣食未裕  
蓋自楮幣更新而蓄財之多者頓耗益焚屢變  
而藏鈔之夕者遽貧頻年水旱民無餘貲物貨  
積滯商旅不行故大家困竭而小民焦熬市井

蕭條而官府匱乏勢所必至京輦之下人心不  
寧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  
蕭牆之內也朝廷舉措人所觀瞻罪當重而輕  
輕之禁當嚴而輒弛之皆非至公無私之道開  
禧用兵一時將帥杆慮守城者不為無勞事平  
之後廼以廉謹責之豈漢家宥李廣利赦陳湯  
之意夫政刑苟明強大之隣不足畏政刑不明  
微弱之虜不可忽又謂當今之計當以漸圖之  
因舉伍員圖以蔽楚者與李泌困賊之謀王朴  
開邊之策為上言謂三人者皆欲先困之而後  
取其功雖若少緩而十全無失乃所以為速十  
一月又請對言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則朝廷之  
執尊邪正雜揉忠譏並進則人主之勢孤今在  
廷之臣惟靡曼是娛惟珍奇是好淫侈相高燕  
樂無節同堂合席不聞箴規赤心謀國者果如  
是乎賢才之於國猶禦寒之衣裘養生之穀粟  
汲引善類無間親疎所以報國也今推賢揚善  
固不為乏而挾私害正者乃或有之合於已則  
掩覆其大過異於已則指摘其小疵毀譽發於  
私情而真才不得展布赤心謀國者豈其然乎

星象屢變其占為表甚可畏也而不以為憂帝  
城之近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不以為怪早總  
之後征科如故殘民之大者而不以為非導諫  
貢佞媮合苟容以梯寵祿又豈赤心謀國者乎  
植私者衆赤心者寡人主少所憑仗其何以重  
朝廷乎又言王辛光州之勝可謂奇功而行賞  
差薄上曰賞豈可薄薄則無以激勸後人公又  
言自首備禦夷狄不過防秋今則無特不至如  
四月犯光州是也上曰春夏亦不可不防公言  
陛下但能選用赤心謀國之臣布滿朝列日聞  
忠言朝無闕政夷狄自然率服上曰卿言甚當  
又言陛下垂意宰屬精選才士以充之然政事  
不勝其多而宰屬止於數人耳目不能徧察思  
慮不能周知急則尚奔緩則壅滯甚非所以彌  
縫宰輔也願詔大臣增置掾屬廣求賢俊秉心  
公正者為之則所補多矣十一年正月天大雷  
電繼以飛雪公言雷乃發聲雷由啓戶著于月  
令之仲春今先期而發已非其時矣雷陽也中  
國亦陽也雪陰也夷狄亦陰也當春而雪未為  
害也而作於雷震之餘陽已發舒而陰忽用事



有夷狄侵侮中國之象豈小故哉蓋自殘虜竄伏汴都陛下不忍遽絕仍與通好遣使歸附者拒而不納故此曹惟我是怨而殘虜以我為怯糾合群怨致死于我陛下履至尊之位而見輕於垂亡之虜庶莫大焉其可以不奮發乎書曰元首起哉起云者奮發之謂也元首奮發則國人莫不奮發矣深德既往之失圖回日新之功恢張紀綱振起頽惰以伸中國之威破夷狄之膽此所謂奮發也雷雪之變人皆以為陰盛陽衰所致此皇天啓佑上聖效以剛濟柔而成以陽制陰之功也陛下可不仰體天意乎二月真除禮侍兼侍讀金虜侵軼西陲公進對言蜀利害甚悉大畧欲開示大信以結並邊忘義之人俾為吾用則虜不能支又謂曩時戎虜去中國遠糧運難繼故和可以久今假息之地密邇於我利苟在焉豈其顧盟汴地四平難以立國欲奪我險要為駐足之地昔犯淳光襄陵發比至蜀觀其志非專為葢賜也且所以欲和者圖省費爾往年四月聘使之還甫入吾境而犯順之虜亦以是日入難信如此和可恃乎或可徵乎

巧於窺覘萬一乘我少懈奪我江源順流而下不可不慮也夫藩籬嚴密彼安得以窺我根本聖壯彼安得以挫我因言蜀之急務六欲復陪成和鳳之堡障搜揚巴蜀之人材優大安戰功之賞與夫教民兵防繼患紓民力條數甚悉且謂藝祖得蜀甚難今可不思所以保蜀之策人謂國事之可憂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如蜀帥有勇而無謀者亦不可以為蜀帥何者其任至重也奏畢反復再三上曰可見卿忠誠愛君公進讀高宗寶訓推演甚詳而上亦王音屢發其尤大者則因論進退人才之公上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惟其至公所以為大論賞罰適中上曰柔而不中則為姑息剛而不中則為霸道剛柔皆得其中則為王道論趙鼎言呂頤浩過失而上則曰此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又云上下之情交通則為泰不交通則為否若臺諫不言何由得知論擇宰相而上則曰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為治之要道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

忠義之流既與虜為仇彼方仇之我則和之大拂其情倒戈反噬誰與禦之堂堂中國卑詞厚幣謹奉垂亡之虜自示削弱誰不侮之自古立國固有終不與虜和者石勒來聘晉焚其幣何獨今日必欲通好乎財用未足女力未強以通和為戒若非體國者究其實而言求和自我不保其往將有無窮之悔絕不通和事雖難辦是乃久安之策上曰卿可謂忠直矣十二年冬時雪雖應俄頃即止公謂此洪範廢證所謂豫常燠若者也陛下蚤朝晏罷不殉貨色不盤遊田無逸豫之失而有逸豫之災其故何歟以臣觀之所謂逸豫者非必貨色遊畋之謂邊烽未熄戎事方殷而優游恬愉若四方無虞之日真才未用宿弊未革漫漫焉入於頽弊之域即所謂逸豫也因言時雪未降惟陛下致誠感假庶幾亟回天意上曰朕日在禁中致禱公言古人應天以實要須修明政事登進忠良屏去邪佞此乃應天之實又請以內帑付外廷俾任鈎考之責未幾復對論蜀關外事宜曰今春虜犯興元歷金洋以至大安我師勦之威聲震矣然大羊

百事荒其後讀續帝學至司馬康講洪範三德哲宗問只此三德為更有德起居舍人王巖叟請書于冊以示萬世公言哲宗發問不過兩言而當時賢臣其喜如此以此知帝王之學要在發問上曰問則明不問徒然無益於事又讀至上官均言好學好問公言人主豈可不好問不好問則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必不能盡知說書柴中行亦奏頌觀所問之人邪正公言但觀其所言為已乎為國乎則邪正辨矣上曰若為一身計便是小人又讀至講讀官舊皆有講義中間侍讀獨廢程瑀隨事著明其說公言臣所以每遇進讀必從而敷陳之此乃法程瑀所以事高宗者上曰若只讀一遍何益公之意以為儒臣進讀當燕之以陳說人主務學當參之以好問故艱言之而上亦應答如響格沃之助於是為多公德量恢洪克以涵養嘗言伊川程公稱明道先生規其色接物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入人如時雨之潤為善形容有德者氣象平居待物粹和之氣可挹至立朝論事則義形于色凜不可回一時正論賴以宗主而同列始

有側目者矣。雙虜垂亡，聘使屢返，非我絕好，彼自內訌，公謂歲幣不必與，議者以為當與，因歌跳梁，屢蹂邊鄙，彼自為寇，非我興戎，公謂戰守不可弛，而議者以為當和，孜孜獻納，有言必盡，近臣之職所當爾也。而自曰：多事，侃侃守正，不阿時好，平生之節不可屈也。而指為好名，公曰：歸至八九，上迄不之許，會三學諸生伏闕上疏，斥主和者之非，既而全臺論列，乃併公以罷。十二年六月也。太學諸生三百餘人，祖錢都門外，且賦詩以別。公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雷雨作，解草木甲拆，此吾志也。以直得名，豈其心哉。明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温州，辭。陸直學士皆奉祠。如初明年春疾大作，而神觀精明，著述弗倦。或勸公宜少休者，公曰：吾以此為笙簫筦磬，不知其勞也。八月庚寅，猶窺足，近作疾革矣。醫來必正衣冠，以見。癸巳薨于正寢。公受知寧皇，終始簡記，既薨之二日，寧皇亦弃天下。嗚呼痛哉。公官自改秩十二遷，為太中大夫，爵自鄆縣男再進，為伯食邑三百戶，至九百戶。今上御極，陞顯謨閣學士，加秩二等，致仕遺

奏聞，贈龍圖閣學士，充祿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皆再百，自諸老淪謝天下之士，視公出處，以為輕重。及是聞者，莫不傷靈。太學諸生相率為位於西湖之昭慶寺，以哭四方之來奠者，其辭皆哀。孝者稱公不以壽氏，而曰黎齋先生云。寶慶三年，上有事南郊，以三子登朝，贈金紫光祿大夫，紹定三年，明堂恩，贈開府儀同三司。自象山先生聞明大道，揭以示人，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公始遇之都城，一見，即指本心洞徹，通貫敬業之言，字字切己。公神悟心服，遂師事焉。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信。居一日，豁然大明，因筆于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差，通體吾道道不在它，此公自得之實也。慈湖楊公與公同師造道，亦同而每稱公之覺為不可及。其見諸言論，則曰：人生天地間，所以超然獨貴於物者，以是心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又曰：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又曰：直者天德，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

嘗不直回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其告君以此其教學者亦以此某之漕江左也公贈以言謂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大雅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維此大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業不敢懈者惧其貳也至為作忠宣堂記則曰心本不偏制行而原於心斯不偏矣凡此皆所以推明本心之善也又嘗言道不遠人本心即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謂不差矣然朱學為一則猶有間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謂其未能無間則雖近猶遠爾惟夫全體渾融了無間隔則善之至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非吾以一貫之也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義為二也其言益精切矣雖然公非苟知而已少而任道晚益自力其致遠也萬里之涂跬步未至不敢以遂休也其任重也萬鈞之負銖兩弗遠不肯以遷已也閱其量必欲如滄海之涵浸粹其行必欲如璠璣之光潔堂言人心至神翳之以欲則不神矣故其脩身以寡欲為主勇

猛奮勵痛自懲窒又謂人之欲無窮必求所以滿其欲非道而取何所不至養小喪大淪胥不仁不義之域豈不哀哉晚於所居為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勵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入爾則吾所不敢也以此自警且以誨子孫云公自少有志經濟之業每謂為學當以聖賢自期任宦當以將相自任故其所講明者由體而用莫不兼綜謂學不足以開物成務則於儒者之職分為有闕自六藝百家與史氏所記莫不反復紬繹而又求師取友以切磋講究之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游所得益富永嘉陳公傳良明舊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其志以扶持世道為已責然自始學於義利取舍之辨甚嚴嘗讀論語至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慨然歎曰士之知所輕重當如是矣舜受進退惟義所在金

石弗渝方壁臣顛柄天地閉塞相翔解不以為  
辱公道開明群賢拔茹致位禁近不以為榮  
憊一心惟王室生民是念事有不可陳義固爭  
蓋將尊君重朝而措天下於大寧也道不果行  
寤志以致然其所立固已偉然為萬夫之特矣  
曾子所謂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孟子居廣居  
立正位行大道者於公見之公之事親如天事  
君亦如天由其本心昭明隨事著見有一無二  
親雖致敬奉遺體舉足弟忘無適而非親也身  
雖退心在闕一飯不置無適而非君也於昆  
弟友愛尤篤弟類亦事公如嚴師從兄濤嗜學  
固窮其亡也為歟壘嫁其孤女之未嫁者於宗  
族賙貧拯厄備極其至於友朋忠而盡自為慕  
府事其長敬以誠又在朝廷每言君相同體愛  
吾相者所以愛吾君也故動動納忠寧有違拂  
而不忍蔽歟嘗告之曰導諛雖可喜未必非賣  
我之人黷言雖難聽異日乃真能不負者也公  
賞鑒絕人李正節誠之始見于鄭傾蓋如舊友  
嘉定初李與丹陽劉君宰偕命召公謂某曰此  
二人者皆所謂有所不為者也其後二公果皆

如所許云少而嗜書白首弗厭凡聖賢大訓切  
於己者味之終身夜則默誦病亦吟諷講道干  
家以諸經論孟大義警策學者於書禮記論說  
尤詳其所成就後學甚衆博觀群籍取其切用  
者會粹成編謂法度之言自秦以前乃可稱式  
故有先秦古書若干卷謂學士大夫不知兵則  
武夫得將得矜所長而緩急無以應變故有兵  
畧若干卷謂祖宗成憲為人臣者所當講究故  
有皇朝要錄若干卷其為辭章根本至理一言  
一句皆曾懔凍出謂語孟中無難通之辭難曉  
之字故九所著不為奇發刻峭語而溫純條暢  
自不可及晚而好詩嘗賦進德堂諸篇趣味幽  
遠而於一卉木之芬馨一羽毛之觸潔輒寄興  
焉曰吾之自脩當如是也此豈苟為賦詠者邪  
奏議藹然忠誠讀者感動銘志叙事有史法諸  
子褒其集若干卷藏于家公之在宗正也修寧  
宗玉牒在樞庭修經武要畧先時修書官類不  
經意將進則取具臨時公泚職即悉力編摩後  
數歲乃進呈大要多出公筆史院修高宗寶劄  
紀錄過詳公刪繁剔浮見謂得體後修孝宗寶

訓遂專以屬公退自儀曹坐史館輒終日書垂成而公去議者又欲用司馬溫國公編通鑑故事俾以書局自隨或言國史出外有禁乃止公娶遷氏進士友益之女先公二十有一年卒累贈中國夫人至性淑行見公所為墓志墓在鄞縣某里某山之原公薨遂合塋焉某年某月某日也子男四喬某官後若干年卒肅某官甫某官商某官女四 云云 孫男五 云云 始公嘗言所貴乎世家者非必七葉珥貂如漢金張八葉宰相如唐蕭氏名位雖宗而不能皆賢何世之有若東都之袁楊二氏氣脉聯屬名德俱隆則可謂世家矣吾之先世雖出處不侔然皆忠信正直蔚有賢譽其不謂之世家乎後嗣子孫努力奮發不自菲薄必欲追前人而及之亦足以為世家矣平居訓勵諸子率本此意肅首躡世科甫冠多士公不以自喜至其德業有進與當有可紀則為加飯故士大夫言家法者必表氏為稱首云某之與肅同年進士也貽公寔丈人行而於其德學則願師焉嘉定中再同朝不鄙其愚以為可教故於嘉言善行多所親覲歲在甲

戌持節去朝辱公訪別于南山之佛舍語及國事幾於佛統公之盛心昭揭天日至今猶赫赫也公之壘慈湖楊公寔為之銘於公大節摹寫盡矣顧其職微委折有未備者維公粹學偉行為時儒宗忠言至計有補宗社而爵命品秩又已應易名之典肅等特將有請焉謂其蓋為之狀慨念疇昔誼不得辭雖筆研蕪廢猥釀是慚然不溢美不失實尚庶幾公平昔之志謹狀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行狀

公諱體仁字元善姓詹氏其先光州固始人十世祖遷于建之武夷自公之父授室浦城張氏遂占數焉曾祖澤民祖僕不仕父健弱冠有異材鄉舉第一與五峯胡先生屏山劉先生游相好也晚始得官為贛州信豐尉虜亮颺邊丞相張忠獻公開幕府辟以從論兵事多開納以公贈朝奉大夫公幼出為伯舅後年二十一中進士乙科大夫役于京師護柩旋塋過時而哀不忘又持張氏祖喪三年經紀其家教仲舅以學鄉閭浩然歸重調饒州浮梁尉屢獲盜如律郡欲上功非其志弗就也為湖州歸安丞摧姦

抑強貧弱得職又持張氏祖母喪服除為泉州  
 晉江丞程尚書大昌司馬侍郎相繼為守尤  
 賞異待以賓客禮郡有疑獄必諮焉公氣和色  
 溫持論根本忠恕二公常敬聽梁丞相其郡人  
 也雅知公會入相薦公于上前召除太學錄拜  
 歲遷博士時學官皆天下選公周旋其間最久  
 而成作人材亦最多除太常博士時方定高宗  
 廟謚或執堯宗之議堅甚公言中興之德莫盛  
 於商高宗今以堯宗謚非惟於古經傳亡據且  
 使大行不得以中興之功自顯於萬世此禮官  
 罪也議遂決遷丞攝即金部光宗初輪對百官  
 公具考覈財賦源流以對請詔大臣以省隘員  
 裁冗食節俸費等事始於朝廷達於州縣具為  
 綱條品目使可舉行而勿為浮議所沮要在本  
 之以至誠惻怛行之以公平簡易守之以堅確  
 悠久使弊去而物論不駭事定而人心不搖庶  
 幾制度既立財用日豐有詔令戶部稽考以聞  
 提舉浙西常平公謂浙右之有漕渠非止通饒  
 運資國信往來而已蘇秀常潤田之高仰者實  
 賴之於是開漕渠濬練湖置斗門為旱澇備又

以餘力立舉于倉初安濟院所活不可勝紀散  
 鹽本錢數萬以紓亭戶之力歲終釀利倍增除  
 左曹郎湖廣總領始至激勸將帥使知朝廷恩  
 意湖廣楮幣視京券為輕軍民患之日久公捐  
 貨泉百萬以權其直輕重始均明年就除司農  
 少卿江上諸屯多貧墮公擇其累聚者增給餐  
 錢不請益於朝而用度乏載粟歲久至陳陳相  
 因不可食公命數其腐投之江且廣糴以補其  
 之異時諸郡之隸總所者賦輸或不以時符移  
 督償銖髮不貸公曰郡亡從出必取諸民今幸  
 蓄積有餘不至乏與弛以予民可也為條奏顯  
 其負九百餘萬而諸郡財力始寬武昌瀕江多  
 水災公與諸司同築萬金堤以防其溢人謂公  
 儒者為政知懼瘼餓飢而已逃卒千人入大冶  
 因鐵鑄錢亂幣法剽掠為變公語戎帥宜速討  
 曰此去京師千餘里上請須報賊勢張矣於是  
 群黨五壞人始服公制變為不可及越歲召歸  
 班至則除太常少卿陞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  
 以感動上意其畧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朕  
 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

說之駭匪寇婚媾往遇兩則吉夫疑極而惑九所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群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埋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說而條暢也伏惟陛下伸心昭融聖度以詔九厥疑情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茂建皇極丕叙彝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北民之望天下幸甚孝宗既上仙公帥同列抗疏請警蹕過重華親臨大祥之祭辭意尤懇懇時有欲以正宗為大行謚者公言壽皇聖帝以旁枝入繼事德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有宜謚曰孝公深於禮故前後定兩朝廟謚異論竟能奪議者臆之阜陵將復土公爭以為地勢卑不足以妥神靈時宰故知公及是議不合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擁節旋過家人艷其籠長樂地大物繁而俗本易治前二十石用刑過差民慘不樂公至盡解苛饒物情便安淳圖之官甲於東南命僧率有常直公曰是賄賂公行也乃命各役公舉而境

內始亡債僧推廣社倉法以振業窮民以棟弱子之弊條約甚條後莫能易居七何言者及前山陵事罷郡屏居者八年時論紆紆處之澹如也徙屋雲川酣飲圖史人莫窺其際時有起胥史為大官氣傲熏轅掃門祈禱者踵相踵公使浙右時實嘗為公役至是多方鉤致公公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敗亡日矣胡得以行我其後果如公言復就圖知靜江府春行視農見其田器薄小不足以盡地力乃為詢訪簡易之法物別為圖授之又為浚井導泉以便行旅嶺外民貧財匱公撙節浮蠹為闔十縣稅錢一萬四千緡雜賦朱膝等錢八千昭桂折布自建炎以來為民患公建請蠲免而二州民力始蘇占城真臘相攻餘兵逸入瓊管公調兵且招而海道寧移守鄂州州兵民雜居多疆梗不奉法公治尚寬至是易之以嚴曰此變通之術也除司農卿復總餉事士懷舊恩鼓舞迎拜歲比弗登人艱食公曰民病若此可以非職而弗恤乎逆先便宜振廩而后以聞邊警言日急小夫儉人爭承間抵掌言用兵希用事者意公奏記廟堂具言兵



不可輕動請遵養以俟時皇甫斌自以世將家好大言公間語同列謂其必敗事移也襄陽軍行亡紀律公指謂人此何異綠林下江之流已而果敗公之先識類如此俄屬疾以開禧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終年六十四公安安趙薦志守卓然自擢第歸即建故侍講朱先生時講賢疑義其學以存誠謹獨為主造次弗渝常患世儒論經多失本指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情道之謂教也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而無穿鑿之患矣博覽群書自天文地理卜筮醫藥百氏雜說靡不通於渾儀漏刻俱嘗親製以測驗皆合趙煥造新歷以獻公為作序中書舍人黃公裳一見嗟異因以定交著象數總義一卷曆學啓蒙 卷莊子解五卷為文若不經意而明白悅達根於理致唯鏤削剔之語壹不出諸口神識恬暢喜論說古今遇佳士良友窮日夜語不厭聽者忘疲居朝廷好盡言或議論盤錯衆相視莫敢先公輒為辯析是非成敗無所諱亦以是賈憎於人惟一時賢俊氣合道同

者常推敬周丞相嘗國公疏納知名士三十六人周丞相不能用已而多所收擢公之力也紹熙甲寅趙丞相將定大策外廷無預議者獨諉公與左司郎中徐誼達意少保吳玕請憲聖垂簾為接立聖明之地其為諸賢倚重如此然公立朝自信所學於辭受出處之際尤不苟故雖仕再登朝而位不過卿列所韞未究卒抱其志以終可勝惜哉公既沒而召至或謂公而不死必嚮用矣嗚呼考公平生出處大致當衆賢用事時猶不能少敗以求合其能自詘於權門翕赫之日乎事無鉅細有不合於義必爭其能無言於弄兵首禍之日乎使公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七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八

祝文

鎮江廟祝文

迺者吾鎮秀民歲以上春良日相帥抵薦于神因飲福焉所以答鴻休而迓靈貺也某以持節過蒙獲與斯會敢陳菲真因控悃忱吁自慶元龍飛以來南宮捷音不聞於鎮人之耳者蓋十四年于今矣豈神無意於此邦之士其寥寥而弗嗣也明天子將復下求士之詔惟神其大范茲土俾濯纓天池驤首霄漢者繼踵而起豈非神之賜乎仰翳明靈監此誠禱

廣惠廟祝文

乙亥 建康

嗚呼江東之民困敝最甚者莫如桐汭旱蝗之裁酷烈最甚者又莫如今歲夫以甚困敝之民而遇甚酷烈之裁幾何其不化而為餒鬼流而為餓隸此某之所以朝夕憂危思所以拯救者如其躬之疾厲然而調郵賑濟九人力之所可為者有司固不敢辭其責至於均調雨暘銷弭滅疹九人力之所不到者非神其曷有濟維王廟食于茲土九幾百載矣民恃王以為父

母有水旱而必祭今數數之氓有甚於赤子之持乳哺神之仁亦豈忍坐視其將斃履命悞僚展謁祠下所以赴愬於王者如此惟哀惻斯民而亟救之更千百年其敢忘神之德惠

中元水府廟祝文

某自春徂冬三至采石而三謁王顧豈有私禱哉以王之威神歟矧震耀能相上帝而澤下民故也今民病劇矣若冬又無雪則無麥春又無雨則無禾哀我人斯將隕溝壑王其忍聞之乎迺者飛霰之祥效于日至矣惟神終此大惠使一臘三白以祛沍氣而兆豐年若乃田事既興膏澤時至茲尤農人之所政望者王其哀痾斯民民亦世世事王無怠

廣惠廟祝文

廣德 相廟

於辱王之神功聖德衣被天下而靈響震發寔肇乎此邦猶日升燭夷而燭萬國江出昆侖而吞百川也某自行西方遇王之祠未嘗不肅然起敬况於巍巍炳炳衆廟之所祖辱揆日之良若其區區為民致請者則敬心以禱又敬茲誠敬然可貫白日

廣惠廟祝文

世以仲春 日為王始生四方士女大會于祠  
下是非有無蓋不可攷矣然於此乃見人心歸  
戴之切焉夫民視王為父母而謂王不以子視  
斯民者愚不信也今江東之民艱食方甚亡異  
於赤子之夫乳惟王以父母之心哀之救之以  
全其生而塞其望幸甚

范忠宣公祝文

維 嘉定九年歲次丙子二月甲申朔初四日  
丁亥故丞相忠宣范公祠堂成具位真某謹率  
僚屬以羊一豕一告祠于公曰嗚呼治平之元  
公自畿縣來漕江東曾未數月入為御史故其  
行事不少概見獨其所賦籌思堂之詩刻石猶  
在誠通造化念其群生有德之言隨寓發見茲  
非為政者所當矜式乎是用闢堂之東楹敬祀  
遺像以寓高山仰止之意若夫立朝之大節行  
已之大方誓以沒齒惟公是則明靈不泯實監  
此心

廣惠廟祝文

之為郡介乎浙右而隸乎江東然厥

甚瘠則夏異乎江浙之風以下下

上之賦雖粒米狼戾且糞其田而

不足况於逢歲之艱凶既前驅以旱魃之虐  
兮又後繼以妖蝗之銛鋒環千里皆赤地兮况  
望其櫛比與崇墉赤子嗷嗷而誰愬兮分指瘠  
於溝中嗟人力其奚施兮賴神明之哀憫雪霏  
霏其三白兮又零雨之濛濛既優渥而霑足兮  
獲及時而趨工顧某之何知兮屢于瀆乎靈聰  
蓋隨扣而隨應芳嘈呶之鴻鍾豈某之愚足以  
動神聽兮蓋神之愛人故顧鑒乎微衷瞻魑魅  
之披野森雲濤之翻空苟兼旬之明霽即坐收  
其全功神既加惠於其初兮顧豈惜委况於其  
終冀燥濕之孔時俾黍禾之偕豐易枯藁而昉  
潤轉愁慘而春融某將大書特書以紀神之休  
應兮期焜耀於無窮

諸廟穰蝗祝文

在詩有之去其螟蟻及其蝨賊毋害我田穉夫  
此人事也乃以屬諸田祖之神何哉蓋禦雷禱  
患在神為之則易而在人為之則難日者本道  
郡邑以蠟生聞天子有詔俾長吏禱于山川百

神之周是亦周先王意也惟王廟食歲久陰威赫然霆奔風馳山嶽可撼况區區蚩蝗之孽乎驅之攘之以升炎火是直噫欠間耳虔共致祈立俟嘉應

### 廣惠廟祝文

某間者伏謁祠下敬以三事有祈于王威靈赫然隨答如響綸音詠頌錫以厚粟為萬石

仰甫之民類以無饑又聞歲除至於人日嘉雪類仍宿麥蒙潤非王之慈仁宥賜覆露其何以底茲某與二邑十有四鄉之人同深林蹈惟是溪湖之流尚梗舟楫之運猶難一雨霑然使千艘浮動此尤朝夕之所企望者惟王其終惠之

### 奉安范忠宣公祠堂祝文

故丞相忠宣高平范公廼者仲春即籌思堂東楹以妥公像雖有以見區區尊賢尚德之心然其規撫簡陋氣象卑狹每欲然為之不滿也夏田告登振廩訖事既新貢宇遂建斯堂撰日之良載嚴登奉冠劍山立德容穆然庶寧立朝之英風元祐當軸之盛烈凜乎其目也九泉可作吾誰與歸秋菊寒泉薦此芳潔茲誠炯炯公

其監之

### 辭夫子廟建康

昔者先聖之門果如由藝如求然後許以從政某也器九而學陋魯未及二子之彷彿而叨恩出使遽寄以一道生靈休戚之命宜其不足以稱塞也然節用愛人之訓拳拳服膺者未始一日而不敬奉詔守泉速將去此誓書異尊所聞而行所知以終無負聖門之律令尚饗

### 明道祠堂

明道先生其年未弱冠已知誦夫子之遺書雖一命之士當田存心於變物况於乘使者之車然學力未充其愧於民者多矣叨恩假守誓當服膺訓言益求所以用力者庶幾有以贖今日之過乎尚饗

### 東南嶽廟等處

某書生為吏無以瘡人惟有不欺較如星日賴神之賜訖遂終更詰朝有行不敢不告尚饗

### 范忠宣公

故丞相忠宣高平范公廼者建公之祠於治舍

瞻仰而取則焉今雖去此然續有遺

書始亡異奉香火於左右也以責人之心責已怒已之心怒人誓畢此身毋忘明訓尚饗

劉忠肅公

嗚呼公生於建水而沒於金陵光明秀傑之氣當已融而為喬嶽潑而為列星至於論議之崇就事業之雋偉播在簡冊者又將垂千載之儀刑某以鄉閭晚出雖不及執經於堂下伏讀公之書友公之子猶彷彿其平生竭東江左屬歲饑饉鮑背黃髮之叟誦乙未被留之績往往歎歎而涕零某之視公無能為役獨於遺訓之炳然者每拳拳而服膺其於惠孤恤鰥之政既嘗竊取其一二復刊梓以布之海內庶幾傳此方挾此藥者皆足以起沈痾而蘇醒被命守泉謹拜謁祠下而去繼自今強學力行益當思所以自厲者上以無忘於師訓下以不辱於鄉評尚饗

鎮安廟祝文

某不 恩列位於朝者凡八年莫覿於禁林史莫重於稽古禮文之事而某也獲

有所獲姑使指可謂幸矣非神之靈潛 佑其何以遠茲懷被過家敬謁祠下惟神推所以福某升而均福於一方俾珪組蟬聯嗣是愈盛豈非某心之大願乎不腆酒醎具將誠意

辭廣惠廟祝文

某將指二年無補於民乃若民瘼以告而端應親疾以懇而旋愈則皆有賴乎神之有大造於某也蓋典覆燾而惟均被命中泉敬謁祠下而去若夫繕營之需則已付諸幕屬豈足仰報於靈休姑以少酬其風心云爾

梨山廟祝文

惟神以唐名賢膺宋祀典封爵之崇極于二等威德之盛被乎一方富沙之民飲食必祭蓋無異子之於父母也某承詔守泉道出鄉郡謹當躬謁祠下而迫於午後遂不克前敬馳禱香恭布誠悃維今此行屬當大夏高堂有母華髮颯然走陸浮川衝暑履濕人子之心不無憂虞伏惟聖靈靈密賜擁佑俾起居飲食無異平時壽祿康寧益受多祉是神有大造於某也期以代還

躬伸報謝茲誠炯炯王其鑑之

梨山廟

某復有微悃于冒聖威仰惟靈佑善應廣濟昭惠王在唐之季來守建安實有惠政故自騎雲帝鄉之後邦人懷之廟于梨山以祀以享著于唐史事迹可稽此學占之士所共知也惟是詩篇遺文藏在三館學者無自而見焉某願以私錢刊于廟中庶求其傳且俾奉祠祝者嚮之以為鄉人之助惟神其幸聽之

梅山廟

五顯王惟神封爵之崇極于二等威德之盛披于四方瞻是仙山有嚴廟食邦人啟戴奉祀尤虞某承詔守泉以下五同梨山

又狀

某復有微悃于冒聖威某昨在奉常獲見徽饒二州所奏加封五顯王本未皆謂神姓曰蕭伯仲五人今考之建安誌神之姓氏伯仲皆與徽饒廟同已封至六字王梅仙之祠乃尚仍五通

竊所未安某與郡人同請于漕臺綸告與發源德興二廟封爵一體

顯聖靈聿新觀聽惟神其幸聽之

謁先聖廟文泉文

某不佞幼讀先聖之書至於道千乘之國故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未嘗不喟然三嘆以為苟得千里之地而為之則為斯言也真樂石之良規繁行之至誠也今天子不以為愚且陋擢守南土茲非推行所學之日乎夫一事之不謹不可以言敬一令之非誠不可以言信錙銖濫費不得為節用毫髮積取不得為愛人一役之妄興則非時使之義顧雖不敏敢違初心惟不得罪於此邦之民然後為無負先聖之訓神靈如在尚監此心

社稷

某叨被恩除假守茲土載惟社稷民命所依祗若故常按行封壇用嚴國典式對神休謹告

諸廟

惟上帝以好生為心肆命諸神以真方域聖天子以憂民為心故環千里付之守焉幽明雖殊其所以為民則一而已某猥以非材承乏茲土九其職之所當為與力之所可任者不敢不盡

其方若夫均調雨暘銷弭苗害則非神乎孰賴尚惟陰相以康斯人豈惟民荷寵靈某亦與受無窮之賜

東嶽

五方有嶽祭秩畧同而岱宗之祠獨周徧于天下者以其居平秩之方而主生育之事故也某猥以非材來守茲壤九可以致力於民者不敢不盡其方下同

趙忠簡

惟公以忠正德文為中興名相第一某高山仰止于茲有年被命此來獲踵公武於八十年之後緬懷遺烈凜然若存何以薦誠惟此危酒

韓中令

惟公以景德丁未來守此邦盛德格天寔生人傑是宜父子並祠至今載瞻儀刑敢不起敬

王詹事

睽是泉山為一都會牧守相望多時名臣惟梅溪公遺愛尤盛蓋其所以脩身治人者一出於愈文不替某自少小即嘗誦公

詩仰止高山于茲有日敢圖僥倖

四十七年之間方將朝夕勉焉以茲誠炯炯公其鑒之

蔡端明

惟公以忠言惠政著于中外至和之世實自幾向來守此邦以便親輿之奉流風善政人到于今稱之某之視公無能為役然間者九重假寵之意明著訓詞實用仁祖命公故事顧惟不佞將何以堪之惟當仰止高風以庶幾其萬一英靈如在尚聞斯言

顏尚書 徐都承 程尚書祝文

惟公以法從名臣嘗鎮茲土實有遺愛在其邦人尸而祝之迨今未泯某祇事云始謁見惟勤載瞻儀刑肅然起敬

姜相公祝文 泉州南安縣

嗚呼公以鯁亮之資盡言於猜忌之主一斥不復沒于遐陬然清風直節千載而下猶凜凜有生氣彼脂韋輒美籠竊一時而遺臭無極者未知孰為得失也茲因祠事庸效幽宮酌以一危喟然三嘆

開講告諸廟祝文

地之有溝渠猶身之有血脉也血脉宣暢則體安而氣和一或底滯則疾疢生矣某被命來此考按圖志則知郡縣之溝理闕歲久蓋自林侯祈之後未有再議開濬者淤泥惡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為癘疫州人病之匪一日矣顧念庸拙泣事方新懼於煩民未敢輕議而寓公同僚交相勸勉謂將與悠久之利不可憚信宿之勞博參輿言亦以為便乃消良日命庀工徒維城與隍神職是主威靈赫然尚克顯相使畚鍤之下如掃浮埃役者不勞而功以克就此州人之幸也某之願也

### 到任謁韓魏王祝文

我宋盛時莫如嘉祐伊誰輔相曰韓與曾惟宣靖公固為泉人若忠獻王則又生于泉者也山川之靈鍾此人傑顧不偉與郡圃有祠寔惟育德孕賢之地高冠大劍儼如生存某抵役云初敬伸欵謁若夫法公之所以治相治魏者而治泉顧雖無庸其敢不勉英靈未泯實聞斯言

### 開湖祝文

郡東有湖其來尚矣在慶元中守臣劉公頤實

命開濬平疇萬畝灌漑所資其利一也以固風氣以壯形勢其利二也廣仁聖好生之德寓臣子報上之恭其利三也而二十年間有司因循浸不嘗省枯涸浸甚其甚懼焉捐庫緡以募工當農隙而舉事庶幾民蒙其利而不知勞仰繫明靈尚克陰相功以亟就則報其敢也

### 修城告諸廟

郡之有城以藩衛也比歲守臣嘗一新之矣曾未數載復以圯聞某自玷州符即屬意乎此而重用民力不敢輕舉以至于今茲因農隙稍加繕治力所未及者則以缺後之人仰瞻明靈尚克顯相俾即數旬之近而成百雉之功某之願也邦人之幸也

### 土神祝文

守臣之職實曰捍城城圯不修咎將誰任三農之隙以漸繕完惟神其相之幸甚謹告

### 春祈祭諸祠

謹以清酌脯脩之奠祭于云云古者春秋祈報之禮惟施於社稷載爰良邦之詩是也今併及於廟貌之神蓋以水旱蟲螟之禱於是乎在有



不可得而廢者若夫先賢之祠特以富邦人去  
思之意而非為祈禳設也考諸舊儀有未安者  
不量其愚輒用釐正自今以始釋奠于先聖之  
明日則遣官以祠而緊祈報之禮庶幾於義為  
得惟神其幸鑒之

諸廟

春之有祈故事也而某勤勤為民之心則不敢  
以故事視也前者祭饌之菲既改而用牲矣此  
復申戒攸司益虔厥事九所以盡內心之誠而  
冀神之或饗也然豈有他求哉雨暘以時疫癘  
不作使民有為生之樂而無感嗟愁恨之聲更  
之所望於神者惟此而已洋洋如在實聞斯言  
仰鑒明靈賜以饗答

慈濟廟

維古之制捍患禦災有功於民始在祀典神之  
生也以和扁之技妙起死之功颯遊既升靈嚮  
益著此邦之民不幸有疾求救於神者如子之  
懇其親神亦隨其所苦救而療之如親之愛其  
子嗚呼其可謂捍患禦災有功於民者已矣歲  
時當祀乃未及與非闕典歟載念此邦家邇南

上  
疫癘易生春夏之交多以病告斷  
以今始著為定例一歲兩祠于神仰惟英靈監  
此誠悃俾民無疾痛之苦則吏亦免休迫之憂  
將千萬年承事無斁

慈濟廟祝文二日

某以疎庸繆膺郡寄眠民之疾猶已隱憂今春  
以來二氣均調札瘥不作緊神之庇朝夕不敢  
忘乃者閭巷郊野之間漫有以病告者與其既  
甚然後有祈于神豈若及其尚微亟控斯禱惟  
神哀憫庶俗亦願有以拯之於其初庶幾民之  
獲全者多而神之用力也易更既獲免其責而  
民亦事神益欽豈不美哉

為民患痢告慈濟廟文

傳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言親之於子惟恐其有  
疾也郡之有守所以父母斯民也民有疾而守  
不加恤可乎今閭巷之間以痢下為苦者數守  
能閱之而不能救之既有愧於民矣神能救之  
而守不以告其罪當何如哉肆命元幘致祈于  
神神其救之使病者有瘳而未病者獲免豈惟  
亦將謂神之德於無窮

東山南北岸兩渡祝文

間者以渡舟之多溺也深惟長利欲聯百艘而橋之蓋嘗以諗于神矣而議者不以為便夫見其可而圖之與慮其不可而遂止九皆為民而已然新路改築舍迂而近其鉅舟更創去危即安亦不可謂非悠久之利也惟神嘿有以相之俾無風波衝盪之虞無魚龍噬齧之患行者濟者各適其所安民亦永永戴神之賜

北山清涼洞祈雨祝文

嘉澤又曠懸懸將萎其惟守土之臣寔掌劬農之政雖冬而禱雨蓋往昔之未聞然志切念民豈故常之可徇用殫忱悃仰和真祠仙嶽願及斯時亟降蘇枯之澤庶幾嗣歲免貽艱食之憂

北山謝雨祝文

間以早暵有禱于神雲興雨濡旋荷嘉應芄芄之苗將槁復茂神之為賜大矣然自今至于秋成無非望雨之日惟神終此大賜使膏澤時至卒歲豐年實邦人之慶也亦守土者之幸也

諸廟謝雨祝文

比以甘澤久曠懇禱未孚夙夜以思不勝震懼

維神血食此方典守土之吏同任其責今茲一雨沛然萬物吐氣不惟為吏者得以少寬其憂而神亦為不失職矣然而焦枯雖解滲漑未深若能大赫厥靈使滂沱之澤飽足民望則拜神之賜有加無已楹荅嘉貺輒私布之

忠孝祠堂奉安祝文

真位真其謹率僚屬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旌表義關林公司空忠勇蘇公其不佞奉天子之命來縮虎符視事之初考按圖志則知此邦前哲有如林公之純孝至行蘇公之精忠大節光明卓絕標準百世既祠于郡學便為士者知所勸又祠于通衢使九居是邦與往來之人皆有瞻仰嗚呼世降俗末為人子而不葬其親與葬而不以禮者有矣視林公之躬自陶甃負土成墳者何如哉為人臣而欺其君與臨小利害而選便畏避者有矣視蘇公之舍生取義以死償節者何如哉祠像告新敬伸欽謁清風如在嘆仰不忘

諸廟祈雨祝文

聖經所載惟麥與禾今未既登場所至告稔拜

神之賜溥矣乃季秋以來雨不時至高田之麥欲種而無水以耕下田之麥已種而無水以溉此農人之所甚憂况夫風高氣燥則居者用虞泉枯井竭則沒者告病惟神幸哀斯民而賜之嘉澤使憂者以愉虞者以安病者以息是一舉手而三惠弭也神其可無意乎

諸廟謝雨祝文

迺季秋以來雨弗時至嘗以三患有謁于神荷神之靈賜以饗春將萎之麥翁然勃興既涸之泉矻然充溢而燥炎之氣又化為潤澤真所謂一舉手而三惠弭也不腆卮酒持酌于神維以薦誠匪敢言報

張大帝廟祝文

某曩在江東適惟歲早凡所禱請惟神是依今在泉南復值冬旱躬走祠下為民致祈信宿之間甘澤隨注將萎之麥翁然勃興既涸之泉空然充溢其拜賜也溥矣不腆卮酒持酌于神維以薦誠匪敢言報

張大帝 通遠廟祝文

古者春秋析報非大神不與蓋農重事必其威

靈震赫足以闢闕陰陽召呼雷雨者然後可望以豐稔之施惟王功參造化澤被生靈為日久矣屬此中春虔修時祀惟王鑒其念民之切而再賜以上熟豈獨為吏者知德於王民亦永承事王無怠

諸廟謝晴疏文

比者洪濤山涌之日雨復甚至其勢蓋廩廩也使開霽少遲則平疇萬頃皆將卷為巨浸矣幸神靈加惠茲土使雨隨止而川不溢芄芄之苗賴以獲全厥施豈淺淺哉不腆樽酒于以告虔尚惟相之迄俾有歲

辭先聖祝文

昔者祗謁云初嘗以服膺洙泗之訓自列於先聖之前雖在官三年恪守惟謹然其可愧亦多矣蓋學有所未充則政有所未善固其宜也易鎮江西責任彌重將何以稱塞惟當益尊所聞庶幾萬一之進於皇元聖尚迪其衷

諸祠

假守是邦于今三載材疎政拙有愧前脩獨惟此心庶幾膠合叨恩易鎮敢不告行

忠孝祠

祠二公以範風俗自某焉始叨恩易鎮遂將夫此惟當監勵忠孝之節以無忝於二公皎然此心尚靳昭鑒

遊仙山頂祈雨祝文

昔者真人之始封也論告誕揚固有愛利及物之褒矣今境內之旱前所未睹風日交燭良苗將萎此正真人推行愛利之時也夫雨暘之數雖出於天然上穹至仁易以感格山川百神儻能為民致請未有不能回造物之意者况真人列名仙籍練職紫清又非山川百神之比何惜不為一方赤子致其更生之請乎今旱勢極矣民命危矣於此時而不亟救之後將無復可望者矣敢以誠告尚其念之

周真人祝文

謹以素饌昭告于 勅封冲應真人靖惠夫人曰有崇斯山作鎮南浦具仙宅焉多歷年所麻吾一邦厥施甚普寶軸繪書光賁琳宇實帝令之俾職茲土維時常祀曠典是悞我儒纓相帥作古有鉅斯馨有清斯酌俛聞其端日歲壬

午維仙之飲王液淋露維仙之饗豹胎麟脯豈伊區區可薦尊俎物雖甚微誠意彼寓瞻是寘興敦詔萬萬得拔其九貢于天府九茲士類志在軒翥維吾真仙各傳以羽如鵬之運如鶴之舉 如蛟龍得被風雨逢辰效奇立功至主豈入寔能維仙默助若甄之陶若冶之鑄洋洋文風視彼鄒魯英英人才媲昔伊呂于鄉有光于國有補茲願甚宏非仙疇予尚惟至赦仁此觀縷

北山祈雨祝文

維年月日具位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北山之神傳稱名山大川能興雲出雨者始在祀典溫陵為郡以泉得名有崇北山實州之鎮神仙所宅霧雨所藏一方仰庇惟日久長今歷旬不雨多稼將枯群情熬若隕川各願以靈源一勺之水散為闔郡三日之霖使稿苗復興民命獲濟此神之職也亦邦人之望也謹告

社神

維社有神寔主我民曰社與民厥重惟鈞歲旱民饑亦神之疚願於未然畢力以救

勾龍氏

於我惟神于祀配食有功于民故莫能易雨不以時民且告瘁神其拯之反掌之易

稷神

維稷有神所主惟穀雨暢以時嘉穀乃熟荒荒者苗賴雨以濟尚哀斯民俾克有歲

后稷氏

惟神之生百穀是殖更千百年祀以為稷今穀方茂而雨不時哀而救之匪神孰尸

風師

在易有之雨潤風散其於生物功則一貫雲氣凝合雨乃滂注所求於神願霽斯怒

雨師

瀕海之邦土瘠易稿潤澤不時則以旱告一雨通宵已拜神賜願更滂沈俾卒有歲

雷神

鼓動萬物惟雷之功有神司之隱隱隆隆惟靈之轟雨乃大至敬共有祈日夜以冀

北山祝文

古者諸侯有國凡境內之山川必有祀焉後世

祠廟既興而山川之祀遂廢徒知像設儼然而謂神明在是而不思興雲雨以澤百物者寔山川之功顧寢而不祀可乎某蒞事云初適以旱告徧走群望而北山獨先焉豈非以其魏哉尊雄上與天接雲氣所自出故歟頃者一雨通宵已拜神賜矣邇日以來旱氣彌烈神能賜之而不能終之殆非某之所以奔走乞靈之意也敬持瓣香載控忱悃與膚寸之雲以雨四境使人知山川之功不在祠廟下豈不休哉

清源洞祝文

乃者中夏以來農畝告旱比雖得雨而潤澤未周將復就稿群情整然如墜蒿炭仰惟至人起出世表與造物游召呼神龍嚙吸雷電惟無意斯民則已倘誠有意則為一方赤子以請命于天與膚寸之雲以膏潤四境直及掌間耳惟仁慈其終念之

東嶽諸廟

其自玷守符居慚喜最惟三載極憂民之念而一毫無營已之私質諸明神庶幾無愧叨恩易鎮敢不告行奉親在途尚靳陰相

辭清源祝文

某假守三年茂焉聲績惟於斯民念軫晨夕十日不雨以旱為憂五日之雨又虞橫流區區此心實貫天日銷變召和則規無術有崇北山真仙宅焉驚風鞭霆奴用無邊某以誠求仙以誠答有如鼓鐘應手鏗鎔百穀穰穰群祀熙熙維仙之功豈人之為既列于朝加以顯號又綴于梓愆遠是 今雖去矣忍忘泉人願言陰佑終古常新山茗澗泉薦此芳潔神交竊冥則未嘗別謹告

仙遊山頂祈雨祝文

辛巳五月朔

竊聞之天以雨暘之柄付之山川百靈猶人君以刑政之事付之牧伯守宰也民有感嗟愁數之未伸牧伯守宰不得而專者當同心以請于朝廷然後民瘼可蠲歲有旱乾水溢之不時山川百靈不得而專者當同心以請于上穹然後災變可息蓋推行天地之仁者山川百靈之職也推行朝廷之仁者牧伯守宰之任也顧焉有幽明之間哉夫雨暘之數雖出於天然上穹至仁易以誠格今境內之旱可謂酷矣回造物之

意而救生靈之災正此斯民有望於山川百靈之物也伏惟慈仁母以定數不移諉諸天而以為民請命者任諸已使甘澤蚤沛而嘉穀獲全神既有辭于民民亦永永事神無斁謹告

鰲峰靈澤殿祈雨祝文

勅封靈澤夫人大仙惟大仙之靈肇於百丈一方之人所共瞻仰于茲有年矣間者靈澤之封實定于某之手夫豈諂大仙者哉有是實故有是名大仙之所不辭亦某之所不得私也廼者聞諸道涂大仙復將震耀威靈於鰲峰之上其事甚異其詞甚粲人皆信之某獨疑之何哉蓋澹然無作而雨暘雷疾之求各以其類應此正直之神所為也以禍福動愚民而要其不正之享此滛昏之鬼所為也孰謂大仙之正直而肯要人以奉已乎此某之不得不疑也及抵西山及有以其親覲告者真若可信而無疑矣某之愚猶恐其出於依托也蓋大仙之所以信服於邦人者亡它惟仁而已今不恤其民之有亡必欲其差次出錢以廣宮室豈大仙之心乎若某不審其事之真偽而竭蹶聽命焉非惟見嗤於

士論且符獲辜於大仙矣是以未敢即任勸率之責而願有謁焉厥今高下之田方以旱告大仙誠能大庇斯民而亟賜以雨使穀之將收者無秕而不實之患而欲槁之苗翁然以興則環數鄉之民將奔走稱謝之不暇某於是時慨然任勸率之責亦為有辭矣敢布腹心惟大仙實圖之

南嶽行宮

某之為學也以不欺為本雖未能至而竊有意焉屋漏之隱如對神明不敢忽也况今作屋乎茲兢兢靈嶽雄峙天表顧盼在目雖欲自欺得乎惟庶惟仁惟公惟勤朝夕兢兢期於無愧尚惟降鑒迄用有成

社稷

維社稷有神民命所司祀事之始職當按視鞠躬拜謁不敢不虔農事將興尚期陰相雨暘以叙俾克有秋

城隍

城隍之有神猶郡國之有守幽明雖殊其職於民則一而已某叨蒙上恩來鎮此土深惟責任

之重九躬行之當勉與民懷之當舒朝夕兢兢不敢自忽至於蠲除苗沴玉降福祥則神之職也尚惟加意俾宜政居民亦永承事神無忘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九

祝文

潭州謁先聖

癸未正月

昔某之治泉也惟節用愛人之訓是服是行其去之日不獲辜於泉人賴此而已今者叨蒙上恩作屏南楚委寄之重又非泉比特何以免責哉惟於所謂節用愛人者益勉其所未至焉某始祇謁于庭燭焉丹誠尚冀昭鑒

先賢祠

濂溪先生周公明道先生程純公伊川先生程正公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五峯先生胡公南軒先生張宣公晦庵先生朱文公聖學不明千有餘載數先生相繼而出遂續孔孟不傳之統可謂盛矣惟時湖湘淵源最正蓋濂溪之生實存於春陵而文定父子又以所聞於伊洛者設教於衡嶽之下張朱二先生接迹于此講明論著斯道益以光大然則天之生數公也所以幸天下與來世而湖湘之幸抑又多焉頌官有祠其來尚矣某雖不敏然於數先生之學蓋嘗用其力者而庸駑之質欲進未能叨恩假守用敬謁

于祠下緬懷遺風當益自勵冀於斯道或有闡焉施之有政庶乎寡過惟先生其相之幸甚

漢高帝

漢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惟漢之興繇祀四百深仁厚澤肇於高祖而成於太宗威神在天實相下土若時楚服廟貌在焉惟二帝之心今之嘉惠湘民者亦無異於昔之變漢赤子也某叨恩假守敢不告虔尚惟嘿佑俾克用又

漢長沙文王 長沙定王 長沙陶公

傳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是以沒世不忘也夫為政而使民沒世不忘斯亦難矣王之受命國于茲土蓋千有餘祀而民奉嘗之如一日也嗚呼此豈可以智力求哉某叨恩假守敢不告虔尚惟嘿佑俾克用又

三閩大夫忠潔侯屈公

某之後先生也蓋千有餘祀而於離騷九章一讀一興嘆焉甚哉先生之忠於國也世降俗末媚佞成風過其祠者可以泚厥頽矣某雖無似願師其人於千載之上視事之始敢不告虔履潔含忠益當自勉



質太傅

某之後先生也蓋千有餘載而於太息流涕之書一讀一興歎甚哉先生之忠於國也忠潔

端潔諱公

譚端潔公昔新莽氏欺天誣衆盜有神器時則讓大夫凜然抗節不食而死著在青史至今猶有生氣靖康之難古昔所無而在廷之臣甘心屈膝於偽楚之庭者不可勝數惟公秉志之死靡渝橫流滔天中屹砥柱易名曰潔與讓同稱某叨領守符偶在公里顧瞻潁水祠像在焉清風聳人千古不泯酌以卮酒慨其永懷

忠節十位

昔者王厚之難晉氏危若綴旒惟時賢王實刺此州慨然倡義志鐵兇逆群英協輔共圖厥勛事雖蹉跌而一時臣子知有逆順之理卒以滅賊其功豈不偉哉爰暨本朝間閔南渡羣茲孽虜蹂我湖湘卓哉四君寧死無辱明綸誕布錫以嘉名與晉諸賢實同廟祀激勸之指厥惟深於某竭來殿藩獲瞻祠像酌以卮酒慨其永懷

春祭諸廟祝文

春之有祈豈惟故事民之望歲蓋出至情矧以非材甫茲假守慨念長沙之故國也非樂土之舊風將斬庶俗之均安豈宜一穀之不稔肆陳菲饌用敬靈聰曰兩日賜願協四時之叙多黍多稌迄臻百室之盈

祭太守禮部朱公山長監簿周君安撫忠

蕭劉公岳華書院

五閨槍櫓六經掃地人文尚闕學校闕如美哉朱公來守茲土以經術導民而書院之教以興賢哉周君繼長是山以德行見褒而書院之名以著中更圯廢亦既有年維忠肅公丕振殿緒自堂而序輪奐一新教養之際於焉大備三君子相去二百餘年而尊經勸學之心前後如一祠像並設豈不宜哉某以非材繆塵分閭顧惟涼德何以長民教化所先敢不加意肅容祗謁如拜下風勉紹前規庶幾弗墜謹告

祭胡給事墓

故武夷先生文定胡公之墓自熙寧以還新學孔熾春秋一王之法闡而弗章公聞道伊洛慨然以尊君討賊自任著為訓傳大義炳然使

殊泗之道復明而荆舒之禍以熄其有功世教  
可謂盛矣某自少讀公書老觀行事高山景行  
仰慕何窮九原不作竊用興嘆茲叨 上命來  
鎮三湘惟公生於武夷而老於衡嶽既鄉間之  
先哲又道德之宗師有墳其丘實在寓里屬耇  
印敦謁拜無役爰遣祠官敬陳菲薦仍禁止其  
樵牧且訪問其後人興起士風庶其在是英靈  
未泯尚鑒此心尚饗

祭胡侍郎

昭告于故致堂先生侍郎胡公之墓惟公早侍  
家庭實聞至道壯登侍從屢進昌言正章蔡弄  
權之誅斥汪黃誤國之辜英風勁氣獨立不回  
旋觸權臣寇檣嶺海方且心潛魯誥之大訓臆  
誦溫公之遺編著為二書垂耀千古某以晚出  
幸同鄉邦顧瞻丘塋適在郡境往致一酌慰其  
子孫致而不忘鑒此誠意尚饗

祠部

故祠部郎中胡公之墓公以賢哲之嗣得家庭  
之傳著通旨一書亦既有功於聖筆對權臣黷  
語尤足深拆其姦心興言高風仰止惟驚往陳

一奠用表寸誠尚饗

五峯

故五峯先生胡公之墓昔者殊泗之門高第甚  
衆獨曾子傳之子思而子思傳之孟子為得其  
真自餘源遠末分散為異端其亦多矣其嘗竊  
謂子思之功在聖門為最盛蓋上能大其師學  
而下能授之英賢卒昌斯文孰與之匹維兩程  
氏講道河南曰謝與楊得其要旨文定早歲俱  
從之游既誠其身復以教子公之生也氣稟特  
殊玩心神明不啻晝夜優游自得抱道以終友  
畀其徒曰子張子斯文有託誰之力焉仰視子  
思庶幾無媿某以晚學緬懷遺風敬遣官僚往  
致一奠尚惟嘿相於道有聞尚饗

祈晴諸廟祝文

東作方興惟雨是仰此豈禱晴之時也哉蓋氣  
數乘除最為可畏羸於今則或縮於後此守臣  
之所甚懼也今溝瀆川源存在在充溢警之飲食  
屬厭食而已一或過度則反為蓄此又守臣之所  
甚憂也况積滂則麥為之傷食濕則蠶為之病  
休戚所關皆非細事是用齋心潔慮禱于有神

掃除陰霾不瀆靈景在神直易爾以神之所易  
解吏之所憂惟慈仁其亟念之幸甚謹告

嶽麓湘江祝文

祭法有之山川丘陵能出雲為風雨曰神又曰  
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嶽麓湘江之為山川可謂  
能出雲為風雨者矣而春秋之祀顧弗之及非  
曠典與屬茲霖潦愴然與懷方念即棄壇之地  
以望而祈焉熙暢逮升天空清靈矣是用易祈  
為謝且繼今以始與祈報之禮焉郡計少紓又  
當立之壇燧亦為嚴事之地神其大庇茲土錫  
之有年俾人知山川之功章灼不可誣如此豈  
不休哉謹告

社稷祝文

凡禱祈之事必先社稷禮也屬者霖雨過度幾  
於靡神不請矣而獨未及於土牆之神此其不  
知禮之辜也媿懼之念方惕然于中而雲陰劃  
開靈景呈露矣是用躬拜壇壝之下既以為饗  
答之謝願自今至于秋成其為日尚遠而所望  
於神者益深惟時其雨賜無過與不及俾年為  
有年則土為樂土其敢忘神之太惠也哉謹告

諸廟謝晴祝文

迺季春以來雨澤過度轉行誠悃禱于有神朝  
夕嚴蒸以俟嘉命果蒙響答若鼓應桴甲子之  
朝垂靈沐矣清風既發群陰盡開宿麥將登庶  
幾有望穡苗日茂柳又可期嘉與斯民共拜靈  
貺尚惟矜憫迄界有年謹告

諸廟祈雨祝文

俗以仲夏再挾為分龍之日曰雨曰靈歲之豐  
歉於是而占焉儲粟之家亦必俟是日之雨然  
後肯泄其所藏以惠閭里其利害豈宅日比哉  
載念湖湘實為凋俗歲雖告稔民食尚難一有  
不登立見擗墜是用先期三日以奔告于有神  
惟神愛民之心不減於守土之吏幸哀而憐之  
賜以滂沛之澤則一稔可卜百憂以寬拜神之  
賜寧有紀極謹告

諸廟謝雨祝文

比以龍會是辰膏澤是望輒彈忱悃禱于有神  
荷神之靈甘霖隨降有禱有謝惟禮之常爰竊  
有司肆嚴昭答然壬戌欲雨而遽晴甲子欲晴  
而小雨繇社政之多有且愚誠之未孚退自省

循敢不祗懼尚斬於宥變沴為蘇迄俾有年瘼  
全民命尚饗

### 諸廟祝文

六月之雨聖人筆于麟經其不厭數也明矣惟  
潭之為郡實瀕大江雨未彌旬則怒濤飲薄下  
田之稼漂乎其可憂况盂水之陽瀉山之源以  
汎溢告而湘陰人以澇聞矣則其之所以奔告  
致祈者其庸敢後乎惟神至仁早賜開霽庶全  
一稔以惠我民謹告

### 諸廟祝文

乃者分龍之望兩神旣幸惠之矣雨足而慮溢  
又惟霽之望焉求之於人且厭其數况神而可  
瀆乎然區區之誠方動於中而杲杲之日已赫  
乎其在上矣嗚呼神之格思不可度之如此繼  
自今其敢不愈敬之哉尊酒告虔匪以為報尚  
饗

### 祈雨祝文

七八月之間旱從古以來病之蓋良苗之將穰  
猶嬰兒之欲長膏澤之弗繼猶乳哺之失時命  
之存亡於是焉在其及安視而弗以告乎惟神

不愛須臾之勞以林其垂絕之命使民獲有年  
之賜則吏其敢忘神之功謹告

### 祈雨諸廟祝文

昔者呂氏之書以秋行夏令為奸漢人論允離  
之治亦各有其時焉自履素商月有半矣而蘊  
隆之雲方熾膏潤之澤甚微誰謂九秋乃如三  
伏陰陽失叙莫甚於斯此政干和敢不自省惟  
神赦吏之臯憫民之雷油然而雨伯非特洗歎  
煩之氣抑以全豐稔之功稽首投誠立俟嘉應  
謹告

### 祈晴祝文

乃者穀方華而旱某以為請而神界之雨矣今  
者穀既成而雨某又以為請神其可無意乎蓋  
前日之旱猶嬰兒之失乳今茲之雨猶飽而將  
疾二者俱危道也然吏知其危而憂之而已若  
夫憂之而人能裨之非神其孰望乎今事勢亟  
矣一日之雨則未有一日之傷如極渴然不可  
緩也惟神毋愛須臾之勞而賜以旬日之霽使  
民不失終歲之望神亦無廢前日之功謹告

### 謝晴祝文

秋大熟未穫方與銚艾之功雨三日為霖懼失  
豐穰之望爰潔齋而有請荷慈憫之亟從開靈  
麓之巖雲煥扶桑之麗景霽逢甲子獲寬傷稼  
之憂時近孟冬行畢滌場之役敢申祇謝仰答  
殊恩尚祈彌月之晴迄保有年之慶臣某無任  
激切感荷之至謹告

祈雪祝文

考諸傳記雪為五穀之精故盈尺之瑞可占豐  
年非苟然也比者消選剛辰將有祈於祠下而  
誠意甫啓嘉應遽形王靈續紛疇不欣覩是用  
易祈而謝因謝而祈願於臘前錫以三白拜神  
之惠其曷敢忘

祈晴祝文

迺自李春以來霖雨過度頗聞田里之間穀已  
播而厄於寒蒸方育而病於濕二者皆民之大  
事一或失望將何恃以為生况穀價未平物情  
正驚而陰霖弗止憔悴可知此其所以憂愧悚  
惕而有祈於神也惟神之威靈揀此宜無難者  
回淑氣於暮春聞新晴於甲子使憔悴者頓釋  
而憂愧者亦以少紓其敢忘神之天賜謹告

祈雨祝文

詩曰芄芃黍苗陰雨膏之言苗之方盛非雨無  
以滋之也况仲夏之月其節曰芒種其候曰分  
龍必潤澤以時則豐穰可卜農書之占厥有常  
驗此某之所以奔告於神而不敢後也自春以  
來民困貴糴今數月矣吏雖百方以救之未蘇  
大有濟也惟入梅之後與分龍之日膏澤應期  
而至則民之蓋藏者盡出糴賈不抑而自平此  
在神一舉手之功爾矜民生之久困察吏術之  
已窮惟明神其垂意焉幸甚謹告

謝雨祝文

比以農書之占曰芒種曰分龍於望雨為九切  
用敬禱于有神晒丁未遂雨甲寅之後三日之  
間又連錫以雨鉅室之藏於是乎稍出而豐年  
之應於是乎可期荷神之施腴矣維嘉穀之方  
苗猶穉塊之仰乳願神不倦于錫而有以終之  
使久困之民早遂一飽之樂則吏之所以圖報  
者其曷敢有忘尚饗

仰山祝文

惟山之威靈德澤肇於大江之西而延及於重

湖之南有幾恃之以爲司命屬者征行厄於風  
雪過表之日有謁于王靈景遙開遠以善達惟  
時湘土離宮在焉賴神之休自此焉始鞠躬拜  
謁其敢不虔

真武殿祝文

於皇上聖威神在天誕降福澤于民俾有寧宇  
某之祗事爲日久矣叨恩分闈而靈宮在焉脉  
事之物敬伸謁款江湖之間冷氣易作尚惟慈  
憫弭於未然區區之誠仰祈昭鑒

祈晴祝文

比以霖雨過期煖氣弗効用祗謁于明神荷神  
之仁不以爲瀆煖晴光於甲子回淑氣於暮春  
九其所求厥應如響顧何以得此於神哉惟時  
細民方苦貴糴併祈矜憫密運化機俾氣序之  
不愆則蓋藏之畢出惟神其終念之

諸龍潭祈雨祝文

迺者甲寅以後之兩距今甫半月耳炎風烈日  
相爲煽薄故雖下田之水亦有竭告者况高仰  
之地乎吏有芟田間來者以爲數日不雨則多  
稼可虞自聞斯言膺肺如灼蓋民之窘於貴糴

于茲半載矣盼盼焉惟早稼登場是望以紓其  
困以拯其急者非常歲比也今嘉穀方苗而膏  
澤弗繼一或失望其將柰何此某之所以痛心  
疾首而有禱于龍君之靈也郡綬所歷不克躬  
詣而遣官以前惟龍君之神變迅速興雲雨以  
收數十萬生靈之命龍君其肯靳乎敢再拜以  
禱

上封雷池祝文

迺者尉掾之行已控忱詞請命於龍君矣區區  
悃誠尚慮未徹謹游建簿正以前蓋信宿以來  
旱氣熾熾益甚前日大田多稼凜然可虞龍君  
而不亟拯之則後難賜雨將無所及矣辛亥而  
憐之不惜一嘘吸之勞而全數十萬生靈之命  
龍君之功之德所以簡於上帝者又將如何哉  
敬再拜以俟

請水祝文

間以旱勢可畏遣官致禱于靈歟矣州日今  
旱氣日熾其爲可憂又甚於前念非躬禱不可  
印綬所歷願莫之遂是用茶迎靈之水安奉

于郡庭中州曰蕃伏願章示威神使油雲霽興  
陰風慘變從軍蓋而來崇朝之頃霈為大雨則  
龍君之有大造于茲土也其可以限量計哉某  
謹帥吏民敬共以俟

零陵王廟祈雨祝文

惟王之威靈著乎湘土某知所敬仰久矣歲時  
禱祀諉諸有司而不以身親焉則某之辜也今  
旱勢甚酷群情整整學校之士以為王於旱潦  
之求無不響答特未嘗願有請而已某是用矍  
然為愧且懼俯伏祠下控誠而拜禱焉幸哀斯  
民亟賜以雨使感事獲全而人無流辜其所以  
圖報於王者其曷敢有忘

西濟王後殿祈雨祝文

維聖母有池靈變甚異見於 崇寧間守臣李  
閱之記屬茲亢旱群情皇皇而此邦之民乃有  
以刻文來告者某甚恨知之不蚤也謹命禱僚  
恭伸禱請伏惟慈仁亟彰嘉應使膏澤隨霽嘉  
穀獲全則某所以答靈休而後神脫者其曷敢  
不虔敢再拜以請

南嶽火德星君祝文

比因亢旱虔致禱祈恭遇南方火德執法星君  
正臨軫宿下照長沙臣已卜日躬修醮謝冀蒙  
福佑潛弭旱火而臣適有瘡瘍之疾未敢祇謁  
高真謹令儒林郎武安軍節度推官趙希憲先  
詣殿庭代陳忱悃伏望聖慈俯賜矜憫推旱魃  
於熾張之際霈甘霖於愆亢之餘俾歲事獲全  
民命可續嘉與闔境王靈共拜更生之恩謹俟  
疾平亟酬忱願仰祈聖察

社稷風雨雷神祈雨祝文

天久不雨良苗將槁整整下民大命近止肆陳  
菲薦力請于神膏澤沛然恭俟嘉應

岳麓湘江祈雨祝文

諸侯之職當祀山川岷麓云靈麓麓麓此土之  
望肇新壇墳亦既訖工屬茲亢賜故伸禱請雲  
興膚寸澤洽一方願彰厥靈以拯民命

諸廟祝文

在詩有之旱既太甚蠱隆蟲蟲文曰旱魃為虐  
如悛如焚昔蓋聞之今乃親見咎由牧守民焉  
何辜以神之仁非無意於濟物者而懇祈屢矣  
迄未之應母乃夫數流行有非神所得專者乎

米諸衆言惟碧王之醮功力最大已陷良日祇按冲科蠱蟻之誠懼難上達願神哀此下土函控請于吳宮庶幾回眷佑之仁而膺潤澤之賜使大田多稼不至甚損而生靈之命尚或可全所以圖報於神者其曷敢有已

祠山忠靖祝文

維瑞威靈蓋已受命穹昊為百神之宗其於棟旱乾致雨澤非難事也迎奉以來幾兩旬陝嘉應屢而膏施尚屯意者公庭煩燥之地非神之所安是用還于靈祠就伸禱請

諸廟祝文

自龍君之來境內之雨者屢矣然潤澤則有之而霑洽則未也或謂龍之為神動則升霄漢靜則安江潭公庭之煩燥非所樂也是用還于靈五龍安廟就伸禱請今旱勢極矣蚤稼之傷五龍安廟者已不可復全而下田晚稻苟得一雨霈然充溢則尚庶幾中熟之望龍君亦何靳一噓吸之勞而不以掄千萬人於溝壑乎菲薦肅陳以寓誠意尚惟歆饗亟副所期

洞陽 昭潭祝文

間者早曠為虐既靡神不舉矣米之衆論乃白威靈之章灼莫洞陽若顧未嘗致請焉此其不敏之辜也是用取僚屬以往拜于庭而達之區區此心蓋已飛馳於靈殿之上矣今旱氣如焚耗數已極而奔霆走電大需甘雨在龍君之力為無難願以一噓吸之勞而救千萬人溝壑之難非惟斯人蒙澤吏亦與受賜焉圖報之典不敢忘也謹再拜以俟

社稷以下祝文城隍山

間者將用道家法致禱于紫微太乙之尊念蟻蟻之誠未易上達也則有謁于神類為請命吳穹函賜之雨越孟秋戊戌陰雲鬱興膏澤密布實維明神陰相之力飲單乾既久浚漉未深雖搗苗少蘇而溝澧之水則涸竭猶昔也立秋之期近在旦暮事勢亟矣及今而雨足則早稼之未損者猶可全一或少遲則晚苗之方茂者亦告病矣危機交急莫甚斯時是用不避瀆煩復伸眼請以神之仁必不忍為賜之不竟也敢踴躍以俟

五處龍王 上封雷池祝文



比繇并政召致旱災有謁於龍君之靈龍君數不以為償曰是知過而能自儆者也入秋以來屢賜之雨雖早稼或虧而晚苗甚茂僅白露之前更賜一再之雨則歲功畢矣謹命僚屬且謝且祈龍君之仁其尚念之

祭龍壇祝文

比以時澤未浹古之雩祀有所謂象龍致雨可考蓋三代之禮也乃立壇壝將徧象五方之龍而致禱焉自北而東雨已隨之嗚呼其亦可謂靈也已肆命邑長抵謝于神白露之前更斷其靈迄為有年則其將廟而祀之不敢忘龍君之德也

諸廟謝雨祝文

比以亢旱有禱于神入秋以來屢霈甘澤雖蚤稼少損而晚禾勃興神之為賜大矣不腆菲薦于以告虔尚惟終惠迄遂中熟

諸廟祈雨祝文

乃者蚤稼將登既厄于夏旱矣今晚苗方盛而雨復不時是猶危贏之人一疾未瘳而再疾隨之也嗚呼此豈明神之所忍邪其霖沛然一洗

枯槁在神特指顧之力而民免溝壑之憂再拜以祈上俟嘉應

諸廟謝雨祝文

比以嘉穀將登雨弗時至用有謁于明神甫殫享答如響霈然膏澤高下均霑神之為賜盛矣今距收刈之期尚隔旬月惟無暴風無溢雨則晚稼有十全之功斯民遂一飽之樂神其終惠之幸甚

佑聖祝文

欽惟佑聖庇此一方雨暘之祈端應如響一新殿宇庸答霖霖工役方興不無震動惟神密相迄用有成

保安放祭諸廟祝文

聖皇臨御餘三十年翼比小心對越無媿茲愆調豫率土驚欽憂奉祭書禱于靈嶽諸廟云願言降監諸廟云密佑聖躬即遠清寧以福方夏

起慶筆書堂告土地祝文

某惟此山得名自紅憲公始先心楊文莊又嘗讀書于茲某也不材敢望前哲屬以屏居窮巷思得山林閒曠之地以為藏修息遊之所而僧

以是告捐田數敵質而為草堂揆日之良肇庀工投朽材腐瓦苟以集事惟神默相亟臻厥成謹告

### 祭大仙祈雨祝文

嗚呼噓風霆噴雨露變化倏忽莫如南臺百丈之山而普照靈澤定以帝念典司其間夫以佛道之尊仙道之大固萬靈之所聽命而巖洞之幽邃淵淵之深窈又神龍之所蟠宜其百數十年以早致禱者莫不猶響之斯答未嘗有如今日之艱豈佛與仙之仁無意於拯此土之厄乎抑天時之當尔而天意之未還嗚呼昔歲之饑民病極矣雖去冬一稔曾未蘇其痲癘儻或再歉則顛運於溝壑歎呼於山谷殆將何所不有豈容一日之少安然則今茲之豐凶乃民命存亡之決而賜雨之淹速則又豐凶之所關此某之所以望雲霓而涕泗瞻原野而辛酸也吾佛與仙之仁於此而不亟拯則是實斯人於度外而坐視其塗炭昊穹至仁必不忍以萬物為芻狗吾佛與仙儻為斯人而力請則天意一回化驕陽而為霖雨殆猶反掌之非難嗚呼事勢迫

矣民望極矣吾佛與仙真之拯不可不亟矣是用寫哀誠而嚀懇敢罄竭其肺腑肝與玄雲之黶黷沛大雨之瀰漫起耒稼之將枯洗瘡痍而復完則某將大書深刻于巖石之上昭聖功之不刊嗚呼謹告

### 再祭大仙祈雨祝文

嗚呼旱勢酷矣三日不雨則高下之田蚤晚之稼皆無遺育矣方來之禍將無策以拯而生民之命不可以復續夫以普照靈澤之仁寧顧忽然于此今翠峰龍君之來衆聖咸集豈不能力回造化而為一方生民之福敢殫誠以致祈冀響應之速速也謹告

### 三廟祝文

某奉祠竊粟無補秋毫茲叨謚恩復臨舊郡控免弗獲消吉問涂惟神默相此行俾長幼均安道路無虞到郡之日舉措適宜利澤及物前有粗立之效鄉閭寧謐災沴不生後無卻顧之憂則拜神之賜大矣不腆酒餼具將誠意

### 武濟廟祝文

昔者漢室龍興王實舉百粵之師佐寬仁之主

滅強暴之敵措天下于大安功烈偉矣廟食閩  
中垂二千祀而護國之忠庇民之惠益有加焉  
比歲盜起汀雩一道震駭盪除兇孽雖王師致  
討之力而默扶陰佑賴神之賜為多駿騎騰山  
紺降螫賊靈應彰灼有不可誣者某猥以非材  
分符舊服維泉為郡實王統臨之下是用虔備  
謁款控露寸衷尚惟慈仁宥垂鴻覆俾封域晏  
寧箇害寢息或有為民禱請者當北鄉祠庭而  
扣銀焉一念之誠當蒙昭答不腆牲醴維以薦  
忱

五龍堂祝文

五龍之祠於祀典為最重某之至也嘗命官僚  
分謁而未克躬拜于庭屬以霖雨過度惕然不  
敢寧訊之幙屬謂王神靈變化莫測所當先禱  
焉用敢齊心有請願王以一噓吸之間豁開陽  
明屏除陰沍留此嘉澤以時施焉庶幾穉童獲  
全豐歲可望某與邦人將戴施於無窮其曷敢  
志報

洛陽橋祝文

某蒙恩分符再蒞南土適當凋瘵之極未知振

起之方唯當誠意正心克已勵行拯民如飢溺  
遠利如垢汙期以暮年盡銷愁嘆憊或有渝斯  
志不敢復度此橋

又

某之始至嘗有矢言在官暮年刻勵唯謹雖煩  
苛粗省而惠利未周回省初心規負多矣叨恩  
有行未離本道苟可以比吾民者不敢不力惟  
神其終相之

西峽江祝文

某携家之鎮宵濟于江若時之春風濤方壯惟  
神嘿相如席之平不腆醪羞將此誠意

蓋竹廟祝文

某叨恩出守舊郡是臨道于靈祠敢陳菲薦惟  
王嘿佑俾征涂之間災疾弗作到郡之後舉措  
適宜民俗安妥舊觀以復庶無負朝家起之廢之  
意異時代還謹當俯儀以謝靈貺

南劔州判官廳土地祝文

某少遊幕府寔籍神麻由此登朝浸叨華貫十  
有六年之間兩守泉南皆謁欵於神示不忘本  
也不腆牲酒于以告虔神其聽之介以景福

水口鎮廟祝文

某祗戍泉山道出祠下將就舟楫以達于大義之津惟神威德被于遠近願垂洪覆俾順風安流無有驚阻則蒙施大矣不腆牲酒予以告虔明威赫然尚其顧享

泉州謁先聖祝文

某昔歲守泉漸無善狀茲由間散被命復來或謂舊政則易乎舊民則易治嗚呼聖門之教一曰敬二曰敬况以千里提封之廣萬民宅生之重而可以易眈之乎先儒有謂近世之臨舊鎮者政聲率不逮前由其有易心也矧某之愚其敢以忽競競朝夕若履春水庶幾萬一或免于戾於皇元聖尚式教之

東嶽祝文

某昔者守泉首末三年年款游登冠履寢息公私少事遠近晏然豈某之智力能致是哉寔神大庇斯民而錫之福也今復被命此來惟庶惟仁惟公惟勤所以自勉者不敢不用其至若乃人力所不及神其嘿佑之俾二氣均調百嘉咸遂田野安安熾塵不驚豈惟某之疎拙獲免厥

德斯民實被如天之施

朱文公祠祝文

某不佞自少讀先生之書知理之與事同出一源而明德者固新民之本也二十年間存更麾節亦知勉乎此矣然窮理未精故應事多舛明德之功未至而求民之新得乎被命重來益深祇懼尚思自勉庶有進焉

忠孝祠祝文

某昔者試郡立二公之祠于此慕而效之蓋將終身焉去之暮年而執親喪不敢忘致哀之誼入踐近班燕陪經慳亦思盡責雖之益忠孝大端粗知自勉揆之前修可魏寔多被命復來式瞻遺像高山景行有慨于中酌以一卮凜然與敬

蔡忠惠公祝文

惟公兩牧是邦德政在民至今未泯某寔何人亦叨再至緬懷遺跡可效可師朝夕恪恭庶幾萬一

王忠文公祝文

公之守泉才閱歲爾而德政在人百年之恩

間者祠宇之修葺為之記蓋嘗妄論一二矣茲由間館稱玷守符緬懷清風益加敬慕九原可作非公誰歸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九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五十

祝文

諸先賢祠祝文

某昨叨守符慚無善狀茲由間館被命復來惟公德愛在民如古循吏緬懷遺範可效可師朝夕恪恭庶幾萬一

韓忠獻改惟公以有宋元臣寔生此土

趙丞相改惟公以中興元臣寔生此土

游御史改惟公道盛德尊嘗居元幘

社稷祝文

惟神五行之主百物所生邦之群祀莫此為重維春之戊祗薦吉蠲歲稔民安緊神是賴謹以

社稷祝文

惟神寔生百穀育我群黎爰以仲春恪修常祀田功方舉土跡夫膏澤洽歲豐且願垂嘉應謹以

后土勾龍氏

惟神平易九州功垂萬古其在郡國典祀有常敬共以陳豈云故事併祈靈貺膏潤下民

后稷氏

惟神播種百穀粒我蒸民配天之功振古無匹  
恪共修祀敢曰故常俾歲大豐于神是望

北山祝文

按祭法九山林川澤能興雲雨者謂之神有崇  
北山實應斯典某昔叨假守九有禱請未嘗不  
先焉曰兩曰賜殆猶響答今自首春以來雨不  
時若者幾四旬矣田事方興而膏潤未洽某  
日夜念此如惓如焚惟神屹然尊雄為一州之  
鎮歎雲泄霧噓吸雷雨直反掌間耳是用修舉  
舊典以有謁予神願矜其誠亟賜嘉澤使耕稼  
以時而豐穰可望豈獨邦人遠溝壑之厄某亦  
與被丘山之恩謹告

祠山祝文

昔某之在江左也值王誕彌之日必致敬焉今  
者再守溫陵祇事之初蓋嘗遣官代謁于祠下  
矣而未果躬造也仲春上弦時維陽中毓聖降  
神實在此日庭訟方敷展謁未皇敢以辦香肅  
將誠意農方望兩王其念之俾清明之前膏澤  
霑洽于耜攀趾得以及時某當消日以拜王之

賜其敢不虔謹告

春祈諸廟祝文

古者祈報之禮社稷而已後世徧及於山川百  
神之祠蓋有幼于民固不容畧也惟神廟食茲  
土亦既有年方春致祈專為農事申申之夕雷  
兩作解固足慰三農之望矣自今以往曰兩曰  
賜必以其時然後豐且穰之慶可卜惟神其幸惠  
之不腆醪羞具將誠意

社稷神祝文

古者諸侯之祭惟社稷而已蓋稷非土無以生  
民非稷無以農重社稷所以重民某叨恩來守  
禮當祇謁其敢弗恪尚惟嘿相俾大有年

風師

某入郡之初嘗謁于社稷矣而未知風師之有  
壇也立春之後方修祀事而國有郵典不及躬  
陳與獻而以官僚代之每稟然不自安也謹消  
穀旦按視壇壝且庀工徒稍加繕修惟神當此  
春和扇溫厚之仁以成生育之化吉蠲之報其  
敢弗虔謹告

雨師

某入郡之初嘗謁于社稷矣而未知兩師之有壇也茲消穀旦躬修按視之禮且命僚屬稍加繕治惟今農事方興而嘉澤未應某竊懼焉願神賜以霖沐繼以優渥且霑足焉俾歲大豐而民有生意則吉蠲之報其敢弗虔謹告

雷師

某入郡之初嘗謁于社稷矣而未知雷師之有壇也茲消穀旦躬修按視之禮且命僚屬稍加繕治惟今啓蟄既久而霆聲未發某竊懼焉惟神當此大壯之月誕推作解之仁俾百果草木無不奮張而泉源之竇流通衍溢耕稼以時迄成豐歲則吉蠲之報其敢弗虔謹告

聖妃宮祝文

某猥以非材再守茲土實惟神庇是依今者凶狡之徒方舟南下所至剽殺重為民旅之害某既調兵以逐捕矣於惟聖靈丕赫振耀九航海之人仰恃以為司命是用祇遣官僚敬伸忱禱昔者戊寅之役蓋嘗賴神以有濟今舟師追賊行且相及正仰資聖力之時惟神繫之維之使不得遁王師大捷一網弗遺鯨波晏清如行枕

席之上皆神之惠也某之報謝其敢弗虔謹告

海神通遠王靈著王祝文

大海之神比者溫明之寇來自北洋所至剽奪重為民旅之害舟師致討稍挫其鋒而餘孽尚蕃也儻弗即撲除則其縱橫海道未有窮已某既大集官民之兵俾往迹捕然鯨波浩渺實為危道非神力助順豈能必濟是用一誠遙祝且委官僚致少牢之薦以乞靈于大神伏惟擠狂寇於立敗之途導王師以必勝之機使一網盡獲庶幾萬舶安行群生嘉賴某之所以圖報於神者其敢弗虔

通遠王 靈著王

但改委官僚一句云且委邑令致禱于祠下伏惟云云

社神 稷神 后土 勾龍氏 后稷氏

風雨師 雷神祝文

社稷穀雨之雨閱日幾何高田已乾良苗將瘁是用震懼奔告于神瀕海之邦土脉剛燥一兩十日霽然溢流滲之漉之庶克有濟造化之妙

咄嗟可飭神其哀恫是拯是救謹告

諸廟祝文

田之甚畏者莫如旱而旱之可畏者尤莫如春  
蓋播殖之功於是乎始雨不以時則種不得入  
豈非甚可畏者乎泉為瀕海之邦厥土剛燥五  
日不雨則高田告病十日不雨則雖膏腴之壤  
亦索然矣今自穀雨以至于今霽色彌旬田之  
告旱宜也其濫尸郡統無善政以犯陰陽致此  
災沴然罪在守而不在民守誠有罪不敢辭罰  
若春種弗入一歲之功於是乎已生靈之命將  
委溝壑是宣明神之所忍哉吁嗟以折恭俟嘉  
應謹告

惠安縣管下聖妃宮祈雨祝文

乃者穀雨以來嘉澤弗繼其既偏祈郡望矣兩  
意屢作而未即霈然惠邑之士有言龍官之山  
聖妃之祠靈鑿甚著鄉人父老方奉九座真如  
之像就致禱焉以郡守閔雨之誠謹致辨香為  
民有請無不獲者是用控露忱辭選伸懇款且  
委邑尉代謁于祠下夫以聖妃之神靈濟而以  
佛菩薩之慈悲其視生靈之急必將如拯焚溺

願不惜嗷吸之力使一雨十日高原下隰無不  
披優渥之施闔郡七邑俱為豐年則某之所以  
圖報者其曷敢懈謹告

北山神祝文

間者庚申以閔雨有祈于神繼是日登北壩之  
樓望名山而控銀馬荷神之慈賜答如響乙丑  
之脯霑然而洽平疇賴以滋溢良苗為之奮興  
然謂之霑洽則未也是用再詣半山稽首致祈  
願先小滿而潤澤豐不待芒種而播執畢庶哉  
一稔可期而民免流莩戴神之德其敢弭忘謹  
告

惠安縣龍官山聖妃祠等再祈雨祝文

某間者以閔雨修祠遣邑尉代禱祠下而某拜  
于庭以送之鄉之士有馳報者謂祝祠甫至而  
甘霖隨霈不疾而速有如此者某不勝與敬維  
瀕海之邦厥壤剛燥比雖得雨而風日炎燄潤  
澤易竭種藝猶艱一或失時後雖甘霖相續亦  
無及於事矣十萬生靈之命安危存亡決於朝  
夕豈細故哉是用命邑宰敬致菲儀就屬鄉士  
再伸忱禱伏惟英烈之神靈心覺之慈悲實垂



圖之一兩十日俾土之瘠者肥而苗之萎者茂  
環地千里俱為豐年則某之所以謝靈貺者其  
敢或後謹告

東順正 西明烈 明德王祝文

城隍之有神州郡之有守幽顯雖不同其食於  
氏則一也夫既食民之食則當憂民之憂此某  
於今茲之旱所以惶懼休迫而有求於神也守  
之憂民知此神之憂民其可已乎然守能憂之  
而不能救之能憂而又能救者神也今旱勢極  
矣神於是焉而不救則苗將枯槁以死民既乏  
食必將飢餓流離以死神其忍之乎夫人與天  
未能無間者也某之愚猶欲籲天以拯之神與  
天本無間神為有請于天而賜之雨顧不甚易  
乎以神之靈之仁必能哀憫斯民而思所以拯  
之者用敢頓首以請謹告

龍湖祝文

龍湖之神迺者季春以來雨弗時若幾於靡神  
不舉矣雖蒙響答纒數刻而止田疇之槁猶自  
若也謹按圖志晉邑之南龍湖在焉淵渟瑩徹  
周數十里蓋有神物宅乎其中湖上有祠靈應

夙著其以城鑰之守弗克躬造而命邑尉往致  
祈焉謹拜于庭遙致忱悃伏願油然而雲興霽  
然而雨注以震耀龍君之威靈俾歲有秋而人  
弗告病則某之所以圖報者其曷敢忘謹告

龍潭

龍潭之神前同謹按圖志常逮之里龍潭在馬赤  
虬之異著自疇昔某以城鑰之守餘同

朋山廟祝文

朋山感寧王前同謹按圖志朋山清源實為此土  
之望天降時雨則雲氣必起於二山之顛屬茲  
早曠宜控忱請某以城鑰之守弗克躬造而命  
邑官往焉謹拜于庭遙致悃悃伏願油然而雲  
興霽然而雨注以彰爾神之威靈俾歲有秋而  
人弗告病哉某之所以圖報者其曷敢忘謹告

紫帽山

紫帽山威靈顯應王前同謹按圖志紫帽之山實  
為此邦之望而神食其地靈應夙聞屬茲早曠  
宜控忱請某以城鑰之守前同

飛陽廟

飛陽廟顯應王前同謹按圖志飛陽之廟靈靈夙

聞屬茲早曠宜控忱請某以城鑰之守同前

同安縣昭應廟祝文

勅封善澤侯 善濟侯 善貺侯 善利侯

善惠侯 善祐侯 廼者季春以采兩弗時若

幾於廢神不舉謹按圖志昭應之廟神龍宅焉

洞允深沉杳不可測昔者命書之始至也乘雲

擎空衆共覩焉屬茲早曠宜控忱請某以城鑰

之守同前伏願油然而雲興霈然而雨注以彰

我龍君之神靈俾歲有秋而人弗告病則某之

所以圖報者其曷敢忘謹告

南峯潭祝文

南峯龍潭之神同前謹按圖志南峯有潭神龍

宅焉昔在淳熙有令嘗禱雨于是隨獲甘霖泉

響著聞屬茲早曠宜控忱請某以城鑰之守同前

伏願油然而雲興霈然而雨注以將我龍君之

神靈俾歲有秋而人弗告病則某之所以圖報

者其曷敢忘謹告

龍潭祠之神

同前謹按圖志佛嶺有祠下瞰龍潭靈應彰灼

屬茲早曠宜控忱請某以城鑰之守同前伏願

油然而雲興霈然而雨注以震耀爾神之威靈  
俾歲有秋同前

石鼓神祠

石鼓神之祠同前謹按圖志石鼓之祠靈應彰

灼屬茲早曠宜控忱請某以城鑰之守同前

白馬仙祠

白馬仙之祠同前謹按圖志白馬之祠靈應彰

灼屬茲早曠宜控忱請某以城鑰之守同前

古潭五龍廟

古潭五龍廟之神同前謹按圖志古潭之側故

有神祠實曰五龍靈應彰灼屬茲早曠宜控忱

請某以城鑰之守同前後

龍湖廟

龍湖廟之神同前謹按圖志麗碧之山龍湖在

焉白雲覆顛則雨立至屬茲早曠宜控忱請某

以城鑰之守同前

佐溪潭

佐溪潭之神同前謹按圖志佐溪之潭石寶窟

深神龍仗宅屬茲早曠宜控忱請某以城鑰之

守同前

福遠廟祝文

福遠廟諸位龍王乃季春以來雨不時若幾於  
靡神弗舉矣而旱氣彌烈竊意廟貌之靈有當  
躬禱而未及者矣考按圖志惟神之居於方為  
東所主者生於位為辰其象為龍 紹興中守  
臣因旱以請又有變化飛騰之異某皆在 嘉  
定亦嘗致禱而有獲焉昨者僅命官僚而未果  
親謁此某之罪也是用涓日之良頓首庭下願  
廟雖有號而封爵未崇願神昭示威靈隨禱立  
應霈然大雨蓋起欲稿之苗轉凶為豐活我黎  
庶則某當顯白于朝袞服命圭以為神之報茲  
言弗爽天日實臨謹告

祠山祝文

正佑昭顯威德聖烈至 同前考按圖志惟王聖  
德神功被于遠邇四方郡邑莫不有祠而泉之  
祠尤闕且麗民之恃王為命也久矣間者僅命  
官僚而未克親謁此某之辜也是用涓日之良  
頓首庭下惟王哀憫斯民而亟救之俾無餓莩  
流離之厄則更與民均荷王之賜其敢有忘

廣佑廟祝文

此山神

明應威信廣佑福善王 同前惟王嘗守茲土遺  
變在人雖大振厥靈于樵川然惓惓此邦必有  
不容釋者僅命官僚 條同祠山

其自仲春之六日以閔雨有祈于神信宿之間  
賜答如響及季春以來艱祈者再而賜答乃若  
少緩焉然所謂當小滿而潤澤豐未芒種而播  
藝畢則亦未當不如所禱也荷神之休拯此民  
命謹再拜以謝且將相攸吉壤必麗壇壝之奉  
焉惟神益彰厥靈俾梅雨時至載優載渥載活  
載足使高原下隰無不稔之田則某之所以敬  
事神者其曷敢有已謹告

社稷四位 三城隍謝雨祝文

間者以旱暵有禱于神越翼日遂雨又彌旬而  
兩大摯遂告足焉種藝之事得以及時是用俯  
伏壇壝以謝神之貺惟閩之俗以梅雨多寡而  
占歲之豐儉願神哀矜斯人而幸賜之俾克茂  
之苗賴以養養方苞穎粟迄于有成神之惠也  
民之福也某之大幸也其曷敢志報謹告

諸廟謝雨祝文

此以旱曠有禱于神曾未逾旬雨遂告足種藝之事得以及時是用抵違據屬敬伸謁謝之禮梅黃而雨茲惟厥時願神之仁錫以終惠俾大田之稼迄獲有秋報事有常其敢不恪謹告

祠山 廣佑王 福遠廟謝雨祝文

間者以旱曠有禱于王是夕之雨霽跡遂旦又彌旬而兩大輦遂告足焉下同祝文

福遠廟改云神之惠也封爵之請其敢或偷

外縣諸廟及龍潭祝文

比以早曠有禱于神下同諸廟祝文內改據屬作邑僚

祈風文

惟泉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舶之至特與不特者風也而能使風之從律而不愆者神也是以國有典祀俾守土之臣一歲而再禱焉嗚呼郡計之殫至此極矣民力之耗亦既甚矣引領南望日需其至以寬倒垂之急者唯此而矣神其大軫厥靈俾波濤晏清軸輻安行順風揚颿一日千里畢至而無梗焉是則吏與民之大願也謹頌音以請

聖妃祝文

天下之至險者莫如海道而至不仁者莫如盜賊以至不仁之徒而憑至險之地其為生靈之害可勝計哉某再奉郡符方將與民相安於無事而自春徂夏寇至再焉前者自此而南僅能小挫其鋒今復自南而北儻不大懲艾之則方來之患未有窮已是用糾合熊虎之旅俾往殄鯨鯢之群惟聖妃神靈烜赫九航海之人賴以為司命是有請焉導主師以必勝之機而擯狂寇於必敗之塗如前日之所禱者非聖妃其誰望敢俯伏以請謹告

社稷神風雨雷師壇祈雨祝文

六月之雨春秋書之于冊蓋喜之也以六月之雨為可喜則其不雨之可憂明矣比自甲寅以來雨之弗繼者無旬于此亢亢之苗無以膏潤其憂顧不大矣乎既以籲于天又將懇于神而洞酌未伸嘉澤已霑蓋為之喜而不寐明發夙興敬拜于壇壇之下為民而謝且為民而禱焉浙玉炊薪數日以俟惟神終此大惠俾吾民均遂一飽之樂豈不休哉謹告

社稷神風雨雷師城隍諸廟祝文

春秋之交雨以時至此豐年之祥也然適中則為美過度則為災矧早稼在田刈穫方興而霖滂弗止豈不妨良農之功而損嘉穀之實乎是用祗命官僚赴愬于神伏惟賜以兼旬之霽使畢收成之事而後錫以嘉澤焉某之望也邦人之幸也敢頓首以請謹告

北山神祈晴祝文

昔者稻方播而雨不時屢以愬于神神不以為瀆而賜之雨矣今者稻方收而雨過度舍神其誰愬乎是用冒霖滂而陟嵯峨為民有禱焉惟之靈開闔陰陽卷舒雲雨直噓吸間爾伏惟察其為民之誠而即賜之霽非惟大田免淪沒之患而斯民亦道昏墊之虞荷神之施豈有涯哉俯伏以請謹告

社稷神風雨雷師城隍諸廟祈晴祝文

迺者陰霖不止岌岌乎害稼之憂賴神之靈隨禱而霽是神有大造于斯人也繼自今願終其賜焉訖處暑而晴入白露而雨晴不過於亢雨弗至於淫則大有之年指日可待若時秋報其敢不虔謹告

北山神祝文

間者禱齊于神端蒙響應今茲又闕雨矣捨神其安愬乎片雲蔚興霈澤千里神之所易易者敢頓首以請謹告

秋賽諸廟祝文

歲事告登民獲一飽嘿回造化隳神之功報祝以時不敢不恪尚歎全護俾成厥終

慈濟廟

自春以來民鮮疾癘導辭去沴繫神之功下同諸廟

惠安成應寧濟廟祝文

惟神正直聰明默佑一邑 聖朝嘉獎申錫贊書威靈益章遐邇蒙福某假守于此密藉神庥敢薦菲儀具昭誠意

謁姜相公墓祝文

嗚呼建中貞元之相垂二十人而以清名直道標表百代者公與陸宣公而已公謫于泉陸謫于忠皆不果召而後天豈無意於忠臣乎何其厄窮至是也嗟夫靈均弗遷壤辭孰傳曲江既死勁節愈偉是則天之厄公也乃所以榮公也歟崑崙姜公嶢嶢東峰峰以姜名千古並崇我

再來思而拜謁公酌以一卮懷哉清風

倪尚書祠堂安奉祝文

嗚呼維此桐城寔公桐鄉民奉嘗之沒世弗忘  
畢方何知乃煽其毒曾是仁人而不遺以數楹  
之屋鞠為廢壤過者嘖呻迨其既復小大欣欣  
蓋可燔者屋而不可燔者斯民愛公之心歷吉  
安靈官僚儼列式瞻德容共挹鬢蒼烈追惟平生  
猥辱深知而於公心粗察其微蓋嘗竊謂其清  
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昔者  
范公以頌溫國吁嗟惟公有此二德德如溫公  
而不大施施之此邦九牛一毛棟宇告新鄉火  
載設為民者如復奉其教條為士者當有以師  
其風節我行天下落落少同顧獨仰公屹如山  
崇蓋不惟懷子產之愛且深慕沒直之忠舉觴  
慨然為三太息百歲之後儻或有知尚願配秋  
菊寒泉之食尚饗

北山祝文

北山之神間者仲春之辛巳以閔雨有禱于神  
壬午遂雨而雷亦發聲自是之後連日皆雨而  
丁亥之旦迅雷驟雨尤極霽霽辛卯又雨丙申

以至戊戌如丁亥焉至是而一犁始足霽色逾  
旬農方歧望穀雨之旦又如丙申嗚呼非五岳  
山之靈大庇茲土顧何以獲茲敬下休澍之辰  
再拜以謝繼今有望於神者非一日神之始然  
庇民者亦嘗如一日焉是則某區區之願也謹  
告

又

詩以龜蒙為魯邦所瞻惟時泉山亦此方之龜  
蒙也某兩叨假守每旱溢輒禱于神無不響答  
前後四年歲皆告豐是神有功于民且有造于  
某也壇壝將新而某遂去惜不睹其成即日登  
徐回瞻巍峩不忘起敬出為雲雨潤澤千里俾  
歲以屢熟某尚有望焉

福州謁先聖祝文

惟孔門高第若由之果求之藝聖師固嘗許之  
以從政矣而求之所願者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里而已由以千乘自許則夫子哂之蓋地廣則  
難治也民衆則難安也自子路之賢猶未易勝  
此况於一介之末學而處叨一道七八州之寄  
豈不甚可懼哉惟修己以敬之一言乃先聖示

人之要指某也其敢不朝夕恪共以期無負於大訓有臨在止其曷敢渝

謁先賢堂祝文

惟閩魏在南服而詩書文物之盛軼于中州者以有牧守為之作興鄉賢為之表倡故也茲堂所祠為位十有八或以符竹或以粉榆要皆有功於士類者也其間經術之淵邃德行之超卓名節之巍峩者尤使人瞻慕而起敬焉某叨恩來守緬懷前哲釋菜託事抵謁于庭高山仰止庶幾萬一

濂溪伊川明道三先生祝文

濂溪先生周元公明道先生程純公伊川先生程正公惟三先生之道寔嗣鄒魯不傳之統凡今學者知尊經術知慕聖賢知天理人欲之分知吾道異端之辨其功有自来矣某叨恩來守敢祇謁于祠庭高山仰止凜然興敬

晦翁先生祝文

晦翁先生朱文公比歲以來先生之祠徧于寓內其麾符所至必敬謁焉儼守三山實忝師帥之責方將推崇先生之道以興起士風而來諸

衆言以為勉齋黃公績承師訓以淑其徒當備食焉消辰奉安不敢不告

勉齋祝文

勉齋先生黃公惟公之在考亭猶賴曾之在涿泗發幽闇微既有補於學者繼志嗣事又有功於師門采諸衆言奉以備食英靈未泯必樂於斯

諸廟祝文

恭惟明 天子躬攬大柄誕降詔書一洗積年貪濁之弊選用牧守分蒞庶邦而其不材首叨親擢付以全閩當瑞平之元始和之令肇領厥事其敢不朝夕兢兢精白一心無負選任之意然正身以率下節用以愛人在其所當自勉若夫時兩賜弭留涉則惟明神是賴非不肖所能及焉是用祇謁于廟達控此忱懃惟神其幸惠察之

南臺廟祝文

惟王之功德顯於漢而祠立於唐九閩之人尸祝而社稷之者也某昔守泉山猶展敬筵下以乞靈於王况今叨鎮于此覆護而扶持之將惟

王是賴用不敢委諸僚屬而必親拜謁焉今之所祈於王者大畧有二旱溢頻年人匱於食徠千艘而平市估時甘雨而兆豐年此其一也江右之盜未平而泉建之師遠戍戎功早捷而振旅以歸此其二也若夫區區一心所欲為鄉鄙之民興悠長之利者亦惟王有以相之使志得以行而事得以宜使後之人曰以閩人為閩帥而不孤閩人之望者其也是王不獨有大惠於其而且有大造於閩豈不休哉敢再拜以請

### 東嶽祝文

古者諸侯祭其境內之山川而已魏魏岱宗觀在東夏而今之郡國莫不致祠母乃與古異乎蓋其位在東其德為仁所以佐天地之發育者也覆冒群生其功大矣故雖不在封城亦得祀焉閩山有祠靈響夙著臣奉詔作牧敬謁于庭布宣上恩臣之責也若夫時雨腸弭蓄惠使一道元元各有生生之樂則惟帝是賴非臣所能及也用敢再拜以請

### 炳靈王祝文

惟王佐岱宗以范方夏猶六子佐天地以生萬

物也其既朝于帝因以謁王頌推仁恩均被一道則區區之至望焉

### 諸處祈晴祝文

維南山之詩有曰既優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穀蓋雨之生物也惟足是求既足而過多焉適足以為物之病此其之所以危懼怵迫而有祈於神王也夫苗方穉而窘於寒爽將實而病於濕皆至切之憂願神王之仁以一嘘吸之力拯而救之開麗象之清明掃積陰之沈滯俾釋者以長而實者以成其與斯民戴神之恩其何有極

### 春祈慈濟廟祝文

惟神之與春祈自其焉始今茲再叨假守思所以為民蠲除苛瘡匪神曠依是用以不腆設蔬將此誠意自春徂秋寒暑風雨晦明或過其度則疾癘生焉惟神哀痾斯民有以潛弭於未病之先俾皆躋于仁壽之域則其有功於生靈大矣其之所以圖報者其曷敢忘

### 辭先聖祝文

其仰惟先聖嘗言替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



以神聖功化之妙猶必遷之三年之久况某之末學乎故自滋事以來孜孜汲汲日惟民隱是求嘗白于朝願及其任而上恩錫召弗容固辭九所改為一一有愧初心多矣然殊泗格言則佩服惟謹既不獲盡施以及民則當恪守以事君勿欺而犯其敢不勉

辭德溪先生以下祝文

某自少伏讀諸先生之書亦欲見之行事三山鄉部也方朝夕區區勤求民瘼如理家事未飭毫髮及人而以予環去矣然諸先生所以教人事君者其備謹當佩服不敢弭忘願畢此身不渝素節

焚黃祝文

某月日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并贈告二軸使第某昭告于先考某人之墓曰嗟維先君無何蚤世積善之慶其延後人肆某不才兩廩科日遂玷朝行歲在己巳夫子有事於明堂某以攝太常卿立案垂下越歲壬申天子有事于南郊某以攝吏部侍郎奉執爵六年之間兩遇大慶既叨膺之賜又推恩以及其親於是某之先

君始贈為承奉郎再贈為宣教郎漏泉之澤光賁存歿豈曰小子實能之蓋我先君種德獲報之明驗也自頃以來屢祈郡社茲獲一酌墳土躬展燎黃之儀既未賜俞且叨柱史之權又稽祭告晨夕歎然南望松楸心始飛旆謹令某代伸敬于墓下明靈未泯尚鑒右之

又

維嘉定十年歲次丁丑三月戊寅朔二十三日庚子嗣子具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先考奉義府君墓前日者天子有事于合宮祭澤之頒覃及中外某以將漕陪部弗獲預駮奔走之列而湛恩下逮不以疎遠而獨遺肆我先君由通籍而有陞朝之贈所以發潛德之光而為敬忠之勸也被命南泉遂有過家上冢之幸謹以詔黃燎于隧道惟明不泯膺受命社稷蕃衍其慶以庇于後之人謹告

又

年月日具位敢昭告于先考二十五朝奉之墓者歲在戊寅聖天子有事于明堂湛恩敷錫我先考實有朝奉郎之賜今五載矣迨今乃始獲

燎黃于墓下併修拜掃之禮焉惟靈益垂庇佑使我後人浸以光顯則告策之恩將極其寵榮而後已追想慈範不勝愴然謹以清酌庶羞恭伸薦享

### 家祭祝文

仲夏之祭以日至禮也某以趨召之迫不獲已先期而舉焉且因展告而辭之禮伏惟尊靈陰相此行俾上有益於國而下不辱其身則某之幸也

### 告先考妣加封祝文

某比者國有禋祀覃慶萬方我先考自即位進三等而為大夫先妣亦有碩人之命其品數益崇而寵光益盛矣迫於召旨未克燎黃于墓下始即家廟而致告焉伏惟尊靈膺此愍冊益昌厥後以迓無疆之休謹告

### 崇興祝文

嗣皇帝御極覃慶多方我先室由其宜家之名進令善之號可謂美矣惜其早同於艱難不及生披榮寵此告命之詞所以嘆其窮達之不一也茲叨召擢入筵從班告謁來歸用燎黃于墓

下伏惟依膺新纏益佑于後之人瘞封之典方奮來而未已發陳菲奠以寓厥誠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五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五十一

祭文

祭趙制置文

故制置端明尚書趙公之靈惟公剛毅之資清  
修之節堂堂山立為世偉人卧護荆襄追迹羊  
陸獨當一面迫逾十年如虎在山如熊當道種  
酋遠遁邊塵弗驚近世儒帥殆鮮其匹宜陞柩  
筦遂督戎師星隕中營聞者驚嘆舊揚牧莖弗  
究厥成其之於公欽鄉惟舊茲來假守實在寓  
鄉緬懷英風遠隔泉壤載陳薄奠慨然于懷

祭譙大卿文

嗚呼維範之元實始萬物化育流行終始惟一  
存而在人則謂之仁心發之於政則謂之仁術  
上而有國有家所以維天命於延洪下而有民  
有社所以遂群生於寧密未有不由此焉出者  
何歟譙公世之德人温温其容則惠風愛日抑  
抑其儀則威鳳祥麟作教于江民瘼以蘇按刑  
于浙縲囚以虛歲行在交早魁為孽大江之東  
當患尤烈維我與公並將斯指戮力一心拯民  
於死公尤切切終食靡遺挽之溝壑其之康莊

聿來吾閩亦帥是道既饑藥羸醒賜滋槁後養  
為娛無仕所同獨安澹泊殺羞靡豐燕游相考  
薄俗所尚獨劬其躬不少息故持牒在廷紛綸  
旁午康色使前若語兒女公之庇民如視其身  
民之安公如怙其親疾既頓危猶勉自力朝牘  
方披暮筭已易仁哉譙公死不忘民世非無人  
誰有是心為政一年未究設施閩人思公則無  
窮期嗚呼哀哉昔公之來吊我倚廬今我來思  
哭公喪車酌此一觴千古之訣悠悠寒雲相我  
愁絕嗚呼哀哉

祭慶元張知縣墓文

惟公英邁之姿慶乎其山立潔白之操凜乎其  
淵澄發之於文則粹然義理之正施諸有政則  
藹然豈弟之稱柰何進不獲踐清華之廡仕退  
不獲享耆晏之修齡豈福善旣溢之訓有時而  
不可必抑天之與人或殊其好惡之情嗚呼哀  
哉其之與君情深義厚而追莫之行不得執其  
緇臨穴之際不得以撫其臚此所以慊焉于中  
而不勝自咎也雨露既濡愴然懷舊何以薦誠  
唯此卮酒雖欲見君欷然捧腹一笑舉白而不

可復得技想像其平生有哀涕其如嗚嗚呼哀哉

祭蕭穎仲文

嗚呼我之女第實歸于君三十年間親好是篤我仕 徒女第遽亡我懷之悲迄今未已猶喜君在庶慰予心云胡不留奄後幾逝追念嚙昔黯黯魂驚一罇陳前有陳如嗚嗚呼哀哉

祭葉夫人文

近故 國夫人葉氏靈筵嗚呼人生誰獨無親全美備福莫如夫人手教其子蚤魁斯文入從出藩蔚乎名臣距美聞孫一枝重春森其拜後雜遝芳芬居中歷外輕軒重茵歲時歸來宴其親姻燁如金母髮鶴齡椿綠衣爛班垂秉國鈞肩輿內朝儀形妃嬪倏焉委蛻厥恙何因卷我霖雨為淚雲霓訃告之聞嚙不酸辛緘辭往奠尚鑒忱恂

祭楊官幹文

嗚呼昔歸自泉公逝于途及歸自洪公吊于廬今茲來歸親故滿目問公何在埋玉幽谷七十年後古所稀况又過之公其何悲死於布衣

虛度此生木簡綠裳公歸何榮紛紛鄙夫惟利是計一錢之指如割肌體顧瞻通衢昔跌而傾今實為誰揭紙之平視粟如沙視金如土迄成功緊盛德故貪 恒化其孰不然公於將亡有琅語言割田分貲以收出于家事井然嫺悉有紀我之於公遊後有年公亡我歸能不慨然有馨斯肴有清伊酌羣芳歸來尚克我顧嗚呼哀哉

祭果州李郎中文

維年月朔日具位某謹以清酌之奠政殽于故果州使君兵部李君貫之之靈嗚呼哀哉仲冬辛卯晨興榜徨覺中情之弗怡若求炭之堆腸粵有趙子之書采夜九江發而視之則吾貫之使君之訃也輟予食而驚嗟沾予襟而淋浪胡斯世之不幸而若人之云亡嗚呼哀哉君之天資清明純粹君之問學深博篤至氣夷且温而毅然有難犯之色行峻且方泊然亡近名之累昔在芸省交情最親及使江東同心拯民我或君遠君弗以為忤君雖我從我豈以為恩君舟西旋我旆南下相與夜宿金山之上江濤轟隆

風鐸震撼僖勁論之英發旁森羅乎鬼神至於天理人欲消長之機吾道異端正邪之辨嚴毫釐之剖析極涇渭之區分方且自視儼然念窮格之未精舉措之多戾期舍舊而圖新蓋其用志之剛進德之勇俛焉孳孳而弗自己者直欲

古人之與鄰嗚呼哀哉以君之忠誠鯁亮使見用于時而居正君澤物之地則上將有補於主德下將有功於生人惜獲不用猶當著書立言闡幽揚遠以溯西洛之淵源近以續紫陽之緒業尚有光於斯文亦孰知二者之不一遂乎徒齎志而沉淪嗚呼哀哉薰猶不並柄鑿難入豈今獨然錄古一律當眾口斷斷之餘其與君者甚寡而予獨以為可恃者緊蒼夏與白日又孰知天理之靡常亦若人情之難必嗚呼哀哉澹乎無欲君性實然至若食大微而學大苦則其嘗以為言乃者龜背之遊深衣大帶形耀而神秀超然山澤之仙而其飲不濡唇飯不盈掬意者咀道德之華悅義理之藜復何慕乎唐虞慘別幾時西問尋奎豈他疾之為然乎將以斯而損年君於死生幽明之故妖壽不貳之理講

之素矣獨齎咨而弗置者為清時而倦倦嗚呼哀哉君今已矣其之罷為亡復繫象之望矣唯夫平生之言垂別之贈所以丁寧教我者敢不佩服而周旋西望隆山耿在天末欲拊觀一哀而不可得空質潔其如泉嗚呼哀哉尚饗

祭趙經略文

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惟忠定公為國元臣如且在周如擊在殷君之為子伊陟伯禽謂宜詔格天之功嗣建侯之寵我尊安於朝柘垂光耀於琳珉而乃官止選曹即位哉桂林伯彼蒼者天其難知耶何以俾忠臣之有後其可恃耶抑何遽奪於斯人嗚呼哀哉君之修身義以為質端直自持操屢惟一其嫉惡若仇其與善若昵其遠利若冰其辟寵若疾思昔從游於群王之上春容於杯酒之間開口論心抵掌劇談几所以發予之衷而作予之懦者真益友之言距今十年而君儻然之正論毅然之勁氣猶若靈乎其在耳凜乎其在頰也辛未之夏君守益城載酒江岸以徂其行顧瞻同僚莫非俊英若仲章若贊之與吾屬常父尤磊

落而崢嶸然當是時曾未知其可樂也歲月幾何而三君子者相尋而皆逝遂極恨於泉石然後知若人之不易有此樂之不再得前世之士是以當權而感慨惜別而傷情嗚呼哀哉自我來南

清修玉立泥津於惟德門

比昆帝遂締姻盟以求百世君寓于越我家

興相 幾何 之程謂當異時千里命駕

何悟一朝君遽于舍善人云亡吾黨益孤我懷

之悲豈為私乎聞君之喪邈在海隅徃莫一觴

聲與淚俱嗚呼哀哉尚饗

祭倪尚書文

維年歲六月戊寅朔二十九日丙午持服真某

謹顯人以癯者之真致告于殯故寶學尚書倪

公先生之靈嗚呼 流西來盟泊萬里孰櫻其

有柱中特雪壓風催几卉一空惟栢蒼然不改

駁容 世之哲出入三朝壯老一

政在私門檢齋莫從追時更化亦弗苟同瑣

昌言 曾未幾時諫書盈篋亦既第

懷而歸運婆五林以煊以煇世涂紛考生

權利有鴻冥冥孤入雲際我觀先朝惟清獻

畧與同南臺書臺西主道愛晚

惠公在朝廷懇懇正君公在藩

既賦歸塵澤萬物靜融天光幽

所玩心且其超然得喪莫

鄙有書在查有誨在誨在耳我

還公吊以書其辭辛酸聞公是

憂而我焉恤嗚呼此意其

曷可忘計書踵來痛攬我腸我親之生歲直于

卯公年寔同殯亦先後哭親之淚轉而哭公豈

私是懷惟國之 以直弗存執讐義喪揚公遽

奪孰洗食後謂天孔仁胡正是仇北望潸然莫

知我憂嗚呼哀哉尚饗

祭倪通守文

維年歲月日 真某謹專人以香茶清酌之

祭通守大夫倪君靈嗚呼

府我實何能賴子云補

利害之 權其短長語無

子之心相期者遠我壅南下

以書案其治泉文昌之仁民曰

我以故書來媿媿本末具陳

母崇燕 母豔琛貨民以

雖不敏 踏茲言免我于郵

行子在劍浦載酒客亭促膝

東歸子趨言我憂行色辭

節其抑母或過癖既別

之愛予疇復 倫梁壞山頽

隨以訃告我聞驚嘆隕涕

失聲胡為德門大禍是弁豈其摧傷致此彫耗

昔嘗戒予顧復自踏嗚呼哀哉歲在龍蛇賢人

所嗟昔疑其誕今果然耶堂堂文昌天既奪之

有子而材復夫闕之巖巖蒼官風雨後之倚倚

碧桐霜雪折之子榮已矣無復見期往時一觴

大尉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系劉房州文

故官使知府大夫劉公之靈嗚呼忠肅

之學貫于天人愛暨順寧

書可想芳烈我自少小即聞

始識公環堵蕭然不蔽風雨

溢宇二頃之田僅給粥糧歡歌

利溺人世所汲汲一罇可投

清淚橫空豈以區區為子

之子展也如是公肖是以

期天胡忍予而奪奪之書來

奏功已屬斯鑿嗚呼已矣

其我規者有醴斯馨有

慟之悲 古之訣嗚呼哀哉尚饗

祭諫議龔恭國正

新天子有事于合宮推恩宇內凡忠臣義士之名蹟顯著者俾長史二千碩致祠焉所以風勸臣節也惟公昌言直道照映青史馬鬣之封近在城隅曰忠與義疇出公右是用躬致天子之命于墓下而不敢諉之有司焉嗚呼公之高遷坐論蔡氏也方公持扇乞錢之日實彼秉鈞顯國之時榮悴殊塗亦既甚矣歲月幾何是非大定流芳遺臭兩俱亡窮咄彼兗渠埋骨茲土焦蘇尤唾而弗顧而過公之墓者莫不裴回太息想像其遺風是果孰為榮辱耶嗟夫天不使公還葬河間而葬于此又不使蔡斃乎異邦而斃于此其殆欲一正一邪昭然並列為世之法戒乎雖然使君之言行則王室不至於中微蔡氏亦免於誅僂是公之論蔡也不特忠於蔡氏而蔡之害公也不惟禍國祇以自禍也歟敬仰之餘併陳梗槩公之英烈尚聞斯言

忠節廟

忠節有祠自太守朱公始然公之既請于朝也命未頒而遽去其後牧臣鮮或加意故祠室之

立苟簡為甚而其徒祀之位次亦有可議者焉某蒙恩此來首修謁款裴回顧省慨然久之謀諸同僚遂從斯宇庀工命役煥然一新或出或升惟義之比至於近世將臣捐軀犯難之死弗顧者皆附而祀之下至戎行亦許綴食嗚呼是足以彰朝廷表勵之美而成朱公建白之本志矣像設告成肆陳薄奠英威未泯其鑒此誠

祭王侍郎母夫人

嗚呼夫人其古之賢母歟方來嬪德門之初宗伯之年未冠也保惠之至其猶護驪龍之珠鞠育之切又如字冊穴之雛然能養而不能教者母道之常也而夫人獨知徙隣之深意欲勉經訓之蓄奮迺瞻岳麓群英所廬前則有五峯之遺風後則有南軒之宏摹顧謂嗣賢汝游汝居挹靈峯千仞之秀以助汝胃中之奇偉吸長江萬里之澗以滋汝筆端之芬腴豈晨昏之弗懷蓋深惜於居諸然其始也或以為迂其子若於慈為未足迨乎上天廷之大對魁薄海之群儒厥聲赫然如霆之迅如日之起然後知為教子之力蓋於慈而有餘嗚呼夫人其古之賢母歟



方蘭陵之娛侍極綵服之驪愉謂耆齡之未艾  
卷長夜其云祖某也後宗伯游獲聞銘範之一  
二欲揚厲鋪張以待後世乏太筆之椽如意嗟  
兮今晨巽稱兮在塗朔風凜兮號空嚴霜慘兮  
函膚保莫留於仙馭徒泣錢於輓車

祭趙侍郎

嗚呼我公遽止斯邪始疑弗信今果然耶維莫  
之春拜公于都樽酒笑談神閑氣舒退語於人  
公壯且碩謂當百年為國柱石越夏四月告別  
于公公特孔安有醉其容居亡幾何郵命相踵  
乃尹神皇乃正法從善而不寐此筆作書書在  
于涂而公歸歟時止特行執非天命謂公安之  
不以為病御書親賜訊公安否將命東歸廼以  
疾告維公德人勿藥以瘳川逝騰馳奪其弗留  
位非不崇志則未突命非不通年則弗壽開闔  
抑揚果誰為之性浩太空孰其問之嗚呼茲歲  
老成殄瘁梅巖云亡公亦隨仕鄉之學者其將  
誰師鄉之仕者其將嚮依矧惟鯁生最辱知已  
別去幾時遽隔生死冥冥長夜公今何之乘雲  
往來與汗漫期鈞天清都公樂無苦唯在人精

寧免嗟慕隕涕如泉莫將我悲不忘者存尚或  
鑒之

祭詹大鄉

嗚呼天乎予公以卓異之才而位不究其用賦  
公以醇明之德而生不假之年方運場多虞甯  
吁太息之日而奪此老成之彥經濟之賢詩所  
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也有志之士所以盡  
然而傷痛拊膺而問天蓋公之為人得諸天者  
既異而充之以學又深造其淵源自群經百氏  
閑深奧衍之旨靡不心融而神會下至陰陽卜  
筮幽微幻眈往往探頤而忘筌惟其所造者高  
明自養者剛大故雖踐歷清華不以為泰屏居  
林泉不以為辱更榮悴而無二色禍福不為之  
遷改迨公道開明善類登進乃復分太守之特  
持王人之節識者知公之將用莫不訐然而相  
賀奈何人事之乖兮 驛朝而馳計音莫傳豈  
民之無祿不獲被公之澤乎抑厭世之濁濁寧  
輕舉而高騫公於幽冥之故死生之說既灼然  
昭融而洞徹宜其臨絕之音琅然不亂唇手足  
而全蹉吾鄉邦人物之盛蓋自昔而蟬聯比

以來諸老淪謝惟公僅存若靈光之歸然後生  
小子尚得窺儀刑而興起奉教訓而周旋若某  
之不才碩何足以語上而公獨以為可教每更  
以留連憶初筮之別公辱臨分之贈言曰盡心  
則無愧平心則不偏蓋拳拳服膺不敢失墜者  
五年于此若几杖而常弦謂公年之未衰尚克  
拜於堂筵冀鄙吝之獲鋤甚沉疴之待痊執謂  
公奄然而逝乎曾不及乎筆顛想音容其若存  
冀親炙而無緣悼前志之不修涕泣下而淪隄  
繼自今其何如惟砥礪而稱堅誓名節之不淪  
以報公於九原

### 祭陳北山

嗚呼維公世之偉人有德有才文武有文闔洛  
之緒弗絕如綫魏魏紫陽是續是寅靜涵一本  
動貫萬微隱顯相因體用弗離公游其門見謂  
巨擘邇流窮源研哉探顯蘊而蓄之既粹以精  
發而舒之亦大以宏非如世儒沉溺訓詁非如  
詞人聯緝毫縷平居穆然色下言徐遇事剴然  
氣陵萬夫破賊東堆震霆電激袖手北山竊若  
深嘿能開能闔可緝可伸嗚呼維公舉世執倫

經濟之謨戡定之畧逼塞通施道藏自樂恩蒙  
力雄塗涌厥辭駕風奔雲而與並馳尊俎春容  
淋漓筆墨踞視冰澌為我僕役先天之秘人所  
莫聞公獨玩心皇羲是師間者書來辱以告我  
誰歟共談繫子其可千里相望數遠以詩學失  
傳訛形于嘆咨觀公之志勇於任道將扶微言  
俾後有考我云斯文寄實在公紫陽之志蓋成  
厥終云胡弗淑奄忽長逝朔風怒兮助我悲傷  
幸而有子公為不忘靈方來思舉我一觴

### 祭趙提舉

嗚呼維我 聖朝天枝蕃衍孰為磐石之宗三  
百年間英林輩出然德著于家者未有如為行  
之行動施于國者未有如忠定之忠蓋父子相  
承世濟厥美事親盡孝則庶幾乎曾子事君盡  
道則無慙乎周公惟其純誠大節昭格於上帝  
故賜以峻明哲艾之嗣軼高陽之八龍公之稟  
於天者既挺然其特異而自少暨長沈涵漸漬  
不離典訓之中九師門之指授與家塾之磨礪  
義利取舍之端必致嚴於抉擇古今成敗之變  
亦洞究其初終故材之成者日楛而識之邃者

充節靡累持宗盟載泣介寮自將則冰壺秋月之瑩剛果立斷則大阿龍泉之鋒暗繫彘彘  
凜乎其霜肅惠鮮俾獨然其春融雖憤世疾邪常若過於激烈而尊賢友善則未始不極其  
溫恭凡聲猷之可紀皆學問之餘功環輒雖頻不自悼其驚擢蘭雖寵不自賀其逢惟及物之  
是期曾糜計乎痺崇草樹冠於神虎獨抗志於冥鴻有冕山兮峨義有聲湖兮溶溶將卒歲以  
優游胡遽罹於鞠凶嗚呼哀哉我昔與公襟期寔同辱媯盟之我締求世好於無窮聞拂衣而  
遄返思命駕以相從未巾車於北道已西歸於西風今公之葬莫能躬祭酒之奠徒目斷乎膏  
空想英靈之不泯冀肝蠻之潛通

祭左翼軍吳將

嗚呼汝之年垂老矣討賊之役主將不欲汝而汝請行忠也同列具旺以一舟而當賊五舟他人不援而汝獨援之義也旺獲全而汝死豈不哀哉然人誰不死汝之死以忠義可謂得其所矣渠魁不日就擒當令剗肝以祭汝官汝之子卹汝之家而廟于海嶼以祀汝忠死之士皆從

宜焉汝雖云亡必能為厲以擊賊也

